武俠世界
第32年
34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冊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總代理：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500毫升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新貨標誌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 578 3721 (4綫)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冰鑽」在今期刊登，屢破販毒案件的馬獅龍被外國的女警探小龍女約瑟芬邀請，前去幫助緝拿「冰」毒販，馬獅龍帶助手連輝協助查案，從一個重傷的小孩手中獲得一枚鑽石，再尋得鑽石的主人波仙尼，原來波仙尼從前是販賣毒品致富，後改營正業，他暗中利用把弟亞德連去對付製「冰」的雌雄大盜邦妮、克拉夫婦，最後將他們打死，以爲可以攫奪製毒工場，但却被馬獅龍制服，揭穿他的眞面目，繩之於法。過程複雜多變，驚險異常，而故事結構嚴謹，連貫緊密，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臥龍生先生另一新作「玉觀音」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內容新穎，文字精鍊，名家佳作，不同凡响！

石磊先生所著「酒仙戲血魔」也在今期刊出，佳作連篇，包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尋龍八部傳奇故事」之「龍游滄海」，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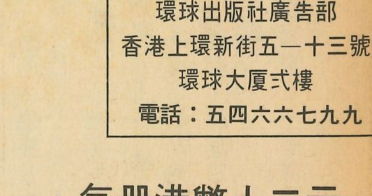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34期
（總號163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冰鑽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吱……」

是傳眞機傳來的聲響。

馬獅龍往那聲音來處看，一張紙正從傳眞機中慢慢出來，馬獅龍看看手錶。

午夜一時。

甚麼人會在這個時候傳眞過來？

傳眞機出來的紙並不長，上面有幾個潦草的英文字，意思是：

馬先生，久仰大名，對「冰」感興趣嗎？

下面的署名是——小龍女。

甚麼人開的玩笑？

小龍女？神雕俠侶中的不食人間煙火的小龍女？

而現實生活中，馬獅龍並不認識一個叫「小龍女」的人，甚至是綽號「小龍女」的也似是沒有。

馬獅龍再看內文，那個「冰」當然是吸引他的字，他一向對撲滅毒品最有興趣，因此，他立即想到，「冰」是指一種新品種的毒品。



自來助手 協查冰毒

那是一種透明的結晶體。

透明如冰，那便是這種毒品名字的來由。

這種新毒品，據說有席捲全球之勢。

在本港，馬獅龍並沒有接觸過這種毒品，不過，毒品是世界通行的，遲早也會在香港出現。

最感興趣的，仍然是「小龍女」三個字。

究竟是個甚麼人？也是不食人間煙火？

可惜，傳眞紙上却沒有來件人的姓名，或者是來件的傳眞機號碼，否則，馬獅龍一定會立刻傳眞過去，看看究竟這胡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馬獅龍等了一會，希望第二次立即傳到。

可是，等到差不多午夜二時，仍然沒有另一頁。

難道有人在開玩笑？

現代科技發達，傳眞機一發即到，方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但事實上也製造了不少新的垃圾。

正如這一張沒頭沒腦的紙條，也許是一個惡作劇，一些所謂垃圾傳眞。

馬獅龍沒有再理會，上床睡覺去。

過了三天，馬獅龍想從電話公司查詢一下這次傳眞的來源，但因日間事忙，也就忘記了。

第四天的晚上，馬獅龍正在喝茶，享受休閒之際，電話鈴響了。

馬獅龍拿起了電話。

「誰？」

「小龍女。」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小龍女？你是開玩笑？」

「不……對不起，你有沒有收到我的傳眞？」

「有……那張提及『冰』的？」

「對，馬獅龍先生，我便是發稿人小龍女。」

「你的眞姓名？」

「我叫……」

忽然，電話傳來，「轟隆」的一聲。

馬獅龍急叫：「甚麼事？」

沒有回答，而電話也斷了。

馬獅龍叫了幾聲，立即按下電話，又再撥電話往電話公司，問道：「剛才甚麼地方打來電話？」

「我們公司沒有責任……」

「是一個非常緊急而重要的電話。」

「對不起……」

馬獅龍道：「我是警方的掃毒組，請你……」

那人聽了，道：「好，既然是警方……」

馬獅龍等了一會。

那人道：「剛才的電話是來自美國三藩市，也是一個警方的電話，號碼是……」

「多謝你。」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這件事竟然是與美國三藩市警方有關的，那麼，那應該是由港方警察來接觸才對。

他立刻撥了一個電話給掃毒組的丘督察。

可是電話不通，有人正在通話。

馬獅龍等了一會。

電話却響了。

「馬獅龍先生？」

「我是。」

「你冒警方的名，來查詢電話的來源。」這人竟然是電話公司打來的，那接線生查過，馬獅龍並非警方人員，因此，有大興問罪之師的意味。

「對不起，那個電話實在重要，而且與掃毒組有關係，因此，我冒名一下。」

「冒警是要付出代價的。」那人得意地道。

馬獅龍覺得此人有點無聊，便道：「我會找掃毒組的丘督察向你解釋的。」

那人非常不滿地道：「你還利用掃毒組的名義？」

「好了，你可以採取你認爲適當的行動。」

那人頓了一頓，道：「你是馬獅龍？」

「是，那又如何？」

「是那個以掃毒出名的俠客，現代俠客馬獅龍？」

「那是人們給我的面子。」

「馬先生……啊，實在對不起，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冒警的話題上，馬先生，實在對不起，我一向都仰慕你爲社會除害的。」

馬獅龍聽了他的話，實在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

「馬先生！」

「又怎麼了？」

「我眞想與你見一次面。」

「爲甚麼？」

「因爲我也想爲民除害，殺盡毒犯。」

馬獅龍道：「你充滿幻想。」

那人又再想說話。

馬獅龍道：「不要再說下去，我有要事辦。」

他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撥了一個電話給丘督察，他與丘督察也相當熟稔，便向他解釋暫時冒用警方掃毒組的名字的原因，然後又告訴他關於那傳眞稿與那個傳來「轟隆」一聲便斷了線的電話。

丘督察道：「傳眞稿是說及『冰』的？」

「是的。」

「那我極感興趣。」

「本港也發現了『冰』？」

「有，但數量極少，並不成氣候，不過，那可能是一個市場的試探。」

「現代的毒犯也懂得工商管理、市場調查。」

丘督察道：「他們也非常現代化，那也使我們更爲頭痛。」

馬獅龍問道：「對於『小龍女』有甚麼印象與實際的資料？」

「我聽說過，她是一個掃毒組的人員。」

「還有甚麼？」

「就是這麼多了。」

「好，我假若有問題，我再與你聯絡。」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又立即撥了一個電話往三藩市的掃毒組。

警局是廿四小時值班的。

馬獅龍第一句便道：「找小龍女。」

「她入了醫院。」

「甚麼醫院？」

那人說出了一間醫院的名稱。

馬獅龍對美國的地方也相當熟悉，他覺得奇怪，那並不是一間政府醫院。

照常理來推斷，一個公職人員受傷，應該是送往公立醫院的，爲甚麼「小龍女」是例外？

馬獅龍又問了一些其他的資料，那人因在電話上，說話顯得有點猶豫，只道：「你究竟是誰？」

「我是馬獅龍。」

「天呀，馬先生，爲甚麼不早說？」

「我沒有機會說。」

「小龍女在她昏迷之前吩咐過，一找到你便叫你來。」

「叫我來？」

「是的。」

「她還有甚麼說過？」

「她昏迷了，我想她臨昏迷也要找你，事情一定十分嚴重，因爲小龍女是一個十分倔强的人。」

「她爲甚麼會入院？」

「這點……她說過不能告訴你。」

「她昏迷了，你怎知道？」

「那是她後來甦醒，再度吩咐我們的。」

「她沒事了？」

「那也不能告訴你。」

馬獅龍實在覺得奇怪。

「那有甚麼還可以告訴我？」

「整件事與『冰』有關。」

「『冰』？毒品？」

「是的。」

「還有甚麼？」

「眞的沒有了。」

馬獅龍再問了其他一些事情，也不得要領，他只好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想了一會，只有一個結論：這個叫小龍女的人，正想好好利用他的弱點。

他的弱點有兩個，一是好奇，二是憎恨毒品。

小龍女正好好地利用他這兩個弱點。

因此，馬獅龍眞想立即赴三藩市。

* * *

在飛機上，馬獅龍一直睡得很好。

頭等機艙設備週全，座位寬闊，他感到非常舒適，飛機是直飛西雅圖，然後要轉機，才能到達三藩市。

馬獅龍知道，到了三藩市之後，可能有非常繁重的工作，因此他一上機便睡覺。

他睡了一個鐘頭，航機已到了台灣，機長忽然宣佈要在台灣降落加油。

馬獅龍覺得十分奇怪。

這本是直航班機，爲甚麼會突然改變？

機長並沒有解釋。

不過，就算他加以解釋，也離不開那幾個理由，那可能是眞的要加油，或許是要在台北接一些重要的貨物，或者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也說不定。

馬獅龍百無聊賴的等待着。

忽然，他聽到外面傳來一些喧鬧聲。

那是一陣一陣的廣東話。

也許是一些香港的旅行團，他們等得不耐煩，發出一些吵耳的聲音。

馬獅龍有點不耐煩。

他坐起來。

忽然，那垂幕揭開了，一個年輕人走了進來。

馬獅龍認得，那並不是頭等機艙的旅客，因爲頭等機艙的人客並不太多，他對同艙的人都有些印象。

那人一直走近馬獅龍。

馬獅龍並沒有甚麼反應。

那人站在他跟前，道：「先生，你是馬獅龍？」

馬獅龍並沒有直接回答他，反問：「你是誰？」

「你一定是馬獅龍先生。」

「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我認得你的聲音。」

「我的聲音？」

那人聽了這個回答，高興地道：「沒錯，你一定是馬獅龍先生了。」

馬獅龍看着他，他並沒有甚麼惡意。

這人年紀大約是二十出頭，是個臉孔俊秀的年輕人。

「你認不出我的聲音？」那人問。

「你是誰？」

「我叫連輝……是電話公司的接線生。」

馬獅龍想起那天冒掃毒組的名，去查探那電話的來龍去脈，他記起這聲音。

「連輝？怎麼了，追查我到飛機上？」

「不，不是追查你。」

「那麼你想怎樣？」

「我在電話早已說過，我非常仰慕你。」

「仰慕甚麼？」

「仰慕你屢破奇案，並且大力打擊毒犯。」

「那只是機緣巧合。」

「因此，我也想有機會……與你一起去破案。」

「破案？你在開玩笑。」

「不，我並不是開玩笑，原諒我，馬先生，自從你打電話來詢問之後，我一直追跡與竊聽你的電話……」

馬獅龍有點不悅。

連輝道：「請你原諒我的苦心，如果我不是這樣做，我無法找到你。」

「找我？找我作甚麼？」

「根據我從你的電話斷斷續續的談話片段中，我想你正往美國三藩市，去找一個人……」

「誰？」馬獅龍想試探一下，連輝這人是否在編一個故事。

他小心地四週望了一望，才道：「小龍女。」

馬獅龍故意笑道：「你近日看武俠電視劇看得太多了？」

「不……」連輝鄭重地道：「是一個外國的掃毒員的外號，我知道，你不用騙我。」

馬獅龍並沒有再說下去。

連輝道：「馬先生，我一直希望有機會作個警務人員，而且我希望可以親手擊斃那些毒犯。」

「爲甚麼？」

「因爲……我的兄長死於毒犯的手中。」

「是嗎？」馬獅龍故意裝出漠不關心。

「是的，我的兄長因爲一次旅行中，無端被人陷害，放了一包毒品在行李之內，到了馬來西亞，被捕了。」

「死刑？」

「是的。」他有點傷感。

馬獅龍道：「你肯定是陷害？」

他大力地點了點頭。

馬獅龍道：「你有證據嗎？」

他搖搖頭。

「那麼，你也只是揣測而已。」

「我哥哥是個健身院的教練，身體好到不得了，他怎會與毒品連上關係？」

「爲了利益？」

「不，那更加沒有可能，我哥哥在二十五歲那年，已成爲一個百萬富翁。」

「那更加可疑。」

「爲甚麼？」

「二十五歲成爲百萬富翁？」

「因爲他繼承了我一個姑丈的遺產，他成爲了那間健身院的主人，因而成了百萬富翁。」

馬獅龍道：「那你還有辦法成爲警務人員。」

「是的，我可以投考警察，但不知要等多少時日，才可以成爲掃毒組的一員。」

「一顆鑽石，無論被埋藏在甚麼地方，總有一天會露出它的光芒。」

「我等不了那一天，我報仇心切。」

馬獅龍道：「就憑你這一句話，你便不能成爲一個好的警務人員。」

「爲甚麼？」

「爲了個人私慾恩怨，你不能爲社會除害，你只是爲你自己而已。」

連輝道：「對，你說得對，不過，我要出來，打擊毒販，除了爲了私仇之外，還是要爲更多年輕人造福。」

「你的抱負不錯。」

「那你願意收我爲徒？」

「我有說過麼？而且，這是一個甚麼時代？還有師傅徒弟這回事嗎？」

「收我爲助手？」

「我一向獨行獨斷。」

連輝有些失望。

馬獅龍道：「你打算往那裏？」

「我參加了一個美國東西岸旅行團。」

馬獅龍道：「好極了，好好享受一下吧！」

「不，馬先生，我希望你能答應我，我一到了美國，便跟着你的了。」

「不……」馬獅龍斷然拒絕。

這時，揚聲器傳來機長的聲音：「航機快要開動了，請各位回到自己的座位，作一切應有的準備。」

連輝還想說話。

馬獅龍道：「不要多說了。」

連輝十分沒趣的出了頭等機艙，但當他到了那垂幕前，仍回頭道：「馬先生，我有信心，我一定能夠跟着你去破這一件案子的。」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心裏只覺得這一個年輕人，實在是有點傻勁。

航機又再開動。

十多個小時的飛機，實在使人疲倦，幸好飛機終於平安的降落。

馬獅龍是頭等客人，因此他比一

般經濟客位的客人先下機一步。

可是，當他來到旅客關口時，他發現了連輝，他從後面追趕上來。

馬獅龍念他一片苦心，慢了腳步。

連輝也十分高興，拿着手提行李，三步兩腳的追了上來，而他後面還有一個女人。

那是一個打扮入時的女人。

她叫道：「連先生，等我。」

連輝似乎十分討厭地道：「小姐，我不能爲你效勞甚麼，你自己帶吧！」

那女人又道：「帶一小包東西也不可，你才眞沒有男人的風度。」

連輝停了下來，回轉身道：「好了，好了，我只替你拿過關口。」

那女人十分高興的遞了一包好像是首飾的東西給連輝，而連輝也立即趕上前去。

馬獅龍看得很淸楚。

那包首飾有些叫人懷疑的地方，連輝爲了一句「男人的風度」立時會誤了自己。

馬獅龍道：「連輝……」

連輝道：「甚麼事?馬先生……」

「旅遊基本的法則你也不懂。」

「甚麼法則?」

「不要替任何陌生人拿東西。」

「你說……」

馬獅龍點了點頭。

連輝回過頭來，那女人是站在十人之後的隊伍。

馬獅龍有個感覺，那時髦的女人，並非一個好人，他不忍連輝受害。

他上前向連輝低聲道：「把那包東西給我。」

連輝有些猶疑，但結果還是把那包東西交給了馬獅龍，馬獅龍接了，詐作找人似的，走到那女人排隊之處。

他走近那女人，有意無意的撞了那女人一下，那女人白了他一眼。

馬獅龍心想：「你這個害人的女人，將要自食其果。」

然後，他回到連輝的前面。

過關的手續相當順利。

馬獅龍只有簡單的行李，因此，他很快便在運輸帶處找到了自己的行李。

連輝也很快便找到自己的行李。

一個旅行團的領隊在召集他的團員。

馬獅龍本可以立刻離開，但他要看看那個女人，有沒有被人發現帶有違禁品。

連輝向那領隊說了一些話之後，便走向馬獅龍，道：「馬先生，我們走吧！」

「看看那女人……」馬獅龍道。

那時，那個女人正接受關員的問話，看來她是十分順利的。

不一會，那女人已過了關。

她也來拿了行李。

這時，馬獅龍與連輝已過了關，而且輪到那女人。

出乎意料之外，那女人並沒有受到甚麼檢查，並且十分順利的過關。

馬獅龍心想：「看來她眞幸運。」

過了關之後，那女人直走向連輝，並且拿出那包東西，交給連輝，道：「給回你。」

連輝道：「謝謝。」

馬獅龍看了，實在不明白他們弄的是甚麼詭計。

「給我看……」

連輝並不想給馬獅龍看，但馬獅龍已一手搶了，打開那小首飾包一看，裏面只有一條金手鍊。

「甚麼?」

「你以爲是甚麼?」連輝問。

「我以爲她會害你……」

那女人道：「害甚麼?」

馬獅龍不便解釋。

他們走出了飛機場，馬獅龍見連輝仍然跟着他，便問：「搞甚麼鬼?」

「爲了吸引你的注意。」

「吸引我?」

「如果我不是與那位小姐定出這計，你一早便走了，我那有機會跟着你?」

馬獅龍心中有氣，不過，他仍然對連輝這個年輕人有點興趣。

連輝又再道歉道：「馬先生，實在對不起。」

馬獅龍道：「好！再見了。」

連輝連忙追上，道：「我已離開了旅行團，你不帶我一起走，我便無家可歸了。」

馬獅龍三步兩腳走出機場，連輝亦步亦趨，他眞的是十分心急。

馬獅龍叫了一部計程車。

連輝也鑽進車上來。

司機問：「那裏去?」

馬獅龍說出了那醫院的名字。

連輝道：「我們快要看到小龍女了。」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

汽車入了市區，直往醫院。

經過一番詢問，馬獅龍與連輝終於找到「小龍女」的病房。

本來找一個沒有姓名的人的病房，是十分困難的，但由於「小龍女」是個警方人員，而且這個綽號十分特別，似乎很多人也認識她。

一個護士帶他們來到病房。

病房門外有一個大鬍子，看來是個警探。

馬獅龍想推門，那人立即阻止。

「漢子，站着。」那人語音低沈。

馬獅龍道：「我們是找小龍女的。」

「你們是誰?」

「我叫馬獅龍。」

「我叫連輝。」

那人正想說話，門房却打開了一條門隙，有一把溫柔的聲音叫道：「馬獅龍?請快進來。」

那大鬍子警探沒有話說，做了一

個「請」的手勢。

馬獅龍推開那門。

他看見一個窈窕的身影，可是，病房之內，却不只一人，共有三人。

馬獅龍道：「小龍女?」

「馬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會來。」

他們進入了房內。

馬獅龍看到了小龍女，她是一個金髮女郎，長長的頭髮，像瀑布般披肩而下。

她的鼻樑高挺，眼睛深陷，臉孔的輪廓十分分明，小龍女是一個漂亮的女郎。

「請問……」馬獅龍不知如何問下去。

「馬高，朗奴，這位是亞洲來的現代俠客馬獅龍。」

馬高道：「是馬獅龍?專門打擊毒犯的?」

朗奴道：「也專門剷除一切毒品的?」

馬獅龍點了點頭。

小龍女道：「我叫約瑟芬。」

連輝道：「小龍女約瑟芬，我也久仰大名。」

小龍女反問道：「小子，你是誰?」

連輝被她叫作小子，他有不大自然的感覺，道：「我並不是小子，是連輝。」

「連輝?」

馬獅龍道：「他眞的非常仰慕你，而且他也立志要做一個毒犯煞星。」

馬獅龍頓了一頓，問：「小龍女，你受傷入了院……是那個電話之後?」

「是的。」

「你受了甚麼傷?」

「沒有。」

「那爲甚麼入院?」

「是因爲吸引你來。」

「吸引我來?」

「只有充滿懸疑性的佈局，你才會來。」小龍女約瑟芬回過頭來，看看兩個副手。

馬高與朗奴道：「你贏了。」

小龍女得意地笑了。

其實，馬獅龍已明白她說的故事。

但連輝却仍不明白，道：「你們打賭?」

小龍女道：「是的，我們打賭，馬獅龍一聽到這個充滿懸疑性的電話，一定會來，結果我是贏了。」

馬獅龍道：「究竟那是個甚麼電話?」

「沒有甚麼，根本是個假的電話。」

馬獅龍有點氣，但他一向是既來之，則安之，他道：「好了，你吸引我來了，想我做些甚麼?」

小龍女道：「你也不用那麼心急，讓我辦好了出院手續，再與你們回到我的辦公室，把最新的情報告訴你們，那時，你一定不會後悔有此一行。」

忽然，朗奴道：「約瑟芬，今早有一件禮物，你還沒有拆開來看。」

小龍女道：「好，馬獅龍，你和我一起拆一下那件禮物。」

馬獅龍沒有甚麼表示。

朗奴已把那禮物拿了上來。

那是一個包裝得非常美觀的長方形東西，小龍女把外面的花紙拆開。

那是一個男女都合用的手提包，手提包內豐滿，看來是塞了一些東西。

小龍女約瑟芬便要立刻把那手提包打開。

不過，在馬獅龍所站的位置看來，那手提包的鎖處，似乎有些東西隆起。

馬獅龍突然心血來潮，叫道：「慢着。」

小龍女停了手。

他上前把那手提包略爲拉開一點，立時，連小龍女也緊張地退後了一步。

因爲他們都淸楚的看見，那手提包的鎖處，是有一條金屬絲連着，只要小龍女一拉，便會牽動手提包內的東西。

他們却不知道，牽動裏面的東西，會有甚麼後果，但無論如何，那决不是好事情。

馬獅龍已一個箭步上前，把那手提包提起，並且拋入了廁所之內。

他關上了門。

人仍然沒有站定，已是「轟隆」的一聲。

衆人却十分機警地撲向一旁。

廁所門已被炸毀，而廁所內裏的設備，也被炸成粉碎，而且水花四射。

小龍女感激地望着馬獅龍，道：「我太大意了。」

馬獅龍道：「也許你們站的位置與我不同。」

小龍女道：「我用假爆炸吸引你來，怎知你一來到，便要嘗一下眞正爆炸的滋味。」

外面的人已湧了入來。

有那大鬍子警探，有醫院的保安人員，其他是醫生護士。

房中亂作一團。

小龍女走近馬獅龍，低聲道：「走。」

馬獅龍也會意，因爲再躭下去，不知又有多少繁文褥節要應酬與解釋。

趁着混亂，她與馬獅龍出了病房。

連輝也非常機警，亦步亦趨的跟着他們。

他們一直來到停車場。

小龍女約瑟芬走到一輛紅色的小房車，用鎖匙開了門，縮身入內。

馬獅龍與連輝也入了車內。

他們都看見有人追出來。

但小龍女已一腳踏下油門，飛快

地離去，她上了公路，才吁了一口氣。

連輝道：「你這麼做，沒有協助警方調查，你的行爲不對，而且你也是一個警務人員。」

小龍女約瑟芬道：「我知道，但我寧願用多一些時間向馬獅龍解釋一下近日來的毒犯案件，好過與他們作一些難以解釋的解釋。」

馬獅龍問道：「你遇過這些事情無數次？」

「對，無數次，有爆炸，有手槍，有腐蝕性物體……我也記不得還有甚麼。」

「都是毒犯寄來陷害你的？」

「是的。」

「你的上司不會爲了你的安全，而要檢查一切寄給你的郵件？」

「他們曾經這樣做，但後來給我阻止了。」

「爲甚麼？」

「因爲有很多時候，那些寄來的東西，並不一定是毒犯要陷害我的，也可能是一些非常珍貴的情報。」

「你寧願冒險？」馬獅龍問。

「是的，兩相權衡之下，我寧願冒險，好像有一次，我收到一支手槍。」

「威脅你的？」

「我一接到的時候，也以爲如此，但後來我小心仔細的研究，發覺這是一件告密的東西。」

「一支手槍也會告密？」連輝不大相信。

「是的，那支手槍並且有一粒子彈，我小心把子彈化驗，也把那支槍化驗，發覺了手槍上有指紋，而那子彈也是最近有毒犯犯案用過，還留下來的子彈，因而我可以從這些線索而去破案拘人。」

「爲甚麼有人會告密？」連輝問。

「那是人性的弱點。」

連輝仍然不大明白的道：「用隱名的方法告密，對告密者有甚麼好處？」

「很多時候，人們並不是一定要爲了報酬才會去告密，有很多時候，只不過是要發洩一下心頭之恨。」

汽車已慢了下來，很快便停在一間小公寓之前。

約瑟芬道：「到了。」

他們離開了汽車，進入小公寓。

馬獅龍道：「爲甚麼會選擇這一個地方居住？」

「因爲窮。」

「開玩笑？」

約瑟芬道：「是事實，因爲我當這一份差，收入有多少，也騙不到你們。」

他們上了樓。

這公寓只高一層，而約瑟芬是住在第二層，這層內有三個單位，她住在中間那一間。

她開了門。

三個人都嚇了一跳。

因爲整個單位都亂作一團，傢俱倒置，翻箱倒櫃，簡直不像一個有人住的公寓。

「他們一再打擊我。」

「他們……」

「當然是指那些毒犯……也許是他們的手下，不敢直接來找我，却搗亂我的地方來洩憤。」

「他們已知道你的居所，那很危險。」馬獅龍道。

約瑟芬道：「危險也要進去看一看。」

三人進入公寓之內。

這公寓的設計是一大房一大廳，是最適合一些單身人士居住的。

約瑟芬跨過了一些毀了的傢俬，直向近厠所之處走過去，那是一堵牆。

不過，約瑟芬在牆上推了幾下之後，居然可以開了一道門，本是一堵牆的一道門。

小龍女道：「幸好這裏沒事。」

她走進去。

馬獅龍與連輝隨後。

原來這是一個經過特別設計的密室，這密室不算大，四面都是一些書架。

「請進來。」

馬獅龍與連輝進去。

「這是你的私人辦公室？」馬獅龍問。

小龍女道：「是的，這是我私人編的一些檔案——毒犯的檔案。」

連輝道：「你魄力也不小。」

小龍女道：「對抗毒犯是一項持久的戰爭，如果沒有好好的準備，我們必定失敗的。」

馬獅龍也實在佩服這個小龍女。

密室之內，牆上懸有幾張證書。

馬獅龍細看，那些證書竟然是約瑟芬的，他再小心一看，說道：「你本來是一個律師？」

小龍女淡然的點頭。

連輝也道：「你根本不用當差的。」

小龍女似乎不願解釋，她在檔案架上抽下了一個大檔案夾，並且打開，道：「你看，是『冰』……」

「冰？那種日趨流行的新毒物？」

「是的，」她頓了一頓，道：「毒物有如蟑螂一般。」

連輝問：「爲甚麼有這一個比喻？」

小龍女道：「因爲毒犯的生存與毒品的品種，就有如蟑螂一般……地球存在幾千年了，多少生物都絕後，只有蟑螂仍然生存。」

連輝問：「冰究竟是甚麼？」

「是一種結晶體，據說比一般毒品更爲厲害，而且價錢廉宜。」

馬獅龍道：「最近的一宗如何？」

小龍女道：「你自己看吧！」

馬獅龍接過那檔案。

那是一個小小的檔案，內容並不充實，看來只有幾個毒犯的名字，而

他們所犯的，都是非常簡單的販毒罪行，如果以小龍女的名氣來說，那是一些小兒科一般的罪案。

馬獅龍並沒有說話，但小龍女已從他的表情中可以明白。

小龍女道：「你再細看那些毒品的種類。」

馬獅龍小心地翻了幾頁，道：「冰——冰——冰。」

「是的，全是冰。」

馬獅龍道：「你看這些小罪犯……」

「通常都是這樣，在大風雨來臨之前，一定有一些小雨，應該是說，一連串的小雨。」

「然後是一場驟雨。」

「一場大驟雨。」

馬獅龍道：「你預料大驟雨何時來臨？」

「甚麼時候也可以，說實在，看我入院之後，這個寓所的情形，已經是開始了。」

馬獅龍道：「我可以說是來得及時，可以看到整件事的開始。」

「是的。」

「我知道我仍然錯過了一些——譬如你這次遇襲入院？」

「是的，我這次入院，直到現在爲止，其實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眞還是假。」

「爲甚麼你這麼說？」

「說來話長……」小龍女坐了下來，回憶地說。

* * *

那是一個相當暗晦的星期天。

對小龍女來說，每一天也是一樣，她一直工作至深夜，然後駕車回家。

在半途，她已發覺似有人跟踪，不過，她不以爲意，因爲她被人追踪的次數多了，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感受，只是提高了警覺。

車子由大街駛入一條橫路。

那車子仍然追踪着。

小龍女轉入另一段，索性把車子停了。

那輛跟踪的車子駛了入來，也駛近了小龍女的車子，並且停了下來。

小龍女覺得這人非常膽大。

駕車跟踪的是一個高大而英俊的男人，那人在車內，伸出頭來，道：「小姐，我要一些貨。」

小龍女奇怪地問道：「甚麼貨？」

「你當然知道。」

小龍女道：「可可？」

那人搖搖頭。

可可是古柯鹼的代名詞。

小龍女道：「白粉？」

「不是，是冰。」

「冰？」小龍女故作驚奇，但頓了一頓，道：「你要多少？」

「我只是要五十克。」

「五十克？這麼少，給了你也沒有用。」

那人道：「我只是要一些樣本，如果貨好的話，你我以後不愁沒有生意。」

小龍女實在覺得奇怪，這人看來並不像毒犯，只像一個癮君子，因爲他太唐突，太不像一個眞正的毒犯。

小龍女道：「你跟我來。」

那人道：「不……也許明天，明天你可以約我一個地點？」

「明天，同樣時間，就在這裏。」

「好極，」他又再度發動了機器，然後從後座把一個紙袋遞了出來，道：「給你。」

「那是甚麼？」

那人已駕車揚長而去。

小龍女拿着那東西，當然是小心翼翼，那包東西並不太重，是一個簇新的手提包。

她自言自語地道：「又弄些甚麼花樣？」

那手提包並沒有甚麼特別花樣，既沒有炸藥，也沒有炸彈，裏面竟然有一包白色的結晶體。

「冰？」小龍女對「冰」這種毒品認識並不算深，但從外面觀察，相信那是「冰」。

如果眞的是「冰」，那便奇怪極了。

因爲那高大英俊的人，向她要的是「冰」，然而這手提袋內已有「冰」，他又何必這樣向自己要「冰」？

小龍女給這人弄得有點糊塗。

她發動了車子，看看手錶，時間已是很夜了，本來她想再回到警局，但回心一想，所有工作人員也休息了，回去也是沒有用。

於是，她決定回寓所。

她小心地把那些「冰」放在書桌上，研究了一會，却也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結論。

她洗澡之後，便上床去。

小龍女每日工作都是非常投入，因此，她一躺下床，便再沒有時間思想，幾乎立刻便墮進夢鄉。

但今夜有些例外，當然是因爲那包「冰」。

她躺在床上，看着那包放在桌上的「冰」。

她不知看了多久，忽然，她看到那包東西竟然冒出一些煙來。

她站了起來，還以爲自己在做夢。

那的確是一縷煙，一縷青煙，青煙便是來自那包冰，爲甚麼那包「冰」竟會發出青煙？

她實在以爲是做夢。

不過，她嗅到一陣香氣，那陣香氣是源源不絕，小龍女知道，那絕不是在做夢，因爲在夢中，很少會嗅到味道的。

她想下床。

可是她發覺自己雙脚無力，再一挺身，連身體也無力了。

整個人有點酥軟的感覺。

小龍女飽經各種不同的經歷，當然是知道自己已着了別人的道兒。

她的心是清晰透澈，但却是力不從心。

她越想起來，越要躺下。

她躺了下來，閉住自己的呼吸，不過，人總要呼吸的，閉住了差不多一分鐘，又要再度吸氣。

這一吸，又再使自己多加兩分酥軟。

她知道一定是那青煙作怪，如果再讓自己吸入那些青煙，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但是自己離那張桌子相當遠，而且全身無力，怎能把那包古怪的東西除去？

小龍女感到非常沮喪，明知自己身陷迷藥之中，但一切都無能爲力。

難道這次便要栽在一個不知名的敵人手中？

她實在心有不甘。

忽然，她想起自己的床。

她這張床有特別的設計，是可以按鈕而使它慢慢的挺起來，以便半卧在床上看書。

她看看那個按掣，是在身旁不遠之處。

她試圖動一動手臂，感謝天，仍有一些餘力，可以按下那電鈕。

不過，按了下去，也是無用，只能作半卧。

她突然想起最初安裝這床的時候，有一次，錯按了一個掣，而使整張床彈起。

於是，她亂按了一會。

可惜這次却無法按錯，整張床在亙好狀態之下，怎會彈起？

那些藥力却又因時間越長而越來越濃了，她實在不知道自己仍可以支持多久。

若是一旦失去知覺，那麼……她也不敢想像。

她又胡亂按了幾下，床只是上上下下的動了幾下，動作是緩慢而正常的。

就在這時，小龍女聽到了另外一些聲音。

有人開門的聲音。

甚麼人會在這個時候來？小龍女朋友不多，就算是朋友，也不會在這個時候來的。

她全身泛起了一陣寒意。

門鎖繼續在被人撥弄着，小龍女心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但全身仍是動彈不得。

這時，她想用力一拍那電掣，電掣却是拍不着，反而是推了那電掣下床去。

電掣碰在地上。

「啪」的一聲。

整張床突然彈了起來，這一彈，把小龍女整個人也拋向前面。

她全身無力，便像一團麵粉似的衝向前面。

前面便是那張放有發出青煙的「冰」。

一衝之下，枱子也塌了下來。

而門也在這時開了。

門口處站着一個大漢，在黑暗內，無法看清楚那人的面目，不過，整個輪廓却是異常的清楚。

一個十分高大的人，身體也是非常粗壯。

他入了門，看見屋內有些凌亂，似乎是有些意外，不過，他仍然進入，並且關了門。

他按亮了燈。

一時之間，小龍女不能睜大雙眼，因爲她處於黑暗太久了，一會，她開始適應。

而那大漢已一步一步走近。

小龍女這時不知是否因爲看見一個大漢移近，那縷青煙使她酥軟的效果似乎失了，她開始得回一些力量。

那大漢在燈光下，異常恐怖，他長有大鬍子，臉上賤肉横生，一看便知道是個惡人壞人！

那人在房內看了一會，發現了小龍女在枱底之下，他發出了一聲低吼。

一種野獸的低聲吼叫。

「怎麼？寶貝兒？」他已發現了小龍女。

小龍女看着他移近，只覺身上發熱。

那人一手拉開那張枱，小龍女立時覺得，全身似已無保護，她的皮膚起了雞皮疙瘩。

那人發出了一陣笑聲，那笑聲充滿了淫慾與奸邪，小龍女知道，不能再軟弱下去，可是，儘管心裏是如此想，她却有點身不由主，無能爲力的感覺。

那人又再移近，小龍女嗅到那漢子身上發出的一些酒精與體臭的味道。

她想叫，但喉間只能發出「咯咯」的聲音。

她心裏想：「難道便要栽倒在這人的手上？」

她實在心有不甘，她要奮起力量。

一眼瞥去，那張已倒轉了木枱下面，是黏有……

她突然向左一滑，然後撲向前面。

那漢子看見小龍女動，他也立時動了起來，並撲向小龍女。

小龍女避無不避。

那龐然大物的漢子，便壓在她的身上。

她感到窒息，只好拚了最後的力量。

「砰」的一聲。

那漢子竟然被她拋了起來，然後跟蹌的站了起來，並且向後倒了下去。

那漢子的胸前出現了一個彈孔，

孔中噴出鮮血。

小龍女驚魂甫定，手中持有一柄小手槍。

原來她一向都非常小心，特別是單獨一個人居住在這個單位之內，她一直害怕有人潛入侵害她。

因此，她早已收藏了一柄小手槍，是黏在木枱之下，這入侵的漢子實在意料不到，一個赤手空拳的女孩子，竟會無端開槍。

小龍女持着手槍站了起來。

那漢子再一晃動，小龍女立刻多開了一槍。

那漢子再沒有晃動的能力。

小龍女站了起來，撥了一個電話到警局，不一會，大批警察來了。

負責這案件的探長，是小龍女的同事，她爲了更進一步探查這事件，囑咐他暫時不向報界發表這件事，那位探長也同意了。

翌日晚上，小龍女再單身往那條街上，她希望再進一步，可以接觸到那個給她一包「冰」的人。

可是，警探雖然沒有發表這件事，但那些人似乎知道那大漢失了手，不敢再接觸小龍女。

小龍女自己經過一番偵查，才發現是有一個販賣「冰」的集團，企圖用那些酷似「冰」的迷藥，先迷昏了她，然後派人來强姦她，使她不敢再干涉他們。

經過這件事之後，那些犯罪集團的人，暫時偃旗息鼓，不過，小龍女對整件事也再無進一步的發現。

當她有點鬆懈下來的時候，她又再受到一番的刺殺，這次，兇徒完全沒有現身，只是在一些高樓大廈之上，非常隱蔽的地方向她發冷槍。

小龍女倒也命大，只是肩頭與額頭，受了子彈擦傷，但是，這種暗殺是防不勝防的，因此，她決定暫時躲進醫院一避，並且思索反擊之道。

因爲有了空閒，小龍女才想到要找馬獅龍。

＊　＊　＊

馬獅龍聽了她的故事之後，便問：「你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那是我在醫院時看過一些檔案，那麼巧都是有關你破獲毒品案的檔案。」

「你怎知他的地址？」連輝問。

「要找他當然不難，你知我是個警探，最難的是，如何引他來。」小龍女道。

馬獅龍道：「我來了，又做得一些甚麼？」

小龍女道：「至少你們兩人仍可以幫助我收拾一下外面。」

兩人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與連輝首先幫助小龍女約瑟芬收拾了屋子，經過一番努力，客廳回復了本來面目。

小龍女先爲他們弄了咖啡。

小龍女坐下道：「馬先生，你對我一連串的遭遇有甚麼感覺？」

馬獅龍道：「你是個勇敢的人。」

小龍女道：「我要實際的協助，並非一些誇讚。」

「你聽我的勸告？」

「當然聽！爲甚麼你會這麼問？」

馬獅龍道：「我想你立即搬離這地方，看來你的身份與目標太過顯眼。」

「我……」

馬獅龍搶着道：「你說過聽我的勸告。」

小龍女只好點了點頭，道：「好，我明天搬家。」

「找處較爲荒僻的地方，最好有三個房間，那麼我們便可以常常在一起研究。」

「這個不難。」她頓了一頓，又問：「然後又如何？」

「等！」馬獅龍道。

「坐着等？等到甚麼時候？」

「你不用心急……你聽過這麼一句話麼？要出現的，始終會出現。」

連輝道：「我可以做些甚麼？」

馬獅龍道：「你可以幫助小龍女搬屋。」

連輝道：「樂於效勞。」

三人就在小公寓的客廳內，談說了一夜，翌日，小龍女出外去找屋子。

馬獅龍與連輝仍然留在屋子之內，把小龍女所收藏的檔案，加以整理。

連輝是一個對文件處理十分有本領的人，他一面閱讀，一面整理，當他發現那些檔案與「冰」有關的時候，便馬上向馬獅龍說了。

三日之後，他們已搬到一處臨海的別墅式房子居住，連輝也把所有檔案處理好了。

那天晚上，他們坐在露台上閒談。

不久，他們又提起「冰」。

馬獅龍道：「約瑟芬，你對這些集團有甚麼心得？」

「心得？沒有心得，我只覺得他們是零零碎碎的打入這個毒品市場。」

連輝道：「不。」

兩人立時轉過頭來，問道：「你有甚麼發現？」

連輝道：「是的，表面上，那些與『冰』有關的罪犯，似乎是毫無計劃的把冰推銷，而且也似乎是雜亂無章的向你進襲，但我發現……」

他停了下來。

小龍女十分心急地追問：「發現甚麼？」

「有三個集團正進行非常秘密的工作。」

「三個集團？我一向以爲是兩個。」小龍女道。

連輝道：「驟眼看來是兩個，但我一直覺得，第三個集團較爲隱蔽，似有凌駕那兩個之上。」

馬獅龍道：「說來看看？」

連輝道：「這三個集團，可以簡單分爲ABC，A集團是個較爲暴力一點的；B是較爲保守一點；C却是最含糊，正如我剛才所說，是一個隱蔽的力量。」

小龍女道：「對，那個A集團，據我所知，也是用暴力來對付我那一個集團，B集團的首腦，並不是一般江湖人所採取的手法，較爲現代化。」

馬獅龍道：「我最感興趣的，仍是C集團。」

連輝道：「我所知道並不多。」

「我連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也沒有。」

「說來聽聽。」

「第一，C集團並非來勢洶洶，第二，他們正集結力量，想一擧而成功。」

「你怎知道？」小龍女問。

「記得你檔案之中，有幾次『冰』的販買，你們警方找到一些『冰』作爲證物，却全無法子找到販賣的人，甚至你們拘捕了接手的人，也無法從他們口中，得到出售人的一些線索。」

「我記得，不過，旣然那些主腦人物那麼怕事，我們又何必費精神於他們身上？」

「他們並不是怕事，而是不打無把握的仗。」

馬獅龍道：「旣是如此，連輝，你有甚麼主意？」

「主意？」

馬獅龍道：「你一向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你的腦袋，搗破毒犯集團。」

連輝有些興奮地道：「我當然有主意，但是我在這地方，人生路不熟，而且也沒有甚麼力量。」

「你說出來，我會提供協助。」小龍女道。

連輝更爲興奮，不過，他仍有分寸，望了馬獅龍一眼，看他反應如何。

馬獅龍只是微笑。

連輝道：「我的主意是，小龍女……不，約瑟芬小姐，你是正式的警務人員，你負責追查，這個較爲暴力的A集團，較爲適合。」

「好。」小龍女道。

「我可以對付B集團，因爲那是一個較爲保守的力量，我希望可以以智鬥智。」

連輝沒有再說下去。

馬獅龍道：「留下最後的一個C集團，我沒有選擇的了。」

連輝道：「這個C集團是個隱蔽的集團，我想也是最適合你的了。」

馬獅龍當然沒有意見。

小龍女道：「等我一下。」她進入自己的房間，拿了一大袋東西出來。

她把所有東西放在桌上。

「這裏有足夠的資源——這是一張駕駛執照，上面有你們的照片，卻不是你們的姓名。」

連輝與馬獅龍接了過來。

「這是一張銀行提款卡兼信用卡，我向我的上司申請，他們只可以承擔三千美元的負任。」

「三千美元，可以足夠吃飽。」連輝道。

小龍女道：「不單是吃那麼簡單，甚麼也包了。」

連輝道：「甚麼也包了？」

小龍女道：「這裏有兩條車匙，並且有收據，是我爲你們租來的車輛，這地方沒有汽車，寸步難行，還有，這是市區的詳細地圖，希望你們不要迷失。」

馬獅龍道：「約瑟芬，你眞是細心。」

「沒有甚麼，我只是盡量爲你們爭取。」

連輝忽然問：「我們若僥倖有所成就，有甚麼報酬給我們？」

小龍女搖了搖頭。

連輝道：「其實我也並不是想要甚麼報酬。」

邀請黑幫　逃獄查案

翌日早起，兩個年輕人早已出去。

馬獅龍起來，吃了一些自製早餐，也出外去，他首先找到那部約瑟芬爲他租來的汽車。

那個租車站離他們住所並不遠，有了汽車，到任何地方也沒有問題，不過，那些道路四通八達，很難加以辨認，不過，馬獅龍的方向感一向也不差。

他漫無目的的在市區走了一轉，又下車逛了一些商業區，只覺得這地方倒也是十分繁盛。

下午，他進入一些酒吧、桌球室，但並沒有甚麼收穫，馬獅龍也不冀望有些甚麼收穫。

那日回到他們的居所。

連輝回來，也與馬獅龍一樣，一無所得。

小龍女約瑟芬很晚才回來，因爲她本身有警局的工作，十分繁忙，暫時也是一無所得。

一星期的工作，三人都一無所獲。

馬獅龍最大的收穫，便是已相當熟悉這地方的各大小街道，與一些有邊緣問題的少年出沒的場所。

「冰」這種毒品，是青少年所用的最新毒品之一，因此，在他們身上探查，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法子，不過，漸漸，馬獅龍也失去了信心。

因爲那些邊緣的青少年，只知嘗試各種不同的毒品，包括丸仔、打針、古柯鹼……他們對「冰」並沒有非常濃厚的興趣。

看來，這些毒犯的推廣工作仍然沒有做好。

轉眼又再過了一星期。

有一天黃昏，馬獅龍到了一間酒吧的外面，他正想入內一坐。

可是，那邊的狹巷之中，傳來一陣叫喝的聲音。

馬獅龍好奇，從巷中一看。

只見有四五個黑人孩子正攻擊一人，因爲他們正圍着那人來打，因此，一時之間，也沒法看到究竟那是個甚麼模樣的人。

突然，有一人突圍而出。

是一個金頭髮的男孩子。

這孩子身體並不高大，身體也不結實，在四五個黑男孩的拳脚下，已是血流披面。

馬獅龍天生是俠義性格，看見這些人以强凌弱，以衆凌寡，心下湧起一些無名怒火。

他知道不問情由的干涉這些事，是不明智的，但是，那個白人孩子已向他奔來。

他的臉在燈光照射之下，已有一些扭曲。

馬獅龍不由自主似的扶住他，那白人孩子已倒在他的懷內。

而其他足有六個的黑人孩子湧出來，不過，他們見到有人扶起孩子，也便立時作鳥獸散。

馬獅龍無法上前追他們，他扶着孩子，問：「你怎麼了？」

那孩子想開口說話，但一口血已吐了出來，想不到他的傷勢是相當嚴重。

馬獅龍道：「我送你往醫院。」

孩子搖頭，並且在喉間發出了一些聲音，不過，馬獅龍無法子聽到其中一個字。

馬獅龍抱起他。

酒吧之中，有一些人走了出來，他們看見孩子這個模樣，都紛紛走避。

其中有一個人，心腸也好的，道：「老友，我看你還是放他在地上，否則惹禍上身。」

馬獅龍心內慨憤，這些人實在無良。

他走出馬路，想截計程車，但這些地方，在一般的街道上，並無法截到計程車的。

馬獅龍決定，用自己的車子載那孩子去醫院。

最近的醫院也要半個鐘頭的車程，他實在不忍心放下這個隨時會死亡的孩子。

他開足了馬力。

忽然，後座那孩子拚命的攀了上來。

馬獅龍道：「你躺下，快到醫院了。」

那孩子仍然爬上來，並且盡力拚命抓馬獅龍的肩膊，起初他還以爲這孩子倔强。

但是，後來再小心一看，那孩子似乎是要交一樣東西給他。

他把車子慢了下來。

那孩子果然是緊緊的拿着一些東西，他氣喘着，慢慢張開手掌。

在暗淡的燈光下，他的手心發光。

那是一顆鑽石，一顆閃閃發光的鑽石！

馬獅龍十分好奇，接過了鑽石，看了幾眼之後，那孩子立時昏了過去。

馬獅龍企圖搖醒他，不過，他似無知覺，唯一救他的方法，便是把他交給醫生。

終於，他駕車來到了醫院。

可是，半個鐘頭之後，醫院方面便通知馬獅龍，這孩子已死亡了！

馬獅龍心頭爲之一震。

而痲煩也開始了！

警方派了一大隊人馬來，把馬獅龍當作囚犯似的，這地方對人命視爲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孩子。

他們向馬獅龍錄口供，使他疲憊不堪。

馬獅龍實在有些後悔，爲甚麼要這樣做？

幸好，三個鐘頭之後，小龍女約瑟芬也來了，他才暫時舒了一口氣。

那夜回到家中，已是凌晨四時了。

馬獅龍無法入睡，在房中把玩那顆鑽石。

那顆鑽石足有一卡左右，如果拿到鑽石的店子去賣，應該相當昂貴。

一個孩子，爲甚麼有一顆這樣名貴的鑽石？

就算這個孩子來自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也沒有理由給孩子一顆鑽石！

如果這孩子本身是個不良少年，他也很少機會拿到一顆如此貴重的鑽石？

爲甚麼！很多爲甚麼不斷在馬獅龍的腦海裏鑽動着，因此，他身體雖是非常疲倦，但他仍然不能好好的安睡一下。

當他在天亮前，快要睡着時，敲門的聲音又把他弄醒。

馬獅龍在床上應道：「誰？」

「有另外一些警探要與你談談！」是小龍女的聲音。

馬獅龍疲倦地道：「昨晚不是問了口供？」

「這是另外一批！」

馬獅龍無奈的爬了起來，他出了客廳，發覺他們並非警探，而是一些社會保障的人員。

死者是一個孩子，身份暫時未明，因此社會保障服務的人員便要把與孩子接觸過的人一一探訪。

對付這些人是非常沈悶的，可是，一連幾天，他還是要應付來自不同的政府部門的人員，令他非常疲憊不安。

五日後的晚上，他們才安靜下來。

這時却輪到連輝與小龍女向他追問情由。

小龍女道：「這幾天當你應付這些人員的時候，我也替你查了不少資料。」

馬獅龍道：「甚麼資料？這孩子的父母找到了沒有？」

「沒有，看來這孩子是個孤兒！」

「孤兒？」馬獅龍實在有點不大相信。

「他常在附近出沒，沒有人知他身世！」

「至於那些打他的人呢？」

「那些都是附近一些小流氓！」

連輝接口道：「爲甚麼那天你會在那地方出現？」

「我想喝酒！」馬獅龍笑道。

他們當然明白馬獅龍在說笑。

馬獅龍頓了一頓，才道：「那地方的吸毒情形如何？」

「相當厲害！」

這答案並沒有出乎馬獅龍意料之外。

小龍女問：「其實你早知那區的情形！」

「我並不清楚，這些邊緣少年的打鬥，只是慣見的鬧劇，想不到弄到這麼嚴重！」

連輝向小龍女道：「你們警方有沒有查過那些小流氓？」

「有，循例而已，沒有甚麼結果！」

馬獅龍道：「我們繼續分頭去找尋線索，希望可以找到另一些蛛絲馬跡！」

翌日，小龍女約瑟芬又恢復了她繁忙的工作。

馬獅龍與連輝來到鬧市，他們一連到了很多間珠寶鑽石的公司參觀。

開始的時候，連輝也沒有甚麼反應，不過，多去了幾間之後，連輝便有些意見了。

連輝道：「你有閒情逸緻買珠寶？」

馬獅龍搖搖頭。

「那你爲甚麼要去逛這些地方？」

馬獅龍從袋裏拿出了那顆鑽石。

「眞的？」連輝問。

「我想去試一試，但……」

「你害怕甚麼？」

「我害怕？我也不知道！」

連輝自告奮勇地道：「讓我去問問那些人！」

其實馬獅龍並不是害怕甚麼，最重要的是害怕暴露了身份而把這件案子中最重要的線索也弄斷了！

馬獅龍結果也讓連輝去試試。

他們到了一間相當大規模的珠寶公司。

連輝入內，而馬獅龍却在外面，裝作普通的顧客。

那掌櫃的一看了那顆鑽石，便循例拿出一個放大鏡來看，看了一下，他反而端詳了連輝一番。

連輝道：「怎麼？」

「你想賣？」

「給我一個價錢。」

「是你自己的東西？」

「我不像個擁有鑽石的人嗎？」

「不，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他頓了一頓，又細看那顆鑽石：「有帶證書來嗎？」

「甚麼證書？」

「這是一顆相當好的鑽石，應該是有證書的，如果你來出售，有證書的話，價錢會高一點！」

「暫時沒有！」

「那你等我一下！」

那個職員拿了鑽石便往裏面走去。

連輝坐着等待着。

可是，十分鐘之後，那職員還沒有出來。

連輝有些心急，但這是間相當有規模的公司，看來那職員沒有理由會拿了那顆鑽石溜走的！

連輝仍然忍耐着。

扮作顧客的馬獅龍，開始也有些不耐煩。

那時，剛巧有另一位女職員走過，連輝便問她：「那位先生拿了我的鑽石往那裏去？」

那位美麗的女職員對他笑笑道：「等一會他便會出來的了。」

又再過差不多十分鐘。

連輝實在忍耐不住，便隨便找了個職員，問道：「我要找那個……」

這時，那個職員出來了，向連輝道：「請進來！」

連輝便隨着那人進去。

馬獅龍看着他進去。

結果，等了一個鐘頭有多，還沒有見連輝的踪影，馬獅龍實在忍耐不住，找到了一個職員，問道：「我那位朋友呢？」

「甚麼朋友？」

「跟你們的職員入了辦公室！」

「中國朋友？」

馬獅龍點點頭。

不一會，那人出來，對馬獅龍說道：「你那位朋友已經走了！」

馬獅龍立時覺得不對勁，道：「甚麼？」

「走了！」

馬獅龍道：「我要進去看看！」

職員阻止道：「這是重要的地方，你不可以進去的！」

「我要見你們的經理。」

一個打扮得非常整齊的人已出來了，向馬獅龍道：「請問閣下找我做甚麼？我可以幫忙你嗎！」

「我有一位朋友，進入你們的辦公室。」

「是那位中國朋友？」

「是的，他賣了那顆鑽石給你們？」

「沒有，他早已經離開！」

「甚麼？」

那人並沒有特別的反應。

馬獅龍道：「我要進去看看！」

那位經理模樣的人並沒有阻止。

馬獅龍進入那辦公室，裏面有一排桌椅，坐着很多文職人員，他們都埋頭工作，對於馬獅龍的出現，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這反而使馬獅龍感到有點尷尬！

馬獅龍沒有再進辦公室，他出了鋪面，那位經理人已不在，他只能慢慢的離開這商店。

他實在覺得迷惑極了！

連輝究竟去了那裏？那顆鑽石究竟去了那裏？

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奇怪的事情發生，馬獅龍感到有點茫然，究竟是自己發生了毛病，還是那間珠寶店發生了毛病。

他慢慢的沿着街邊走，因爲他正在胡思亂想，精神並不集中，突然，「叭」的一聲。

馬獅龍回過頭來，一輛汽車竟在自己的身旁戛然停了下來。

那司機怒目而視。

馬獅龍擧手表示道歉，那司機仍然讓他過了馬路。

他又繼續他的漫步，漫無目的的前行，他的腦海仍然是毫無組織的思索着。

忽然，他從繁鬧的街道，不知不覺的轉入了一條較爲寂靜的道路。

他走着。

這時，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街角之處有一個人影出現，那人肌肉賁突。

馬獅龍並沒有在意，突然，那人向馬獅龍揚手。

「我？」馬獅龍不覺地回頭一看，除了自己之外，還有誰人？

那人用手指表示要他快來。

馬獅龍慢慢上前，這時，他已看到那人一雙不懷好意的目光。

他想後退，可是，一回頭，却又見後面多了幾個彪形大漢。

這時，馬獅龍已完全清醒過來，他知道在這情形之下，絕對逃不了。

他慢慢的朝那向他招手的大漢走去。

那人獰笑，可是，這笑意並不能維持多久，因爲馬獅龍已一撲上前，並且一拳擊出。

那人竟然閃避不及，硬生生的吃了這一拳，不過，這人倒也强壯，並沒有倒下去。

那人稍退，回敬馬獅龍一拳。

馬獅龍頭向左閃，一個拗腰，雙腿向上踢去，人像風車般向橫飛去。

這一連串的動作，迫得那人手忙脚亂，不過，他手脚與身體極爲硬朗，雖然，他吃了馬獅龍幾下拳脚，不過他仍然挺着。

馬獅龍站定，忽然，他感到後面一陣勁風，他向右一閃，回身一脚踢出。

這脚是勁而狠。

從後偷襲的人，千萬也想不到馬獅龍竟有後眼，可以憑感覺而反擊。

那人怪叫一聲。

四方八面的大漢已湧了上來。

馬獅龍身材本已高大，但在這些大漢之間，他變成一個小個子似的。

他已成爲那些大漢圍攻的目標。

在這情形之下，一個人無論武功如何厲害，也是無法閃避所有拳脚！

馬獅龍吃了三拳，而對方也有三個金髮大漢倒下。

漸漸有些大漢支持不住，倒了下來，而馬獅龍也是血流披面，因爲他的鼻樑中了一拳。

他不想再和這些人糾纏下去。

他在這一連串拳脚之下，已看到了這七個大漢之中，一個身材並不算高大的長髮男人是他們的首領。

要擺脫他們，一定要先擊倒這人。

不過，這人極爲機靈，他並不是身先士卒，而是在那些大漢後面，看準了機會，才重拳一擊。

那一拳打在馬獅龍的臉上，使他血流披面的，便是這人！

馬獅龍已看準了一切。

他突然膝頭一軟，那長髮大漢又看準了這一個機會，左右雙拳同時擊出。

而馬獅龍也是看準這個機會。

他一脚踢出，這一脚是向着他的左腿上五寸下五寸之處踢去，那人的左腿立時癱軟，馬獅龍見他身體傾斜，立刻便是一拳擊出。

這一拳已使了八分力。

那人大叫一聲，向後暴退，然後倒了下來。

馬獅龍向前一躍，直撲那人，並且施展反手，扣着那人手腕。

那知道這人身手也是不弱，而且臨危不亂。

馬獅龍反手一到，突然感到一陣陰涼，一柄明晃晃的刀子從下而上，直剖馬獅龍腹部。

馬獅龍從沒有防備這人倒下還會出刀子，但他應變也極快，他向後一躍，避開了那刀子。

那人一刀不中，奮身而起，再一刀橫揮。

馬獅龍躍後，避開了他一連五刀，然後是一記反擊，那人竟然連人帶刀被他擊得飛起。

刀子在半空飄晃。

馬獅龍一躍已起，奪了刀子。

有了刀子在手，馬獅龍當然佔了上風。

可惜，他的高興來得太早。

因爲當他奪了刀子之後，那躺在地上的人又一下晃動，並且發出了一聲震耳欲聾的聲音。

「砰」……馬獅龍知道那是手槍的聲音。

那人有手槍在手，指着馬獅龍道

:「中國功夫如何厲害也敵不過我這東西！」

那人指着馬獅龍。

馬獅龍無奈的站着，而其他的人，一共是七條大漢已圍攏過來。

那人得意地笑了。

他也是笑得太快！

馬獅龍心想，他們有七人，而且有手槍，無論如何也敵不過他們。

只有一個方法，有敵過他們的可能，那便是反客爲主，把手槍奪過來。

這念頭一動，他的行動也跟着，他把手中的刀子一揚，刀子有如急矢離弓，飛向那人持槍的手腕。

那人「唷」的一聲叫了起來。

馬獅龍已竄向前，一手便奪過了手槍。

這一着動作，描繪是需要大量筆墨，但過程却是電光石火的一刻。

那人心有不甘，一脚踢出。

馬獅龍也不客氣，一扣槍掣。

「砰」的一聲，在他脚邊掠過，那人軟了下來。

其他大漢想攻上來。

馬獅龍再放一槍，這一槍是向半空而放，目的是嚇退其他的人，他明白在異地弄出人命，並不是一件好過之事，因此，他嚇退了衆人。

那些人聽到了槍聲，紛紛後退。

馬獅龍喝道：「走！」

他一邊說一邊已控制了那長髮的男人，並且用槍指着他，道：「叫他們走！」

那人在槍口之下，顫聲道：「快走！」

其他的大漢慢慢退下，馬獅龍把手槍槍嘴指向他，道：「叫他們立刻離去！」

那人道：「你們走。」

不過，那些人似乎仍想救他。

馬獅龍立時開了兩槍。

那些人知道再留下去也不是辦法，而事實上他們也想找個脫身機會。

轉眼之間，那些漢子已作鳥獸散。

馬獅龍用手槍指住那人，道：「起來！」

那人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再用槍嘴指着他。

那人依然不動。

突然，馬獅龍一扣槍掣，「砰」的一聲，子彈在他跟前發射。

那人立時跳了起來。

馬獅龍道：「爲甚麼要襲擊我？」

那人並不肯說話。

馬獅龍實在氣極，不過，他自然有辦法對付那人，他把槍內的子彈倒了出來，道：「現在手槍內仍有一顆子彈，我跟你玩個遊戲！」

「甚麼？」

「俄羅斯輪盤，好嗎？」

馬獅龍不待他說話，已把那槍中的子彈輪轉了幾下，並且向自己的太陽穴指着。

開了一槍。

只有「克力」的一聲。

馬獅龍道：「到你了！」

馬獅龍的從容態度，使他非常詫異，馬獅龍不再給他機會，又再把子彈輪轉動，槍嘴又立時指着那人的太陽穴，並緊緊的壓住他。

「不！」那人狂叫。

「不也可以，你說吧！」

那人仍有猶豫。

不過，槍嘴的壓力與馬獅龍眼神的壓力，令他不敢再拖延下去。

「好，我說，我是奉命來嚇你的！」

「嚇我？誰？」

「我不知道！」

馬獅龍又再把手槍扣緊。

那人緊張地道：「我眞的不知道！」

「與珠寶店有關？」

那人點點頭。

本來馬獅龍只是順口而說，想不到這事竟然是與其中有重大的關係。

「再說一些，我放了你！」

「實在不知道，我是被僱用！」

「誰？」

「也是本地的大頭子！」

「可以讓我認識嗎？」

「我看不可能，他們已早在幕後！」

馬獅龍知道，這幾句是眞話。

「你目的是賺錢？」

「當然！」

「他們給你多少？」

「這次是一千，我以爲好容易賺！」

馬獅龍笑了，道：「我給你雙倍！」

「做甚麼？」

「暫時不知道，你給我一個聯絡方法。」

那人有些不相信。

「我這些錢比較容易賺！」

那人也笑了起來，道：「這是一個傳呼機的號碼，你打電話來，我自然找到你了！」

「好極！」他伸出手來與他握了一下。

馬獅龍看着他離去，然後在街角處找了一輛的士，回到住所。

他以爲連輝一定回來了。

可是，馬獅龍再等大半天，連輝仍然沒有回來，他眞的開始着急，他打電話往小龍女約瑟芬處，恰巧她也不在辦公室之內。

馬獅龍思索着。

他決定打那個傳呼機的號碼，他留下了自己的電話，不一會，電話響了。

聲音却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馬獅龍先生？」

馬獅龍道：「我要找的是……」他並不知那人的姓名，因此他再說那個

傳呼機號碼一遍。

「對，我是羅倫素先生的秘書！」

「我想立刻見羅倫素先生。」馬獅龍道。

「你有甚麼特別的訊息要我交給他？」

「我要立刻見他。」

那女孩子似乎猶豫了一會，續道：「你是馬獅龍先生？沒有錯？」

「是的。」

「好極，羅倫素先生吩咐過，我可以把他出現的地方告訴你！」

「快點說罷！」

那女秘書說道：「火鳥酒吧！」

「在那裏？」

那女孩子說了一個地址，馬獅龍聽了，便覺得有點相熟，他放下了電話，立時出外。

當那計程車載他到他所說的火鳥酒吧之時，他才發現那酒吧的地點，是非常接近那個小孩子打架的地點。

他下了車，走進了火鳥酒吧。

酒吧內是一片嘈吵的聲音，談話聲，音樂聲，甚至是一些呼喝聲亂作一團。

一個小小的舞台上，射燈之下，一個半裸的女郎正在跳着挑逗性的舞蹈。

他找到一個酒保，告訴他要找羅倫素。

酒保指一指那個辦事處。

看來羅倫素的身份並不是一個打手那麼簡單。

馬獅龍敲了門。

「進來！」果然是羅倫素的聲音。

馬獅龍推門而進。

羅倫素端坐在一張辦公桌的後面，那張高高的靠背椅，使他看來更有威嚴。

他的衣着也並不是今日所見那麼簡單，他結着一條紅色的領帶，畢挺的西裝，竟是文質彬彬的！

「馬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會來！」

「那麼我不再多說，我只想找回我的朋友連輝！」

「他還沒有回來？」

「沒有！你不應該不知道！」

「馬先生，你要多爲人設想，我並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甚麼也知道的！」

「連輝的事你一定知道！」

「爲甚麼？」

一時之間，馬獅龍却無從作答，不過，他爲人十分機靈，道：「這酒吧根本與那珠寶店都是同屬一個老闆！」

本來，馬獅龍只是胡亂猜度，並不知道酒吧與珠寶店是有關係的。

這誤打誤撞却是撞對了。

羅倫素道：「馬先生，你明白我的地位十分難做！」

「我不理會你甚麼地位！」

忽然，羅倫素身邊的電話響了，他拿起了電話，臉色驟變。

他放下了電話，在桌子的抽屜內拿出一個遙控器，一按之後，牆上出現了幾個螢光幕。

螢光幕正映着一個人走進來。

那人也是衣履極爲光鮮。

羅倫素一看見了，非常緊張的道：「阻止他！」

可是，他的手下似乎阻止不及，有人敲門。

羅倫奇對馬獅龍道：「馬先生，有些公事，讓你暫時躲避一下！」

「我也想去洗手間！」馬獅龍道。

羅倫素一指那邊，馬獅龍立時進入洗手間。

而差不多相同的時間下，辦公室的門也開了。

有人粗聲地叫道：「羅倫素，你這雜種。」之後的談話，已不再是英文。

馬獅龍聽不懂他們在說些甚麼。

不過，他們兩人之間的語氣越來越火爆。

馬獅龍從洗手間的半掩門處看出來，只見一個非常瘦削的人與羅倫素在對罵。

突然，那人取出一柄手槍。

羅倫素臉色驟變。

那人用手槍指着羅倫素的頭部，並且大聲呼喝，羅倫素動也不敢動。

那人又再用力把槍嘴壓向羅倫素的頭，羅倫素臉色變得更爲可怕。

忽然，羅倫素似乎再不能忍受，一手撥開那人的手槍，整個人彈向洗手間的門附近。

那人立時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震動了整個辦公室。

羅倫素並沒有喪命，他滾在一旁，那人見他狠狽的情形，又再開一槍。

這一槍立時打中了羅倫素的大腿，他抱着自己的脚，血從他指間溢出。

那人見羅倫素受傷，大爲得意，並且慢慢移近，並且再用槍嘴壓向羅倫素，說了一大堆話，馬獅龍雖然不懂，但也可以猜到那人正威脅着羅倫素。

羅倫素忽然大聲說了一句話：「召……戈……」

那人並不明白他在說甚麼。

馬獅龍也不明白。

羅倫素又再說了一遍：「召戈！」

馬獅龍忽然醒悟，那並不是他們說的語言，而語氣似乎是向自己說的。

他不能說英文，因爲英文對方是明白的。

那麼「召戈」是甚麼？

馬獅龍突然回心一想，那豈不是北京國語的「救我」同音？

馬獅龍是中國人，懂得中國話自然是理所當然，難道羅倫素也懂？

又一聲「召戈」！

馬獅龍立時從門縫處竄了出來，一脚踢出，已把那人手中槍踢掉，並且重重的把那人打了一拳。

那人完全沒有防範到這辦公室內會有人的，更千萬也料不到撲出的人身手有如閃電。

那人立時昏了過去。

羅倫素這才鬆了一口氣，向馬獅龍道：「謝謝你，救了我一命！」

「怎樣處理這人！」

「你替我撥一個電話。」

馬獅龍依言，不久，便有幾個酒吧打手模樣的走了進來，他們看見老闆的狼狽情形，也大爲吃驚。

羅倫素道：「把這人縛了，放在他的汽車的尾箱內，把車子駛往郊外！」

兩個打手應聲去依從他的吩咐。

另外兩個打手扶起了羅倫素，他們爲羅倫素撕開了褲管，看看傷口，傷口並沒有中彈，只是擦傷了，兩人很快替羅倫素包紮好了傷口。

經過了一番擾攘，那些打手把辦公室再收拾好，然後離去。

馬獅龍坐下來，問道：「剛才你說的是中國國語？」

羅倫素點點頭。

「爲甚麼你會中國國語？」

「我是意大利人，你知道嗎？」

馬獅龍點點頭。

「我的祖先馬哥勃羅幾百年前已到過中國！」

馬獅龍笑了起來。

羅倫素道：「我會說一些普通話，是因爲中國熱的時候，認識了一個中國姑娘，向她學的，無論如何，我也要多謝你救我一命！」

「不用多謝，你告訴我怎樣才能找到連輝便可！」

羅倫素嘆了口氣，道：「他被大老闆邀請去說話，我看他會受到很好的招待！」

「大老闆？」

「是的，珠寶店的大老闆，也是我們這間酒吧的大老闆！」

「爲甚麼他要抓連輝？」

「那顆鑽石！」

馬獅龍早已猜到七分，而今是證實了。

「那顆鑽石有甚麼特別？」

「是他店中獨一無二的出品，是最近失竊的！」

「失竊？」

「是，你們從那裏得到那顆鑽石？」

馬獅龍仍然不想讓他知道鑽石來歷。

羅倫素道：「你一定要告訴我，否則，我幫不到你！」

「是從一個孩子手中得到！」

「果然是。」他自言自語地道，頓了頓，他說：「我立即帶你去見大老闆！」

「你可以走動？」

羅倫素沒有回答他，從酒吧的後門出去，來到一輛大房車的前面。

兩人上了車，直往郊外去。

車子駛得非常快，轉眼已來到一間大屋之前，羅倫素不用通傳便直入。

不過，來到一間房間之前，他仍要站着等候。

他們進入了那像皇宮一般的屋內。

中間一張桃木大辦公桌，坐着一個瘦削的老頭，而他旁邊，赫然是連輝。

連輝一見了馬獅龍，道：「我給這老頭子悶死了！」

老頭道：「羅倫素，發生了甚麼事？」

「一些私人恩怨，這位馬獅龍先生救了我一命，而且，他知道鑽石的來源！」

老頭望着馬獅龍，有點緊張地道：「你從那裏得到這顆鑽石？」

馬獅龍並沒有立即回答他。

老頭似乎十分明白，解釋道：「我是珠寶店的老闆！」

馬獅龍道：「你喜歡這顆鑽石？」

「不……是，我是那孩子的父親！」

這回答實在是出乎馬獅龍的意外。

「你是……」

「我叫波仙尼……波仙尼，我的孩子波仙尼，他是死在那班流氓的手裏！」波仙尼說這話的時候，竟是淚承於睫！

「你是孩子的父親？而且是這間大珠寶店的老闆，爲甚麼你沒有追究這事？」

「我沒有追究？」波仙尼似乎不明白馬獅龍所指。

羅倫素插口道：「那班小流氓早已得到他們的報應了！」

波仙尼聽了，立時喝止着羅倫素，道：「你勿多口，羅倫素，你還是先回去吧！」

羅倫素道：「好，老闆！」

羅倫素離開這房間，三人都緘默了一段時間。

馬獅龍不想處在這個悶葫蘆之內，直接了當的問：「鑽石、孩子、小流氓之間，究竟是個甚麼故事？」

波仙尼嘆了口氣，半晌才道：「我的孩子天生反叛，他結交了一些壞朋友，偷了我的鑽石，然後在外面過着一些糜爛的生活，當然，那些生活他卻認爲是多姿多采的，他令我非常傷心！」

連輝道：「故事便是這麼簡單，爲甚麼你不早告訴我，早些讓我離開？」

波仙尼道：「我也不知道你是從我的孩子手中拿到這顆鑽石！」

馬獅龍道：「你用汚穢的手段，爲你的孩子報仇？」

波仙尼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既然你是爲了這孩子報仇，那我們也幫不了你甚麼忙！你收回那顆鑽石，作爲一個紀念吧！」

波仙尼欲言又止。

馬獅龍與老麥打架，以圖和亞德連相識。

馬獅龍道：「那你讓我們走吧！」

波仙尼急道：「馬先生，我還有一些話要跟你說。」

「甚麼事？」

「我……我知道這孩子，生前被人利用……」

馬獅龍道：「波仙尼先生，以你在這地方的名譽地位，你有很多方法去解決你心中的問題，我們的出現，根本上是多餘的！」

波仙尼道：「不是，金錢並不是萬能的，正如我擁有很多金錢，却挽救不了我孩子的性命！」

馬獅龍道：「我幫不了甚麼！」

「我孩子偸去我這顆鑽石，其實是一個大陰謀！」

「大陰謀？」

「故事是相當冗長的！」

馬獅龍天生好奇，當然是樂意聽一些好聽而有趣的故事。

「我而今從事珠寶行業，不過，在我做這行事業之前，我從事過很多不同的行業，例如……」

馬獅龍有點不耐煩地道：「波仙尼先生，如果你認爲可以告訴我們的，就儘快的告訴我們，看看我們可否爲你做點甚麼！我是不耐煩吞吞吐吐的！」

波仙尼猛力地吸了一口氣，好像下了重大的決定似的，道：「我在未從事正行生意之前，也與毒品佔上了關係。」

馬獅龍抽了一口氣。

波仙尼續道：「那些過往的日子，想起來也覺可怕，不過，無可否認，我在毒品上是賺到一些錢，後來，我決定洗手不幹，轉行做了珠寶！」

馬獅龍道：「其他的人許可嗎？」

「沾上了與毒品有關的人，除了眞正使用毒品的人，從事有關毒品行業的人，也是生生世世不能脫離的，我比較幸運，我脫離了幾年！」

「那麼簡單？」

「我當然費了大量的金錢去安置我的手下！」

「拍檔呢？」

「問題也出在這裏！」

馬獅龍等待着他說的故事。

「我的拍檔是我一個結拜兄弟，我們之間有一個契約，無論他在甚麼地方也好，只要他一見到我這顆鑽石，他便明白我再次應承做毒品生意！」

「爲甚麼有這樣的契約？」

「因爲我知道從事正行生意並不容易，我與他下這契約的時候，我是害怕有一天，我實在無法在正行立足之時，仍然可以討個生活！」

「結果呢？」

「我僥倖在這珠寶行業上得到一些甜頭！」

「因此你決定永遠退出，那麼，你的拍檔呢？」

「他在獄中。」

「獄中？」

「亞德連下獄，多少我也有些責任。」

「為甚麼？」

「那是因為我們一起從事最後一次毒品生意失手時，他決定承擔一切後果！」

「為甚麼他這麼厚待你？」

「因為我們是比手足更親的拜把兄弟！」

馬獅龍並沒有再追問下去，但他當然明白，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這麼輕描淡寫！

「亞德連在獄中，他也沒有甚麼作為！」

「近日我也風聞過，有人想插手一種新興的毒品，並且正式的邀請我參加，但我沒有理會他們！」

「甚麼新興毒品，是『冰』？」

波仙尼道：「正是！」

馬獅龍道：「你不參與，他們便不能做了？」

「不，只是沒有那麼順利，而且運入來的毒物也沒有這麼大批！」

馬獅龍道：「好了，波仙尼先生，我已開始掌握你所說的故事，如果你答應參與這種『冰』的毒品生意，那麼他們便可以賺大錢，你不答應，但如果另外一個人答應，那仍然是可行的！」

「對，如果亞德連答應，他們也會較為順利！」

「是的，亞德連也不會答應他們，除非得到我的同意！」

「不過，他是在獄中！」

「也是為了這個原因，有人暗中利用我的孩子，拿了我的那顆鑽石，假若那顆鑽石交到亞德連的手上，他一定以為我也答應了！」

連輝道：「亞德連在獄中，他有甚麼作為？」

波仙尼沒有作聲。

馬獅龍當然明白，有些在獄中的龍頭大哥，雖然身陷囹圄，仍有他們影响力。

馬獅龍道：「你可以往獄中探望亞德連？」

「不可以……政府一直有人監視我的行動，雖然，我去探望亞德連，並不會影响我的名譽，但總有一些問題。你們不了解！」

馬獅龍心裏有數，道：「好了，我對你的拜把兄弟亞德連並沒有太大的興趣，興趣在『他們』！」

「他們也可算是我的老朋友！」

「以前的對手？」

「也可以這麼說，他們沒有我這麼幸運，一直沒辦法在正行生意上立足，因此，他們一直在動毒品生意的腦筋，可惜，而今時移勢易！」

「好了，他們是誰？」

「是一對夫婦，邦妮與克拉！」

「是對雌雄大盜？」

「也可以這麼說！」

「你知道他們着手『冰』的生意？」

「根據可靠的情報是！」

「那麼他們為甚麼不直接來找你？」連輝問。

這問題令波仙尼有些尷尬。

馬獅龍立刻再問：「因此他們要向在獄中的亞德連動腦筋！」

連輝道：「假若他們拿到你那顆鑽石帶入獄中，那麼，亞德連便以為你首肯，那麼他們的計劃便成功了一大半！」

「對！你真聰明！」

「但是，為甚麼鑽石會落在你孩子的手中？」

「那是他們深謀遠慮的結果！」

「甚麼？」

「我的孩子，其實我一共有十個孩子，九個已經長大成人，只留下這一個，只有十六歲，仍留在我的身邊！」

「他偷了你的鑽石？」

波仙尼點了點頭，道：「我想是他們一早在過去幾年中，引誘他吸毒，並且利用他吸毒這個弱點，迫他偷我的鑽石！」

「他有這本領？」

「我看過很多有毒癮的人，他們甚麼事也做得出，最近我已覺得我的孩子有異動，但想不到他有這麼大的膽量，也想不到他會被他們所控制，幸好，那天他與那些流氓打鬥時，你恰巧在場，在他臨死之前，把鑽石交與你！」

「鑽石而今又回到你的手了，還有甚麼問題？」連輝問道。

「我有兩個目的，要請你們幫忙！」

「甚麼目的？波仙尼先生，我不知道你對我有甚麼認識。」

「我知道，你是個非常憎恨毒品的人！」

「你知道便好了。」

「這兩個目的，一是為私，一是為公！」

「為私的？」

「為我的孩子報仇！」

「你早已對付那幾個流氓！」連輝道。

「那些只是幕前一些小丑！」

「邦妮與克拉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馬獅龍道。

「為公呢？」

「我早年從事毒品生意，賺到一些污穢的錢，而我已承受這個報應，我的孩子死了！」波仙尼又再度淚承於睫，馬獅龍看得清楚，他並不是在做戲。

「但這個國家裡仍有數千數萬的孩子，我不想他們像我的孩子這麼年輕便死去，而且死在毒品的手裏！」

馬獅龍一直對波仙尼有點蔑視，不過，這句話，却使他對波仙尼有從新估計的必要。

「你心目中有甚麼計劃？」

「計劃是有的，但我覺得並不可行，除非……」

連輝問：「除非甚麼？」

「除非得到你們兩人的幫忙！」

「剷除毒品，馬獅龍一定義不容辭！」連輝道。

馬獅龍看了他一眼。

波仙尼却接道：「我也知道馬先生有俠客的心腸，才敢冒昧提出。」

這話也使馬獅龍無法推搪。

波仙尼道：「這是一個反問之計！」

＊　＊　＊

馬獅龍與連輝，在波仙尼的家裏多留連了兩天，直到第三天的晚上，他們才回到小龍女約瑟芬的家中。

恰巧，約瑟芬也回到住所。

約瑟芬一見到他們，便道：「我還以為要為你們兩個報警了，你們去了那裏？」

「在一個大富豪家中！」

「誰？」

「波仙尼！」連輝道。

「那個大珠寶店的老闆？你們怎會認識他？」

「你也怎會知道這個人？」

「在這地方，有誰不知道，他是個風雲人物！」

馬獅龍道：「約瑟芬，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可以嗎？」

「能力所及，當然沒有問題！」

「我相信只有你才有能力所及，因為我想入獄！」馬獅龍道。

小龍女聽了，嚇了一跳，道：「入獄？」

馬獅龍道：「是的，入獄！而且並不是普通的監獄，而是要入死囚監獄！」

小龍女睜大眼睛。

馬獅龍道：「請你不要問我詳細的原因！」

「我一點也不可以知道？」

「你相信我嗎？」

小龍女道：「當然相信，否則我也不會千方百計的引你來助我一臂之力！」

「那麼你便安排我入獄！」

小龍女道：「你這樣做非常危險的！」

「你當作我是一個警方卧底！」

約瑟芬考慮一下，道：「我還有上司，我一定要與他們商量一下，才可以答覆你！」

馬獅龍笑道：「我相信你不會令我失望！」

小龍女問道：「連輝，你不用入獄？」

「不用！」

「那你做甚麼？」

「我負責外面的工作，對了，我怎和你通消息？」

馬獅龍道：「約瑟芬，我需要一個小型通話器，而且要幾柄小刀。」他在紙上繪了小刀的形狀，那是他慣用的小飛刀，可以密藏在他的衣領後面。

小龍女道：「沒有問題！」

翌日，小龍女先為馬獅龍與連輝預備了通訊器與小型飛刀，再過兩天，入獄的事安排妥當。

約瑟芬首先要帶馬獅龍見那個死囚監獄長。

那位監獄長是個大鬍子，面目威嚴，不怒而威，怪不得他有本領當個獄長。

獄長道：「馬先生，你也明白這個地方龍蛇混雜，我當然會照顧你，不過，我沒有可能整天看着你的！」

馬獅龍道：「我明白。」

獄長道：「你來到這裏，進行甚麼秘密任務我不理會，不過，你不能破壞這裏的規矩！」

「當然！」

連輝在監獄附近五百米的地方租了一間小屋，準備與馬獅龍通訊，並且隨時加以援手。

一切都準備妥當了，馬獅龍換上了囚衣。

獄長笑道：「你是我所見過的死囚中最正派的一個了！」

馬獅龍笑道：「請你以後多多關照！」

馬獅龍被帶往死囚監獄之內，小龍女與連輝也各自回去，當馬獅龍一直跟着獄卒步入監舍之內，他的內心實在佩服小龍女，因為她一直沒有追問馬獅龍要入獄作卧底的原因，她實在是一個有極高紀律的警務人員！

那獄卒帶着馬獅龍入了監房。

監房之內，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整齊與清潔，而且十分安靜，並不是電影所描繪那麼可怕。

馬獅龍被安排在一個雙人監房之內。

監房內有一個十分堅碩的男人，那人半倚在床上。

當獄卒離開之後，那大漢道：

「喂！」

馬獅龍也回應了一聲。

「犯了甚麼？」

馬獅龍沒有回答。

「殺人？」

馬獅龍點點頭。

「謀殺還是……」

「謀殺！」

那人坐了起來，打量了馬獅龍一番，道：「中國人？」

馬獅龍又再點頭。

「據說所有中國人都懂功夫的？」

馬獅龍道：「一些！」

「好極，我想試試！」

馬獅龍早有心理準備，來到這種地方，無論甚麼時刻也會有麻煩。

「怎麼試？」

「徒手搏擊。」他已站了起來。

看着那人站起來，馬獅龍被他嚇了一跳，因為當他站了起來，他比馬獅龍高了兩個頭有多。

對這個大漢，馬獅龍心中有數，他也慢慢的站了起來。

那人輕蔑的一笑，並起了一個西

洋拳的架式，雙脚輕輕的彈跳。

馬獅龍故意好整以暇。

那人揮拳，拳風虎虎。

馬獅龍一避，却立時乘虛而進，一拳打在他的肚皮上，那人雖吃了一拳，但却並不表示痛楚。

馬獅龍也只是輕輕的一拳。

那人又再進迫。

馬獅龍稍退，突然縱身一躍，雙脚飛起，這一脚所用的力度，比剛才那一拳大得多。

那人昂身，以爲可以避過這兩脚，但馬獅龍却能淩空轉身，再以反身踢上。

「李三脚！」

想不到李小龍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竟然是這麼大。

馬獅龍道：「這不是李三脚，而是我馬三脚！」

那人知道遇上勁敵，他已凝神而戰，他一再出拳，拳風虎虎，再無輕蔑之意，而且每一拳打出，結結實實，使馬獅龍無從捉摸！

馬獅龍並不想傷害這人。

一個長拳，或是一個大轉身踢腿，踢向他的太陽穴，也許立時便可以把他打昏了，不過，這樣做可能會令他反感，以後日夕相處在這個監房之內，一定痳煩。

對付這種大漢，一定要他口服心服，以後的日子，才容易辦事。

馬獅龍突然改變了策略。

那人又再出拳。

拳一出，明明是打在馬獅龍的身上，但馬獅龍身一閃，人跟着竄向左邊，當他再打出第二拳，馬獅龍却不在他眼前了。

那人十分緊張。

馬獅龍發出了笑聲。

那人回過頭來。

馬獅龍正是站在他的身後。

那人臉上出現了一些恐懼的神色。

馬獅龍道：「你懂武術，如果我剛才要殺你，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那人並沒有駁斥，但採取了實際行動，又是一拳打出，這一拳是個虛拳。

眞正的招式來自他的腿。

這一腿眞勁。

但馬獅龍却是以柔制剛，一閃身，手伸出來，托着那來勢兇猛的腿，然後借力使力，把他的脚一抽，那人立時翻身，撞向牆壁。

那龐大身軀撞在牆上，「砰」的一聲，使他仰身跌了下來，大聲呼痛。

那人坐在地上，叫道：「你只懂避重就輕，你敢不敢與我硬碰？」

「硬碰？那你受傷更重！」馬獅龍道。

那人霍然站起，又是一拳揮出。

馬獅龍決定與他硬拚，使他折服，他閃了他的來勢，反手一拳打出，打在他的腋下附近。

這一拳用了八成眞力，那人「唷」的一聲叫了起來，馬獅龍又再一次重拳出擊。

這一拳打在他的肚上，因爲力度極大，那人痛極，彎了腰退後。

馬獅龍得勢不饒人，向上一躍，雙手向那人太陽穴齊齊拍去。

那人除了痛之外，加上了昏暈的感覺，後退了十步，一直坐回他自己的床上。

馬獅龍也回到自己的床上，安坐着。

那人睜開了眼睛，良久才道：「你好功夫！」

馬獅龍沒有甚麼表示。

這樣，馬獅龍安然混過了監獄中的第一夜。

翌日一早，他被鐘聲喚醒，隨着其他囚犯洗面漱口，那個被馬獅龍教訓過的人，不但沒有記仇，而且處處指點着他。

其他的囚犯，大多是非常沈默而守規矩。

也許，這些都是身負重罪的囚犯，他們有本事犯這些事的人，除了一些是一時衝動之外，有部份却是深謀遠慮的人，他們甚至比一般人還懂得守紀律。

有人想試探一下馬獅龍的來龍去脈，但那大漢早已爲他擋駕一切。

回到監房，馬獅龍忍不住問道：「老友，對了，你除了號數，還有名字的嗎？」

「當然有，我叫霍比！」

「霍比，我叫馬獅龍，你今日也幫我不少！」

「沒有甚麼，他們也總算給我一些面子！」

「爲甚麼幫我？」

「沒有甚麼，我對你佩服！」

「佩服甚麼？」

「功夫，李小龍的功夫，太極的功夫！」

馬獅龍聽了，呆了起來，道：「甚麼是太極功夫？」

「不，我也不知道，因爲我對中國功夫並不了解，中國的東西，似乎甚麼也與太極有關！」

馬獅龍見他對自己有好感，也旁敲側擊的向他詢問，希望找一個人。

「你要找人？」霍比問。

「只想見見他！」

「甚麼名字？」

「亞德連！」

那人聽了，臉色驟變。

馬獅龍也覺得，這名字實在是刺激了霍比。

「我不認識這人，也沒有聽過！」

這話明顯是謊話。

「你知道他的，不過，你害怕！」

「我害怕？我害怕甚麼？」

「這人勢力頗大，是獄中大哥大？」

霍比沒有反應。

馬獅龍道：「你不幫忙我，我也一定有辦法！」

霍比想了一會，道：「我可以替你引見，但要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他有點靦覥，道：「你知在獄中是很煩悶的，而且每個人都有需要，而這獄中是無法供應的！」

馬獅龍已明白他弦外之音，在外國地方，同性戀並不是一個問題。

這對馬獅龍來說，却是嘔心的。

馬獅龍道：「呸，你不用再說下去！」

霍比道：「我是個雌的！」

馬獅龍聽了，全身毛管豎起，有說不出的難受，想不到這個大漢，滿身肌肉，却是個娘娘腔。

「去你的！」馬獅龍充滿怒意。

那人頓了一頓，道：「好，你既然是個正直的人，我可以要你另一個條件！」

「又是……」

「不，我要與你再打一場，結結實實的打一場，我才想辦法！」

「要怎麼打？」

「打在我身上，拳脚並用也可！」

馬獅龍心下覺得好笑。

霍比已站了起來，又是起了一個西洋拳式。

馬獅龍也站了起來，用西洋拳來與他招架。

這一次的比試，再沒有充滿敵意，起初馬獅龍並沒有用太大的力道，不過，霍比一再鼓勵他用力，他也用力，結結實實地打在霍比的肌肉上。

打了十五分鐘，霍比中了多拳。

馬獅龍也吃了他一兩拳，肌肉有些疼痛，却是無傷大雅的。

兩人喘氣地停了下來。

霍比道：「痛快極了！」

原來霍比還有被虐狂，把他打了一頓，他反而覺得身心舒暢。

人是那麼奇怪的動物。

過了三天，霍比才有機會給馬獅龍引見亞德連，在未見亞德連之前，霍比緊張地吩咐馬獅龍道：「這位亞德連比獄長的勢力還要大，你千萬小心！」

馬獅龍道：「我會應付。」

霍比一直沒有追問關於馬獅龍要找亞德連的原因，也許，他認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從此也可以知道，亞德連實在是個不同凡响的人物。

入夜之後，監獄又再安靜下來。

霍比突然向馬獅龍道：「今天是星期六，我們有一項特別的娛樂活動，大家可以聚在那個交際房間內！」

「甚麼是交際房間？」

「是一處地方，讓我們與其他人談話的地方！」

「亞德連也來？」

「他會來，但他並不與人交際，他身旁有五六個保鏢似的人物，要見亞德連，一定要先通過他們這一關！」

「怎樣應付？」

「我不知道，我沒有要見亞德連的需要！」

馬獅龍向來是個隨遇而安的人，他不要太多的計劃，他有隨機應變的本領。

轉眼已是晚上八時。

監獄之內充滿了祥和而友善的氣氛，馬獅龍隨着人們，來到了那個交際室。

這地方相當大，而且房間之中又分作多個房間，最多人聚集的地方，當然是那個電視室。

電視正播映一場美式足球比賽，囚犯們都聚精滙神地看着，有些人互相討論着，也有些人一言不發地看着螢光幕，他們雖然都是重囚，但對這種美式足球的狂熱並沒有減退。

另外有三兩個房間，也有一些人聚集，有些人在弈棋，有些人在談天說地。

霍比帶着馬獅龍，每一個房間都走了一遭，但沒有發現亞德連的踪跡。

他們又再回到那電視室。

人們正在與高采烈地談論着。

忽然，人們都靜了下來。

霍比道：「來了！」

馬獅龍回頭一看，只見一個漢子，慢慢的進入電視室內，他的身旁有三四個十分精壯的漢子。

當他接近人羣的時候，那些人自動地讓開，並且低聲地叫他，馬獅龍聽不到他們說甚麼，不過，他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態度是十分恭謹的。

那漢子的神情是冷漠的。

馬獅龍道：「他便是亞德連？」

霍比點點頭。

「我還以爲他是個三頭六臂的傢伙！」

霍比道：「不要亂說話，否則會惹到不必要的痳煩！」

「我們無法在這時與他說話？」

「當然，不過，他沒有耐性看完這球賽，一會，他便會離開，你要把握機會！」

馬獅龍一直注意着那班人的動態。

忽然，人們起了一陣哄動，螢幕上兩隊對手，正打成平手，因此他們又再度緊張起來。

馬獅龍再回頭的時候，已看見那幾個漢子護着亞德連走出面。

馬獅龍也站了起來。

霍比道：「祝你好運，我幫不到你甚麼了！」

馬獅龍道：「謝謝！」

他立刻跟着那羣人來到外面。

那幾個人護着亞德連，一直走到一個較爲少人的房間，當他們進入了那個房間之後，那幾個人也自動的離開。

馬獅龍急步走近。

那幾個護着亞德連的人，立即回過頭來。

馬獅龍並沒有停下脚步。

其中一人上前，看着他，似乎有點詫異地道：「喂，你來做甚麼？」

「我找亞德連！」

「爲甚麼你這麼沒有禮貌？」

「我沒有禮貌？」

「應該尊稱亞德連先生！」

馬獅龍道：「好，是找亞德連先生！」

「你是新來的？」

馬獅龍點點頭。

「那你還沒有資格見亞德連先生！」

「爲甚麼？」

那人從上至下打量了馬獅龍一番。

「你是日本人？」

馬獅龍搖搖頭。

「是『支那』人？」

「支那」那兩個字，語氣顯得特別重，馬獅龍聽了這兩個明顯有侮辱意味的字眼，心中光火。

但他仍然忍耐着，道：「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龍的傳人？」

「你知道我們是龍的傳人，也不用我再解釋！」

房間內傳來：「老麥，發生甚麼事？」

「有一個中國人來找麻煩！」老麥道。

馬獅龍立即接口道：「不是我來找麻煩，而是我來找亞德連先生，是這老麥找我麻煩！」

老麥發怒起來，一言不發便一拳擊出。

馬獅龍見他發怒，已有了準備。

他順着老麥的來勢，一手接着他的拳頭，向後一拉，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手法，異常有效！

老麥整個人被撥向走廊的另一端，「啪啦」一聲，跌在地板上，並且向前滑行。

那聲音也驚動了其他幾個漢子，他們都走了出來。

老麥也爬了起來，一臉通紅，又再撲向馬獅龍，馬獅龍眉頭一皺，道：「好！」

他看着他的來勢，這次，馬獅龍決定硬接，當他一衝近，馬獅龍便矮身。

那人恃着他的蠻力，以爲可以欺負這個中國人。

馬獅龍一手托得那人的胸口，並且發出一拳。

這漢子足有一百八十磅，在外國人來說，他並不等於太重太胖，不過，他的身材也相當標準。

可是，他竟然被馬獅龍一手便舉起了！

老麥在半空中呱呱亂叫。

這聲音驚動了在房中的亞德連，他也忍不住的走了出來，看見老麥尷尬的樣子，也笑了起來。

「請問你是誰？」亞德連道。

馬獅龍把老麥抛了下來。

老麥一着地，又想發難。

亞德連已吆喝着：「老麥，你還不多謝這位先生饒了你一命？」

老麥羞愧地停了下來。

亞德連道：「閣下是……」

想不到這位獄中的龍頭大阿哥，外表冷漠，但對人却是彬彬有禮。

「我叫馬獅龍。」

「龍先生？」

「不，是馬，我的姓是馬！」

「啊，馬先生，你找我？」

馬獅龍點了點頭。

「那請進來一坐。」

馬獅龍走前，而亞德連已入內，這個房間是用來欣賞音樂的，因此，室內正洋溢着一些輕柔的音樂。

「獄中有麻煩？」亞德連道，不過，他回心一想，續道：「以你的身手，麻煩早已避開。」

馬獅龍也微笑道：「我只是僥倖的。」

亞德連道：「我知道中國人是個謙虛的民族，不過，我却欣賞爽朗的作風。」

馬獅龍道：「好，我會開門見山的……」他看看四周站着的漢子。

亞德連道：「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馬獅龍仍然保持緘默。

亞德連道：「你們到外面。」

那幾個漢子似乎害怕馬獅龍會對亞德連不利。

亞德連不看他們一眼，道：「出去！」

這兩個字充滿了威嚴。

那幾個人立即走出去。

馬獅龍獨對着這個亞德連，這人果然有一股令人震懾的威嚴，他是個天生的領導者。

「請說！」亞德連道。

馬獅龍並沒有說話，他從褲頭處拿出了一樣東西，他把那東西放在掌上。

一顆鑽石！

在燈光之下，這鑽石閃出一陣刺目的光輝。

亞德連有些驚詫，但仍然沒有什麼表示。

馬獅龍道：「你認識這鑽石？」

亞德連點了點頭，道：「你帶來什麼訊息？」

「波仙尼！」

「他有什麼麻煩？」

「他自己沒有……可是他的兒子却有。」

「東尼？東尼有什麼麻煩？」

直至現在，馬獅龍才知道那個臨死前把鑽石交給他的孩子，全名是東尼．波仙尼。

「死了。」

亞德連整個人彈跳起來，不過，他很快便回復了冷靜，道：「事情的經過……」

馬獅龍簡述了一遍在酒吧門口發生打鬥事件的經過，並且說明了東尼把鑽石交給他的情形。

「你怎麼接觸到波仙尼？」

馬獅龍又再覆述了一遍。

亞德連仔細地聽着，一直沒有什麼表示，馬獅龍實在佩服這個深藏不露的漢子。

他一直聆聽着。

當馬獅龍叙述完畢，他才道：「波仙尼的意思是……」

「他想你出去。」

亞德連眉頭一皺。

馬獅龍也沒有多言。

亞德連道：「馬先生，我非常多謝你冒險前來……我希望你沒有甚麼瞞着我。」

馬獅龍知道，這人非常精明，並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瞞騙他的。

馬獅龍道：「我並不是個普通人。」

「這點我知道。」

「我是一個憎恨毒品的人。」

「代表警方？」

「也不完全是。」他頓了一頓，又道：「我的身份十分特殊，我可以說是與警方有聯繫，也與波仙尼有一定的接觸，我代表我自己，目的是打擊販賣毒品的人。」

「是的，毒品害人，我自己也身受其害，想不到東尼也會……」說到這裏，他似乎掩飾不住他眞正的感情，那雙湛藍的眼睛，隱隱含有淚光。

「時間不早了，明天我會有一個答覆給你。」亞德連道，並且伸手與馬獅龍握着。

「好！我的朋友是霍比，你可以直接找我，也可以找霍比，他比我更熟稔這地方。」

「多謝你。」

那時，鐘聲響了，表示這一個交際時光又要結束了，那四個漢子入內。

亞德連道：「送馬先生回去。」

馬獅龍道：「不用了，我懂得回去。」

霍比一早便回到了監房，見馬獅龍無恙回來，十分高興地道：「沒有事？」

「有什麼事？」

「我實在不相信你這麼快便可以見到亞德連。」

「沒有什麼，他也是一個易於相處的人。」

霍比本來想追問事情的經過，但他想了一下，立即便遏止了自己的好奇心。

一夜平安渡過。

翌日，馬獅龍在洗手間內收到了一條紙條，上面只寫着：「三日後午夜十二時。」

馬獅龍把字紙條拿回去給霍比看。

霍比道：「看來他是想出去。」

「怎樣出去？」

「亞德連自然有他的辦法。」霍比笑道。

馬獅龍也知道亞德連是個神通廣大的人，不過，他仍然無法想像亞德連逃獄的方法。

三日之後，日間監獄一切如常，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跡象，馬獅龍心下有點奇怪。

不過，既來之，則安之。

吃過晚飯之後，馬獅龍回到監房，好好的睡了一會，因爲下半夜將是一段忙碌的時間。

十一時四十五分。

馬獅龍走往那個接收紙條的厠所，霍比一直跟着他，當他們來到厠所門口，霍比便止步。

霍比伸出手來，道：「祝你好運。」

馬獅龍也伸出手來，道：「你快出去了。」

「還有幾個月。」

「那好極，你出去之後，希望有機會見到你。」

霍比淡然一笑道：「我並不希望出去。」

「爲什麼？」

「我習慣這裏的生活了。」

馬獅龍聽了，眞不知怎樣回答他才好。

霍比道：「好了，你進去吧。」

馬獅龍進入那厠所，厠所之內，並沒有人，他看了看手錶，離約定時間還有七分鐘。

這時，突然傳來一陣皮靴的聲音。

馬獅龍縮在一旁。

只聽到那陣皮靴聲遠去，他再看看手錶，時間已近。

就在這時，亞德連單人匹馬入內，便輕聲叫道：「馬獅龍？」

馬獅龍走了出來。

亞德連身上再不是囚犯的衣服，而是一般輕盈的運動服裝，他把一套衣服抛了給馬獅龍，也是一套深色的運動服裝，馬獅龍立即換上。

亞德連道：「跟我來。」

「你的幫手呢？」

「要他們作什麼？」他走向厠所的後面，那裏早已放了一條梯子，看來是用來爬上去。

不過，亞德連並沒有爬上去，他一再看着手錶。

馬獅龍也看着手錶，十二時三分。

亞德連有些不耐煩，自言自語地道：「他們竟會不準時？」

這時，天空上面傳來一陣引擎的聲音。

「來了！」

馬獅龍不知道什麼東西來了。

亞德連已爬上了厠所頂，馬獅龍跟着。

天空出現一陣閃光，加上引擎的聲音，那是一架小型的直升機。

用直升機逃出監獄？

馬獅龍在小說與電影看得多，不過，在現實中從沒有試過。

那是一架小型的直升機，發出聲浪並不太大，但亦足以震醒監獄的工作人員。

可是，並沒有監獄人員出現。

那直升機已垂下了一條繩索。

亞德連道：「馬先生，你先上。」

馬獅龍沒有猶豫，一爬便上去。

監獄的探射燈掃了過來。

亞德連並沒有理會，他也爬了上去。

馬獅龍入了機艙不久，亞德連也上來，那小型直升機內僅有三個座位，機師已佔了其中一個，另外兩個，正好給兩人安坐。

直升機迅速地向上升去。

機師回頭問亞德連，道：「一切妥當？」

「妥當極了。」

馬獅龍向下望去，下面是漆黑的一片，但轉眼之間，却又來到燈光璀璨的地方。

深入賊巢　案中有案

直升機一直飛行了三十多分鐘，然後降落。

降落的地點，是一間大屋後面的花園空地，馬獅龍開始時，只覺這地方有點熟悉，但完全想不到那是什麼地方，當直升機停定，他們步出直升機。

那是他曾來過的地方，是波仙尼家的後園。

波仙尼也在花園之內。

當亞德連走出來，波仙尼立即上前，兩人沒有說半句話，却互相擁抱起來。

然後是一連串家鄉話，馬獅龍聽不了多少。

波仙尼也來與馬獅龍握手，並且道：「馬先生，麻煩你，我並且非常感激你。」

馬獅龍道：「那是亞德連先生的決定。」

波仙尼道：「沿途一切都妥當嗎？」

馬獅龍點了點頭。

他實在沒有想到，逃獄本來是一件極爲艱辛困難的事，但出乎意料之外，竟是如此從容不迫。

波仙尼已爲他們準備了非常豐富而精美的食物，並且有各式各樣的美酒。

亞德連看着那些美酒，垂涎欲滴，不過，他並沒有沾上一滴，波仙尼自己也沒有喝。

馬獅龍覺得非常奇怪，一般外國人，都是嗜酒如命的，不知他們爲什麼這麼自制。

當美食享受完畢，波仙尼領着亞德連進入他的書房之內，馬獅龍當然沒有跟着。

可是，亞德連却道：「馬獅龍先生，這件事，我們早已把你當作其中一分子，快來！」

馬獅龍跟着他們前去。

好大間的書房。

柔軟的地毡，加上柔和的燈光，馬獅龍坐在那張大沙發之內，非是舒適的坐着。

波仙尼在一個小小酒櫃之內，拿出一枝非常名貴的酒出來，馬獅龍一看便知，那是一支需要到拍賣行才能買到的酒，一般人購入，只是用來欣賞保值，而並不是用來喝的美酒。

亞德連道：「難道你沒有發覺我滴酒不沾唇。」

「我知道……但這酒不同，它不會令你醉，只是令你浸浴於一股清醇的味道之中。」

酒果然是濃郁芬芳。

亞德連接過了酒杯，深深地嗅了一口，並且道：「波仙尼，還是先說東尼的事。」

波仙尼放下了酒杯，道：「馬先生已把事情告訴了你，否則你也不會出來。」

「是的，你的看法是……」

「東尼年少無知，被人利用。」

「被什麼人利用？」

「我不敢告密。」

亞德連道：「波仙尼，其實，東尼生長在這個美好的環境下，還會與那些流氓地痞擠在一起？」

波仙尼有點靦覥道：「我也希望東尼過着高尚的生活，而且我也有條件讓他舒舒服服的生活，可是，可是，他實在太不爭氣……」

亞德連道：「他結交了什麼人？」

「我不知道，他只是像個普通孩子，上學、打球、玩耍，有時出外與朋友熱鬧一下……」

「問題便在這裏。」亞德連道。

「是的，我自從轉做珠寶生意之後，實在是非常忙碌，而且，正行生意，並不比偏門容易。」

「我明白，東尼有了毒癮？」

「根據驗屍報告……是的。」

「多久？」

「我不知道，他一直非常活潑，在我面前，並沒有什麼差勁的表現。」

「你見他時間有多少？」

波仙尼沒有回答。

「什麼毒品？」

「並不是海洛英，也不是丸仔。」

「是新的品種？」

波仙尼點了點頭，道：「冰！」

「冰？」亞德連有些奇怪。

「是的，那是一種比古柯鹼還要新的毒品。」

「在本地方已流行？」

「我已從事了正行生意。」

亞德連轉而向馬獅龍，道：「你比較清楚？」

馬獅龍道：「據我的警方朋友說過，這種新的毒品有很大的銷路，日漸流行。」

亞德連站了起來，走向那些落地的大窗，看着外面沉睡的大地，半晌才道：「波仙尼，你有沒有想過我們以前的日子？」

波仙尼道：「有呀，不過，你也明白我的爲人，我不喜歡收藏傷感的記憶，只留下那些美好的。」

「我們也有過美好的日子。」

「是的。」

「自從我們脫離之後，他們呢？」

波仙尼道：「他們？我不知道。」

「邦妮與克拉？」

波仙尼道：「很久沒有聽過他們的消息。」

亞德連道：「你以爲他們會完全脫離那個圈子，就像你那麼果斷。」

「我明白，他們也許有他們的苦處。」

亞德連轉向馬獅龍，道：「馬先生，也許你不明白我們在說什麼，我簡單的向你說明一下：我們以前是和邦妮與克拉一起從事毒品行列的。」

「一男一女，夫婦？」

「是的，一對雌雄大盜夫婦。」

「現在呢？」

「我們洗手之後……波仙尼洗手之後，他們也銷聲匿跡，不過，我相信他們是劣性難改。」

馬獅龍聽他的語氣，似乎是他自己並沒有洗手，便問道：「你也沒有洗手？」

「我……我在決心脫離這行列之前，最後一次中，我想以後再幹也沒有辦法了。」

馬獅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在最後一次行動中落敗，因而要身陷囹圄。

「邦妮與克拉和你們之間有過節？」

「倒是有些，不過，那是以後的事。」

馬獅龍沉吟着。

波仙尼道：「我想東尼的事與他們無關。」

亞德連道：「我却有一個直覺，東尼與他們之間，是有一些關連的。」

波仙尼沒有什麼反駁。

亞德連道：「馬先生，不知是你幫我，還是我幫你，我出來的目的在爲我這一個姪兒復仇，而你也可以趁機會打擊這些遺害人間的人。」

馬獅龍沒有說些什麼。

不過，他偶然的望向波仙尼，他發覺他的臉部表情有些突兀，不正是靦覥、尷尬，還是什麼。

可是，那種表情都是稍一出現便消失。

亞德連又道：「馬先生，我們可以分頭工作，你可以採取你的方法去查這件事，我也有我們方法，不過，我直覺上覺得邦妮與克拉是有些問題。」

馬獅龍道：「我會找一些他們的資料。」

「好極，假如你要與我聯絡，找波仙尼便可以。」

波仙尼道：「這夜深了，馬先生，你還是好好休息一下才回去罷。」

馬獅龍沒有異議，波仙尼召了一個僕人來，帶了馬獅龍往一個大客套房去休息。

而波仙尼與亞德連仍然有一些心腹話要傾訴。

馬獅龍在那個設備齊全的套房中，沐浴之後，一躺在床上便睡着了。

翌日，馬獅龍告別了波仙尼，回到小龍女約瑟芬的居所去。

連輝一見了他，便大叫起來。

馬獅龍道：「連輝，發生了什麼事？」

連輝道：「我以爲你不會出來了。」

「爲什麼？」

「那些黑獄，進了去還有什麼好結果。」

「你忘記了有小龍女的幫忙？」

「她自己也顧不了自己。」

「爲什麼？」

「她進了醫院。」

馬獅龍也緊張起來，道：「她遭人槍殺？」

「差不多。」

「現在她的情況如何？」

「差不多。」

馬獅龍給他氣爆了肺，道：「究竟怎樣？」

「她受了傷，但沒有性命危險。」

「我們先去看她，你一邊走，一邊說。」

連輝與馬獅龍出門，駕車直往醫院。

在駕車途中，連輝叙述着小龍女約瑟芬所遭遇的故事，原來，約瑟芬收了一個包裹。

包裹之內是一個皮製的公事包。

小龍女一直非常希望擁有一個名廠的公事包，因此她一看到，便忘了一切似的，要打開來看。

連輝在旁，看見她這麼得意忘形，便叫道：「妳要小心一點。」

那知話未說完，她已打開那皮公事包。

「砰」的一聲，子彈從公事包的前面射出，直射小龍女約瑟芬的胸口。

幸好她的反應也快，加上連輝的警告，她稍爲昂身，子彈在她胸前擦過。

她受了傷，連輝立刻送了她入醫院。

馬獅龍問道：「什麼人送來的禮物。」

「還不知道，因爲警方已把那件證物收了起來，而我也沒有辦法去查。」

車子已到了醫院。

小龍女約瑟芬的傷勢已差不多痊癒。

一個警探正在她的房內，錄取她的另外一份口供，並且與她一起研究那個皮公事包。

馬獅龍入內，小龍女看見了他，立即問道：「監牢的生涯好過嗎？」

「比較起來，我比你好得多。」馬獅龍笑道。

小龍女介紹那個警探給馬獅龍。

「我叫波比，馬先生。」

他把那個皮包遞與馬獅龍。

馬獅龍接過一看，那實在是一個非常巧妙的設計，裏面有些魚絲似的繩索牽動着手槍的槍掣，只要一拉開，槍便會自動發射。

馬獅龍看了一會之後，問道：「約瑟芬，其實你以前也收過不少這種危險的東西，爲什麼這一次險些釀成了大禍？」

小龍女道：「那要怪我太喜歡這皮公事包。」

馬獅龍道：「有很多人知道妳喜歡這東西？」

「也不多，只是辦公室的幾個同事。」

小龍女本不在意，但說完了這話之後，整個人呆了，馬獅龍沒有說話，讓她思索着。

半晌，小龍女似是自言自語道：「難道是……」

連輝道：「是妳那光頭的……」

小龍女止住他的說話，道：「不要亂說話。」

連輝用手按着了口。

小龍女左右看了一遍，幸好這是個特別的病房，外面又有警探把守着，相信並沒有人偷聽。

馬獅龍道：「連輝的話怎麼說？」

小龍女道：「在我這個特別重案組中，一共只有五個同事，而哥昔加算是我的頂頭上司。」

「是那個光頭佬？」馬獅龍問。

小龍女點了點頭。

「是個怎樣的人？」

「沒有什麼，工作也算是落力，不過，這個人有點深藏不露，很難知道他的腦袋正在想些什麼。」

「爲什麼這樣說？」

「曾經有一次，他去了鄰埠旅行，一去便是三天，本來兩天是假期，第三天一定要上班，不過，他却在第三天才打電話給我，要我爲他編造一個故事來告假。」

「那也沒有什麼。」

「不過，到鄰埠去之前，他一點跡象也沒有透露，假若正常的話，我們也沒有多少個同事，一定會在事前稍爲提一下。」

連輝道：「關於這次公事包的事……」

小龍女道：「我曾經在他面前說過，我眞喜歡這公事包。」

「結果妳便收到了。」

連輝道：「那麼，這人……」

馬獅龍道：「哥昔加可以做妳的頂頭上司，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他要陷害你，也不會這麼愚蠢，暴露了他的身份。」

小龍女道：「是的，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連輝道：「我不相信你們的話，所謂聰明，其實是一件相對的事，假如他身不由己……」

馬獅龍道：「你的話未嘗無理！」

小龍女道：「來，我立即可以證實一下。」

「怎麼可以證實？」

「他曾經來過一次探我的傷勢，之後便一直沒有再來，我可以打一個電話，試探他一下。」

小龍女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她等待着，半天也沒有人回應。

小龍女又再撥另外一個電話，也沒有人回應。

連輝道：「看來，我的猜測並不一定落空。」

小龍女道：「今天我的傷勢已完全康復，我早已打算離開，你們來了，正好與我一起走。」

馬獅龍道：「妳眞的痊癒了？」

「你看我是個詐病的人嗎？」

小龍女通知了醫院當局，但並沒有立即便得到批准，因爲能夠出院的權力在主診醫生。

終於，他們等到主診醫生來了，經過小龍女的懇求，醫生才簽發了出院證明書。

在這段時間，馬獅龍把自己在獄中的遭遇一一說了出來，最聽得津津有味的還是連輝。

小龍女道：「看來整件事也擴大了，亞德連越獄這件事不只對警方衝擊大，對那班黑社會的人來說，相信有很多也睡不着。」

當他們離開了醫院之後，小龍女並沒有立即回家，立即去的地方却是警局。

警局反而成爲她的第一個家。

哥昔加已沒有上班三天了，小龍女向其他同事查詢，並沒有哥昔加的消息，她再直接詢問局長，局長也正分別派人去找哥昔加。

哥昔加是帶鎗失踪的。

小龍女又得到局長的特別關照，說亞德連逃獄了，可是，這件事却要守秘密，因爲監獄方面與警局兩方面，都不希望這件事公佈，怕惹起市民的不安。

離開了警局，小龍女也沒有回家，她駕着車子，飛馳往郊外。

馬獅龍道：「直往哥昔加的家？」

小龍女點了點頭。

車子一直向彷似無盡的公路駛去，過了半個鐘頭之後，兩旁已是一些麥田，間中有一些農莊出現，並且有些牛羊馬匹在悠閒地吃草。

連輝道：「爲什麼這個鬼佬住得那麼遠？」

小龍女道：「哥昔加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雙手眞的萬能！」

「他有一雙多才多藝的手，跟他住得這麼遠，有什麼關係。」

「有，因爲住在這些遠離市區的人，什麼事也要靠自己雙手去做，才有本領住得那麼遠。」

終於，一間小農莊在望。

小龍女道：「你們小心跟着我，不要亂闖。」

他們小心翼翼的跟着小龍女走向那間看來是十分簡陋的屋子。

小龍女道：「哥昔加對電器也是非常熟悉的，他在這地方做了很多防盜系統。」

「有人來這地方偷東西嗎？」連輝道。

小龍女道：「做我們警探這一行的人，眞正的朋友不多，但眞正的敵人却也不少。」

屋外的佈置不少，那全是一些悉心打理的花草樹木，不過，其中已有一些因缺水而衰頹了。

小龍女一馬當先。

大門是虛掩的。

三個人心中已有了一個疙瘩，因爲一個精於防盜的人，沒有理由讓自己大門打開。

小龍女推開了大門之後，並沒有立即進去。

等待着，却沒有什麼事發生。

他們一步一步的走進屋內。

屋內的佈置與屋外，竟是完全的兩回事。

一進入大門，是一條短的走廊，然後是個客廳，廳內有一套非常舒適的沙發。

然後是一條短短的樓梯。

一截是上去睡房的，另一截引向下面另一個客廳，或者是其他的房間。

小龍女道：「提高警惕。」

他們先上睡房。

三個睡房，只有那個較大的主人房收拾得並不整齊，床鋪並沒有摺好。

其餘兩間房間，却是完整無缺。

小龍女看了一會，並沒有什麼發現。

下面却傳來一陣叫聲，是連輝的叫聲，原來他看得不耐煩，沒有聽小龍女的警告，先下去下面的房間。

馬獅龍與小龍女立即走向下面。

下面應該是一個客廳，是家人聚在一起看電視或是談天說地的客廳。

他們走下來，只見沙發已翻倒了，電視仍然播映着，但却沒有聲音。

再下去，原來是一個地庫。

連輝的聲音便是從地庫傳出來的。

他們立即走了下去。

地庫非常大，並沒有間格。

連輝站在一旁，只見整間地庫似乎被人翻了過來，非常混亂，到處都是紙張與書籍，還有一些工具。

小龍女道：「連輝，你站着不要亂動。」

連輝站着，道：「看來是有人要在這裏找一些東西，而且也有過打鬥的跡象。」

馬獅龍與小龍女分別的細看。

很明顯，沙發與傢具的倒塌，是因爲打鬥而造成的，而那些紙張與工具亂作一團亦是因爲有人在搜查。

馬獅龍看了一會，發現一個書架翻了，他走近一看，看見很多精裝的書籍。

他打開其中一本書看，並非什麼名著，而是一本關於賭馬的書籍。

在外國，賭馬已成爲一種學問，有人當作是一種投資的工具，因此，馬獅龍並不覺得意外。

不過，當他再多翻幾本之後，事情却全不簡單，因爲這一個大書架的書，全是與賭博有關的。

賭馬、賭狗、輪盤、百家樂……什麼賭博的書籍也有，而且都是精裝的書籍，看來這些書的主人，是十分重視這些書籍的。

馬獅龍問道：「約瑟芬，哥昔加是個賭博專家？」

「沒有聽過。」

「妳來看看。」

小龍女走了過去。

馬獅龍道：「他似乎對任何一種賭博都熱衷，而且是非常有研究的。」

小龍女翻了其中一兩本，道：「我們做了同事，日子也不算短，完全不知道他有這個嗜好。」

「他有沒有告假去賭場的？」

小龍女想了一會，道：「在我記憶之中，完全沒有，他是個自奉甚儉的人。」

馬獅龍又去翻開一些亂作一團的紙張，他又有了新的發現，他道：「約瑟芬，你來看，這是一些記錄。」

「什麼記錄？」

「是輪盤的記錄！」

小龍女走過去一看，道：「不單是記錄，而且是一些電腦的分析。」

馬獅龍道：「哥昔加不單是一個賭徒，而是一個賭博專家了。」

他們繼續翻看，還有很多電腦打字機打出來的記錄，都與賭博有關。

他們看了一會，再無進展，便去研究房間內搏鬥的痕跡。

馬獅龍問：「哥昔加是個高大的人？」

小龍女道：「不，他只是中等身材，瘦削，反應也相當靈敏。」

「鎗法呢？」

「也是不錯。」

連輝又發出聲音：「你們快來，這裏有一個槍庫。」

「什麼槍庫？」小龍女問。

馬獅龍已三步併作兩步來到連輝的地方。

那是一間小小的房間，裏面存放了工具，另一面有一個大櫃，是玻璃門的，裏面有很多長短槍。

小龍女一看，道：「想不到他也是一個槍械專家，他是有本領改裝手槍的。」

不過，這裏並沒有改裝手鎗，全是一些古典的名鎗，用來收藏欣賞，而並非用來發射的。

他們一直看了個多鐘頭。

馬獅龍問：「怎麼了？」

小龍女道：「看來他是被人擄走的。」

「擄他，爲什麼？」

小龍女道：「我也在想。」

連輝道：「我不是班門弄斧，我有兩個想法。」

「說來聽聽。」

連輝作了一個專家的模樣，道：「有人知道他有賭博的專長，因而要擄他。」

「另外一個可能呢？」

「他懂鎗械，可以利用他改良鎗械，或者甚至做一些他們心目中要求的鎗械。」

小龍女道：「我同意，但我有一個想法，他是被賊人擄去，是爲了我。」

馬獅龍道：「原因？」

「因爲只有他知道我喜歡那個公事包，也許賊人從他口中知悉，因而想到這一個殺我的方法。」

「換句話說，他出賣了妳。」

「但爲什麼要出賣妳？」

「錢？」

「一個單身的男人，需要很多錢？」

馬獅龍道：「假若是賭博？」

「他是個專家，不會大敗吧？」

馬獅龍笑道：「賭博無必勝，越是相信自己是個賭博專家，輸得越大。」

連輝道：「對，大有可能。」

小龍女道：「如果這是事實的話，倒是個大諷刺，一個賭博專家大敗。」

人生其實就是這樣，你認爲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特別專長，也許就先敗在這一專長之上。

他們又研究了一會。

小龍女道：「這件事一定要交與警方辦理，不過，爲了我們以後偵查方便，你們先離去。」

馬獅龍與連輝當然沒有異議。

於是，小龍女撥電話向警方報告。

馬獅龍與連輝走出大門，駕了小龍女的車子，連輝對附近的道路並不熟悉，不過，駛往市區是一條直路，也沒有什麼問題。

當他們駛離那間屋子大約十五分鐘，馬獅龍便道：「連輝，可以快些嗎？」

「當然可以。」

他立時踏下油門加速。

「還可以快些嗎？」馬獅龍問。

「已到了這條公路的限制時速，不過……」他沒有再說下去，汽車已再加速。

馬獅龍道：「減慢下來。」

連輝依言。

「你也注意到了。」

連輝道：「是的，那輛小型跑車，性能應該在這輛車之上，但他只是亦步亦趨。」

「那表示他們正跟踪我們。」

「擺脫他們並不容易。」

「不，絕對不要擺脫他們……先慢下來再說。」

連輝又再把車子減慢。

馬獅龍想了一會，道：「詐作壞車。」

連輝道：「這也不難。」頓了一頓，車子又再慢了下來，他道：「你坐穩了。」

「嘎」的一聲，車子急速煞掣。

他們都下了車。

連輝上前，把車頭的蓋子打開了，作狀研究一番。

不一會，那輛小跑車已來近。

馬獅龍向他們作了一個求救的手勢。

那輛車上坐了兩人，並不理會，但車子駛去了百多米之後，又停了下來。

然後，那輛車子退後，停在他們前面。

兩個男人走了下來。

其中一人上前，道：「要我們幫忙嗎？」

連輝道：「突然死了火。」

那人上前看了一下，又弄了一些東西，道：「沒有什麼不妥，你再開車試試。」

連輝上了車，他試圖開動車子，但一連幾次，都無法開動，連輝的表情動作，十分迫眞。

另一個男子一直在旁，沒有作聲。

但當他看到他的伙伴無法把車子弄好，他也忍耐不住的走了過來。

馬獅龍看準了這個機會，先向連輝打了一個眼色。

連輝會意，他知道連輝身上是有鎗的，可惜自己身上却沒有。

不過，他身上有一枝十分粗的墨水筆。

他把墨水筆拿在手裏，突然衝前，用那墨水筆指着那人背後，道：「勿動！」

那人感覺到背後的一根管子，慢慢的舉起了手。

而連輝也十分迅速的拔出了槍，指住那人腰間。

馬獅龍另一隻手伸前，解開那人的皮帶，並且熟練地縛了他雙手。

連輝看着馬獅龍，依樣畫葫蘆，不過，他對付的那人身材比他高大，因此，抽他的皮帶時，有點手忙脚亂，那人也十分機警。

連輝手脚一慢，那人便發難。

連輝立時放了一鎗。

「砰」的一聲，那人不敢再妄動。

而這時馬獅龍已把那人推進了他們的跑車內，他轉身出來，協助連輝。

那人身手實在敏捷，在馬獅龍還沒有跑到之前，又再掙扎，一脚踢出，踢開了連輝手上的鎗。

這一踢令連輝狼狽極了。

幸好馬獅龍也及時趕近，一拳揮出，把那人打開了十步以外的地方。

那人一轉身後想逃走。

不過，他知道逃也逃不了，又再轉身，飛脚而來，馬獅龍已知他的來勢厲害，一閃再擊。

兩人在前面激鬥起來。

連輝已拾回他的手鎗，叫道：「勿動！」

那人却仍不理會。

連輝又放了一槍。

那人才停手，馬獅龍連忙上前，把他已半解的腰帶解了下來，反手縛了他。

兩人已就擒，連輝用手鎗指着他們。

馬獅龍道：「爲什麼跟踪着我們！」

那人並沒有回答。

連輝問另外一人，道：「爲什麼跟踪我們？」

另一人也沒有回答。

馬獅龍又再問他們，可是一連十多個問題，他們仍然是緘口不言。

看來這兩人都是硬漢。

馬獅龍道：「我佩服你們都是硬漢，不過，我也有法子對付硬漢。」

連輝道：「容易對付極了，先向這人脚跟發一鎗，讓他有生之年，也要一跛一跛的。」

那人聽了，臉上有驚怕的神色。

連輝又道：「你選左脚還是右脚？」他在問馬獅龍。

馬獅龍道：「先射這人左脚。」

連輝舉起了鎗，向着那人左腿。

那人驚叫：「請你手下留情。」

另一人叫道：「你說了出來，回去也不是一鎗。」

「一鎗死了，總比下半生一跛一跛的好。」

馬獅龍道：「對，你也是一樣。」

連輝又把鎗子指向另一人。

「左腿。」

那人實在是個硬漢，仍然不言。

馬獅龍見嚇不了他們，又道：「我想到另一個法子，你看好不好？」

連輝道：「說來聽聽。」

「那邊有個湖。」

「是的，離這裏大約是五分鐘車程。」

「好極，我們載他們去，把車子推下湖內，讓水慢慢滲入，讓他們窒息而死。」

「好極。」連輝馬上便要動手。一個急叫，道：「我說。」另一人也不再阻止。

馬獅龍道：「誰人叫你來？」

「我不能告訴你……」他頓了一頓，道：「我却可以帶你們去。」

「那更好。」

「不過，你們要合作，仍然縛着我們，威脅着我們，使他們眞眞正正明白，我們是沒有辦法不帶你們去見他們。」

「他們？有兩個人？」

兩人又不再說話。

馬獅龍心中明白，這兩個人受僱於兩個極爲嚴厲的僱主，爲了性命，他們不能不出此下策。

馬獅龍道：「好，你們帶路。」

連輝上了他們的車子，馬獅龍坐在旁邊，那兩個人仍被縛着，半躺半坐的在車子後廂。

其中一人道：「一直向前駛去。」

連輝依言。

他們並不是駛往市區，而是在市區邊緣駛過，又進入了另外一個小埠。

進入了另一條公路，汽車飛馳電掣。

再過半小時的路程，汽車已進入一個似是原始森林的地帶，四面都是參天的樹木。

連輝從未到過這樣的地方，心下有點怯意，汽車在不知不覺中慢駛下來。

那兩個人並沒有說什麼，但臉上出現輕蔑之意，馬獅龍當然知道。

馬獅龍道：「你們如果玩花樣的話，必定會自食其果的。」

兩人並沒有答話，只是指示方向。

其中一人道：「你快見到我們的波士了，我只希望你押我們去見他們。」

馬獅龍道：「那要看你們是否仍然看輕我的伙伴！」

兩人立即嚴肅起來。

終於，兩人都同時叫停下來，連輝把汽車停了，只見在樹林深處，有一座相當大的屋子在前面。

馬獅龍先下車，押了其中一個上前，並吩咐連輝道：「你押另一個！」走了兩步，又道：「進去見到他們的波士，隨機應變。」

這時的連輝，由膽怯變成興奮，由憂慮變成了緊張，他押着那人，緊緊跟着馬獅龍。

屋子周遭是黑暗的一片。

不過，當他們下了車的時候，馬獅龍已發覺附近有暗卡，並且有人影移動。

馬獅龍緊扣着那人，預防萬一。

那人一直帶他們來到了大門，那些暗中移動的人影也沒有出來干預。門開了。

强烈的燈光，使他們眼花撩亂。

兩個大漢出來。

被押的其中一人道：「我們是被迫的，請你帶我們到波士處。」

兩個大漢看看形勢，沒有答話，領着他們進入大屋之內，屋內燈火輝煌，佈置竟是相當豪華。

當他們習慣了那燈光之後，發覺他們竟然處於一個相當大的廳內。

大廳的前面有十多張高椅子。

馬獅龍打量四週之後，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不過，却又說不出在那裏看過這樣的佈置。

不一會，有兩個人自裏面出來。

那是一男一女，都是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

男的一見了馬獅龍，說道：「多謝你送他們回來。」

這話說得非常得體大方，令馬獅龍不知如何搭訕下去，不過，馬獅龍的答話也不同凡响。

他放開了那人，然後從容道：「冒犯你的手足，假如不是這樣，我想我是無法這麼快便見到閣下。」

那位女士聽了馬獅龍的答話，嫣然一笑，似乎是非常欣賞馬獅龍的話。

連輝也放了另一人。

那人一被放開，轉身便要動手。

那女子大聲喝道：「你們的命是撿回來的，不多謝恩人，還要動手？」

那人終於按捺着。

馬獅龍道：「我不知怎樣稱呼你們？」

「我是邦妮。」那個女子道。

「我是克拉。」

邦妮與克拉，著名的雌雄大盜？是波仙尼口中說過的以前拍檔？

馬獅龍表面是不動聲色。

克拉道：「你是警方人員？」

馬獅龍想狡辯。

邦妮已插口道：「你們在那個警探家附近弄到我們這兩個手足，你不用多說。」

馬獅龍在這三兩句話之中，覺得邦妮與克拉這對夫婦，並不是想像中的一對賊夫婦。

他們不但外表不像賊，而且機智過人。

馬獅龍知道再作一些故事來瞞騙他們，反而會把整件事情弄壞。

馬獅龍淡然一笑道：「我知道很多事情也瞞不了你們，因此，我並不打算瞞下去。」

「好爽快，我一向喜歡爽快的人。」邦妮道。

馬獅龍道：「我不是警方的人。」

邦妮與克拉並沒有說話，也沒有不相信馬獅龍的神色，他們只表示專心聆聽。

馬獅龍道：「我們是小龍女的朋友。」

邦妮道：「好，你沒有瞞騙我們。」

原來邦妮與克拉夫婦對馬獅龍已有一些認識。

馬獅龍道：「那位失踪的哥昔加也是我們的朋友。」

克拉道：「因此你們去找哥昔加，發覺他失踪之後，而警方將要出現之時，你們爲了避開嫌疑，於是也立刻離開。」

馬獅龍笑道：「你們對這事其實是瞭如指掌，根本不用我多說一句話。」

邦妮道：「爲什麼要找尋哥昔加？」

馬獅龍道：「朋友。」

克拉道：「爲什麼要找我們？我們在這事之前，仍然不算是朋友。」

馬獅龍道：「事實上我並不知道你們與這件事有何關係。」

連輝接口道：「是你們的手足領我們而來。」

邦妮與克拉沒有再說下去。

馬獅龍道：「哥昔加很明顯是在你們處。」

克拉也不否認道：「他很安全，他是個天才，我需要他幫助我們。」

「幫助什麼？」連輝問。

這顯然是一個愚蠢的問題。

邦妮道：「馬先生，你們已一夜辛勞，倒不如在我們這裏休息一下，再作其他打算。」

馬獅龍微微一笑，他知道，這個淡然的笑容，其實是扣押，如果動手，看來不是良機，而且附近已有很多鎗口對着他們的心窩。

那些當然不在大廳之內，而是在大廳外面，這時，馬獅龍才想到，這個大廳與中國古時的演武廳是差不多的，不過，那並非中式的佈置，而是一個西式的演武廳。

連輝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好極，讓我們也可以欣賞一下這難得的田園風味。」

克拉拍了幾下手掌。

有兩個傭僕模樣的人進來。

克拉道：「帶我們這兩位高貴的客人去休息。」

兩個傭僕領着他們，出了大廳，向裏面行去，然後是向下走。

「我們要住地庫？」

兩個傭僕並沒有作聲，不過，他們的猜測並沒有錯，他們的確是要住在一個地庫之內。

這地庫却是佈置豪華，空氣流通。

他們各有一間房間。

其中一個傭僕對他們說：「這裏一切的設備，你們可以隨便享受使用，假若需要什麼，那裏有一個電話，只要一拿起電話便找到我們。」

兩人說完之後便離開。

連輝道：「這只是個美麗的監獄，有什麼可以享受？」

馬獅龍道：「先看看才說。」

這個地庫之內，居然有一個「桑那」浴室，還有一個健身室，至於看電視的休息室，更有兩個之多。

那兩個僕人說的話並沒有誇張。

在桑那浴室的另一邊，居然還有一個熱水浴池，浴池之內，有噴泉可作按摩身體之用。

他們兩人沐浴更衣之後，一躺上了床，便入睡了。

翌日起來，早餐已在客廳之內。

歐陸式的早餐，雖然並不對他們的胃口，但一早起來，不用自己動手，便有精美早餐，他們已滿足。

吃完早餐之後，馬獅龍拿起了電話。

「有什麼需要？」

馬獅龍道：「我想立即與邦妮和克拉說話。」

「對不起，他們兩人今早因有要事已離開了。」

「那我們可以走了？」

「他們並沒有吩咐。」

馬獅龍再問下去，却不得要領。

連輝聽了，道：「他們沒有吩咐下去，那也攔不住我們的。」

可惜，連輝的話估計錯誤。

馬獅龍知道，硬闖是可以的，不過，不知要付出多少代價，看來，暫時不必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他們決定等待，可是，一連三天，邦妮與克拉夫婦仍然沒有出現。

馬獅龍也開始感到焦慮。

這樣被軟禁下去也不是辦法。

第四天的晚上，他們決定採取行動。

他們商量過之後，決定要查探一下這地方才離去，否則白費了這番功夫。

另一個目的物，是哥昔加，從邦妮與克拉的語氣中，他一定是在這範圍之內。

問題是他在那裏？

連輝手中仍有那柄鎗，這是他們唯一的武器。

爲了順利離開那地庫，他們決定先做一場戲。

晚飯之後，兩個僕人進來，連輝扮作肚痛，當他們爲他找藥物之際，馬獅龍手起掌落，把兩人擊暈了。

他們立刻換了他們的衣服，並且把兩人安置在睡床之上，並蓋上被蓋，因此，有人監視的話，也沒有這麼快便發現他們失踪。

一切安排妥當之後，他們從容地走出來，手上拿着那些晚餐的餐盤。

外面果然有人看守，不過，那人看到兩人是僕人的模樣，並沒有理會。

可是，出來之後，他們却不知何去何從。

四周都是一些茅舍似的屋子，每一間外表一模一樣，不是他們內部的人，無法知道那一間是兩個僕人應去的地方。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知如何抉擇。

他們索性跑入了一個小樹林，把餐盤放下了，然後再出來，走往那間

最大的屋子。

那晚他們來的時候，裏面是燈火輝煌的，不過，而今裏外都是漆黑一片。

這地方應該是邦妮與克拉的大本營，裏面應該有一切關於他們夫婦的秘密。

可是，經過一番搜索之後，這裏除了有輝煌的佈置之外，什麼也沒有。

連輝看了一會，有些失望，突然，他對馬獅龍道：「你知他們是一對賊夫婦？」

「那又如何？」

「你可聽過賊公計……』」

馬獅龍接口道：「狀元才。」

「對，他們所做的事，所佈置的一切，並非一般人所能預料。」

這話倒給了馬獅龍一些靈感。

他決定往那間最小的茅舍看看。

那間小茅屋離開大屋並不遠，看來並不像一間屋，而是一間專門用來放置農具或者其他工具的地方。

果然，打開了那農舍的門之後，到處都放滿了農具，而且並沒有多餘的地方，讓人進去。

馬獅龍小心看了一會，沒有發現，當他正想掉頭便走的時候，連輝道：「慢着。」

「你發現什麼？」

連輝並沒有回答，只是側耳聆聽着。

「你聽到什麼？」連輝問。

馬獅龍搖了搖頭。

連輝道：「你再小心聽？」

馬獅龍集中了精神，仍然聽不到什麼。

連輝道：「我却聽到……那是一些低頻率的聲音。」

「什麼低頻率聲音？」

「例如是一些輕微機械聲音。」

「這裏怎有機械？」

「而且是十分精密的機械。」

「那裏？」

「應該是來自地底。」

「地底？」馬獅龍小心的看着，這地方擺滿了農具與一些笨重的工具，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插足。

忽然，連輝道：「你看！」

馬獅龍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那地面似乎是有一些農具被移動過的痕跡。

連輝走近，用手拉開一些農具。

那些農具外表看來十分笨重，可是，當他觸及，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輕。

那是三件僞裝的農具，一經移開之後，地上更有明顯的痕跡，那是一道門。

一道通往地下的門。

兩人合力把門移了開來，下面非常黑暗，但仍可以隱約的看到一些階梯。

連輝要先下去，但馬獅龍阻着他，道：「你小心殿後，讓我先下去。」

連輝把手鎗交了給馬獅龍。

馬獅龍也破例的把手鎗握在手上，小心的沿着階梯而下，連輝隨後。

那階梯是轉曲的，因此下去的時候，非常的令人感到不舒服，不過，轉過之後，却是豁然開朗。

並且有照明的設備。

馬獅龍已看見有人影移動，他緊握着手鎗。

突然，一道强光從人影處照過來，那强光使馬獅龍與連輝一時無法睜開眼睛。

「你們是誰？」那人問道。

兩人閃在一旁，不過，幸好這人並沒有惡意，否則他們早已吃虧。

那道强光已消失。

他們都需要一段時間，才恢復正常的視力。

馬獅龍看着那人，那人身體瘦削，但從他眼神看來，這人是個精靈的人物。

連輝望着那人，道：「哥昔加？」

馬獅龍一見這人，便覺得這人面善，而連輝一看，便發現他是失踪了的警探哥昔加。

他們都是從來沒有見過哥昔加，但在他的家裏，他們早已見過他的照片，因此才覺得面善。

「我是哥昔加，你們是誰？」

連輝問道：「你被邦妮與克拉擄了？」

「可以這麼說。」

「我是小龍女約瑟芬的朋友，我們發現你失去踪跡，正到處找你。」

「約瑟芬！她沒有什麼？」

「她又再次的受到襲擊，她是非常擔心你。」

哥昔加臉上出現一陣感激的神色。

「我叫馬獅龍。」

「是你，」哥昔加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你認識我嗎？」

「我以前也常聽小龍女提起你，她說一定要找你來一同破一次大案。」

「我幫不了她多少。」

哥昔加道：「這位是……」

「我叫連輝……是馬獅龍的助手。」

哥昔加道：「你們怎麼會來到這地方找我？」

馬獅龍道：「我們也並非專誠來到這裏找你。」他把事情簡單的說了一遍。

哥昔加道：「無論如何，我也要多謝你們。」

連輝道：「既然找到你了，我們走吧。」

按照常理來說，哥昔加應該是十分興奮的，因爲被禁錮了多天，有人來拯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可是，哥昔加完全沒有高興的反應。

「我不走，你們走吧。」

「爲什麼？」

哥昔加並沒有解釋，只是深沉地嘆了一口氣，這一聲嘆息是代表了他的解釋。

連輝問道：「你已向邦妮與克拉投降，成爲了他們其中一份子？」

哥昔加道：「你猜得差不多。」

「你本來是個出色的警探！」馬獅龍道。

哥昔加又再嘆息。

「如果你有苦衷，何不說出來，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什麼難題也有辦法解決的。」

哥昔加道：「沒有人可以幫助我，所謂天助自助，我一定要自己幫助自己。」

「你爲他們效力，眞正的效力？」

哥昔加慢慢地點頭。

「那麼你侮辱了你天生神聖的任務。」

哥昔加有點愕然。

「我從小龍女的口中，知道你一向認爲自己是個天生的警探，打破犯罪集團，把罪犯繩之於法，是你天生的神聖任務。」

哥昔加道：「是的，我一直有這個堅强的信念，不過，現實却令我低頭。」

連輝想用話一再迫他。

馬獅龍知道，哥昔加一定有他的苦衷，他是個極有頭腦的人，他心中的秘密，只有當他願意的時候，他才會坦白的透露出來，但在而今的情形之下，他不想透露，一定沒有辦法强迫他。

馬獅龍道：「邦妮與克拉暫時不在這裏，我們走吧，恢復了自由，也可以恢復你的信心。」

哥昔加仍然搖搖頭。

連輝十分不耐煩，他站了起來，在房間中走着，四處看看。

哥昔加連忙阻止着，道：「你們應趁此機會離開。」

「我們離開也沒有用……我們沒有邦妮與克拉犯罪的證據，就這麼走，豈不是入寶山而空手回？」

連輝已不理會他們的談話，趁他們不在意之際，一個閃身，閃入了另一個房間。

哥昔加立時發覺，追了上去。

馬獅龍當然不會坐下來。

轉了一個房間，這裏的佈置也令人呆了一下，因爲房中滿佈是螢光幕，一副個人電腦放在桌上，並連接了很多其他的硬件。

左右兩面的資料櫃，全是一盒一盒的磁帶。

間相當大，其實並不會碰到甚麼，不過，連輝却故意往那電腦處撞去。

哥昔加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製毒工廠　人贓並獲

當他們追逐之際，馬獅龍在房內看了一遍，並且開啓了那部個人電腦。

幾個螢光幕都出現了數字和方程式。

哥昔加又來阻止馬獅龍。

馬獅龍道：「你在這裏，究竟做甚麼工作？」

哥昔加怒道：「不關你們的事！」

連輝道：「好，你不告訴我們，我們搗毀這裏一切，看你怎樣！」

哥昔加立時發難，再撲向連輝。

馬獅龍知道，這裏的東西對哥昔加是非常重要，他把手鎗拿了出來，指着那個人電腦。

哥昔加停了下來。

「爲甚麼你們要迫我？」哥昔加問。

「邦妮與克拉根本是一對大賊，你爲甚麼要這樣維護他們？」

哥昔加道：「其實我這都是爲了自己。」

連輝直截了當地道：「你在胡說！」

馬獅龍又再舉起手鎗。

哥昔加道：「好，我告訴你們。」

馬獅龍放下了手鎗。

馬獅龍走近那個人電腦，按了一連串的字鍵。

通常，個人電腦只有一個螢光幕，這個私人電腦却接連了幾個螢光幕。

哥昔加道：「這是一個製造『冰』的電腦方程式。」

「製造『冰』？」

哥昔加道：「這個方程式已接近完成階段，並且已可以作小規模的生產。」

「邦妮與克拉製造『冰』？」

「是的，如今時代不同了，打劫銀行，並非他們最好的生意。」

「『冰』這種毒品，將會更加殘害我們的下一代。」

哥昔加已按了另一個字鍵。

那邊的螢光幕上，出現了畫面，看來好像是個工場。

哥昔加道：「實驗室的工作已差不多完成，而且已有了產品。」

連輝道：「哥昔加，難道你不覺得羞耻？」

哥昔加道：「我深深地覺得，但我沒有選擇。」

馬獅龍道：「這只是你的藉口。」

哥昔加突然激動地道：「當你所有的『痛脚』都落在他們的手上，你還有甚麼選擇？」

「痛脚？甚麼痛脚？你是個優秀的警探。」

「不，我不是……我是個賭徒。」

「賭徒？」

「我一向不承認我是個賭徒，我只承認我是個賭博專家。」

馬獅龍記得，在哥昔加的家裏，他們曾經看過有很多賭博資料和紀錄。

「我往賭博並非一般人以單純的靠運氣，我每一次下注都有數據來支持。」

「你贏？」

「開始的時候，我大贏，並且打算退休。」

「結果呢？」

哥昔加沒有回答，只是現出頹喪的表情。

這當然不用再追問結果。

馬獅龍道：「爲甚麼會輸？」

「數字並不能代表一切，因爲這世界上有很多意外，而且還有運氣這一回事。」

「你的數據呢？」

哥昔加嘆了一口氣。

「你輸了多少？」

「數目難以想像，而且還輸去了名譽與地位，甚至我在公職上的退休金。」

「換句話說，假若你不幫他們，那你一生就完蛋了。」

哥昔加點了點頭。

「你想過自殺？」

「當然，不過，我沒有勇氣，我眞的試過，但沒有勇氣。」

馬獅龍道：「我明白，面對生存困難，面對死亡也是不易。」

連輝是個年輕人，他只是憧憬着未來，從來沒有想過關於生存與死亡這兩件事。

連輝道：「你是個電腦專家，因此，邦妮與克拉便要利用你這個長處爲他們效力。」

「他給我太好的條件。」

「挽回你的名譽與地位。」

「還加上一筆足夠我到夏威夷舒適地過下半世的金錢，你說我怎麼可以抗拒？」

「你內心覺得快樂？」

哥昔加搖頭。

「假若你能完成整個方程式，並且可以協助他們大量生產『冰』這種毒品，你以爲你的良心可以讓你安寧地度過下半生嗎？」

哥昔加是個聰明人，他當然知道後果。

馬獅龍道：「毀滅這裏一切。」

哥昔加睜大眼，望着馬獅龍。

「這是你戴罪立功的時候。」

哥昔加如在惡夢中驚醒，不過，他似乎從沒有想過，戴罪立功的想法。

「我可以嗎？」

「當然可以！」

「當然不可以！」聲音來自房間的另一端。

馬獅龍已把手鎗指向聲音的來源處，可是，那邊却又有另一柄鎗。

一柄足以把一個人頭轟掉的轟天炮手鎗。

持鎗的人正是克拉。

而克拉的後面，還有邦妮，邦妮的背後，還有他們的手下。

哥昔加竄上他的個人電腦處。

「難道你想把你的罪行公諸於世？」

「我願意，這樣可以使我良心好過一點。」

「良心？」邦妮笑道：「你這個賭徒居然在我們面前說良心？」

邦妮與克拉都大笑起來，笑聲充滿了輕蔑之意，使哥昔加從憤慨中變成瘋狂。

他想撲過去。

差不多接近二十支鎗指向他，而且其中有一些最新式的輕型機鎗，一秒鐘也可以發射三十多發子彈。

馬獅龍也想動，雖然這不是個好時機，不過，假若再等下去，也不會再有好時機。

克拉並不慌忙，道：「馬獅龍、連輝，你也要成爲我們的一份子。」

「甚麼？」

「你看誰來了。」

邦妮從口袋裏拿出了一個遙控器，她按了一下，另一個螢光幕亮了，出現了一張臉孔。

馬獅龍、連輝與哥昔加都驚呼起來。

「小龍女！」

小龍女竟然也成爲了他們的俘虜。

在螢光幕上出現的小龍女，似在半昏迷狀態，而且臉色極差。

馬獅龍道：「你們想怎樣？」

邦妮道：「她是你們的好朋友，你也不想她有甚麼三長兩短？」

連輝道：「快說，你們想怎樣？」

克拉望着連輝道：「我們就是喜歡你們這麼驍勇善戰的人。」

邦妮已示意她的手下入內。

馬獅龍知道再無反撲的機會。

克拉道：「你們好好休息一下，完成了任務之後，小龍女自然會與你們見面。」

衆手下分別押着馬獅龍從一個出口出去，而連輝則被另一批鎗手押往另一個出口離去。

當他們離開這個地下室之時，他們仍可以聽到克拉與邦妮對哥昔加的安慰與恐嚇。

馬獅龍被安置在一個密室中。

這個密室沒有他們以前住過的那個地方那麼好的設備，說起來實在是個囚室。

這時是肉在砧板上，馬獅龍也無可奈何。

這樣無聲無息的囚禁了三天。

第四天，不知是早上還是黃昏，有人又再押馬獅龍上去，來到那個像演武廳的大堂之內。

大廳之內，只有邦妮與克拉。

邦妮道：「馬先生，我們委屈了你幾天，不過，如今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機會。」

這話帶有極諷刺的意思。

克拉道：「任務非常簡單，你只要

到那個著名的公園去，替我們把一袋東西拿回來。」

馬獅龍問：「甚麼東西？」

克拉道：「這個你不需要知道。」

馬獅龍也沒有再問。

邦妮又再把那地點的詳細資料加以細說一遍。

克拉道：「很多人命都在你的手上，馬先生，你是個深明大義的人。」

馬獅龍苦笑。

臨上車之前，克拉把一張十分精細的地圖交給馬獅龍，道：「我們都等待着你。」

馬獅龍把地圖看了一眼，開動車子離去。

那個公園距離他們的大本營相當遠，馬獅龍一直用高速駕駛，也要花上兩小時才能到達目的地。

在整個駕駛路程之中，似乎有汽車尾隨着馬獅龍，也許邦妮與克拉對他放心不下，當然，那不是對他的性命不放心，而是對他這次任務能否成功而放心不下。

究竟邦妮與克拉要他完成甚麼任務？馬獅龍實在無法想像得到。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看看手錶，距離約定的時間還早了十分鐘。馬獅龍沿着地圖所示，直往約會的地點。

這裏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公園，而是一個屬於有研究價值的郊野公園。

入口的地方，是一座郊野公園的資料研究所，那時天色已晚，工作人員早已收工，而附近的遊人也十分稀疏，一陣風吹來，也有些寒意。

馬獅龍從入口轉入，行了不久，便見到很多參天的古樹，枝葉茂密，幾乎把所有天日都隱蔽着。

轉入了森林不久，前面却出現了一片空地，馬獅龍知道，那是約定的地點。

他看看手錶，約定的時間已到。

突然，馬獅龍心裏升起了一陣害怕的感覺。

不過，他向來有既來之則安之的想法，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朗聲道：「有人嗎？」

空曠的林地迴响着他的語音。

當他的聲音寂然時，一陣怪鳥悲鳴的聲音，使人有點毛骨悚然的感覺。

「有……」

也是不斷的迴响。

馬獅龍聽不到那聲音來自何方，不過，他非常肯定，那是有人回答他。

馬獅龍道：「你在那裏？」

「我就在你的頭上。」

馬獅龍抬起頭來，在那些蔽日的林木之中，馬獅龍似乎看到一個人，一個在斑駁樹影之中的人影。

「好了，我來了。」馬獅龍道。

上面那人影道：「放下你的車匙。」

「車匙？」

「是的，放下你的車匙。」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這個人爲甚麼有這麼一個古怪的要求。

「我要的東西呢？」

「在這裏。」

馬獅龍已習慣了這暗晦的環境，已可以清清楚楚地見那人手上拿着一袋東西。

那袋東西不算大，也不算小，看來是一個錢袋。

馬獅龍把車匙在手中搖曳着。

那人叫道：「你先退後。」

馬獅龍依言退後。

那人慢慢的從樹上下來，從這些古木滑下來，並不是一件易事，不過，那人身手靈活、迅速而敏捷。

轉眼間，那人已站在馬獅龍不遠之處。

那人道：「車匙？」

馬獅龍道：「那袋東西？」

兩人僵持着，都不肯先放下對方要求的東西，他們都知道假若讓對方拿到自己的東西，生命有一定的威脅，但僵持下去也不是辦法。

那人道：「你先把車匙放下！」

馬獅龍也道：「你也把那袋東西放下。」

那時，兩人相距有百米之遙。

馬獅龍已看清楚附近的形勢，假若狂奔過去，把那袋東西抓到手裡之後，立即可以躲在那些古木之後。

同樣，那人也是有差不多的機會。

兩人仍然是對峙着。

突然，馬獅龍發足狂奔，而那人也有相當的反應。

馬獅龍盡力竄上前去，把那袋東西拿到手之後，一個翻身，已轉入了那棵大樹之後。

當他氣還未喘定，已瞥見那人，亦已同樣的手法，拿到了車匙，隱身於林木之內。

馬獅龍迅速地把那袋東西打開。

雖然那時附近極爲陰暗，但袋子一打開，馬獅龍仍然可以感到那刺目的光芒。

這袋東西竟然是一袋鑽石。

馬獅龍把其中幾顆放在手掌心，每顆都在一卡以上，這種鑽石雖然不是最值錢的一種，却是最容易換錢的一種，粗略估計一下，這袋內有近二百粒。

假若以每卡五千美元計算，這袋東西是接近或者超過一百萬美元。

一百萬美元的鑽石！究竟這是一樁甚麼性質的交易？如今馬獅龍摸不着頭腦的是，那人用百萬元的美鑽，只是換取自己的車匙？

這樁交易一定公平，但究竟是交換甚麼？

在馬獅龍的思索中，他已隱隱的聽到外面汽車發動的聲音，顯然，那人在他思索期間，早已跑出林外，並

且上了他的車子，準備離去。

馬獅龍立時想奔出。

當他一踏出林木之外，未及五步，「砰」的一聲，一顆子彈正向他射來。

馬獅龍立時縮回巨木之後，並把身體緊貼着那巨木之上，他屏息靜氣等待着。

當他等到有點不耐煩，身體稍爲移開一點點，那鎗又一連串的向他發射。

其中有一顆子彈，幾乎擦在他的肩膀上。

馬獅龍在抹冷汗之餘，也注意到子彈的來處，不過，那邊與他相距極遠，自己手上又沒有手鎗，沒有還擊的能力，如今要離開這人的威脅，唯一的辦法是向樹林之內逃去。

當他還沒有下甚麼決定之時，外面又突然傳來一陣陣的鎗聲，並不是一顆一顆的子彈響聲，而是鞭炮似的爆炸，外面發生了鎗戰？

這突如其來的改變，正給予馬獅龍一個逃生的好機會。

他決定往樹林內走去。

走了十多步，沒有子彈射來了，也許那人並沒有發現他逃向林內。

馬獅龍有此好機會，當然是拚命向前走着。

他走着，走着，却又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第一，是那人再沒有向他開鎗，第二，外面傳來的鎗聲更爲頻密。

以馬獅龍的經驗估計，外面已是一場鎗戰。

他停下了脚步，回身走出林外。

他小心地往外面走，這樹林之內，已再沒有人影，外面鎗聲更爲激烈。

馬獅龍早已看清楚附近形勢，因此，他很快便找到另一個樹林的出口。

外面的情形，比馬獅龍想像中更爲可怖。

鎗聲已開始稀疏，而那空地之上，是死傷狼藉！馬獅龍看了，也感到一陣心寒。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警號。

雙方正在鎗戰的人都紛紛撤退。

那些警笛聲越來越近，而林外的汽車已發動引擎，並且向不同的道路駛離這個公園。

馬獅龍知道，自己若不離開，那麻煩不知會有多大，可是，自己應往那裏走？

這場鎗戰是否會有邦妮與克拉的參與？他不知道，假若不是，那麼自己所牽連的問題更大。

警車的響聲更近。

而雙方的車已離開得七七八八，剩下的是一些死屍以及一些無法逃走的人。

馬獅龍決定先離開這是非之地。

可是，沒有車子，往那裏走？

他記得他的車子泊在那裏，不過，沒有了車匙，找到車子也沒用。

不過，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他找不到車子，但也不會感到失望，那人用鑽石來交換他的車匙，顯然是車子之上，有比鑽石還要寶貴的東西，但他仍然希望找到車子。

警車的聲音更近，他有點心煩意亂。

突然，他感到背後有一陣勁風，他頭也不回的，便向前一閃。

可是，勁風依然，他知道無法躲避。

馬獅龍立時回身挺腰，只見一個身體高大的人，手上拿着一柄長刀，正撲向他。

長刀有刺人肌膚的寒意。

馬獅龍順勢一閃，施展出「擒拿手」，本來是手到拿來，可把那人的刀子奪下。

可是，那人使刀的手法，也是不同凡响，他的刀子突然橫削，眼看便要把馬獅龍的手臂削了下來。

馬獅龍飛起了一脚。

那一脚狠狠的打在那人的身上。

那人怪叫了一聲。

馬獅龍正想再加一脚，那人的刀已飛出，一團白光飛來，馬獅龍不敢怠慢，閃在一旁，而那飛刀去勢並不太勁，他趁飛刀快落下之際，回手一掠，刀已在他的手裏，手中有刀子，馬獅龍心下鎮定得多。

他回過身來。

那人已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馬獅龍知道他並沒有死去，只是詐作不動，狀似昏迷，他慢慢走近。

那人又突然一個翻身，馬獅龍快要手起刀落，但百忙之中，却見他手上多了一柄鎗，一柄小型的手鎗。

馬獅龍連忙滾開，不過，他趁滾開之際，也把刀劈下，「嘶」的一聲，那人的衣袖裂開。

那人也在痛苦之中，盲目開了一鎗。

這一鎗當然沒有射中馬獅龍，不過，這也使馬獅龍有心寒的感覺。

而警車的响號更近。

那人道：「馬獅龍，你不要走！」

馬獅龍十分奇怪，爲甚麼這人竟會認識自己？他望着那人，那人有點面善。

「我是羅倫素。」

羅倫素？馬獅龍立時記起來了，他是波仙尼的貼身護衞之一。

「爲甚麼你要襲擊我？」馬獅龍問。

「因爲……」他似乎不知如何解釋下去，他頓了一頓，續道：「我們一起離開這地方再說！」

他的語氣略帶懇求之意，不過，他手上有鎗，假若不答允他的要求，事情可能會節外生枝。

而且，羅倫素是波仙尼的貼身護衞之一，他的出現，表示這場械鬥之

中，一定是牽涉了他，而波仙尼在這件事情裏面，究竟擔當了甚麼角色？

「好，你先放下手鎗。」

羅倫素有點猶豫，不過，他仍然把手鎗押在腰間，並慢慢的站了起來。

馬獅龍道：「你可以走嗎？」

羅倫素點了點頭。

外面已有警車接近的聲音。

馬獅龍與羅倫素已跑入了樹林之內。

羅倫素道：「往那邊走！」

看來他對附近環境也十分熟悉，他們一直走，轉了幾個彎之後，已見第一個出口。

羅倫素道：「下了這一個小山，我們將會見到一個小村莊，到了那裏，也許我們可以找到交通工具。」

他們向着小山坡走下去，拚命走着，直到兩人透不過氣來。

那時，他們已遠離鎗戰的現場。

兩人在山坡一處較爲隱蔽的地方，坐下來休息，那時，天色已晚，他們也不心急入村莊，只希望在完全黑暗的時候，再入村內，希望可以找到交通工具。

兩人喘了一會。

馬獅龍道：「爲甚麼你會在這鎗戰中出現？」

羅倫素道：「我們中了邦妮與克拉的詭計。」

「我們？是誰？」

「是我和……」

「當然是波仙尼。」

「不，是我與亞德連，不關波仙尼的事。」

馬獅龍覺得這答案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亞德連呢？」

「他走了。」

「邦妮與克拉呢？」

「相信他們也走了。」

「遺下你們一班手足？」

「是的，在這次危險的時刻，我才明白他們……」

「大難臨頭各自飛，這也怪不得他們。」馬獅龍如此說，當然是激將之計。

羅倫素立即中計，憤慨地道：「亞德連在未入獄之前，與我誓同生死，而這次出來，他仍然尊重我們的大哥，可是，他竟捨我而去。」

「亞德連與邦妮、克拉他們，有甚麼深仇大恨？」

羅倫素道：「如今這個物質社會，還有甚麼深仇大恨？」

「那麼，他們爲甚麼會有這一次的鎗戰？」

羅倫素並沒有立即回答。

馬獅龍道：「他既不念手足之情，你爲何要替他隱瞞，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我告訴了你之後，我又有甚麼好處？」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知如何作答，不過，他是非常懂得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

馬獅龍道：「其實我的身份與你差不多，我是被邦妮與克拉迫來的，你有這袋鑽石……」

他把那袋鑽石拿出來，並在他臉前盪了幾下。

鑽石是閃閃生光的，也刺激到羅倫素眸子發光。

馬獅龍道：「你把事實告訴我，這袋東西一人一半。」

羅倫素嚥下口涎，道：「這……」

馬獅龍把鑽石收入懷中。

羅倫素下了決心道：「你先分給我。」

馬獅龍猶豫。

羅倫素道：「我是講求江湖義氣的人。」

馬獅龍把那袋子拿了出來，隨手抓起了一把，交了給羅倫素。

羅倫素接過，臉上露出欣喜的神色，自言自語道：「大半輩子，才有這少許的收穫。」

馬獅龍道：「快說！」

羅倫素道：「波仙尼早年與我們一起，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

馬獅龍點點頭。

「不過，他後來決心離開這一行，並且與邦妮、克拉二人決裂，亞德連是波仙尼的拜把兄弟，爲了幫助這位義兄脫離這個圈子，他決定與邦妮、克拉決一死戰。」

馬獅龍道：「亞德連爲甚麼這樣死心場地對這個拜把兄長？」

「他們之間的恩怨我不知道。」

馬獅龍沉默着。

羅倫素續道：「這一次決裂，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結果是亞德連入了獄。」

「這個我知道，邦妮與克拉呢？」

「他們也銷聲匿跡了一段極長的時間。」

「那麼，波仙尼便可以順利脫離這個圈子。」

「是的，他眞的離開這一切，只做正行生意。」

「可能嗎？」馬獅龍問。

羅倫素道：「波仙尼眞的可以，但我們這班兄弟……」

「怎麼了？」

「我們仍然要幹一些非法的勾當。」

「例如是……」

「毒品。」

看來一次陷入毒品的羅網之中，實在是難以脫身的，無論是販買毒品的，還是吸食毒品的。

波仙尼實在是個例外。

羅倫素道：「我們幹我們的，波仙尼也幹波仙尼的，我們一直互不干擾。」

馬獅龍奇怪道：「他眞的一直沒有插手？」

「眞的沒有。」

「邦妮和克拉呢？」

「我們一直不知道他們的所在。」

「那麼，大家都相安無事，但爲甚麼這次又再掀起一次衝突？」

「直至波仙尼的孩子出了事。」

「啊！」馬獅龍記起那個孩子，臨死之前把一顆鑽石交給他。

「波仙尼甚麼親人也沒有了，只剩下這一個孩子，如今也……也許他太痛惜那孩子，因而才落得如此收場。」羅倫素也感到惋惜。

馬獅龍突然想到中國古老的「因果報應」之說，波仙尼雖金盆洗手，但他前半生的罪孽，仍然洗不了。

「孩子的事，令他要再掀起這一場腥風血雨？」

「不，他一直非常冷靜，但我們兄弟却不能看着他唯一的血脈死去而不報仇。」

「因而牽涉了亞德連？」

「是的，這也是我們兄弟的提議，結果，由你入獄中，把亞德連請了出來。」

「爲甚麼要亞德連出來？」

「我們也希望波仙尼一直保持他在珠寶行業的地位，並且再不在這個圈子內出現，因此，報仇的責任要落在亞德連的身上。」

「亞德連願意嗎？」

「當他看到你交給他的一顆鑽石的時候，他便立即知道拜把兄弟有難。」

「之後又如何？」

「事情的演變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甚麼？」

「亞德連從獄中逃了出來，他雖在獄中，不過，他對外面的事仍然瞭如指掌，他把那幾個不良少年揪了出來，並且迫他們說出其中眞相。」

「眞相？」

「是的，波仙尼孩子的死，是由於一種新的毒品出現，而那些不良少年，也因嗜這種新毒品而不理生死。」

「是『冰』？」馬獅龍問。

「是的，這種新毒品使整個毒品市場也改變了，人們不再要那些高價的東西，要這『冰』，既便宜，又可以滿足。」

「你們也經營這種『冰』？」

「沒有，因爲我們其實一向都十分能忍，而且礙於波仙尼，我們並沒有接觸到『冰』。」

「結果由亞德連查出這種『冰』的來源。」

「誰？」

「不知道，不過，如今却知道了，那是久已沒有消息的邦妮與克拉。」

「邦妮與克拉和亞德連之間也有恩怨？」

「是的，亞德連曾追求邦妮而不成功。」

「他們是情敵？」

「可以這麼說。」

馬獅龍想了一會，才明白邦妮與克拉爲甚麼選中他來做這一次交易的人。

邦妮與克拉都不想直接出面。

亞德連其實也是如此。

「如果是一次正常的交易，也不會落得這次大鎗戰的下場。」

「是的，亞德連決定要這袋鑽石來引出『冰』的幕後人，因此，他早已決定一收了鑽石便要下手對付你！」

「他對付不了我！」

「是的，亞德連不知是由你來的，因此，他實在是棋差一着！」

馬獅龍道：「其實邦妮與克拉也是心存不軌，他們雖然控制着我，但仍然不相信我！」

羅倫素道：「他們都是經歷過江湖風險的人！」

馬獅龍道：「因而是無端掀起這場大戰！」他頓了一頓，道：「爲甚麼警方又會……」

羅倫素道：「也許有人經過附近報警！」

馬獅龍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太大，這個荒僻的郊野公園並不會有太多人來，而附近經過的車輛，也不會發覺鎗戰，其中自有蹊蹺，暫時，馬獅龍也不明白。

羅倫素道：「我已把我們的完全告訴了你！」

馬獅龍道：「你以後作何打算？」

「我看事情仍未了結，離開這地方之後，我仍會去找亞德連與波仙尼。」

「你實在忠心。」

「波仙尼一直對我們非常好。」

馬獅龍道：「不過，我們還不知道有沒有甚麼辦法離開這地方。」

這時天已黑，兩人開始進入那小村莊。

這個村莊甚是荒蕪，除了那個油站熱鬧一點之外，都是貧窮的人家。

這油站也不是做本地生意的，村內只有一輛殘舊的貨車，他們只靠外來經過的車輛來加油。

要離開這地方實在不易，羅倫素因爲熟悉這地方，因而更爲失望。

他們找了一間空屋，買了幾個硬麵包和兩杯咖啡，總算是過了一夜。

翌日一早醒來，馬獅龍走到了那汽油站的後面去，本來他是隨意溜躂的，但竟然被他發現了一樣東西。

那是一架被棄置的單引擎輕型飛機。

他走往電油站，問其中一個職員，道：「那東西開得動嗎？」

「鬼知道！」那人沒精打采地道。

「賣給我。」

「要來作甚麼？」

「加一些電油，看看能否開動。」馬獅龍道。

「那東西棄置很久了，是以前一個年輕人，夢想在這地方大展拳脚，可惜他來到這裏便病倒了，結果一病不起，連這東西也留下來了。」

「那麼這東西不屬於你們。」

那人却仍强辯，道：「我們有責任……」

馬獅龍立即插口道：「看！」他掏出了一顆鑽石，道：「夠了嗎？」

那人呆了一會，道：「夠了。」

有了鑽石，那人簡直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主動而熱情，不用馬獅龍開口，便去幫助他把那東西移了出來，接着便注滿了油。

馬獅龍上去試圖開動，可惜，甚麼反應也沒有。

那人道：「是否電池出了問題？」

他立即去看看引擎，這種輕型飛機，是可以坐兩個人的，引擎的結構與汽車差不多。

果然，是電池水乾了。

那人索性拿了一具新的電池給馬獅龍換上了。

有了新電池，再加一些潤滑油，一切妥當之後，引擎起動了，而且可以開動，但因爲機翼部份本是帆布，但因日久腐爛，出現很多洞了，因而暫不能飛。

馬獅龍其實已很滿足，就算這飛機飛不起來，也可以暫時充作汽車使用，出了這個小村落，也許會遇上其他交通工具。

他又檢查一下，機上用品仍然留存着，還有兩具降落傘，馬獅龍又試圖開動了機器。

不知甚麼時候，羅倫素也來了。

馬獅龍見了他，道：「老友，上來吧！」

羅倫素上了飛機，馬獅龍先把飛機駛出公路，然後把引擎開至最高速度。

飛機開始在公路上飛馳，不一會，那雙帆布機翼開始震動，那飛機竟能飛起來了。

馬獅龍對駕駛這種小型飛機是有經驗的，他一抽升降桿，飛機已直上雲霄。

羅倫素忍不住歡呼起來。

四野是無雲的一片，馬獅龍試試那無線電機，發射器已完全壞了，但收音部份仍然可以。

他們收聽到一些私人電台，就憑着他們之間的對話，馬獅龍找出了方向，決定先飛向市區。

當他們飛過了一大片樹林之後，便開始看到一些房屋，羅倫素對這地方是非常稔熟的，因此一看之下，便道：「我們沒有飛錯方向。」

可是，他的高興來得太早。

突然，飛機震動起來，他們遇到了一股上升的氣流，整架飛機被抽了起來。

接着，出了那股氣流之後，飛機又急速的下降，這樣一上一下，飛機翼的帆布已受不了，先是穿了一個大洞，然後整塊飛脫了。

飛機在半空中翻滾。

馬獅龍臨危不亂，在後面把降落傘穿上，並叫道：「你要命的便穿上。」

兩人一起扶着，從機上跳了出來，幸好那降落傘仍能開啟，兩人徐徐落下。

看看那無人駕駛的小飛機，已衝向那邊的山坡，「隆」的一聲，爆炸聲响，轉瞬間灰飛煙滅。

馬獅龍與羅倫素都感到心寒，彷彿是從鬼門關中轉了一次。

兩人終於平安着陸，到了陸地，他們很快便找到了汽車。

馬獅龍問：「我們到那裏去？」

羅倫素道：「先找亞德連。」

亞德連並沒有住在波仙尼處，他一直堅持要波仙尼遠遠的站開，不要讓這件事玷污他的下半生。

波仙尼本來不願，但經不起亞德連的恐嚇與哀求，便決定暫時不理這事。

亞德連一聽到羅倫素回來了，立即便來見他，亞德連也受了傷，右手縛着厚厚的繃帶。

令亞德連感到意外的，是馬獅龍的出現。

在獄中，亞德連已與馬獅龍有過交手，他是十分佩服馬獅龍的。

亞德連道：「爲甚麼你會被他們控制的？」

馬獅龍簡單的說了一遍。

亞德連聽了，道：「如今這件事，顯然是他們已有了方法，製造大量的『冰』，而且他們有慾望想佔領整個『冰』的市場。」

馬獅龍道：「你們有甚麼打算？」

「上次是兩敗俱傷，但下一次却一定不會。」

亞德連說出了一個計劃。

馬獅龍聽了，點點頭道：「我看這件事，還有一個關鍵所在，邦妮與克拉雖有本領出產大量的『冰』，但也有一個龐大市場，和一個大買家。」

「市場早已有了，那大買家是……」

沒有人開聲答話。

馬獅龍續道：「那袋價值不菲的鑽石仍在我這裏，只要那個買家知道，他一定會出現。」

亞德連道：「如今先照計劃進行。」

他們在翌日的拂曉便開始行動，他們爲了爭取時間，並不是乘汽車出發，而是乘搭兩架直升機。

一架是馬獅龍、羅倫素和亞德連，另一架是載滿了他們的手下。

他們的計劃是先剷平邦妮與克拉的巢穴，救出了小龍女和哥昔加，有了足夠的資料，那個可以用鑽石來作收購行動的人自然出現。

馬獅龍的心中一直懷疑着，究竟那人是不是……他沒有繼續想下去。

當整個太陽升出地平線之上的時候，他們已可以看到下面邦妮與克拉的巢穴所在。

照理，馬獅龍並沒有爲他們完成任務，而且一去不返，他們一定會提高戒備。

不過，從高處俯瞰而下，那地方並沒有甚麼特別的防衛措施。

直升機開始降落。

兩架直升機都非常順利的降落在離克拉的巢穴大約五百米以外的地方。

馬獅龍首先開了機門，而另一架直升機已降下。

就在馬獅龍一踏出機門，鎗聲便响起來。

他身後的那一架直升機，那是他們所乘的那一架，便立即中彈。

馬獅龍與羅倫素、亞德連等人都能及時跳離直升機，滾下了一個小山谷之下。

而那直升機中的並不是普通子彈，而是爆炸力相當厲害的炸彈。

亞德連滾到馬獅龍身旁道：「那並不是普通的手榴彈，而是足以毀滅一輛坦克車的反坦克炮。」

馬獅龍道：「看來邦妮與克拉早已佈下了一個大陷阱，讓我們跌下去。」

羅倫素道：「無論那是一個甚麼陷阱，我們爲了波士，也爲了你的朋友，一定要跳下去。」

馬獅龍當然不會相信他的話，他們爲了報答波仙尼，爲他的孩子復仇，這點也說得過去，但爲了馬獅龍的朋友小龍女與哥昔加，這是實在說不過去。

小龍女與哥昔加可算是他們的死對頭之一，而且是警方人員，他們早已有誅之之心。

另一架直升機並沒有受到反坦克炮的襲擊。

他們的手下，已分散的包圍下面的房屋而進發。

馬獅龍早已對這個地方相當熟悉。

他領着亞德連與羅倫素在樹木的掩護下，接近那些房屋，他知道那些在地面的房屋並不是邦妮與克拉主力所在。

他們的迫近，並非想像中的順利，子彈從那些房屋之中發射出來，亞德連的手下有一部份已中了鎗。

馬獅龍因爲熟悉附近地形，因而比較順利。

可是，當他們接近一處入口的時候，一陣瘋狂的鎗聲掃過來，使他們一時之間無法衝入。

馬獅龍在子彈掃射過後，已一馬當先的滾身而入，可是，另一次鎗彈又起。

其他的人已無法接近。

馬獅龍已入了那房屋之內，立時下了地庫，已發現其中的地道進口。

在地道之中，並沒有遇到邦妮與克拉或者他們的手下，不過，他一直小心戒備着。

走了一會，仍然沒有碰到甚麼人，看來邦妮與克拉對亞德連的大舉進攻，早已有了準備，而且已盡量抽調他們手上的人，因此這些地下室沒有人防守。

馬獅龍轉了幾個地道，知道已接近囚禁小龍女與哥昔加的地方。

當他看到那個囚室的門的時候，馬獅龍不敢輕舉妄動，首先叫了一聲：「約瑟芬！」

「是我，你沒有問題？」

「沒有。」

馬獅龍正想衝進去。

小龍女喝道：「門上裝上了炸彈。」

馬獅龍立時呆定下來，假若他眞是魯莽衝入，那一定是不堪設想。

「馬獅龍，你有拆炸彈的經驗？」那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哥昔加，是你？」馬獅龍問。

「是的，他們把我與約瑟芬囚禁在一起。」

「那個炸彈複雜嗎？」

「看來也十分有水準。」

「怎樣裝置的？」

「炸彈在我們這一邊，但那控制器却在外邊。」

馬獅龍小心走近那門。

哥昔加又大聲道：「小心地下，下面也可能埋藏了一個地雷。」

馬獅龍低下頭來，果然看到地上有些不平之處。

他先蹲下來，撥開一些泥土。

果然，有一個小型的地雷，如果不幸踏中，一定會粉身碎骨。

幸好那地雷裝置十分簡單，馬獅龍看了一會，已可以把那塊活動的開關拆了下來。

馬獅龍道：「好了，那門上的炸彈怎樣？」

哥昔加道：「你先看看那個裝置？」

馬獅龍仔細看了一會，却摸不着頭腦。

哥昔加道：「門鎖之處，是否有些電線？」

馬獅龍看了一會，却找不到甚麼電線，只好道：「沒有電線的。」

哥昔加想了一會，才道：「牆的兩旁，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儀器？」

馬獅龍再看兩旁牆壁，發現了兩個相對的小燈泡似的東西，便道：「一對電眼。」

哥昔加道：「好了，你既然知道那是電眼，那麼，你有辦法拆它下來，但切勿讓其中的光線分隔開，倘若被分隔開，那炸彈可能立即爆炸。」

小龍女也有點緊張地道：「馬獅龍，你有把握嗎？」

馬獅龍實在沒有甚麼把握，他實話實說道：「盡力而爲。」

忽然，小龍女嘆了口氣。

馬獅龍問道：「約瑟芬，你怎麼了？你一向並不是一個悲觀的人。」

約瑟芬沒有回答。

馬獅龍也不理會，小心地查看那電眼，並且動手拆除那鬼東西。

馬獅龍道：「你們盡量離開這門。」

哥昔加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哥昔加，你笑甚麼？」

「我們這房間只有百多呎，你叫我們躲到那裏？」

馬獅龍心中也涼了半截，只要一觸及那個爆炸裝置，三人將會無一倖免。

馬獅龍只好集中精神繼續工作。

小龍女道：「我想問你……」

她欲言又止。

馬獅龍覺得奇怪，那實在不像小龍女的性格。

「你想說甚麼？」

「你那位朋友……」

「你說連輝？」

這時，馬獅龍才想起，他一心要迅速來救他們，而且在進入這地庫，遭遇過鎗彈的襲擊，因而與連輝失去了聯絡也不自知。

「他來了，但跟不上我。」馬獅龍道。

馬獅龍沒有聽到小龍女一句話，但他心下明白，小龍女雖然外表硬朗，但她也有女兒家的心事。

連輝一向喜歡冒險生活，也許，他們有機會逃離此地的時候，他們應是天造地設的一雙。

不過，如今一切都是多餘的。

馬獅龍小心翼翼地工作，他對這些控制器，雖然有一定的認識，不過，這種裝置，日新月異，很多時候也令他束手，幸好哥昔加是個機械電腦的高手，憑他的經驗，也可以用說話幫了馬獅龍一把。

終於，那兩個電眼拆了下來。

馬獅龍試圖把門推開少許。

沒有爆炸。

哥昔加已開門走出，他伸手握着馬獅龍的手，興奮地道：「多謝你救了我們！」

小龍女也走出來，她明顯的憔悴了很多。

她也握着馬獅龍的手，道：「謝謝你，爲甚麼你的手這麼冷？」

馬獅龍道：「你們的性命，加上我自己的性命，難道你不讓我也感到驚懼？我實在是害怕。」

哥昔加道：「快來！」

馬獅龍不知道他往那裏，只與小龍女拚命跟着，他們來到另一個密室。

哥昔加推開了門，臉上出現非常失望的神色。

馬獅龍道：「你想找些甚麼？」

「這地方是個電腦室，再進去便是那個龐大的地下工場，製『冰』的工場。」

「你失望甚麼？」

哥昔加道：「電腦沒有了，工場也一定撤離了。」

馬獅龍走了進去，推開一道門，門內果然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地方，是一所提煉設施的地方。

「你怎知他們在這裏提煉？」小龍女問。

「我一直爲他們工作，也一直注意他們的行動，可惜，他們還是比我棋高一着。」

他頹然的坐在地上。

「這些設施無法撤離，我們總可以再找到他們提煉製『冰』之處。」

哥昔加道：「我本以爲可以戴罪立功。」

小龍女道：「爲甚麼如今不可以？」

「邦妮與克拉是十分狡猾的。」

馬獅龍道：「我一向相信邪不能勝正。」

小龍女道：「我也有同樣的信念。」

哥昔加再度提起了精神。

他們三人出了地下室，開始聽到一些鎗聲，從上面傳來。

「小心！」三人朝着鎗聲處而上去。

當他們到了地面，只見那空地之上，躺滿了屍體，其中一些馬獅龍是認得的，那是亞德連的手下。

看來亞德連與羅倫素在這次進攻之中，並沒有得到好處，不過，再看下去，馬獅龍立時發覺不對勁。

按理，邦妮與克拉是以逸待勞，而且有充足的人手與彈藥，一定可以佔得上風。

可是，躺在地上的屍體，有更多的是邦妮與克拉的手下，換句話說，他們也並不得意。

馬獅龍覺得非常奇怪，這明顯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爲甚麼會這樣？

小龍女道：「到那邊。」

兩人跟着小龍女，飛奔過那邊，鎗聲已漸零落。

小龍女轉過了一個小樹林，向外望去，她回過頭來，臉色凝重，並且作了一個不要作聲的動作。

馬獅龍與哥昔加立時上前。

只見前面的空地上，赫然有三人站着。

背着他們的是邦妮與克拉夫婦，而遠遠面對他們的却是亞德連。

他們都手握着鎗，互相對峙着。

地上尚有一人躺着，那是羅倫素。

看來當馬獅龍與哥昔加、小龍女在下面與死神搏鬥的時候，上面也是有一場非常激烈的生死之戰。

他們的對峙，看來已接近尾聲。

忽然，邦妮與克拉夫婦雙雙分別滾開，而鎗聲也隨之而起。

那邊的亞德連，反應也十分快速，可惜的是，他躲開了右邊的子彈，却閃不了左邊的。

不過，他也沒有吃虧，他的一鎗也打中了邦妮。

然後是一輪亂鎗。

克拉沒有受傷，不過，他擔心妻子的傷勢，因此並沒有大舉反擊。

不過，亞德連却是緊緊的盯着他，只要他一有所行動，他一定不會放過他。

他們又再一次的僵持着。

忽然，天空傳來一陣飛機的聲音。

那是一架大型的直升機，開始是一個黑點，轉眼之間，已清晰可見。

小龍女問：「甚麼人來？」

馬獅龍搖搖頭。

其實，他們不知道在這個時候會有甚麼人來這個秘密的地方，甚至邦妮與克拉、亞德連也不知道，直升機上的是甚麼人。

直升機越來越近。

馬獅龍眼利，早已看到直升機上已伸出鎗口，他左右一拉，拉了哥昔加與小龍女伏在一旁。

子彈橫掃那片空地。

邦妮與克拉顯然中了彈。

而亞德連也受了傷，看他在地上打滾着，一定是受傷不輕。

小龍女與哥昔加不約而同的道：「甚麼人？」

馬獅龍心中也很納罕，甚麼人會在這個時候出現？而且出此毒手？

直升機在一輪橫掃之下緩緩的降下。

他們都屏息靜氣地等待着。

直升機的門開了。

第一個跳下來的人，對於馬獅龍來說，是一個相當稔熟的人，他是獄中的霍比。

馬獅龍心中已有了端倪。

接下來的，正是他心目中所想像的——

波仙尼！果然是波仙尼！

看他躊躇滿志的從機上下來。

哥昔加似乎已明白事件的眞相，他想衝出去，但馬獅龍已一手拉住他，並輕聲道：「看他如何自我招供！」

波仙尼慢慢的走近亞德連，亞德連已中了子彈，身體好像在抽搐着，不過，波仙尼的出現似乎使他還存有一線生機，他叫道：「大哥，你爲甚麼還要來？」

「我當然要來，」波仙尼道：「我要看清楚你是否眞的死了。」

亞德連聽了，詫異得連口也不能合攏。

波仙尼笑道：「記得我的兒子嗎？如果不是你貪生怕死，我幾乎連血脈也絕了。」

亞德連道：「我……爲了這事，我寧願替你承認一切罪行而入獄，難道這還補償不了我的疏忽？」

波仙尼道：「你這樣做眞的可補償一切嗎？」

「我還讓你眞眞正正的脫離這惡毒醜陋的行業……」

「你的好意我是心領了，你認爲鑽石珠寶會比海洛英、古柯鹼、『冰』……更能賺錢嗎？」

亞德連道：「看來你一直沒有……」

「當然沒有，我還有這麼多手足，我怎能單靠正行而可以讓他們快快樂樂的生活下去？」

「啊，波仙尼，你眞是偉大！」

波仙尼冷笑道：「我並不是偉大，我只是在商言商，我要重新建立我的王國，偉大的事業，通常都是要有所犧牲的，爲了打擊我的對手，我不能不弄你出來，爲我翦除我事業上的障礙。」

馬獅龍聽了，幾乎也想衝出去，讓他吃吃老拳，以洩自己心頭之恨，因爲波仙尼也是利用他來把亞德連請出來，馬獅龍也一向最恨被人利用。

「你爲何要利用我？」

波仙尼道：「第一，你在這個黑道江湖之上，仍有影響力；第二，我知道我自己並沒有把握可以把你置於死地，而且我也有點不忍；第三，當我知道我的頭號對手是這對雌雄大盜，我更加要利用你了。」

亞德連沒有出聲。

波仙尼續道：「記得克拉嗎？他是你的情敵，他可以把邦妮弄到手，並不是因爲邦妮喜歡他，而他懂得弄手段，所以你結果是敗給他，但你心裏却一直憤憤不平，如今有這個好機會，你一定會爲公爲私，也要與克拉作一死戰，而我便可漁人得利了。」

亞德連並不想作聲，但喉間却發出非常難聽的聲音，看來他是極之悲憤。

亞德連轉向了另一面。

邦妮與克拉在地上輾轉呻吟着。

波仙尼看着兩人，向地上吐了兩口涎沫，道：「你倆是我命中註定的最大敵人，以前我們一起在這動盪的江湖中殺出一條血路，你們給我不少幫忙，但也分薄了我的收益。本來，你們退出，我也退出，想不到十五年之後，我們仍是敵人。」

克拉忽然挺起了身體，道：「波仙尼，我一向並非視你爲敵，其實我有我的路，你有你的珠寶生意，爲甚麼你一直要與我們作對？」

「亞德連累死我的兒子，而你們……」波仙尼一腳踢向克拉的下顎，血水四濺。

「連我最後一點血脈也弄斷了！」他的聲音顯得悲哀而滄涼。

「那是你的孩兒自作的孽！」

「我一直太溺愛我這個孩兒，我以爲可以藉着這種新的毒品『冰』而賺取更多的金錢，建立一個更堅强的王國，好使他日後生活更有保障，但想不到……」

邦妮躺在地上，笑道：「他不及做你爲他建立的王國繼承人，便先做了『冰』下的亡魂。」

克拉道：「那是他自取滅亡。」

邦妮似乎知道自己再沒有活下去的希望，便道：「那是天網恢恢……」

克拉續道：「疏而不漏。」

波仙尼怒極，他退後，叫道：「霍比，給我炸了這個鬼地方！」

霍比一直站在旁邊，聽着他們四人間的恩怨，他越聽下去，越覺心寒。

有道是：兔死狐悲！

霍比聽着波仙尼自己招認的種種卑污手段，他不期然的想起自己，亞德連、邦妮與克拉的今日，豈不也就是自己明天的寫照？

波仙尼叫道：「霍比，你聾了？」

霍比突然拔出了手鎗。

波仙尼似乎因盛怒而不察事情的變化，他仍喝道：「炸了這鬼地方！」

霍比把鎗拿起，指着波仙尼的胸前。

這時，小龍女與哥昔加不約而同的躍了出去，馬獅龍想阻止他們已來不及。

兩人的一閃，刺激了霍比，他把鎗頭一指，射向哥昔加，哥昔加身上鮮血迸出。

而小龍女正好利用這個空隙，撲向了波仙尼，準備反手扣着他，因爲他是這樁大毒案之中的主謀人，站在警方人員的立場，她是爲公盡職。

波仙尼在盛怒之下，喝不動霍比，心下已有了警惕，當他看見霍比用鎗指着自己，心下已後悔不已，不過，當他一見有人在暗處撲出來，他便立即退後。

小龍女的撲上，令他有即時的反應，他的鎗已在手上，眼看小龍女也將像哥昔加一樣，血濺當場。

不過，另一陣鎗聲比波仙尼更快。

馬獅龍也看不清楚是誰，只見黑影一閃，一陣鎗聲之後，波仙尼已躺在地上。

「約瑟芬，你沒事？」說話的竟是連輝。

一直沒有出現的連輝竟然在這時出現，而且救了小龍女一命。

小龍女十分感激連輝，他們互相對望着。

不過，他們高興得太快。

波仙尼突然又再翻身。

這次，馬獅龍已看得眞切，他飛身上前，踢開了他的手鎗，並且一拳把他打暈了。

當馬獅龍再轉身，他已感覺到邦妮與克拉在蠢蠢欲動，馬獅龍回身發射了兩鎗。

連輝與小龍女同時道：「馬獅龍，多謝你。」

馬獅龍道：「走吧，這地方不宜久留。」

小龍女跑往哥昔加處，問道：「哥昔加，你怎麼了？」

「我想……我想我是應該得到這樣的結果的。」

小龍女道：「哥昔加，我實在不明白，你本身是一個非常艮好的警務人員，而且你又是一個賭博專家，一個電腦專家，爲甚麼你會被他們利用？」

哥昔加道：「約瑟芬，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以爲我是天下第一聰明人，可以憑我的本領而赢盡天下，結果是我輸去了一切，要被邦妮與克拉利用，如今更輸去我唯一的本錢，我的生命！」

小龍女望着哥昔加，看着他充滿悔意的目光，但一切似乎却已太遲。

這時，克拉突然坐了起來，道：「你們來，快把我們扣押，送回去治罪。」

小龍女上前。

連輝連忙叫道：「我知他們這個基地有定時爆炸的，他們這麼做是在拖延時間。」

哥昔加也道：「你們快……快離去！」

連輝推着小龍女上了直升機。

馬獅龍本想抱哥昔加上機，不過，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也許正如他所說，這是他應得的懲罰。

馬獅龍上了直升機，並且立即發動了引擎，向上升去。當他們向下望時，這個基地果然開始爆炸了。

馬獅龍問連輝道：「你一直往那裏去了？」

連輝道：「我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基地，因爲我知道你離開了，一定會回來，我爲你作好一切準備。」

「對了，爲甚麼基地上這麼多人，他們却不出來，只要他們一起出來，任你如何勇猛，也救不了小龍女。」

「這便是我做的準備功夫之一，昨晚我在他們的食水中下了毒，因而他們都因中毒而沒有能力出來。」

馬獅龍道：「你不只身手靈活，腦筋也靈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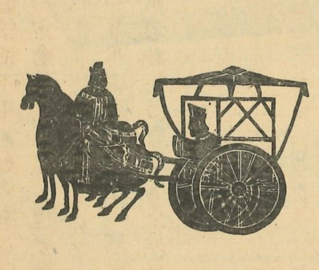
連輝道：「我是向你學習得來的。」

這時，下面的爆炸更爲厲害，看着下面的火光，他們也感到心寒。

破獲這件大毒案，警務處內部是非常明白，可是，因爲重要的證人都死了，因而無法正式公諸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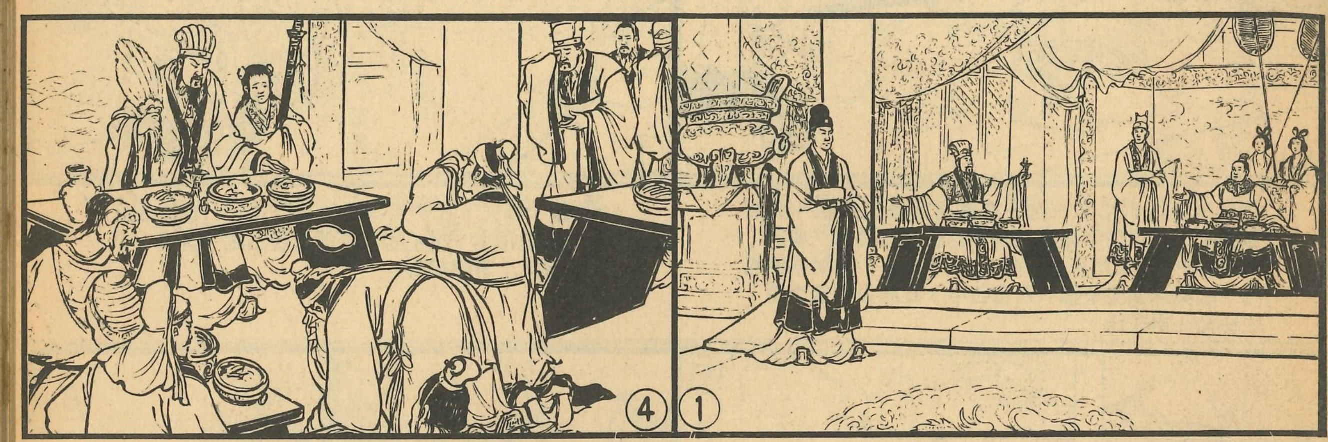
小龍女仍然做她的神探，不過，她不再寂寞，因爲連輝也完成自己的心願，却想不到是做了神探的丈夫！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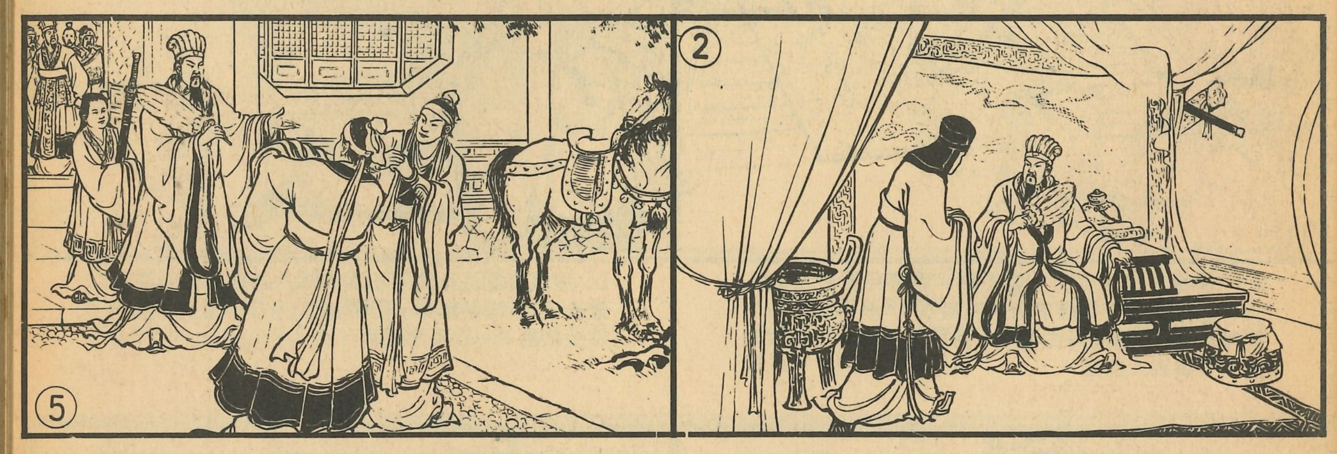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八　　徐正・編繪

姜維獻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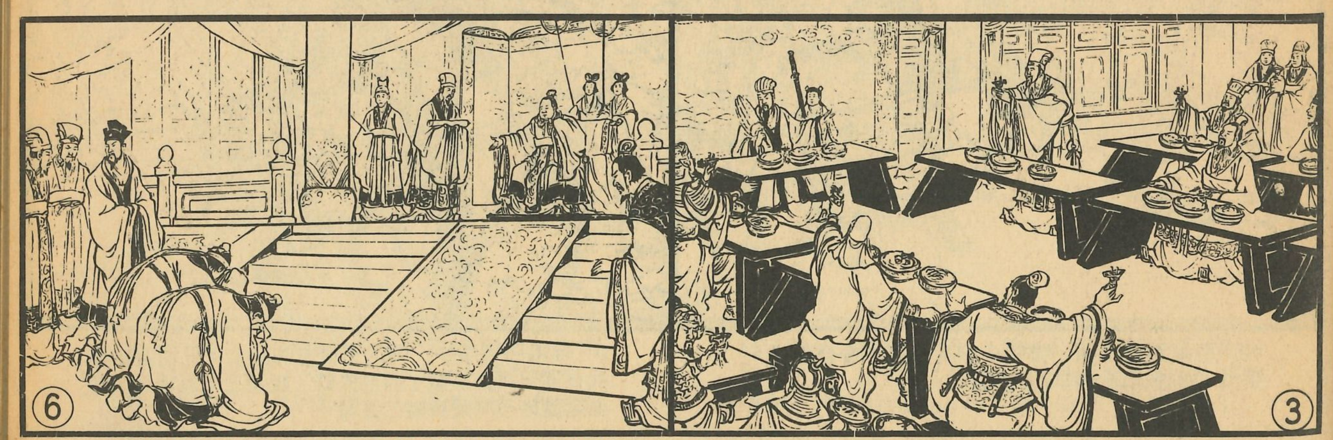
1　東吳打敗魏軍後，遣使到成都來，請求蜀國出兵伐魏，並宣揚大破曹休的情況，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兩國之好。後主劉禪大喜，設宴款待來使。

4　正飲酒間，鎮南將軍趙雲的兩個兒子趙統和趙廣，從外面哭了進來，對孔明說：「我父親於昨夜三更病死了！」孔明跌足痛哭，衆將全都流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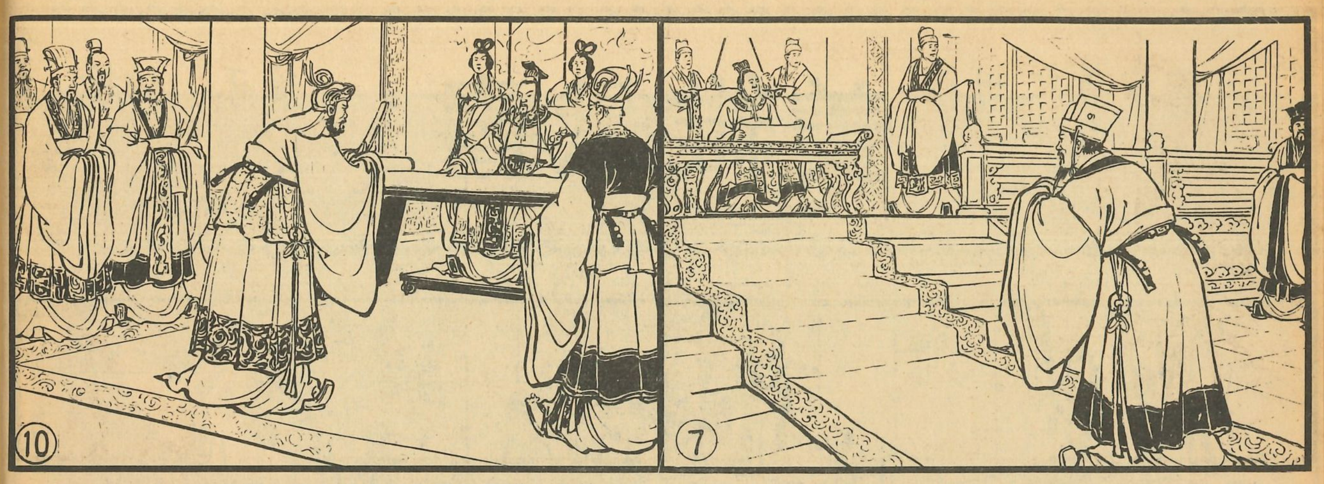
2　後主派人到漢中去，把這件事報知孔明。

5　孔明叫趙統，趙廣到成都去，向後主報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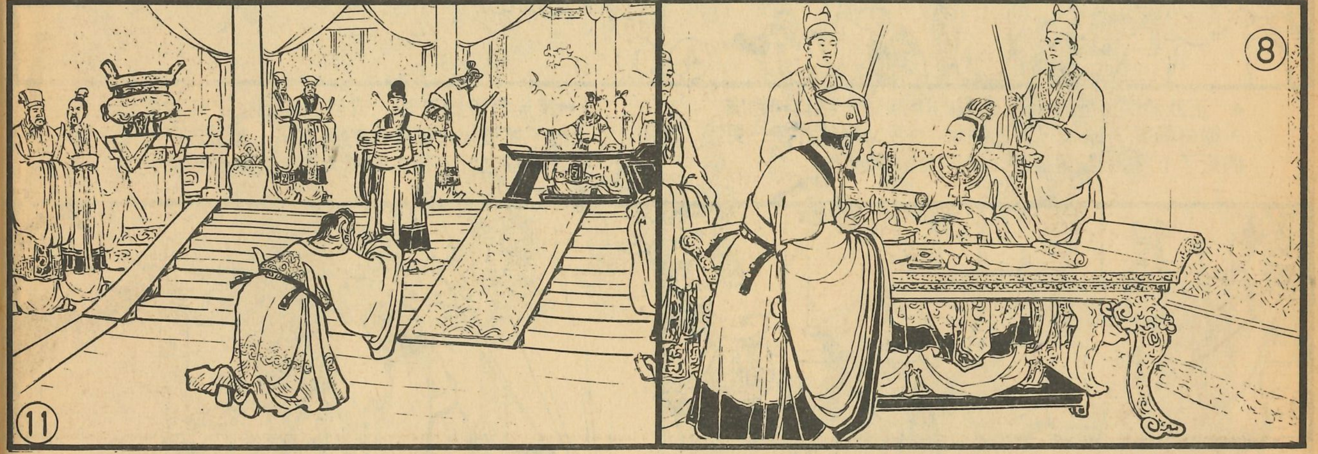
3　這時，蜀軍兵强馬壯，糧草豐足，軍械、物資都準備好，孔明正打算出征。接到後主送來的信，非常高興，立即設宴大會諸將，商量出兵的事。

6　劉禪聽說趙雲病死，不禁放聲大哭：「朕年幼的時候，若不是子龍相救，早死在亂軍之中了。」當下下詔追贈趙雲爲大將軍，諡順平侯，葬於成都錦屏山，建立廟堂。封趙統爲虎賁中郎，趙廣爲牙門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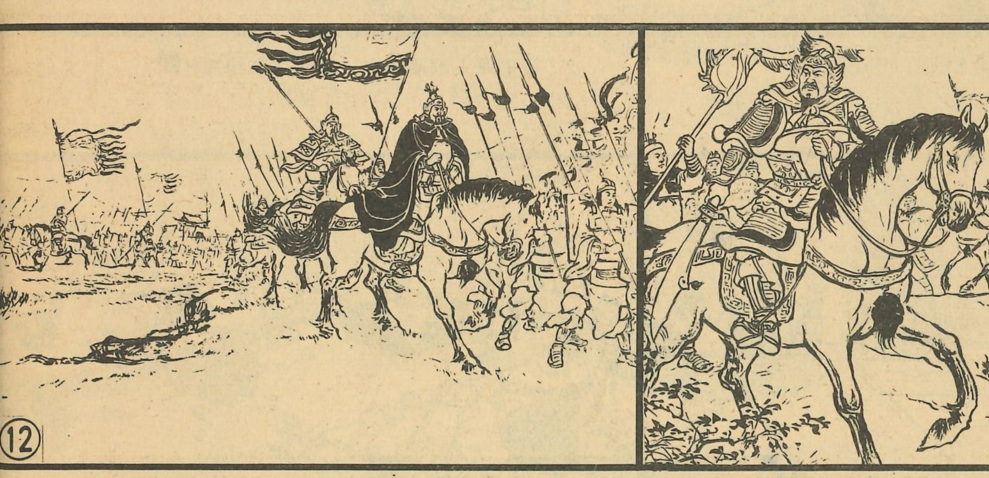
7　隔了幾天，孔明派楊儀捧了「出師表」來到成都，進朝拜見後主。後主聽說孔明又要出師，疑慮不定，就在御案上拆開細看。

10　消息傳到洛陽，魏主曹睿召集羣臣商議。大將軍曹眞因以前防守隴西無功，自請出師破蜀，並說：「臣近得一員大將王雙，使六十斤大刀，開兩石鐵胎弓，暗藏兩個流星錘，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臣保此人爲先鋒。」



8　這表文闡述不得不出兵伐魏的道理，極爲詳盡：最後還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話。後主看過了，深受感動，決定下令出兵。

11　曹睿大喜，宣召王雙上殿。曹睿見王雙身高九尺，臉黑睛黃，熊腰虎背，笑着說：「朕得此大將，還怕甚麼！」賜他錦袍金甲，封爲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眞爲大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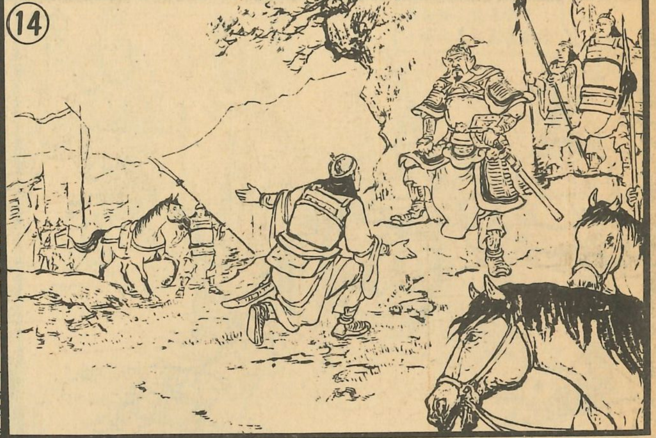


9　楊儀回到漢中，傳送了後主的命令。孔明選定發兵日期，派魏延做了前部先鋒，統領三十萬精兵，浩浩蕩蕩地徑向陳倉道口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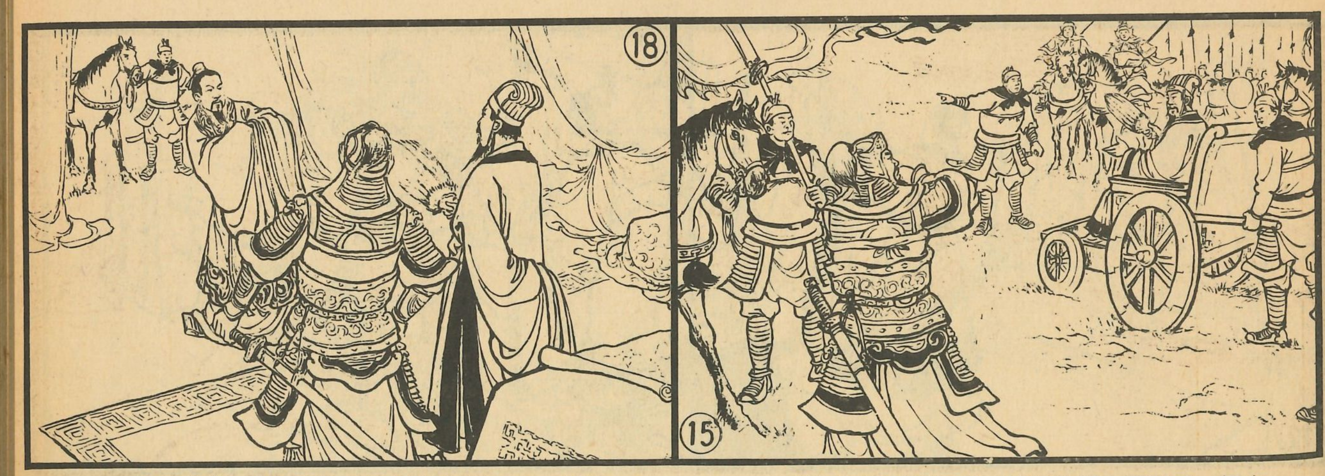
12　曹眞謝恩出朝，帶領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道出師，把守各處隘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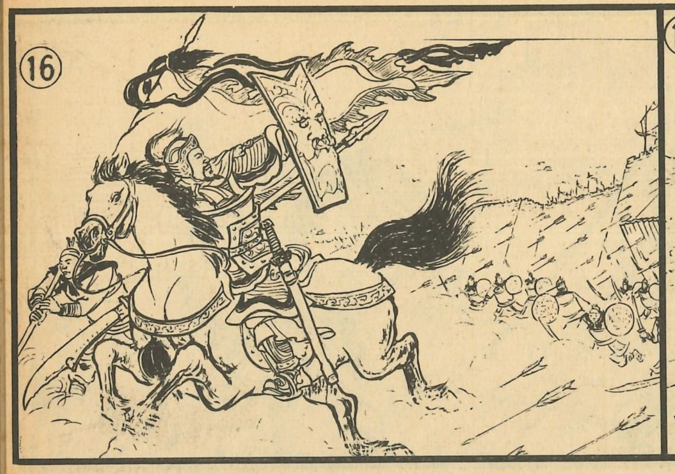
13魏延將到陳倉道口，只見那邊已新築了一座城池，內有魏兵把守，十分謹嚴。魏延不敢輕進，吩咐哨馬先去探聽。



14　不一會，哨馬回來報道：「這是魏將司馬懿的計謀。他因爲害怕諸葛丞相採取韓信的暗渡陳倉之計，特地擧薦鎭西將軍郝昭在此鎭守。聽說郝昭這人，深通兵法，不可輕敵。」



15　魏延只得按兵不動，等待孔明大軍到了，便來請示辦法。孔明道：「陳倉正北是街亭，必先攻下了陳倉，才能進攻祁山。你要全力攻打，不得退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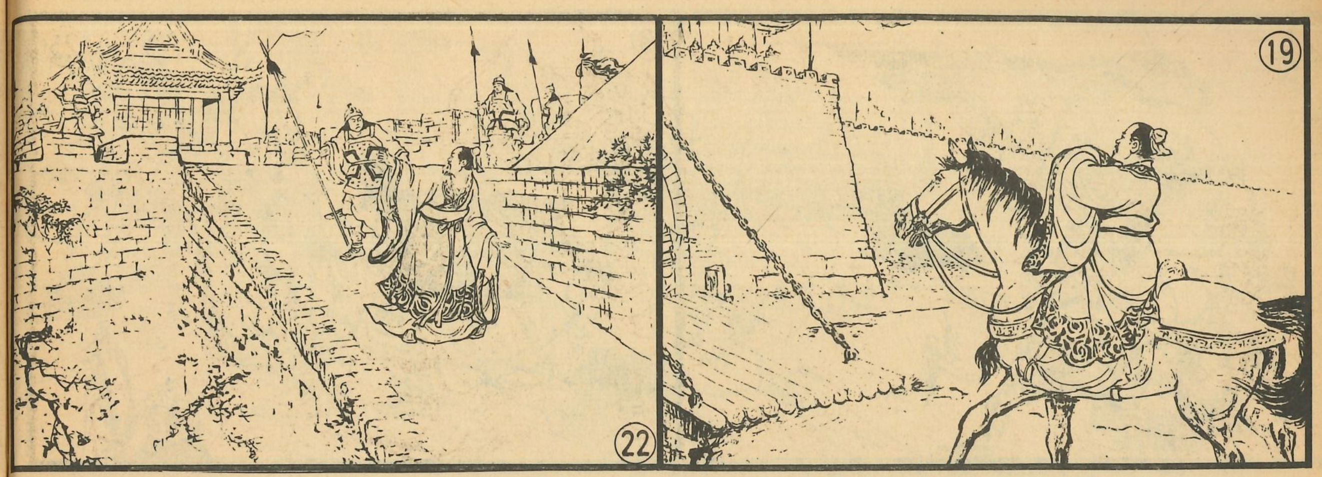


16　魏延領兵來到陳倉城下。郝昭早有準備，一聲令下，萬弩齊發。蜀兵死傷很多，無法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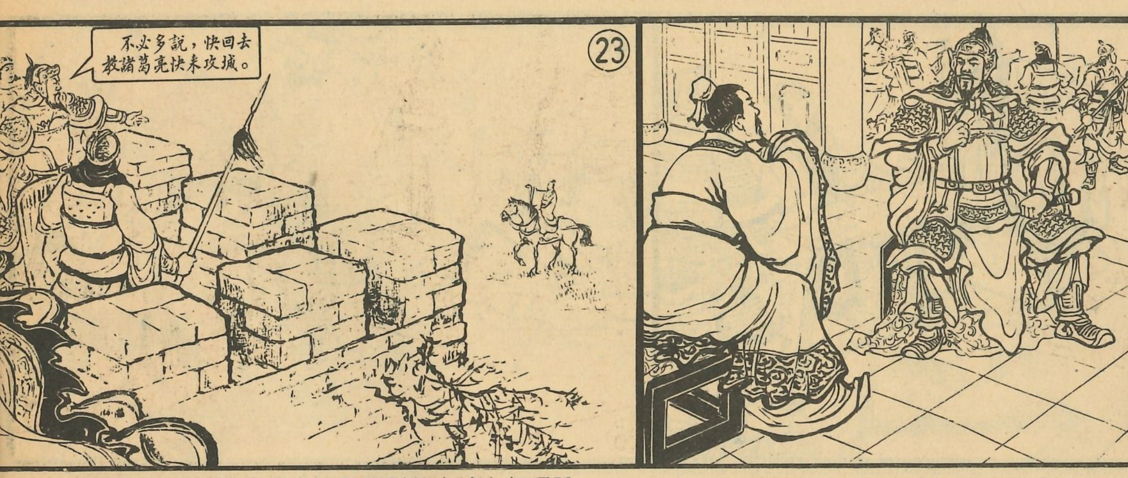
17　魏延攻了幾次，仍難得手，就來報知孔明。孔明大怒，便想親去攻城。幕僚鄞祥上前告道：「丞相不必動怒，我願去陳倉城中，勸說郝昭來降。」

18　孔明問道：「你用甚麼話去勸說郝昭呢？」鄞祥道：「郝昭和我同鄉，從小要好，我用利害打動他，一定會來投降的。」孔明點頭道：「這樣很好！你就去一趟看。」



19　鄧祥單騎來到城邊叫門。郝昭在城上看見，叫魏兵打開城門，放下吊橋，讓鄧祥進。

22　鄧祥還想勸說，郝昭却不等他開口，自顧自走出城樓去了。魏軍催促鄧祥回去，把他趕出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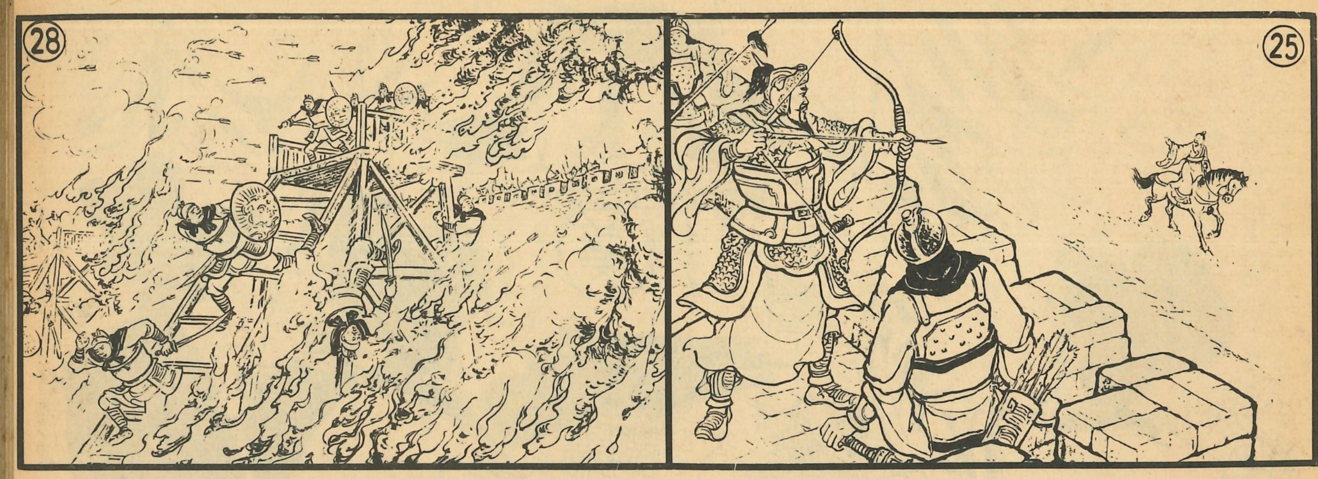
20　鄧祥上城，見了郝昭。郝昭問道：「老友因何到此？」鄧祥說：「我在西蜀諸葛丞相帳下，參贊軍機，他以上賓之禮待我，特地叫我來拜見你，有些機密話要和你談談。

23　鄧祥出城走了幾步，回頭又對站在城上郝昭說：「賢弟，你困守孤城，怎能抵擋幾十萬雄師……」話還沒完，郝昭馬上把他喝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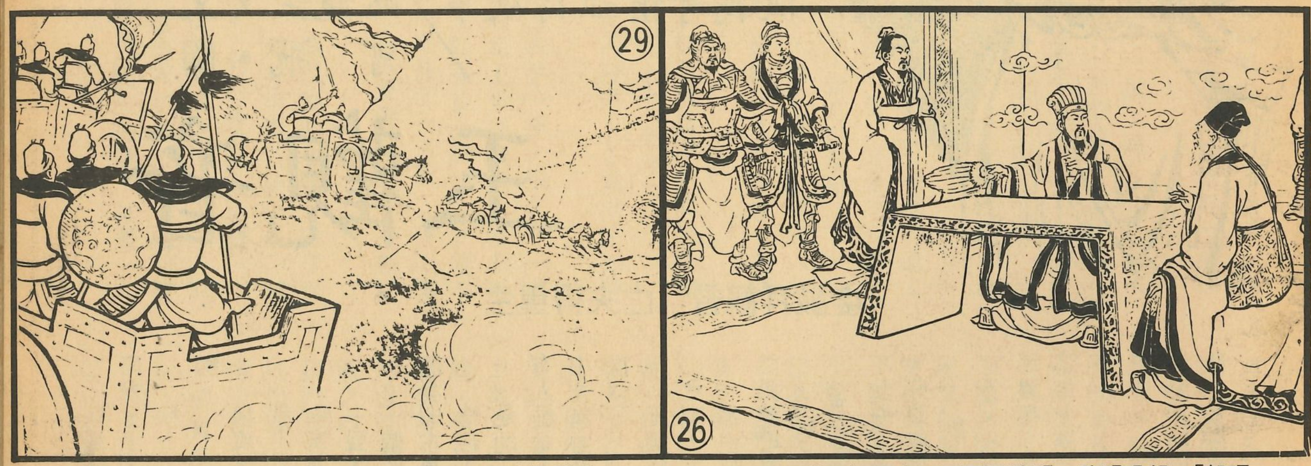
21　郝昭勃然大怒道：「諸葛孔明是我的敵人。我在魏國爲將，你在西蜀參軍，以前雖是朋友，可現在却是仇敵了。請你不必多說，趕快出城！」

24　鄧祥回營，如實說了。孔明要他再去一趟，用利害打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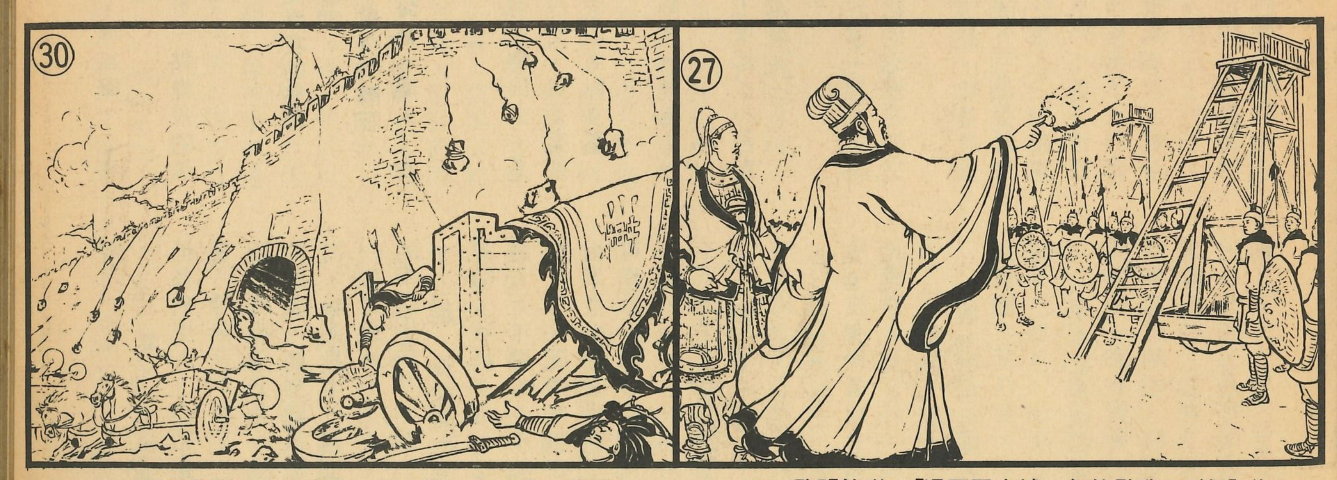
25　鄧祥又到城下，只見郝昭還站在城頭，就對他叫道：「賢弟別再執迷不悟，如不及早投降，後悔就來不及了。」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着鄧祥喝道：「我前言已定，你不必多說！快回去！」

28　蜀兵架起了百架雲梯，四圍用木板遮護。郝昭見了，立即下令發射火箭，將雲梯燒着。站在雲梯上的蜀兵，多被燒死。



26　鄧祥只得回來，回覆了孔明。孔明暗想：「郝昭這樣無禮，他以爲我就沒辦法攻城了嗎？」當下找了個本地人來詢問，據說城裡只有三千多魏兵。

29　第二天，孔明又用衝車之法攻城。蜀兵推動衝車，吶喊着從四面向陳倉城逼近。



27　孔明笑道：「這區區小城，怎能敵我！」就吩咐安排雲梯，火速進攻。別等他取得救兵，多費手脚。

30　郝昭見了，急命運來一批大石，鑿上眼，用繩索穿定，對準衝車飛打，衝車皆被打破。蜀軍還是不能得手。（待續）



玉觀音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虔誠拜觀音　亡夫得重生

秋風吹，黃葉飛，秋風緊，北雁南飛……

秋——似是總帶着一點肅殺的氣勢。

秋風秋雨愁煞人。

秋——又帶着一點幽寂的愁苦。

秋風送涼，秋夜蕭索。

一聲木魚，劃破了黑夜的靜寂。

一個婉輕低淒的聲音，混入了有節奏的木魚聲中。

唸經。

是的，用心聽，可以聽出來，是有人敲着木魚，低誦經文，只是聲音中充滿着悲淒，聽起來就有點哀傷，淒涼了。

孤蟬噪林，林愈靜，一鳥鳴山，山更幽。

也把秋夜的蕭索，增添了一份黯然銷魂的愁緒，聽得人泫然欲泣。

「娘，又在唸經了？」

「是啊！妳爹死得好苦，我們又請不起僧、道超度，娘給他唸幾遍經文，好讓他早往超生。」

「娘，自我懂事那天起，娘就晨昏定省，唸經文、拜菩薩，可是菩薩在那裏呢？爹被人活活打死了。」一個清脆却充滿着悲忿的聲音說：「菩薩爲甚麼不現出法身來，救救爹呢？我們窮得連一口薄薄的棺木也買不起，就讓爹的屍體躺在又潮又冷的泥土地上，觀音菩薩就坐在我們這間小茅屋的供台上，爲甚麼就不肯幫上我們一把呢？」

「小鶯兒，不能這麼說啊！不修今世修來生。」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帶着一種無奈的悲切，接道：「欲問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娘只希望一心向佛的誠敬，能感動菩薩，使你爹早脫苦海，輪迴投生，再世爲人。妳能夠嫁一個疼愛妳的丈夫，過一生衣食無缺的幸福生活。」

「娘，別說來生，來生是那麼虛無縹緲，我抓不着，也看不到，爹可是好人，不騙人、不坑人，可是他被人打死了，屍體就放在這小茅屋中，娘大半生中都在唸經、禮佛、拜菩薩，可是妳活得好辛酸，衣食不週，苦難不絕，我的心好疼，好疼，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要報仇。」

「報仇，小鶯兒，怎麼報啊？忍忍吧！退一步，海闊天空。」

「沒有退路了，娘，爹是被我害死的，沒有我這樣一個女兒，爹不會遭此橫禍……」

「小鶯兒，妳……」

「娘，不用再瞞我了，爹是不忍把我賣給人家作妾，才被人家活活打死的。」

「唉！都是娘的錯，不該讓妳拋頭露面的，家有賢妻，丈夫不遭橫禍，娘早該想到的，明珠豈可出匣，娘竟讓妳浣紗、洗衣，常常在室外行走，追根究底，是娘的過錯，是我害了妳爹。」

「早知如此，女兒該毀了這張臉，」小鶯兒激忿的說：「天道潰潰，菩薩無眼，由此刻起，娘也不用唸經求菩薩了，觀音大士不會幫我們報仇，我們要自己報仇，娘，明天就把爹埋了，買不起棺材，用一張蘆蓆也好，讓爹的屍體入土爲安。」

「這，小鶯兒，讓你爹在家裏過個頭七吧！」

「不要，」小鶯兒說：「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女兒，從沒有忤逆過爹娘，這一次，女兒要自己作主了，希望娘聽我一次，我們找不到兇手，但我相信他會自己送上門來，早埋葬了爹的屍體，他們會早些行動。」

「小鶯兒，妳要幹甚麼？」

「他喜歡女兒的漂亮、美麗，女兒就打扮起來，讓他早點娶回去，我要親手殺了他替爹報仇。」突然站起身子，抓起供台上的一尊玉雕的觀音神像，衝到門口，用盡了全身氣力，投入了夜暗之中。

「小鶯兒，妳瘋了。」中年婦人急急伸手去搶。

但事出突然，小鶯兒又在激忿之中，動作十分快速，搶是來不及了，但鶯兒的母親仍然向外衝去。

小鶯兒一回身，攔住了母親，道：「娘，我們作了很多年的好人，由現在開始，要作個又毒又惡的壞人了。」

「小鶯兒，快些讓開，娘要把觀音菩薩找回來。」

突然間，一聲疼叫傳了過來，聲音雖然不大，但靜夜中却聽得十分清楚。

小鶯兒呆了一呆，道：「我打傷人了？這樣深夜中，怎麼會有人呢？」

「造孽呀！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鶯兒的娘急得流出了眼淚。

夜色中一團黑影在緩緩移動，走向茅舍。

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不要緊，我傷得不重，借貴府一席之地，養息一兩天，就可以復元了。」

不但有人，而且還是一個女人，手捧玉觀音，緩緩走入了茅舍，還隨手掩上了屋門。

母女兩人似是被這突然而來的變故嚇呆了，忘記了主人身份。

待那人走入房中，小鶯兒才如夢初醒。

但見來人右手一揮，飛起了一道火光，點起神案上半枝殘燭，恭恭敬敬的把手中玉觀音放上神位，才雙手撫在前胸上，長長吁一口氣，道：「傷得不輕不重，總要得一兩天才會好了。」

這眞是一個簡陋的小廳，除了那張神案之外，只有兩張竹椅子，一輛紡棉紗的車子，和一具仰臥的屍體。

小鶯兒借燈光看清楚了來人，只見她穿着一身青布衫褲，是一般村婦的裝束，但準備出口的話，却是一句也說不出來。

因爲，小鶯兒看不出她的年齡，不知該如何稱呼才對，另一句就無法開口。

她布衣荊釵，衣着普通，但却有一種異於常人的氣質，美麗大方，莫可逼視。

來人也在打量着小鶯兒，點點頭，搶先開了口，道：「深山出俊鳥，茅屋育佳麗，古人誠不欺我，姑娘，妳實在很漂亮啊！」

「蓬門碧玉，竟成了紅顏禍水！」小鶯兒有些黯然的說：「爹就是被我這稍具姿色的容顏害死的。」

「姑娘讀過書？」聽她談吐文雅，青衣婦人忍不住問了一句。

「我爹是最苦命的男人，他飽讀詩書，經綸滿腹，但連一個秀才也未考取，」小鶯兒的臉上泛起了一股不平之氣，接道：「爲了我們母女一家三口的生活，爹放下了詩書五經，也放棄了求取功名的念頭，改行捕魚，早出晚歸，也只能免强維持三餐，我娘以紡織彌補，才保持溫飽之局，但我們活得很快樂，兩間茅舍，能避風雨，閑暇之時，爹會教我們母女讀書識字，我們買不起筆、墨、紙、硯，就以竹枝代筆，在地上寫畫，我們雖然生活得清苦，但却和樂融融，爹不求聞達，安貧樂道，娘茹素拜佛，相夫教女。」

「這種夫妻的恩愛，天倫的樂趣，縱有黃金萬兩也是無法買到了。」青衣婦人目光中流現出崇敬和羨慕之色。

「我們清苦自持，與人無爭，爹又生性溫和，遇事退讓，從不和人爭執，可是，却被人活活打死了，娘吃齋禮佛二十年，日唸經文數十篇，神佛如果有靈，爲甚麼讓我們遭此橫禍，我激忿難忍，拋出玉佛，却不想打到了姐姐。」

「不要緊，」青衣婦人微微一笑，道：「姑娘生性剛烈，善惡分明，殺父之仇，本難忍耐，何況，姑娘又引咎自責，難免擧止有些偏激了，這躺在地上的屍體，想必就是令尊了？」

小鶯兒點點頭，道：「爹死得好寃苦，好可憐。」

好膽大的青衣婦人，竟然蹲下了身子，伸出雪白的雙手，抓住了屍體的左腕，幫屍體把起脈來，而且低首俯身，一耳貼在屍體的前胸之上。

這怪異的擧動，使得小鶯兒母女呆住了，青衣婦人像一個細心的大夫，替病人把脈，望、聞、切的功夫非常仔細，檢視了一遍，才回到問字訣上，回頭對中年婦人道：「令夫死去多久了？」

「日落之前，先夫被棄置茅舍門外，小婦人聞得聲息，開門查看，已不見送來屍體的人，當時，先夫已經氣絕了！」

青衣婦人點點頭，道：「咱們交談了半天，小妹還未請教夫人貴姓啊。」

「老身李氏，嫁夫王博，小女王鶯

，先夫和老身，都叫她小鶯兒。」

「大姐姐怎麼稱呼，」王鶯道：「蝸居狹窄，大姐姐不要見笑。」

「我叫花迎風，叫我花姐姐就行了。」目光轉注到李氏身上，神情肅然的說道：「妳們夫婦情深，想必不畏懼度你丈夫幾口人氣吧？」

李氏呆了一呆，道：「度幾口人氣，老身不太明白？」

「好，那我就說清楚些，令夫氣息雖絕，但生機尚存，如若夫人敢以口度氣，也許令夫還有救活的機會。」

「眞能如此，就是要我身上之血，心中之肉，老身也絕不吝惜，二十年共枕同床，相依爲命的夫婦，還會有甚麼畏懼？別說他屍骨未寒，就算他已化厲鬼，老身以身相啖，也不會退縮一步。」

「好！那就請夫人淨手上香。」

王李氏依言行動，淨手上香之後，又用清水漱了口。

花迎風右掌推出，按在屍體的頂門之上，片刻之後，一股氤氳的白氣，由掌下四溢而出，那原本已經有些僵硬的屍體，逐漸變得柔軟起來，花迎風左手一拉，竟把屍體扶得坐了起來。

「夫人，雙口密接，把氣息度入尊夫口中，鼻吸口度，不可中斷。」

王李氏屈下雙膝，跪在丈夫身側，不用花迎風再招呼，已經伸出左手，緊抱丈夫，右手捏開丈夫牙關，果然是毫無畏懼的緊緊吻住了丈夫的嘴巴，密密相接。

她似是要傾盡全身之力，把腹中之氣，全度入丈夫口內，雙頰漲紅，頂門上筋絡微現。

花迎風右手按在王博的背心之上，暗運內功，一股熱流攻入王博體內，窒停的行血，在熱氣催迫之下，也緩緩而動。

這景象看上去有點恐怖，但也十分感人，小鶯兒淚水已奪眶而出，道：「花姐姐，我能不能幫點忙呢？」

「拏一碗靜水候用。」

小鶯兒應了一聲，捧來一碗靜水，站在母親身側。

但聞花迎風低聲吟道：「精誠所至金石開，深情阻絕望鄉台，黃泉不留屈死鬼，慈航接你還陽來。夫人，尊夫氣機已復，請退後兩步。」

王李氏放開丈夫的屍體，喘息着退後兩尺。

但她並未站起，仍是跪在一側。

只見花迎風右手一陣輕微的抖動，王博突然張嘴連噴出三口血來。

燈光下血色紫黑。

花迎風道：「用清水洗去他身上和口中的血汚。」

小鶯兒搶先動手，先用衣袖拭去王博嘴上血汚，母女合作，又洗淨了口中留存血痰。

花迎風取出了一顆蠟封的藥丸，捏碎蠟殼，道：「還要夫人用口度入藥丸。」

李氏接過藥丸嚼碎，借一口清水度入了丈夫口中。

王博雖未醒來，但李氏已感覺到丈夫正逐漸恢復生機，非常小心以口度藥，生恐有點滴殘留，減少了藥性。

花迎風緩緩放平王博的身體，笑一笑，道：「好啦！等藥力行開，就可以醒過來了。」

小鶯兒突然跪了下去，道：「花姐姐，小女子年幼無知，冒瀆菩薩，侮蔑神靈，罪該萬死，請菩薩姐姐懲罰我不敬之罪。」

伸手扶起了小鶯兒，花迎風微微一笑，道：「起來，花姐姐也是人。」

「人！人能夠起死回生麼？」小鶯兒道：「人世間，那有這種醫術，妳明明就是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

「小鶯兒，世間的一切事物變化，大都不出因緣二字，善因結善果，惡因有惡報，大姐姐我開悟很遲，也只是近日中事，我能及時的趕到這裏，和你們一家結緣，就是菩薩的佛光所照，但眞正救了令尊的是他胸前佩帶的一塊玉珮，護住了他的心脈。」

「玉珮？」王李氏伸手由丈夫胸前取出了一塊紅繩繫結的玉珮。

燈光耀照下，只見玉珮上已裂紋處處，入手破碎，散落一地，李氏望着神案上的觀音神像，呆呆出神。

這不是甚麼名貴的寶玉，但玉質卻很堅硬，看顏色，似是和那座玉觀音，屬於同一品種。

「二十年前，我盡出所有，請了這座觀音菩薩神像。」李氏回憶着往事，緩緩的說：「店家贈送了這塊玉珮，我就用紅繩繫起，掛在先夫的項上，希望他同沐佛光，保他平安，想不到二十年後，這塊玉珮眞的救了他。」

「夫人，這就是因果了。」花迎風道：「如果尊夫不是常常把玉珮佩在身上，這片玉珮就發揮不出救他的功效了。」

「如果不是花姐姐及時而至，縱有玉珮，爹也無法還魂重生。」小鶯兒道：「我們母女也不會知道父親生機仍在，需要施救，天啊！如果我堅持明天要父親入土爲安，豈不是活活把父親埋了。」

「不會的，小鶯兒，妳娘禮佛唸經二十年，就算我不來，也會有別人趕到的。」花迎風道：「傷害你父親的人，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只打了你父親一掌，這証明了他是個武功十分高强的人，妳們可知道他是甚麼人麼？」

「不知道，父親只是一個捕魚爲生的人，從來不和江湖中人來往。」小鶯兒道：「怎麼會有身負武功的高人，出手傷害父親呢？」

花迎風微微一皺眉頭，道：「小鶯兒，妳一心想替父親報仇，想是早已手握智珠，但妳連仇人是誰都不知道，如何爲父報仇呢？」

「算了，花姐姐，父親既已還魂重生，我心中一點恨意早已隨風而逝，只求重叙天倫之樂，我心中已無仇恨。」

「佛門雖然廣大，也不渡無緣之人。」花迎風望着一臉愧咎的小鶯兒，緩緩說道：「病根不除，隨時又會發病，花姐姐離去，那些人隨時會再來找妳，令尊也可能再遭毒手，就很難再有一次相同的幸運了。」

「這個，這個……」小鶯兒呆住了，她常聽娘說，佛祖慈悲，善門廣開，不就是要人拋去仇恨之心，以德報怨？怎麼這位菩薩臨凡的大姐姐，却又鼓勵她以牙還牙，血債血還呢？

花迎風似是早已看出了小鶯兒心中的迷惑，頷首微笑，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他不肯放下屠刀，小鶯兒，你是不是要看着他揮刀殺人，血流五步呢？除魔需借金剛杵，殺一人能救千百人，那個人是不是該殺呢？何況，他不是普通惡人，他身負上乘武功，如不能早日除此兇魔，天下美麗如妳的姊妹們，豈不是人人自危了？」

「花姐姐說得對，除惡不盡，不如不除，爲善不終，不如不爲。」小鶯兒說：「不過，小妹眞的不知道兇手是誰，我只是相信他會來找我，所以，小妹就想出了一個報仇之法。」

「聽起來，事件很不單純，能不能告訴我妳設想的尋兇報仇之法？」

「當然能。」小鶯兒滔滔不絕的說出了她設想的尋兇報仇計劃。

花迎風也聽得連連點頭，道：「好！好！覓踪不易，咱們就張網以待吧！」

一番計議停當，王博也適時醒了過來。

* * *

窮宿街頭無人問，富住深山有遠親，王家開吊發喪的場面十分冷清，由晨至午，趕來吊喪致哀的，也不過七八個人，茅屋窄小，薄棺一口已經佔據了茅舍廳堂裏大半的地方，好在既無素幃、輓帳佈設，也無黃菊、白花托襯哀思，除了一對素燭，就是一口白木棺材了。

也只有小鶯兒母女兩人，披蔴帶孝，扶棺低泣。

但趕來王家幫忙的人，還眞不少，而且都是力大氣壯的年輕男人，似乎是近鄰、街坊、未婚的年輕人，全都來了，也把王家的屋前屋後，打掃得乾乾淨淨。

說他們趕來幫忙吧！吊客不過七八人，他們比吊喪的客人多了一倍，眞實的情況是，大家趕來看美人，小鶯兒雖然常出現在溪畔、井邊，洗衣浣紗，可是，你總不能站在一邊盯着她，何況有大娘、大嬸、大嫂子、小姨、小媽、小妹子，大家擠在一塊兒，遠親、近鄰都全是熟人，誰也不敢太放肆，只能遠遠的瞄上兩眼，有如霧裏看花，越看越想看，就是無法看清楚，今日王家開吊辦喪事，這可是難得遇上的好機會，既可借機會看個過癮，亦可稍獻殷勤，留個好感，日後托媒求親時，也可事半功倍。

更有人身懷白銀數十兩，準備藉機下聘，乘人之危。

不過，這些人都知道王家很窮，不會準備酒飯招待，也都打算好了自備餐食。

大出這些人意外的是，小鶯兒一直伏在棺木上，似已哀痛欲絕，除了看到她一雙纖巧的玉手之外，連面頰也被衣袖遮住，無法看到，眞是偸雞不着蝕把米啊！既不能發作，也無法抗議。

這是一次很奇怪的喪禮，吊喪的客人不多，但茅屋裏、棺材邊却都站滿了人，而且都是年輕的男人，沒有哀傷的氣氛，但却靜得鴉雀無聲。

大家都在比耐性，希望小鶯兒哭累了，抬起頭來擦個眼淚，看看梨花帶雨的小美人，是個甚麼樣子？

不知小鶯兒是哭得暈過去了，或是她自知無法應付這個場面，一抬頭，總得和這些近鄰大哥們打個招呼，一招呼就沒完沒了，所以，她伏在棺材上，就是不肯抬頭擦眼淚。

終於有人忍不住了，歎口氣道：「小鶯兒，節哀順變啊！哭壞了身子，誰幫妳照顧王大娘呢？」

「是啊！有甚麼要我們效力的，只管說一聲啊！」

「對！屋前屋後，我們都幫妳打掃過了，王伯伯甚麼時候出殯，妳只管說一聲，我們幫妳抬棺下葬，不用化錢僱人了。」

「小鶯兒，要甚麼只管開口，我張七全包了，兩班吹鼓手，日夜輪班，和尚、道士，輪流唸經，我先放十兩銀子在這裏，不夠的我晚上再送來。」

這一下鎮住了全場，先放十兩銀子，那可是不小的數目，那年頭，十兩銀子，可以使一個五口之家過半年日子。

張七有點洋洋得意的看了全場一眼，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元寶，行近棺木，硬把銀子塞到小鶯兒的手中，道：「收下吧！小鶯兒，遠親不如近鄰啊！」

小鶯兒頭雖未抬，心中可爲難極了，十兩銀子收不收呢？握在手中打馬虎，不推開，也不說話，可以免去了一場麻煩，但却在衆目睽睽之下收了人家一份厚賜，推開銀子婉言謝絕，非得起身說話不可，那就無法避免一場藉故的糾纏了。

王博這一次大難未死，給了小鶯兒一個極大警惕，那就是紅顏禍水，色膽包天，素不相識的人，爲美色就會殺人，這十兩銀子收下來，就成了張七的借口，不知道要如何糾纏不休。

現在，小鶯兒已經感受到可怕的

壓力了。

原來，張七借着送銀子，却握住了小鶯兒的玉手不放。

小鶯兒心中又羞又急，却又想不出個擺脫法兒，既不能跳起來指責翻臉，又無法忍受張七的輕薄，心裏急痛，忍不着大聲哭了出來，叫道：「我的命好苦啊！」

忽然間人潮向兩邊分開，一個冷冷的聲音道：「拏開你那隻爪子，王姑娘的手，是你能摸得麼？」

但聞幾聲蓬蓬大震，塵土飛落，整幢的茅屋，似是要塌下來一般。

原來，圍在棺材旁邊的人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開，身不由己的撞在了牆壁之上，立刻使房屋震動，搖搖欲倒。

小鶯兒吃了一驚，忖道：「怎麼回事啊！房子都要塌了。」

但她仍然沒有抬頭。

緊接着響起了張七一聲驚心動魄的大叫。

小鶯兒忍不住了，移動衣袖，露出來一隻眼睛看去。

只見張七左手抱着右腕，蹲在地上，不停的叫疼，但却不見一點血跡，想是被人打傷了手腕。

圍滿一屋子的年輕人，都已經跑得不見了，除了張七之外，只餘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穿一件黑色紡綢長衫，一雙粉底福字履，看衣着應該是一個斯文人物，但一個鷹勾鼻子和一對威稜逼人的眼神，却給人一種陰森可怖的感覺。

「不過是斷了一條腕骨嘛，嚎叫個甚麼勁呢？」黑衣人冷冷的說：「現在去找個好大夫，還能接起來，再晚了，接都接不上了。」

張七突然站起身子，大步跑了出去。

「一羣雜碎。」黑衣人目光轉向了王李氏，立刻換上了一副笑臉，道：「這位大嬸想就是王夫人了？」

這番驚擾，王李氏早已經停下了哭聲，她從未見過這種場面，一時間不知該如何開口，只有呆呆的站着不動。

「你是誰？我們不認識啊？」王李氏開口回答。

「我是江州知府衙門的人。」

「衙門，我爹可沒有犯過法呀，」小鶯兒一下子跳了起來，接道：「我們母女倆更是沒有離開過這茅舍方圓三里地。」

「王姑娘。」黑衣人似是也被小鶯兒的美艷震動，楞了一下，道：「妳誤會了，我是在江州府衙門當差，不過，今天來此，是爲姑娘送奠儀來的。」

「送奠儀，爲甚麼？」小鶯兒道：「我爹沒有作官的朋友，我們也不認識江州府中的官差。」

黑衣人笑一笑，道：「噢，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大少爺聽說令尊被人打死的一檔子事，特別派我來送一份豐厚的奠儀，而且，還要替妳王姑娘伸寃，不過，要姑娘遞個狀子到衙門才行，沒有苦主伸告，大少爺就是想幫忙，也是無從插手，姑娘的狀子遞上去，大少爺就可以逼着刑房的捕頭們破案，姑娘有了這個大靠山，令尊的大仇，必可得報，殺人的兇手，絕難逃過法網。」

「大少爺是……」小鶯兒的心中雖然已有了個譜兒，仍是忍不住問了一句。

「哦！大少爺就是江州府正堂的公子。」

「知府公子。」小鶯兒心中跳動了一下，這可是她有生以來親耳聽到最讓她震動的一件大事，連作夢也想不到的大人物，會和她攀上關係？

讓跳動的心情平靜下來，小鶯兒才緩緩說道：「我們又不認識他，他怎會幫助我們？」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少爺文武全才，又愛抱打不平，會不會和令尊有所交往呢？」黑衣人的說詞得體，全無破綻，小鶯兒竟找不出一點漏洞。

「我不多打擾了，大少爺的奠儀，請姑娘收下，三天之後，我再來聽姑娘的回音，姑娘同意了，我就帶姑娘去府衙遞個狀子。」黑衣人由袖內取出一封銀子，放在地上，轉身而去。

彬彬有禮，無懈可擊。

「官爺，素無來往，這奠儀我們不能收啊！」

但聞黑衣人的聲音遙遙傳了過來，道：「大少爺的一點心意，姑娘如不肯收，在下就無法交差了。」

小鶯兒奔到門口，已不見了那黑衣人的影兒。

回頭撿起封包，幾乎又跌落地上。

那是一錠五十兩重的大元寶，五十兩，三斤多重啊！不用點氣力，眞還拏不起來。

小鶯兒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銀子，看得眼都花了。

王李氏吃齋唸佛半輩子，可也被那大元寶吸引得兩眼發直，金銀財帛動人心啊！貪不貪是一回事，但驟然見到了生平從未見過的巨大財富，誰又能視若無睹呢？

何況，王博又被花迎風救活了，母女兩人心中，早已經沒有了哀傷。

「娘！這個錢，我們不能要。」

「是啊！非份之財不可貪，要原封不動的還給人家。」

「娘，我想的不是該不該收下這錠銀子，我是奇怪，那個大少爺爲甚麼要幫助我們？爹是不太可能和知府的大少爺交上朋友。」

「不錯，你爹從來沒有對我提過這件事，小鶯兒，把銀子包起來，還有張七那錠小元寶，也要一起還給人家，這是奠儀，不能收。」

小鶯兒歎息一聲，道：「眞是奇怪

呀！爹沒有出事之前，想告貸二兩銀子買個新的魚網，到處碰壁，怎麼現在都這麼大方起來啦！張七哥一出手就是十兩銀子，還要請兩班吹鼓手、和尙、道士幫爹唸經超度、送葬，眞的是人心難測啊！」

「小鶯兒，妳沒有看到啊，那個衙門裏來的官差，只是輕輕一下，張七就呼娘喊爹的叫了起來，看樣子受傷不輕，說不定，眞的被打斷了腕骨。」

「他活該呀！抓着我的手，又捏又摳。」突然住口，神情凝重的思索一陣，接道：「娘！那個人輕輕一掌就打斷了張七的腕骨，也能一掌把爹打死了？」

王李氏臉色一變，道：「對啊！」

「爹已經清醒了，我相信他會清楚的記得兇手的模樣，用不着我們費心暗測了？只不過除了那個黑衣人之外，今天來弔喪的，再沒有可疑的人了。」

小鶯兒迷惑了，如果動她腦筋的是知府公子，實在用不着殺死王博，派個人登門求婚，爹娘都會答應，爲甚麼下此毒手，捨近求遠呢？

她用心推想，把近月來見到的可疑人物，一一展現腦際，但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知府的大少爺，以他貴公子的身份，行走之間，一定是氣派非凡，前護後擁。

但小鶯兒想了又想，肯定沒有見過這麼一個人。

「難道我推斷錯了。」小鶯兒吁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應該是一樁很簡單的事，爲甚麼會越想越不通，變得如此複雜起來，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才能廣長見聞，我小鶯兒只不過識得幾個字，聽爹爹談過一些古文、經書，足跡不出家門三里之外，那裏會眞有見識，但却在花姐姐面前擅作主張，誇下海口，要找出兇犯，唉！想起來眞是有些坐井觀天，妄自尊大了。」

已封的棺蓋緩緩開啓，花迎風飄然而出。

她動作輕巧，全無聲息，王李氏母女二人似都在想心事，竟然全無所覺。

「小鶯兒，想通了沒有？」

驀然回首，花迎風已掩上了茅舍房門。

小鶯兒已知道這位花姐姐是非凡人物，已不太感驚異，苦笑一下，道：「不但想不出一點頭緒，而且越想越糊塗了！那個人自稱是江州府的官爺，還留下了五十兩銀子，我眞的被鬧糊塗了。」

「我都聽到了，這件事看起來是不單純了，」花迎風雙目盯注在小鶯兒的臉上打量了一陣，接道：「天生麗質難自棄，只不過，他們的手段，太過毒辣一些。」

小鶯兒呆了一呆，道：「他們究竟要幹甚麼？」

「我也無法完全瞭解，只能說他們在進行一件陰謀，和妳有關。」

「花姐姐，我只是一個蓬門弱女子，我一無所有，怎會和江州府那樣的大衙門攀上關係呢？」

「因爲妳太美麗，妳聽過紅顏禍水這句話麼？」花迎風笑道：「小鶯兒，有沒有深入虎穴，以探究竟的勇氣？」

小鶯兒咬咬牙道：「有！花姐姐，如果能拯救更多的人，小鶯兒死而無憾。」

「阿彌陀佛……小鶯兒，妳要多想想啊！妳少不更事，如何能經得起大風大浪？」王李氏的聲音裏充滿着焦慮。

母女關心啊！

「娘！女兒想過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何況！還有花姐姐保護我。」

「小鶯兒，我不能一直守在妳身側，眞正能保護妳的，是妳自己，妳可要想清楚啊！」花迎風微笑着說：「要不要冒險，妳要自己考慮。」

「我已經決定了，就是上刀山下油鍋，不改此願。」

「好！」花迎風急急接道：「一言爲定，明天就把棺木下葬，等他們來接妳到江州府去。」

王夫人來不及接口，事情已定了案，盡管心中很擔憂，可是却無法出口拒絕。

「可是，棺材是空的啊！」小鶯兒道：「如何能瞞過抬棺的人？」

「人助天助，你們母女必須學習應付困難，今夜三更，我會接走王先生，小鶯兒，妳美麗、聰明，自己想辦法吧！我先走了。」

說走就走，只見木門啓動，人影一閃，已然消失不見。

王夫人呆了呆，道：「去如飄風，忽然就不見了，當眞是菩薩顯靈啊！」

「所以，娘就不用再擔心我的事了。」

王夫人欲言又止，回身合掌，對着神案上的玉觀音，低誦佛號緩緩的跪了下去。

* * *

說來容易作來難，目睹花迎風離去之後，小鶯兒心中忽然感覺到一連慌亂，細想這件事情，來得詭異莫測，四顧茫茫，理不出一個頭緒，頓然間愁苦萬千，湧上心頭。

但聞梵音響起，傳入耳際。

原來，王夫人又開始唸起經來。

這些年，這位小婦人就用禮佛唸經的方法，度過了無數黯淡、艱困，克服了無數的恐懼、悲涼，安然的活了下來，在極端的困苦中，找到了安樂。

小鶯兒也在低誦的梵音中，得到了寧靜，心性空明，智慧漸生，只覺横亘於眼前的困難，也漸漸的開始化解。

首先想到了應付空棺的方法，也

悟出了應付困境的慧力，生出了眞正面對險惡的勇氣。

只是這一陣的慧思，小鶯兒已經歷了靜、思、慮後得的成長過程。

* * *

三更時分，花迎風如約而至。

目睹小鶯兒神色平靜的盤坐在棺木之前，花迎風眞有點兒吃驚了，只不過，半日之隔，小鶯兒似乎已經完全變了個人。

她已具有了眞正的勇氣，心中再無恐懼，手握智珠，充滿慧力。

「小鶯兒，妳成長得好快。」

「花姐姐。」小鶯兒微微一笑，接道：「自我出生開始，就受到母親日日誦經的薰陶，只是我資質愚鈍，十幾年來，竟然未開一竅，直到花姐姐一番指點，小妹才稍有所得，我已處理好這口棺木，還請姐姐指教。」

花迎風上前一步，右手一托白木棺材，點點頭，道：「好，輕重適當，足可掩人耳目，小鶯兒，半日之間，妳似是成長了十年，這裏有信香一支，白天捏碎洒出，夜間洒於火燭之上，我就會盡快趕到，出殯之日，我會接走令堂，記着啊，要膽大心細，隨機應變，才有拆穿這個秘密的機會，我先帶走令尊。」

小鶯兒點頭應道：「小妹心波不起，平靜得很，家父的事，有勞花姐姐了。但他一直沉睡未醒。」

「我點了他的睡穴，我走了，告訴令堂，要她沉着應變，不要露出破綻，敵人厲害，大意不得。」

花迎風帶走了王博。

* * *

天亮之後，小鶯兒親自奔走，請了左右鄰舍，幫忙抬棺下葬。

昨日驚魂未定，大家都不敢再存非分之想，但小鶯兒登門求助，又不便拒絕，幾個年輕人如履薄冰一般，趕來幫忙。

沒有和尚唸經，也沒有鼓樂、道士送葬，寡母、孤女和六個抬着棺材的年輕人，一路急行，趕到了三里外一處亂葬崗上草草下葬了事。

小鶯兒不再怕人、害羞了，竟要留下幫忙的鄰舍大哥們，吃頓酒飯，但張七斷腕呼嚎的記憶猶新，沒有人敢留戀不去，秀色故然可餐，但保命更爲重要，連一口水也不敢喝，一哄而散。

望着散去的左右鄰人，小鶯兒暗暗歎道：「他們都已經嚇破了膽子，眞要我們孤女寡母留居下來，只怕連個幫忙擔水的人，也請不到了。」

想到悽苦之處，不禁黯然神傷，回頭說道：「娘！妳該歇一會了，我去煮麵。」

「不用了，妳娘正在照顧妳爹。」

是花迎風的聲音，不知何時，已然李代桃僵，小鶯兒最擔心的一件事，頓然解除，立刻間，愁容消退，笑意盈然。

「小鶯兒，事件剛剛開始，妳要表演得絲絲入扣，當心一着失錯，滿盤皆輸，也許他們已經在暗中監視我們了。」

「我明白了，」小鶯兒立刻換上了一副愁苦容色，接道：「娘！我去煮兩碗麵吃。」

花迎風已化身爲王夫人，精細的易容術，足以亂眞，不講話，連小鶯兒也瞧不出來。

搬過一張竹椅子，花迎風面對着神案上的玉觀音，合掌誦經，連聲音竟也學得維妙維肖。

「娘，吃碗麵吧！妳已經一日夜未進飲食了。」

花迎風沒有理會小鶯兒，仍然合掌閉目，口誦經文。

「抱歉啊！抱歉！想不到這麼快就下了葬，在下晚了一步，竟然一點忙也沒幫上。」一個身着淡藍長衫的中年人，緩步行了進來。

他雖然衣着不同，但小鶯兒一眼就認出來，是昨天來過的黑衣人。

小鶯兒輕輕吁一口氣，道：「你不是要三天之後才來麼？怎麼提早來了？」

藍衫人笑道：「大少爺不放心啊！好好的把我罵了一頓，他說貴府人口單薄，我應該留下來幫忙，所以，在下早就趕來府上，想不到仍是遲了一步，唉！大少爺知道了，只怕在下又要吃頓排頭。」

「你昨天打斷了人家的手臂，左右鄰舍都不敢來幫我們了，害得我到處去求人家。」

「眞是罪該萬死啊！我只是看不慣他們的輕浮舉動，才出手教訓他們一下，想不到幫了倒忙，現在，要在下如何效勞，姑娘只管吩咐。」

話說得太謙卑了，小鶯兒心中忽然動疑，忖道：「就算他奉命而來吧？可也用不着這麼卑躬謙詞啊！我，對他們會有如此的重要麼？倒要想法子挖出他心中一些秘密來。」

心念轉動，人却緩緩說道：「官爺貴姓啊？」

「在下劉剛。」

「劉大叔。」

「不敢當，不敢當。」

「現在，我該作甚麼呢？爹去了，留下了我們孤女寡母。」

「王姑娘，妳只要見到大少爺，所有的難題，都可迎刃而解。」

「眞的？」

「劉某豈敢謊言相欺。」

小鶯兒心頭一跳。

因爲劉剛的回答，完全出了她意料之外。

如果知府大少爺沒見過她，自不會爲她的美色所惑，如此的遣人致意，究竟是爲了甚麼？

小鶯兒立刻感覺到這件事已進入了短兵相接的時刻，江州府的大少爺，很可能只是一個借口？

必須要小心了，一旦出了無法彌補的意外，很可能會遭到殺人滅口的命運。

這件事，似乎已不是兒女柔情牽纏，可能是一件大陰謀正在進行，很不幸的她小鶯兒，被牽入了這件事中。

小鶯兒緩緩轉過頭去，一對美麗的大眼睛盯注在劉剛的臉上。

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明目張膽的看男人，竟然會產生了出人意外的效果。

劉剛竟被她看得有些不安起來，低下頭，緩緩說道：「姑娘，走吧！見到了大少爺，姑娘也許就解開了心中的謎團。」

「要見我的人，眞是江州府的大少爺麼？」

「這一點，劉某人可以擔保，絕不會錯。」

「好！我去見她，可是，我娘呢？」小鶯兒泫然說道：「也許，我要很長一段日子才能回來，是麼？劉大叔，也許我永遠回不來了？」

美女笑，醉人如酒，美女的凄傷，也有着感人的力量，劉大叔三個字更是叫得哀怨委婉，動人憐惜。

「姑娘。」劉剛似是受到很大的感染，竟也有些黯然的說：「在下帶來了三百兩紋銀，足可供王夫人下半世的用費了。」

言下之意，似是母女們已很難有相見之日，如非花姐姐早着先鞭，娘的一條老命，只怕也保不住了。

小鶯兒同時也發覺了，美麗的女人，哀傷和嬌笑，也都是一種武器，運用得當，效果甚大。

劉剛似是已警覺到自己失言，雙目中突然閃起了惡毒的光芒。

「劉大叔，說眞的，我也想不起在那裏見過大少爺，」小鶯兒心生警惕，換轉話題，道：「早些去見見他也好。」

劉剛雙目中兇芒斂收，微微一笑，道：「好，咱們這就上路。」

探手由懷中取出了一個藍色布包，放在地上，接道：「夫人多多保重。」隨手帶上房門。

似是有一件物體撞地之聲響起，小鶯兒聽到了，但却沒有回頭，裝作未曾聽聞。

她明白，劉剛的心中正充滿着殺機，隨時可能滅除活口。

她也相信花迎風有着自保的能力，一切反應，都在清除劉剛的疑心。

小鶯兒暗自推斷，不會讓她步行到江州府城。果然在村外雜林中，早已隱藏了一輛篷車，登上篷車的刹那之間，驚鴻一瞥，似是看到一陣冒起的濃烟、火光。

垂簾放下，篷車立刻向前馳去。

小鶯兒目光轉顧，才發覺一片幽暗，原來篷布密遮，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景物。

細想火光起處，正是居家的茅舍所在。

好惡毒的手法啊！殺人燒屋，不留下一點痕跡。

緊咬銀牙，忍住了心中的忿恨、怒火，索性閉上眼睛，靠在車欄上休息。

這是一趟兇險重重的旅程，一個不小心，就會丟了性命。

* * *

篷車停了下來，垂簾開啓。

但小鶯兒一裝到底，來個熟睡不醒。

感覺到被人抱下篷車，才急急睜開眼睛，掙扎落地。

劉剛放開雙手，笑一笑，低聲道：「王姑娘，好自珍重。」

小鶯兒笑一笑，轉頭四顧，立刻感覺花香撲鼻。

好美的一座庭院，秋菊盛放，黃、白競艷。

可惜，小鶯兒還沒有看清楚庭院景物，已被兩個中年婦人扶入房內。

說是扶，其實是連拖帶拉，進了門，立刻轉向一座幽暗的地窖行去。

小鶯兒任兩個婦人扶着走，却暗中捏碎了一節信香，洒了下去，心中也暗數着下行了幾層階梯。

直到被推入了一座室內，兩個婦人才放開了手，一個悄然退去，另一個却冷冷的說道：「妳給我好好的聽着，這裏不缺吃喝，也不用工作，妳只要休息養神，是烏鴉是鳳凰，全憑妳自己爭取了。」

說完話，轉身離去，還順手帶上了室門。

只聽那關門的聲音，小鶯兒已知道了那是一塊很厚的木門。

感覺中這座地窖的規模相當宏大，似是有着很多小型密室。

讓眼睛適應了地窖的黑暗，小鶯兒才運足目力，打量密室的形勢。

這座密室只不過一間房子大小，放有一張木床，有棉被，也有枕頭，還透着淡淡的香味，雖是深處地下，但却沒有氣悶的感覺，四壁和地上，都由青磚砌成，所以，也沒有潮濕的感覺，除了難見天日之外，比起小鶯兒家居之處，可是好得多了。

想起了劉剛那份謙卑的謊言，小鶯兒感覺到有些好笑，但也有着一種無法理解的惶惑。

這趟遭遇，像極了販買人口的過程，果眞如此，劉剛實在用不着那種謙卑的姿態，被販買的人，也不該有這樣好的待遇。

果然，送來的一份晚餐，竟是大出意外的豐盛，鷄肉魚鴨，全都是小鶯兒難得吃到的東西。

火光一閃，燃起了一支細小的紅燭，小鶯兒才發現了送飯的竟是個年輕的青衣少女。

「妳似乎一點也不害怕。」青衣少女笑道：「不哭，不鬧，也能吃得下飯

菜。」

小鶯兒暗自忖道：「我如問她甚麼，她大概不會回答，要引誘她不自覺的說出來才行。」拏定了主意，歎口氣，道：「魚已入網，鳥已入籠，命該如此，哭、鬧又有何用？」

「對！妳想得開，曾經有幾位姊妹，本是生具了花容月貌，只可惜，不吃不喝，又哭又鬧，三五天折騰下來，人全變了樣子，等到品評時刻，已是形變骨銷，黃花憔悴，難入評選人的法眼了。」

小鶯兒心中一動，笑道：「妳看看我這模樣，能不能品評入選呢？」

「妳膽識過人，姿色絕佳，而且，運氣也好。」青衣少女道：「品選人提前趕到，明天就是評選之期，妳慢慢進食，等一會，我來收拾。」轉身而去，未熄燭火，也未關房門。

小鶯兒非常小心，捏碎一截信香，投入燭火之中，就開始吃飯，按下了强烈的好奇之心，沒有出室查看。

小鶯兒很希望花姐姐能在信香引導中，趕來會晤，但她失望了，直等到疲累難支，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熟睡中發生了甚麼事情，但醒來時，却發覺睡在一張寬大的檀木床上，雅室寬大，窗明几淨，四個青衣女婢，垂手肅立在床前，兩個中年婦人，也恭候一側。

小鶯兒伸個懶腰，坐起身子。

四個青衣女婢一齊跑過來，扶侍她穿衣下床。

小鶯兒可是從未這麼享受過，一時間，頗難適應。

但她看出了昨夜送飯給她的青衣女婢也在其中，點頭一笑，道：「妳叫甚麼名字？」

「小婢青蓮。」

兩個中年婦人急急奔了過來，道：「請姑娘沐浴更衣。」

小鶯兒打量了兩個中年婦人一陣，認出正是拖她進入地窖的人，不覺心頭火起，正想發作，突然又忍了下來，柔柔一笑，道：「不敢有勞兩位大嫂子，叫青蓮帶我去沐浴就好。」

「多謝姑娘體惜。」

在青蓮導引下，行入了一間浴室。

一個奇大的紅漆澡盆，早已滿蓄香湯。

小鶯兒揮揮手，攆走了兩個伺候入浴的丫頭，低聲道：「青蓮，咱們一見投緣，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青蓮一面為小鶯兒寬衣解帶，一面低聲說道：「姑娘一點也不知道麼？」

小鶯兒搖搖頭。

青蓮道：「小婢聽周管事說，姑娘在沉睡未醒中，已經入選，不敢吵醒妳的好夢，只好把姑娘抬入了留香閣中。」

「周管事是誰？」小鶯兒打斷了青蓮的話。

「就是那兩個中年婦人哪，她們兩個人是這裏的正、副管事，正管事姓周，副管事姓馬。」

小鶯兒點點頭，道：「又是甚麼人評我入選呢？」

「這個小婢就不清楚了，我們沒有見過他，只聽說他一見姑娘，就立刻決定妳入選了。」

小鶯兒步入浴盆。

青蓮道：「姑娘，妳穿來的衣服可要丟掉。」

「先放在那裏，妳也出去吧！我還不太習慣讓人幫我洗澡。」

青蓮一笑而去，小鶯兒立刻跳出澡盆，取出信香藏好，才開始洗澡。

浴罷出室，兩個女管事早已帶了四個青衣女婢恭候在浴室之外，分捧着衣服綉鞋。

小鶯兒找個機會，把信香放入青蓮的身上，低聲說道：「陪着我，不要離開。」

青蓮點頭應是。

小鶯兒極盡小心的應付着各種突來的變化。

接下去，是一番梳粧打扮，四五個人圍住了小鶯兒，敷粉、塗脂、描眉、挽髮、足足折騰了半個時辰之久。

這一番粧扮之後，小鶯兒已完全變了個樣子，明媚照人，艷光四射，連青蓮等四個丫頭，也看得呆住了。

但聞一陣大笑之聲傳了過來，道：「好！好！好極了，果然是艷麗如仙。」

小鶯兒轉頭看去，只見一個華服背影，帶着笑聲離去。

回首慢了那麼一點點，竟未能一睹他面目如何？

「周管事，他是誰？」

「回姑娘的話，他是大少爺。」

「大少爺，為甚麼不進來坐一會呢？」小鶯兒心中盪起了漣漪，忖道：「難道我推斷錯誤，這裏眞的是江州府的內宅？」

「大少爺已來了很久，飽覽了姑娘秀色。」周管事低聲的回答。

小鶯兒站起身子，手扶青蓮的肩頭上，低聲道：「帶我回房去吧！我好想休息一下。」

回到「留香閣」小鶯兒回身掩上了房門，把一衆隨行而來的女婢、僕婦全都關在了門外，取回藏入青蓮身上的信香，低聲道：「你也去吧！我要小息片刻，替我泡杯茶，準備一盤細點，半個時辰之後，再送過來。」

青蓮應聲退出，小鶯兒却斜倚在粧枱上出神。

這兩天中的變化，似是比十幾年經歷的事情都多。

爹娘是否平安，花迎風又在那裏，身懷的信香是否眞有招來花迎風的能力，如果有，為甚麼已兩度傳出信香，却不見花迎風一點回音消息？

那位大少爺，究竟是何用心？把我打扮得明艷照人，只為讚我一句好極了麼？

忽然間，一縷柔細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小鶯兒，妳表現得一直很好，展現出了過人的機智，再忍耐一兩天，大概就可以水落石出，眞相大白了，勇敢些撐下去，我會在妳眞正危機時出現，絕不會讓你受到傷害。」

聲音似是由那座大床上傳了過來，但小鶯撲向木榻時，却不見花迎風身形何在。

只見木榻上端放着一座玉佛，正是家中供奉的那座玉觀音。

這座佛像，她已經看了十幾年，一眼就認了出來。

緩緩捧起了觀音神像，小鶯兒心情安定了不少。

室外響起了叩門之聲，小鶯兒打起精神，打開木門。

青蓮手托着一個木盤而入。

木盤上放着香茗、細點。

但讓小鶯兒吃驚的是，劉剛和一個黑衣老者，緊隨在青蓮身後而入，而且，隨手關上了房門。

看到了小鶯兒手捧的玉佛，劉剛的臉色突然大變，沉聲說道：「姑娘帶來了家中玉觀音？」

小鶯兒點點頭。

「這座玉佛，可有甚麼古怪？」黑衣老者目注劉剛，神情一片肅冷。

「倒沒有甚麼古怪，屬下只是未想到，她會把家中的玉觀音也帶來了。」

黑衣老者未再多問，却從身上取出一個布包放在粧枱上，緩緩打開。

裏面竟是兩把精緻、鋒利的小刀和一把小剪子，一個三寸高低的白玉瓶子。

「姑娘，只有一點還不太像，所以，老朽不能不為姑娘動點小手術了。」

小鶯兒呆了一呆，道：「動手術，為甚麼啊！」

黑衣老者淡淡一笑，道：「妳的下顎長了一點，耳垂厚了一些。」

小鶯兒壓制下心頭的震驚，接道：「我生相如此，而且十分的匀稱，用不着動手術，把它削短刮薄？」

「這個，只怕就由不得姑娘了，老朽不辭千里而來，總要把事情作得完美一些，姑娘，妳確實五官匀稱，無懈可擊，只能說，她長得不如姑娘，多了兩處缺點。」

「她是誰呀？為甚麼要把我改造得和她一樣？」小鶯兒忍不住提高了聲音。

「劉剛，你們沒有告訴過她麼？」

木門呀然而開，一個華服少年緩步而入，接道：「人選未定之前，不能讓風聲外洩。」對青蓮一揮手，青蓮立刻退了出去，目光轉注劉剛的臉上，道：「守住通道門口，任何人不許進來，抗命者殺。」

他是個非常細心的人，凝神傾聽了一陣，確定劉剛走遠了，才微微一笑，道：「小鶯兒，心中有疑問？可以說出來了，我非常希望得到妳的全力配合，半年來，我們尋找到十一位美女，竟然都功敗垂成，你是第十二位，也是最適合的一位，也是最有勇氣的一位……」

小鶯兒出奇的平靜，打量了那華服公子一眼，道：「這位穿黑衣的伯伯，拏刀子幫我整容，靠得住麼？」

問得大出了華服公子和那黑衣老者意料之外，兩人對望了一眼，黑衣老者搶先答道：「老夫號稱神仙手，乃當今第一神醫，能接骨續筋，妳這點小小手術，算得甚麼？包妳三天內傷口復合，疤痕全無，再說老夫如無這份功力，胡公子也不會請我來了。」

華衣少年接道：「他說得不錯，那白玉瓶中，是天下最好的聖藥，靈芝生肌散，我加了二百兩的黃金，他才肯用此藥幫姑娘整容，可以使姑娘少受幾日痛苦。」

「你眞是江州知府的公子？」

「是！」華服少年道：「一個小小知府的公子，有甚麼值得誇耀之處。」

「你請來天下第一名醫，不惜重金，幫我整易容貌，究竟是為了甚麼呢？」小鶯兒道：「妾貌不入君之眼，就不該接我來此，既入君眼，就該保我原來容貌，這是我百思不解，胡公子能以教我麼？」

「能，我要妳家世改變，易容重生，使活的消失，死的還魂，」胡公子道：「小鶯兒將不再在人世，一個貌美如花的秋明月，會在僕從如雲護送下進入京城，聖上主婚，百官朝賀，晋身為王妃的身份，區區也是隨行護從人員之一，小鶯兒，我送妳這個富貴夠大吧？」

小鶯兒心頭震動了一下，道：「秋明月是誰？」

「在下的表妹。」

「她的人呢？」

「死了，也因此逼得胡某花了半年的時間，再找一個秋明月表妹出來。」

「她的父母呢？」

「官居一品，職位高過家父。」

「難道他們會認不出自己的女兒麼？」

「一旦進入京城，就算他們認出來，也不敢說出來了，欺君之罪，可是滅門誅族的大禍。」胡公子道：「明月表妹在江州遊玩，寄居寒舍，邂逅了王爺，一見鍾情，王爺回京，請旨賜婚，已蒙恩准，不想明月表妹福緣不足，竟然一病而逝。」

小鶯兒沉吟了一陣，道：「既然病逝，就該具實呈奏，王爺雖然尊貴，却不是掌管生死的閻王，有屍體為證，量也不會降罪，公子捨近求遠，把一件簡單的事，弄得如此複雜，豈非自找麻煩？」

「宦海兇險，不是民間所能知曉，一着失誤，罷官抄家，何況七王爺極受當今皇兒的寵愛，有道是天威難測，」胡公子道：「小鶯兒，我已經說得

很清楚了，論日後富貴，妳强我們十倍，該是妳作個決定的時候了。」

「爲了此殺我父母，此仇是否該報？」

「胡某一直想用最和平的辦法處理此事，想不到他們求功心切，手段激烈了一些。」

「那是說在我之前，除了十一位少女遇害之外，也牽累了她們的家人、父母了？」小鶯兒心中忖思：我和他談了這麼多話，不知花姐姐是否聽到了，如今事情已然大部明朗，眞該是作決定的時候了。

但聞神仙手說道：「兩位請早作定案，老夫可不能乾耗在這裏，聽你們談情說愛。」

「只有一件事了，我要報父母之仇。」小鶯兒說。

「可以，我會處置兇手，使妳心願得償。」

想不到胡公子答應得如此爽快，小鶯兒原想拖延時間的想法，完全失敗，只好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不過動手術之前，我想吃一碗海參魚翅。」

「這個容易，」胡公子笑道：「我要他們立刻準備，整容手術之後，總得一兩天，不便進食佳餚美味。」一拉神仙手，退了出去。

胡公子工於心計，一聽小鶯兒這時提出這樣一個要求，知她已爲說動，只是想找個理由，緩和一下心情，一個人突然要換成另一個人的形貌，連家世身份，全要改變，難免令人有些難以割捨的感覺。

* * *

小鶯兒也眞的心動了，但她必需給花迎風一個現身的機會，聽聽花姐姐的意見。

這一次，小鶯兒沒有失望，花迎風突然在室中出現，道：「小鶯兒，我聽到了你們所有的談話，因爲，我一直藏身妳的木榻四週。」

「花姐姐，我該怎麼辦呢？」

「我看，這要妳自己決定了，妳一直應對得很好，實在已有身爲王妃的能力。」

「花姐姐，妳眞的贊成麼？」

「妳娘唸了幾十年的經，把一個漁家女唸成了王妃，小鶯兒，妳說花姐姐會反對麼？」

「可是，我對秋明月，完全陌生啊？」

「這不用妳擔心了，胡公子是個心思週密的人，他會告訴妳秋明月的一切細節，不過，胡公子這個人不能饒恕。」

小鶯兒點點頭，道：「他是眞正的陰毒人物，我也不相信秋明月是病死的。」

「不是病死，是自殺，我已經查明白了，就在聖上賜准婚姻的聖旨頒到江州，他强佔了秋明月的淸白，最可恨的地方是，他不是貪戀表妹的美色，而是想抓住秋明月一個把柄，作爲日後的要挾，只不過，他沒有想到秋明月的生性，柔中有剛，自覺無法再面對王爺，竟而吞金自裁，爲挽救這場大禍，胡公子想出了李代桃僵的辦法，這就又害了十幾條人命。」花迎風道：「命運的變化，不是全由人掌握的，這樣的結果，誰能想得到呢？小鶯兒，既得之，則安之，日後如何運用妳王妃的身份，多爲貧苦蒼生黎民們盡些心力，不要辜負了菩薩對妳的厚愛，就行了。」

「我會記住的，此心唯天可表，如若我心口不一，姐姐可以找到王府中殺了我，現小妹只擔心兩件事了，一是我的父母，二是胡公子會不會强佔了我的淸白？」

「不會的，他已經闖下過大禍，用盡心機才彌補了過失。」花迎風道：「何況，妳的身份之謎，就是他手握的把柄，至於妳父母的事，我相信妳可用另一種身份和他們團聚一起，我也會助你一臂之力。」

小鶯兒一眨眼睛，滾下來兩行淚水，道：「這座玉觀音……」

「交給我帶回去，還給妳娘，這是支持她的精神支柱，也是你們母女見面的信物。」花迎風語聲一頓，接道：「有人來了。」身形一閃不見。

片刻後，胡公子推門而入，手中捧着一碗海參魚翅。

他竟然親自送了過來。

「不敢當啊！胡公子。」

「姑娘請用餐之後，在下還有一件更好的禮物奉贈。」

小鶯兒只聽人說過海參、魚翅，來自南疆、東域的大海之中，別說吃了，連見也沒有見過，初嚐珍味，難以自禁，竟把一碗吃完。

胡公子獻上的第二個禮物，是劉剛的人頭，也是殺害王博、李氏的兇手。

* * *

神仙手果然是醫術通神，小鶯兒整過容後，竟和秋明月留下的畫像一般模樣。

小鶯兒冒名入京，秋大人、胡公子奉旨護送，直到過了洞房花燭，小鶯兒才放下了心中石頭。

七王爺很年輕，對小鶯兒十分惜愛，也很感激胡公子這個大媒，留在京中，盤桓了半月之久，才放他南下江州，只可惜胡公子一出京城，就被人劫殺城外。

七王爺很震怒，下令嚴緝兇手，但人海茫茫，兇手又未留下一點痕跡，刑部各捕快全部出動，也找不出一點線索。

七王爺懷念舊情，竟要大事株連，還是小鶯兒勸住他，不可株連無辜，她心中明白，是花迎風下的手，現在，就等着花姐姐安排和父母見面的機會了。

（全文完）

武林掌篇

一劍證三生

凌風・文　可飛・圖

一劍紅線

女俠南宮燕是玩世道士的得意門徒，劍術很精，當她辭別玩世道士下山的時候，玩世道士對她說：「江湖奇材異能之士很多，但都上了年紀，少年人有精深武技的，並不多見，妳的武技在武林中已算是罕有敵手，不必再求甚麼名師學習，但倘若遇到了少年人，根基穩固的，妳不但要提拔他，還要把妳本身的武技，傳授給他，讓他在江湖上成就了煊赫的事業，武林中最缺乏的是武德，很多人都要爭强競勝，這實在是不必要的，武技最高的人，會死在很尋常的人手上，武技的使用，並不是要勝他人，有時失敗了，也不是武技低的緣故，妳了解其中的玄妙便是江湖裡第一人。」

天註良緣

南宮燕聽了這一番話，記在心頭，她在江湖上，也曾幹過很多特別的事情，可是，爲了秉承玩世道士的教訓，不把姓名透露。

一天她到了江西的懷玉山，正在觀看山色，忽見叢林外有一個少年，拿着一口寶劍，長嗟短嘆，看這少年時，生得十分英俊，可是一派愁憂之色，不斷把手中的長劍，刺向樹上，每一出手，都挽了一個劍花，從他挽劍花的圈形觀察，他的劍術，也很精深，南宮燕看得奇怪，這樣一個有本領的人，年紀又輕，有甚麼苦難，令他這樣愁眉不展？她有了好奇的心意，便躲在林裡觀看，只見那少年，俯仰咨嗟，很久，忽然仰天嘆道：「不料我祝天生到了現在，竟是山窮水盡，十年來在山中學的功夫，一點作用也沒有，偷生人世，與趣毫無，既然是這樣，何必學習武功？」說完，把劍橫在胸前，兩個指頭，夾着劍尖，輕輕的一拗，卜的一聲，那口寶劍已早爲他折爲兩段，可見他的力度也十分强勁。

他把劍拗折了，順手一彈，折斷的劍鋒，從他指裡飛出，刺射在樹幹上，沒了痕跡，他又把劍一扔，那一口劍，也射刺在樹上，只露出了劍鍔出來。

南宮燕見了暗暗咋舌，她初時認爲那少年要自殺，這時，方知他的憾恨是在一把劍上，心裡更是奇怪，要試試他的功夫，便繞道來到了山徑的邊傍，那裡的山草很高，正好躲在草裡，少年咨嗟不斷的跑下來，他沮喪得很，形容憔悴，像支撑不起的樣子。

南宮燕輕輕的把脚伸出來，在他的脚下一撥，大概他沒有防備，一個倒栽葱，仆在地上，南宮燕悄悄的站了起來。

祝天生跌了一跤，十分狼狽，連忙爬起，見了南宮燕，知道給對方暗算，大怒道：「我和妳沒仇又沒怨，爲甚麼要這樣的對付我？」橫拳一繞，倒撞過來，南宮燕一退，閃過他的拳，拳風從她的胸前掠過，很是强勁，南宮燕暗想，玩世道士教訓自己，在江湖上見了有本領的人，便要幫助、倘若那人不是歹徒，若有甚麼困難時，自己是應該助他的，但是，不把本領給他看看，他是不會俯首貼耳的接受自己的幫助，教導，便笑道：「蠢豬，誰教你的本領不濟，中了我的計。」

祝天生更是大怒，又揮拳攻擊，南宮燕一連問了幾次，對祝天生的武功，漸漸看出門派來，祝天生的拳法是少林寺的梅花蝴蝶掌綜合而成的，混合了峨嵋派的氣功，特別創成一種拳法，他的根底雖好，可是距爐火純青的時間還遠，再接兩招，又看到對方的破綻，雙掌一掃，直逼祝天生的要害。

這一來，祝天生很是危險，可是南宮燕並不直接擊下，反手一抓，嗤的一聲，把祝天生的外衣扯落了一片，祝天生吃了一驚，老羞成怒，一雙蝴蝶掌橫劈過來。

南宮燕哈哈大笑起來道：「像你這樣本領的人，要和我爭勝負，眞是可笑，你要不要學武功，如果要時，我教你好不好？」

祝天生很是難過，於是虎吼一聲，又撲上前，怒火上升，心靈不定，使出的拳法，更是不成章法。

南宮燕輕輕的把他肩頭一按，他站得不穩，隆的一聲，又仆在地上，他在地上一跌而起，把手掩着面，頭顱向大樹上便是一撞，南宮燕見他要自殺，忙一縱上前，一手把他抓着，

很奇怪的道：「少年人不應該這樣衝動，我只是逗你玩玩而已，你有甚麼困難，不妨對我說說。」

祝天生一言不發，南宮燕又說道：「我見你把劍弄折了，你似有難言之隱，說出來給我聽聽，我不妨坦白的告訴你，我是南宮燕，玩世道士的門徒，你對我說吧，我的能力可能會幫助你。」

祝天生忽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南宮燕知他心頭難過，便又說道：「你不要難過，這裡是一座荒山，除了你我之外，沒有第三個人，你有甚麼困難，出你之口，入我之耳，是不會有人知道。」

祝天生呆了一會，嘆了一口氣道：「南宮女俠既然肯幫助我，我不妨坦白對妳說，我是淡如和尚的弟子，淡如和尚是甚麼人，南宮女俠是知道的，我是德安人，這一次下山，是奉了師父的命，入探三龍寨，那料學到的武功，沒有甚麼用，結果給三龍寨的人打敗了，自問入山十年，一無所用，那裡有面目回去見我的師父，也那裡有面目見江湖上的朋友？南宮女俠妳說幫助我，也不容易，爲的是三龍寨的人，個個精强，人數又多，妳我兩人，絕對不是他們對手。」

南宮燕想了想，問道：「你說的三龍寨，是不是在懷玉山的那個山寨，三龍寨的寨主是不是叫插翼虎？」

祝天生道：「是了。」

南宮燕道：「這一羣人都是少林支派，屬於九連山的，淡如和尚和他們是同宗異派，爲甚麼要自相殘殺？」

祝天生說道：「正因爲他們違反師誡，破壞少林的名聲，非把他們清理不可。」

南宮燕道：「既然是這樣，我和你同去，以你的武功是不會輸給對方，只是單人匹馬難於應付他們人多，所以失敗，有我和你同去，定能達到成功，爲你師門清理門戶了。」

祝天生聞言心裡高興，還怕人數太少，沒法入山，南宮燕把斷劍還給他，笑道：「看我的本領吧！」

說完便和祝天生下山，到了三龍寨，寨裡空空，不見一個人，祝天生十分奇怪，南宮燕笑道：「他們或許知道我們來了，便立即逃走，其實插翼虎的本領，也不是很高，我在江湖上幾次見過他，他始終不敢和我交手，以你的武功本來也勝過他的，只是初入江湖，對過手的經驗閱歷都淺，同時，又在雙拳難敵四手之下，對你是不利，爲了這樣，你便輸給他們。」

祝天生要找插翼虎，完成他的任務，南宮燕道：「你不要忙，不久的將來，總有和他見面的一天。」

在三龍寨逗留了兩天，發覺三龍寨有很多建築物，都破壞了，這表示三龍寨的人，放棄了這個地盤再不回到山上。於是南宮燕和祝天生轉入鄱陽湖，對祝天生道：「插翼虎這一羣人不在懷玉山，必定在鄱陽湖，我們去湖中，很容易和他相遇。」

於是她便和祝天生在一艘小船裡暗中注視湖中來往人等，閒着無事，便把一些劍術說給祝天生知道，這是祝天生以前未有學習過的。

南宮燕笑道：「你的劍雖然折了一半，如使用我教你的劍法，只是一把斷劍，便能把插翼虎打敗。」

祝天生不敢有這樣的奢望，但很小心的領受她的教導。一晚，月明星稀，湖上的景色十分明淨，兩人坐在船頭，觀看湖景，忽見一艘小船在船頭繞過，船上一條大漢，很靜穆的坐着，南宮燕一見，便對祝天生道：「那便是插翼虎，你去和他決鬥吧，用我教你的斷劍法，必定能够打敗對方。」

祝天生本來不識插翼虎的，見南宮燕這樣說，便一縱身，跳過小船，大喝道：「插翼虎，今天遇到了你，我們決個高下。」

那大漢正是插翼虎，見祝天生突然而來，也吃了一驚，連忙拔出劍來，和祝天生交手，這一艘小船給他們二人的勁力震盪得不斷在湖中心旋轉。

祝天生初學斷劍法，招法雖然不很純熟，爲了本身的武功亦有相當基礎，這時可是一對一，沒有旁人威脅，放膽戰下去，果然和插翼虎戰個平手，插翼虎的武功亦是不錯，但是他確比祝天生遜一籌，接了幾招，插翼虎不敢戀戰，使勁的把小船一撐，這一着，是他向祝天生進攻的毒計，在他一撐的時候，早已飛去，落在傍邊一艘大船之上。

祝天生給他弄得立脚不穩，跟着小船跌下湖中，身才到水便見有人把他一抓，原來南宮燕見他落水，恐他不懂水性，便飛身過來幫他一把。

南宮燕笑對他道：「傳授給你的劍法，沒有甚麼問題，可是你得挺起胸膛，鼓起勇氣，才能把插翼虎殺死，代替師門清理門戶，如果心裡有了怯意，那是不行的。」

祝天生聽了，覺得很對，再過兩天，又和插翼虎相遇，這一回，祝天生的攻勢和以前不同，插翼虎抵擋不住，正要使用詭計暗算，把祝天生翻跌湖中。

那料到祝天生早有準備，兩脚在小船上一撐，把小船穩定下來，插翼虎不能把祝天生翻跌入湖中，却給祝天生把手中的長劍震斷，斜斜的在他肩上插了一下，狂叫一聲便跌落湖中去。

南宮燕看見了，把手一拍道：「眞俊的功夫，不愧是我的門徒。」

這一次交手，插翼虎敗了，祝天生便跟南宮燕學習劍法，南宮燕見他爲人謹愼，便許以終身嫁給祝天生，完成了這一段一劍證三生的天註良緣了。



湖海軼事異聞錄／石磊・文　可飛・圖

酒仙戲血魔

羣魔亂舞焚莊院　衆俠顯能退頑兇

閩西竹吉山，地勢偏僻，是個人跡罕至的山區，因當地山勢險惡，到處都是密林深谷，又多蛇獸，故離山最近人家，也在三五十里之外。

這一日清晨，面東山麓前，正有一老一少，穿林覓路的向西南一帶匆匆的趕去，老的五十開外年紀，貌相清癯，但長眉入鬢，雙目神光如電，看去自有一種令人不敢迫視的威嚴，身穿深青色寬大綢衣，少的是個二十左右的少女，神態媚美，艷光照人，却也秀眉斜飛，星眸明澄，穿的是齊膝月白紈絹衫褲，二人都衣袂飄飄，足不點地的急趕。

他們剛穿出樹林，已見到一座小山崖後，有大股濃烟冲天而起，二人脚步一緊，立即翻上山崖，遙望遠處濃烟昇起之處，隱隱約約見到了火光。

少的似感詫異，一皺長眉的對老者道：「爹，時辰未到，怎會有這等火光？難道老魔已提前動手了嗎？」

老的一抖袍袖道：「這種邪門中的老賊，無一不是手段卑劣，當然談不到甚麼信義，看來新建成的祝家莊完了，我們既有爲而來，就趕快一步吧。」說完，展開身形，便往這火光隱約之處飛縱而去。

二人這一展開身形，宛如青白二條光影，轉眼之間，已趕到了火場，那是一個地勢隱僻的山谷，四週圍都是高大樹木，谷底有個大池沼，正承受由山峯間瀉下來的一個小瀑布，在池沼向南之處，接連有十幾座高大的樓房，已爲烈燄吞沒，尚有火舌在亂竄，四週有十幾具屍體橫躺在地上，却沒有見到一個活的人影，傳來的則是火燒木柱必剝聲和墻倒的轟隆之聲。

老的側耳一聽，立對那個少女道：「瓊兒，樓房後面有聲响，咱們繞林過去。」說完就往西南一帶撲去，少女也緊隨其後，當地樹木雖然高大，但極爲稀疏，他們沿林繞過火場，遠遠已聽到兵刃交擊之聲在林外傳來，二人循聲穿林而出，原來林外是另外一個山谷，較這邊的寬大得多，谷中亂石縱橫，正有二三十人到處亂竄，另有十幾個人，則在分頭攔截，看形勢是不給這二三十人突圍出這個盤地。

這一老一少所立之處，較這山谷小盤地高出二丈左右，居高臨下，對週圍看得十分清楚，這攔阻二三十人突圍的十幾人中，有祝氏三雄中的「閩南一絕」祝天南，「惡書生」祝天生兄弟二人，知道祝家莊雖被焚毀，却已有外援趕到，把對方挫敗了，再看和他們一起十幾人中，有閩東大飛山「飛龍」郭省，晉中伏牛北谷「文武雙星」之「文曲星」杜文，及「武曲星」申武，恒山懸空門的「假居士」沈煌和他的愛徒「鎮北手」凌翰墨，山東蒙山「八臂哪吒」岳震，贛邊九容山「七擒掌」唐雪旌，大行山「太行雙義」況寅、況辰兄弟

，還有一位是前輩高手，八卦門的掌門人「地行仙」趙晋，尚有二個少年。

老者看到後，便逐一指點給他身畔的少女看，他再將突圍中的二三十人，也一個一個的指點道：「那二個是天地門中三門神『惡靈官』卓西，『喪門神』關東，那滿腮虬髯身材高大的，是南海『天魔』穆昭，二個枯瘦老者，是崆峒派門下的高手『鬼見愁』郝宓，『生死判』烏天常，那一男一女，是桂中搖山『混元索』羅烈和他的妻子『多面觀音』柴淑君，一身黑衫，身背不少包袱的是滇西玉龍山『毒尊者』龍木公，在他右手一面的，是黔中雲霧山雙煞『青面神』羅仿，『白眉仙』柏雲申，現在妳要注意的，就是那個身材中等，鬚眉花白的老賊括蒼『七步斷魂』黃三公，其餘手持短鈎鐮槍似的奇異兵刃，那就是這次罪魁禍首『血影門』的手下，其餘有持平頭刀的，則是這次被利用『刀魔』普航的門下了。」

這稱作瓊兒的少女，對山谷亂石之間一方突圍，一方攔阻之間，看了幾眼問道：「爹，這夥邪門中的老賊，看功力都十分高强，他們身法神速，出手也是迅速無比，攔阻他們的人，比不了他們强多少，爲甚麼要這樣急惶的突圍？何況人數又多？內中難道有甚麼原故？」

老的也微皺雙眉，沉聲道：「這一邊的人，論功力，當以『地行仙』趙晋爲高，其次是『假居士』沈煌和『文武曲星』杜文、申武和『七擒掌』唐雲旌，『八臂哪吒』岳震相等。但邪門中的『毒尊者』龍木公，天地門的『二門神』卓西、關東二個也不弱，『天魔』穆昭，『雲霧雙煞』羅仿與柏雲申，加上崆峒派的郝宓、烏天常，論實力，並不輸於這一邊，爲甚麼要這樣突圍，眞是教人費猜疑了……」他說到這裡，加重語氣對少女道：「瓊兒，別的咱們不管，咱們來的，便是找那老賊黃三公，妳祇留意這個老賊便是，他們一突圍，咱們就綴着這個老賊。」

他話剛說完，有人冷哼了一聲道：「別的不管，你就想撿現成的不成？」

這突如其來的哼聲和語氣，却嚇得這二個老少一跳，身形立即縱飛開來，少女已手放肩頭，想撤下肩頭兵刃，老的已掌按腰際，準備應變。

二人一看清楚，這發話的是個矮小老者，一個酒糟鼻，小眼睛，身上布袍又寬又大，加上亂草似的一頭灰白頭髮，神態極爲落拓而又滑稽，但見二人對他注視，寬大袍袖往鼻下一抹，一皺酒糟鼻，小眼睛一瞪，又道：「怎麼？不認得你老祖宗了？」

老的噓了一口氣，然後一拱手道：「原來是車老前輩，老夫自思普天下武林中，能到老夫身旁，教老夫茫然不覺的祇有限幾位前輩中的高手……」說到這裡，對下面山谷中瞥上了一眼，笑道：「想是您老已現過身，否則這般老賊和老魔頭們，不會如無頭蒼蠅般亂竄亂撞的想逃命。」

小老兒沉着臉道：「辛毒，聽你語氣，似爲這括蒼『七步追魂』黃老頭而來，你們有甚麼事過不去？這黃老頭平素爲人還不錯，這次却是不知就裏，聽了石老魔的慫恿，才瞎撞而來，老祖宗露面，就是爲了警告他，不許他用這些破銅爛鐵，否則就抽他筋剝他皮，他聽老祖宗的話，才沒有使出這些破爛東西，你找這黃老頭，必是偷不到那份淬毒單方，不然以你的名頭，黃老頭如何敢來惹你？你說是不是？」

那個老的正是武林中著名怪客，「毒手神偷」辛天風，他一聽小老頭兒這樣說，笑而不答，手一揮，教那少女過來拜見，道：「這位老祖宗，便是名震天下武林『世外四賢』之一酒仙『千杯翁』車丕車老祖宗，妳不是說一直沒見過一位眞眞正正的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嗎？現在見到了，快多叩一個响頭。」

那少女聽了，走前數步，雙膝一跪，連叩了二個响頭，這個酒糟鼻的「千杯翁」一邊擺手，一邊對辛天風瞪視，辛天風笑道：「這是小女辛瓊。」

「千杯翁」車丕扶起了辛瓊，對她小臉看了一眼，搖頭作不信狀道：「你不會騙老祖宗吧！從來沒聽過你已成了親，怎會有這樣英秀的女兒？再說，憑你這副尊容，也生不出這樣好的女兒？」

辛天風仍笑道：「你這老祖宗怎麼了？別的都可以開玩笑，別人的女兒，老夫也會冒認自己的不成？」

這時，車丕才微露笑容，伸手入杯，可是却伸不出來，作了一個鬼臉對辛瓊道：「老祖宗身邊本有幾樣東西，可是中途都給了孫子們了，現在一樣都不剩，可是見了小輩，這見面東西又不能不給，這樣吧，老祖宗暫且欠下，妳答應不答應？」

辛瓊見了他這副神情，不禁失笑道：「老祖宗，誰迫你要見面禮？你老人家急甚麼？」

車丕一指辛天風道：「是你這貪心老子，他教妳叩頭，還多叩一個頭，頭可會是白叩的嗎？他的鬼心思，老祖宗豈會不知？」

辛天風也笑對車丕道：「辛毒的女兒豈是隨便給人叩頭的？沒有幾個能消受得了，天下甚麼都可賒上一賒，那有見面禮欠一欠的？老夫知道你這老祖宗，吃了輩高的虧，碰到的總是小輩子孫，欠的禮當然是不少，你永遠不會還，有一點東西想留着送給舊欠的，可是又碰到小輩給掉了，瓊兒，老祖宗的酒後『三晃身法』，天下獨步，妳就要了這份禮吧！」

辛瓊聽了，對車丕望了一眼，見他瞪大了眼對辛天風看着，便搖頭道：「爹，我已答應了老祖宗，教他老人家別着急，再說這樣的重禮，怎能討

得出口。」

辛天風打了一個哈哈道：「妳爹貪心，你這位老祖宗小氣……」剛說到這裡，遠遠有一聲高吭嘯聲傳來，尖銳嘹亮，緊接着第二道嘯聲傳來，則是蒼老雄勁。

山谷形勢突變，這二道嘯聲，一聽便知引吭之人，內功之强，已到了巔峯，這一邊人爲這嘯聲所惑，略一遲疑，一般邪門中老賊，已有七八人突圍而出，疾竄入林中，等待警覺攔阻時，已是不及。

車丕對辛瓊道：「好孩子，老祖宗不會小氣，妳放心好了。」

他回頭對辛天風道：「來的不知是甚麼樣的老東西，你來到了想不出一點力，辨不到，這二個鬼叫的，你我各對付一個！」

就在這二句話之間，嘯聲已由遠而近，接着二條人影，已由山坡飛瀉而落在盤地上，一個身材高大，一個瘦小，那個身材高大的，穿一件十分刺目的紅色外衣，一落地，就朝左面衝天黑烟瞥上一眼，接着便是一聲朗笑。

雙方都是因爲這二人飛瀉身法神速，相隔二丈左右，都停手靜觀動靜，這一邊一看這人，但都抽了一口冷氣，原這個身材高大的，正是目前左道邪門中第一位人物，青海積石山「血影門」的掌門人老魔「血影子」石泰。

助祝家莊那邊的高手，似是以「地行仙」趙晋和「假居士」沈煌爲首，待等這二人一落地，就已示意各人退後幾步，他二個面面對來人。

由於石泰這一身紅衣，身材又高大，極爲引人矚目，同來身旁那個瘦小人物，各人都忽略了，待等立定，趙晋和沈煌一看清楚，却都心中一凜，這瘦小身材的老者，不是別人，正是當今崆峒派的掌門人「玄冥子」桑靈，他不但是正宗大派掌門人，且也是武林中有數的前輩人物。

祝家莊一夥人中，識得「鬼見愁」郝宓，「生死判」烏天常這二個崆峒門下高手的，在他們二人現身之後，都已感覺詫異，猜不透這二人怎會和左道邪門中人在一起？如今一見連掌門人桑靈也趕到，更是莫名其妙了。

老魔石泰，對祝天南看了一眼，冷笑道：「老夫門下，欲在這竹吉山中立寨，祇不過爲了東來有個落脚之處，你這小子，自以爲『閩南一絕』，目中無人，居然敢趕走老夫門下，在此建莊，老夫早警告過你，莊院何日落成，老夫就命人前來焚毀，你還膽敢約定日期……」說到這裡，他對各人環視一眼，冷哼一聲又道：「你找來這幾個後輩小子，就能自保嗎？老夫現在再警告你，接着下來，老夫要搗你龍岩的老巢了，你是『閩南一絕』，老夫就趕你去絕路，也教各人往後沒人敢藐視『血影門』！」

這老魔石泰，成名多年，又是著名的心狠手辣，這時當面對祝天南叱喝，這股威勢，眞教這「閩南一絕」不敢和他鬥口，倒是「假居士」沈煌，哼的冷笑一聲：「『血影門』原來是爲了立威，才不到約定時辰，偷偷放火，這樣的立威，也不見如何光彩吧！當初來警告之人，早教他回去，祝家莊於今日午正落成，祇要『血影門』來人，功候上能有過人之處，不必『血影門』來人動手，祝家莊中人自會毀去，退出這竹吉山，可是天還未曙，莊未落成，就暗中派人放火，這樣立威，却說別人不能自保？嘿嘿，還居然說要趕別人走絕路！」

老魔石泰並不認識「假居士」沈煌，一聽他接口嘲笑，立即叱道：「小子，你是甚麼人？」

沈煌似爲他這一聲小子引起了怒火，高聲喝道：「老賊，你太爺是懸空門『四居士』之一沈太爺，你記住了。」

石泰大怒，袍袖一揮，喝道：「滾！」一股勁風，已隨着袍袖揮處，疾捲而出，趙晋在旁，知道老魔功力深厚，身形斜跨一步，雙掌往外推出，沈煌也對準捲來勁風劈出一掌，二人雖各應對得快，各以掌勁相抵，可是還爲老魔袖風捲起之勢，捲上了身，都身一旋，被捲衝出六七步，始穩住身形，老魔對二人冷冷的望了一眼，沈煌身形一起，剛想撲上，有人喝道：「住手。」

衆人循聲望去，祇見盤地左側斜坡之上，立了一個矮小老頭，正以手指着沈煌，他身邊有一老者，身形瘦長，較他高出一個頭，還有一個身材苗條的白衣少女。

那矮小身形的小老頭把身旁的老者一推道：「你下去，別教這老魔以大欺小，老祖宗乘這時有暇，欠這好孩子的禮要還給她。」

這老者爲小矮老兒一推下坡，似跌了下來，手足亂舞，可是身形隨這亂舞之勢，凌空相隔七八丈，不高不低，轉眼間已舞到衆人之處了。

老魔石泰和崆峒掌門人「玄冥子」桑靈，一看這人的身法，俱都吃了一驚，其他之人，祇知道這人身法怪誕無比，從未得見。

這人一立定，這一邊之人，祇有杜文、申武、唐雲旌、沈煌、趙晋認得，倒是那一夥左道邪門中人，幾乎人人認識，立定身形，俱都微微退了一步。

「玄冥子」桑靈看清了這人，才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連佛門『金剛派』不傳之秘的『天魔亂舞』身法，也給你偷到了。」

辛天風一聽「玄冥子」桑靈的話，有點老氣横秋，心中微微有氣，祇對他横了一眼，也不招呼，却對老魔石泰笑笑，指指趙晋、祝天南一夥人道：「你別譏笑他們是後輩小子，你遲來一步，若早到一步，就能看到了你邀來的朋友和手下被這般後輩小子趕得

鷄飛狗走的。」說完，指着老魔身後邪門中幾個未竄逃的老賊和「血影門」門下。

老魔石泰聽了，回頭對手下這一夥人瞪視了一眼，對辛天風打量了一眼道：「辛天風，你趕來了說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那矮老頭是誰？」

辛天風笑道：「你們怎麼一回事火併，我可不知，不過看了剛才情形，又聽你所說，似覺你有點說溜了嘴，你邀來的這夥人和你手下，被人趕得鷄飛狗走，你却反說別人不能自保，這話聽來，似有點不大順耳，你身為『血影門』的掌門，應對自己身份看重，我的意思，是告訴你說話要顧事實，別被別人當作笑話，這矮小老頭是誰你不知？他是著名的老祖宗。」

老魔石泰聽了辛天風所說，眞是又氣又惱，從未有人敢在自己面前這等傲狂的，這辛天風雖有怪名，偷天下武林所有絕技於一身，但以自己功力，不致於打發不了他，因此臉色突變，他尚在考慮，是否要和他翻臉？可是桑靈在旁，已冷哼一聲接上了口道：「辛天風，你別在老夫和石朋友面前賣狂，今日之事，以你在江湖的經驗，不會不知實情是為了甚麼，不然你怎會趕了來？老夫知道你一直自標高格，從不與各門各派來往，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怎麼今日也會管起這閒事來了？但老夫警告你，你在後生小輩之中，容你倚老賣狂，可是在老夫和石朋友面前，你得自己量量力。」

這崆峒掌門人桑靈，因辛天風一現身之時，自己就招呼了他，可是桑靈因在武林中輩份既高，又是一派掌門人，說話一直倚老，故對辛天風的語氣，倚老一點，要知道辛天風因無門無派淵源，輩份無從確定，平生又無甚知交，也不能在他論交的朋友中來定高低，祇有他認你值得他尊敬，便稱呼你一聲前輩，否則他亦能和你平輩論交，總之隨他喜愛而已。

「玄冥子」桑靈，眞要論資望，可能較辛天風為高，但桑靈為人心胸狹隘，加上崆峒派門下小輩，素來品流極雜，沒有一個為武林所重，因之身為掌門人的桑靈，也不大受尊敬，在辛天風眼中，最多是平輩論交份量，他對辛天風語言中既倚老，辛天風便心中有氣，故祇對他橫了一眼，先與石泰交談，不去理他，桑靈見辛天風這態度，認為看不起他，心中早已發怒，聽辛天風口氣，對老魔石泰，有嘲笑之意，老魔已為他激動氣惱，連變臉色，就乘勢以斥責口吻來洩自己一股怒火。

可是辛天風對他也早有一股氣，聽「玄冥子」桑靈這一說，立即把臉色一沉，叱道：「老夫不管甚麼閒事，你這樣一來，老夫不想管也得管了，憑你這一點成就，以老夫看來，倒還不放在心上，你還不配有資格來警告老夫，你若不服，儘可以出手，老夫偏要賣這個狂了。」

桑靈如何受得辛天風這樣的輕視，早已一聲大喝，隨喝聲一掌劈出，這崆峒派掌門人，在名門大派之中，是有數幾位前輩之一，掌力之雄厚，眞有開山裂碑的威勢，很少有人能正面接他這一掌，他為立威，一出手就用上了九成威力，想一掌把辛天風鎮住。

這個武林中怪客，不論正邪兩派中人，見鬼神而遠之的人物，果不愧稱為「神偷」二字，他在桑靈掌勁排山倒海般壓來之時，身形猛然一旋，雙掌隨猛旋之勢，橫掃而出，用上了崆峒派的「潑風八打」手勢，借力打力，加上本身內勁，把桑靈劈出的一股掌風，硬生生借猛旋之勢，倒撥而回，呼的一聲，險乎把桑靈震退一步。

桑靈在一晃之餘，身形縱起，雙掌連環削出，掌緣直如二把利劍，分攻辛天風左右兩肩，辛天風左拳右指，也直打橫削，不因桑靈硬攻而閃避，他施的正是武夷山派中最具威力的「四靈手」，左手是白虎拳，右手是朱雀指。

二人身形相隔約有一丈開外，就這樣的指手劃脚的惡鬥起來，招式綿綿不斷的施了出來，都奇奧玄秘，一個雙掌揮劈自如，一個拳急指快，祇聽得滿空尖銳嘯聲，呼哨排蕩，形勢之險惡，是從未曾見。

雙方旁觀的，都是目前江湖中著名的一流好手，看出二人掌勁、拳影、指風，都已能在一丈以外傷人，任何一人挨着一下，非骨折筋斷不可。

這樣迅快無比的各比劃了七八十招，嘶叫聲越來越急，桑靈臉色已漲得紫紅，辛天風則由白轉青，看來二人都竭盡全力，除招式外，已在比拚內力，但神情上辛天風似鎮靜得多，老魔石泰，臉色漸變，雙眼閃爍不停，他身形剛正一動，那邊「地行仙」趙晉，已在腰間撤下一柄三尺長短黑色的尺型兵刃，「假居士」沈煌袖管內也抽出一枝短笛。

石泰橫瞥了一眼，鼻中冷哼一聲，對桑靈道：「桑朋友，這斯偷的都是各門各派武功，老夫倒想教他領教領教西陲『血影門』的功候，你讓給老夫來和他對幾招。」

桑靈聞言，剛想撤身退下，已有一人朗聲笑道：「好法子，想換人是不是？那麼由老祖宗來領教『血影門』的武功吧！」聲音聽來似在山坡上，但語音一停，衆人眼前一花，已有一個矮小老頭，立在石泰對面。

這時桑靈和辛天風，都已收勢退出幾步，止住了拳掌，二人這一對手，都試出對方與自己，功力相等，誰也休想勝誰。二人都保持不敗聲譽，一聽石泰和矮小老頭挺身而出，都乘此下台。

桑靈一看清這矮小老頭，不禁嚇

了一跳，心想這從不在外走動的老酒鬼，怎也會趕了來？老魔石泰，一看面前這矮老頭，祇及自己肩頭，貌相滑稽，居然自稱老祖宗，想來領教自己「血影門」的武功，忍不住哈哈大笑，剛笑到一半，突然想了起來，這矮小老頭一個紅紅的酒糟鼻，不要是傳說中的老酒鬼嗎？立即停止了笑聲，對他一看道：「是酒仙車朋友嗎？」

車丕一翻小眼睛道：「不錯，是你老祖宗。」

石泰神色有點尷尬，這老酒鬼功力如何？自己沒有聽聞過，但他身列世外四賢之二，自己半年前剛與四賢中第四個交手，三十招內，中了對方十掌，生平第一次吃虧，才知「世外四賢」的功力深不可測，怎會這麼巧，在這窮山之中，又會碰到了這個老酒鬼，眞不知如何應付才好？與四賢另一個交手，乃是他上門來警告，不許來這中原胡鬧，因怒他出言狂傲，才動上手，受了一掌之後，又受了一場奚落，好在沒有人知，眼前耳目衆多，若敗在這個老酒鬼手上，則又有甚麼顏面見人？

車丕見他雙眼祇是骨碌碌的亂轉，却沒開口，便笑道：「怎麼？你變成了啞巴！老祖宗二十多年沒有和人動過手，就找不到一個值得動手的，老祖宗看中了你，你福份不淺，你是掌門人身份，臨陣退縮，這手下的灰孫子也將你看不起，還是陪老祖宗舒舒手脚吧！」

老魔石泰被他話一出口，不禁犯了兇性，當着門下小輩，不容他不出手，他猛喝一聲：「好！那你領教『血影門』的功候吧！」他雙掌翻起，掌心殷紅如血，已運氣把他獨門的「血影掌」施展開來了。

老魔石泰認定對方是個勁敵，不敢大意，掌勢緩緩推出，車丕見了笑道：「老祖宗喜歡速戰速決，那有功夫和你虛耗？」說完，反手就向石泰推出掌勢揮去。

雙方掌力一觸，「蓬」一聲大震，祇見車丕身形為之震得一晃，就在這一晃之間，人已不見了，衆人正錯愕之間，石泰迅疾無比，回身拍出一掌。

原來車丕在一晃之間，已閃到了老魔石泰身後，石泰回身拍出一拳，祇見矮小身形又一晃而沒。

老魔知道了這個老酒鬼在身法上有獨特的成就，自己若是見到他身形發掌，已是來不及，故不等回身，就呼呼連劈三掌，在掌形中人影亂晃，對方似洞察先機，先他掌勢快了一步，心中不禁大大凜駭，深恐這老酒鬼乘機還手，雙掌立如狂風暴雨般連環劈出。

突然笑聲驟起，老魔百忙中一瞥，祇見老酒鬼正和辛天風併肩而立，在對他發笑，立即慚愧難當，這老酒鬼人已脫出掌風之外，自己空自發掌猛劈，却為對方恥笑了去，這臉丟得再大也沒有了，以自己功候，與自己過招的對手，已閃出戰圈還不知，這不是天大笑話？這老酒鬼身法之速，眞是匪夷所思，老魔那裡再有臉見人？怒吼一聲，身形一點，縱起四五丈高下，一落地，宛如閃電般向後直射而出，也不招呼甚麼人，便自走了。

車丕揮手向老魔身後一夥人一指，對趙晉、沈煌道：「你們快把這些灰孫子們都給老祖宗攔下來。」

他話一出口，一聲哨響，剩下二十多個老賊和「血影門」老魔手下，都如狼突豕奔般四散分逃，這夥老賊們功力原本高强，就因為有這老酒鬼現過身，心虛不敢戀戰，當應老魔石泰之邀，前來祝家莊時，原有必勝把握，沒料到「閩南一絕」祝天南會搬出這樣一個難惹的老前輩，再加上一個敬鬼神而遠之的辛天風，故都展開脚程而逃，這一邊杜文、申武、唐雲旌、郭省等，起步又慢了一點，那裡攔阻得住，老賊們脚程無一不快，早已逃進了四週的林中了。

盆地上祇剩下一人，正是崆峒派掌門人桑靈，以他身份，當然不曾動步，但面對車丕和辛天風二個，形勢大僵，屹立不動，祇是對車丕和辛天風二個注視，辛天風微露冷笑，車丕對着他小眼睛不住的連瞬，等一衆人都走開了，車丕才哼了一聲道：「玄冥子，你已是崆峒派的掌門人，在武林身份可不低，你現在和老魔石泰一起，引了這許多邪門中的老賊，預備怎麼樣？老魔遠處青海，想伸足進中原，你已是一派掌門，心還不足，想做武林中至尊是不是？你怎麼不去照照鏡子，自己端詳端詳配不配？現在沒別的說，老祖宗有三條路給你走，一是你自動回山，十年不許在江湖上走動，二，你命人替祝家二個小子，重建這祝家莊，老祖宗給你一點面子，不論你自己命手下來建，或是去通知老魔，再不然，是那個老賊動手放火的，你去通知他亦成，除了這二條件外，第三條就是你在功候上勝得老祖宗，就讓你走路。」

「玄冥子」桑靈，沒料到今日會鬧得這般土頭灰臉，瘦削面龐，忽白忽青，好一會，才一咬牙道：「在下功力不如人，還有甚麼臉在外走動？看來也非苦練十年不可了。」

桑靈自知功力不敵「千杯翁」車丕遠甚，若為祝天南建祝家莊，那是終身之恥，故寧願十年不下山。

車丕點點頭道：「老實告訴你，今日之局，老祖宗還不是發號施令的，你要知道是誰，就嚇破了你的膽，往後還有事，你安份回山，安知非福，現在沒你的事，去吧！」

桑靈一臉懊喪之色，向車丕微一頷首轉身便走，辛天風笑道：「掌門人，你最好咨照你門下小輩，在外少走

動，若有人傳出今日你和老魔石泰連袂而來，你崆峒在外走動，却也不大方便的。」

桑靈聞言，對辛天風看了一眼，冷哼了一聲，便向左側最近樹林竄去，一逕的走了。

辛天風看了桑靈隱沒身形，縱聲的笑道：「今後崆峒派與老夫將是七世寃家，八世對頭，這一個結，無法解得開呢！」

車丕笑道：「你的寃家和對頭，不知有多少，多結一個與少結一個又有甚麼關係？你閒來無事，出來走走，讓寃家尋上來，這樣消遣，是再妙不過了。」

辛天風聽了失笑道：「老祖宗，你還沒喝過酒吧！敎寃家對頭尋上身來當作消遣，這念頭我想祇有你去喝酒喝得差不多時才會想了出來，你推我下來，敎我別讓老魔以大欺小，可是我要找的老賊黃老頭，却已逃之夭夭，敎我有入寶山而空回的感覺，枉我路遠迢迢的趕了來。」

車丕搖頭道：「你這個老賊骨也眞貪心，那女娃兒這一份禮還不夠嗎？不是爲了敎她看看，老魔才不會這麼丟人，你還不心足？」

辛天風這時才想起了辛瓊來，他知道車丕已將天下獨一無二的「三晃身法」傳授了愛女，心中大樂，但奇怪辛瓊爲何沒有現身？不禁往山坡上張望。

車丕笑道：「女娃兒想是去追那個黃老頭了。」

辛天風吃了一驚道：「這老賊功力深厚，單打獨鬥，小女雖不怕他，可是他有一身破銅爛鐵。」說完，剛想追去，車丕一把拉住道：「你急甚麼？早有人暗中監視了這夥老賊，是要留住的，一個都走不了，慢慢的尋去好了。」

辛天風知道這個酒仙行事雖則有點玩笑性質，但決不犯險，素來必謀定而後動，因此聽他一說，便放下心來，同時女兒也已得自己眞傳，不一定對付不了老賊，就隨了車丕慢慢的走向小山坡林中去。

且說辛瓊，自辛天風爲車丕推下去應付老魔石泰，車丕就對她一笑道：「好孩子，妳比妳老子大方，可是老祖宗傳妳身法，妳可別亦大方的傳給別人。」

辛瓊大喜道：「老祖宗，小輩將來要傳門下，也得先來稟告老祖宗，怎會大方的傳給了別人？」說完跪了下來。

車丕一手拉了起來，笑道：「妳知道這般愼重就好了。」就對四週看了一眼，然後走到樹林畔，折了一根樹幹，在地上劃了九宮方位，然後以「醉八仙」，「正反五行移位」中的主要幾個步法提了出來，如何閃入九宮方位中主要竅門，向辛瓊解說了一遍，因爲脚下移位之時，有「醉八仙」步法在內，故身形搖晃，一晃之下，就有三個方位可踏正，三晃可踏遍九個方位，有正反五行移位在內，故在晃動身形時，前進後退，隨心所欲，在一瞬之間，看清對方身形，心意一動，就可以閃入任何一個方位，在對方前後左右，偏東偏西，南北正中，都有方位，對方任你如何閃避，也難脫出這方位之中，祇要記稔這步法，身形就不可捉摸。

辛瓊對九宮方位和五行步法都有根基，醉八仙步法也有造詣，經車丕一指點，立即貫通，向車丕覆述一遍，一絲不錯，車丕一面用脚撥平地下所劃方位，一面摸摸辛瓊小臉道：「好孩子，妳眞聰明絕頂，將來是了不起。」

接着便把晃動身形和所踏步法，作了一個姿態給辛瓊看，然後笑指盆地上辛天風和桑靈在惡鬥道：「等會兒老祖宗在這一個老東西中揀一個，讓妳見識見識這身法的玄妙之處。」

辛瓊笑道：「小輩沒別的孝敬，將來有甚麼佳釀得到，必替老祖宗留住，一聽老祖宗在甚麼地方，不管跑多遠，也必替老祖宗送到。」

車丕聽了哈哈大笑道：「好孩子，妳眞會逗老祖宗高興，老祖宗生平就喜歡這杯中之物。」

因此車丕和老魔石泰動手時，祇施出「三晃身法」，使老魔難堪而遁，其實他正在表演給辛瓊看呢！

幾個老賊在車丕命人攔阻之下，「七步斷魂」黃三公身形一動，在辛瓊經她父親指點後，一直在注意他，看他一動身，立即也向他竄逃的方向趕去。

辛瓊輕功原本已到了上乘境界，加上黃三公逃的方向，正偏向她這一方，故在小山坡上兜抄過去，不會距離開多少。

這「七步斷魂」黃三公，在浙東是個令人聞名喪膽的黑道前輩，他的一手淬毒暗器，名震一方，他暗器之中，最厲害的毒，中上之後，七步便喪命，其次是慢性毒藥，中上之人，一點沒有感覺，似是無毒暗器，但在三個月或六個月之後，毒便發作，是黑道中尋仇不落痕跡的陰毒暗器，他這配毒單方，乃是一份秘傳配置各種解毒良藥的秘笈中顚倒配出來的。

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掠奪這份秘方，可是黃三公本身武功既高，他所居括蒼山靈芒岩中的莊院，到處都是陷阱，所種植的又是各種配置毒藥的花草，散發各種氣味，人一嗅上，立即昏倒，除非事先有他的解藥，塞在鼻中，始能入莊。

同時，黃三公也知道樹大招風之理，深居不出，極少在外走動，此次老魔石泰命人前去邀請，一來是對付玄門正宗爲前題，聯合各外道旁門，先向竹吉山祝家莊試探，二是滇西玉龍山的「毒尊者」龍木公也有來，準備

和黃三公見面，這龍木公尊事在滇西深山之中，採取各種毒霧毒瘴，淬煉各種毒沙、毒烟等物，與黃三公素有「東西二公」的外號，二人彼此聞名，却從未見過面，故黃三公一聽龍木公亦去竹吉山，便應允也走上一遭，會會這位西陲的用毒專家。

不想這次老魔石泰，向竹吉山祝家莊發難，並不是外道旁門向玄門試探，乃是爲人在竹吉山敉平了老魔手下在那邊建立的一個山寨，這山寨是老魔石泰準備西下的立足之處，還是存心爲手下報復兼立威的。

當時敉平老魔手下山寨的，表面上是「閩南一絕」祝天南，在閩南祝氏三雄也算是江湖中獨霸一方的人物，可是在外道旁門幾個老賊眼中，算不了甚麼一回事，老魔石泰命人邀約各老賊時，提出應約之人名單，任何一個，都有能力挑戰祝家莊的能力，故都毫無戒心滙合趕向閩南。

誰知這次向老魔石泰手下挑戰的，祝氏三雄不過是個幌子，暗中主持的却是武林之中幾位名重一時的前輩人物，且與玄門各派無關，都是些沒門沒派的隱賢逸人，在未發動前，早有安排，他們第一個向老魔石泰挑戰，因石泰名下的「血影門」已在川西、隴西一帶伸展勢力，是外道中最活躍的一個，暗中還向各地邪門中老魔老賊聯合，因此非要先挫敗老魔石泰，抽出這一條禍根不可。

老魔石泰所挑撥邀約的外道邪門中人，這一方面俱都知悉，最注意的，也就是這二個「東西二公」的施毒人物，早已派人分頭應付，龍木公爲人狂傲自大，一路之上，帶了二個手下，毫無顧忌的西來，一點也沒有掩蔽行踪，在中途，早爲這一面派出之人，在暗中把他所帶的毒烟毒沙，給掉了包。

這黃三公卻大爲不同，不但行踪詭秘，一路上曉行夜宿，而他本人面目，又很少有人見過，相距閩南又近，故沒有法子在中途攔阻他，逼得臨時由「千杯翁」出面，當面警告他，不許施用淬毒暗器。

一夥外道旁門中老賊，臨到焚毀祝家莊之時，對方現身阻攔他們的，個個都是武林中成名人物，雖無玄門各派在內，可都是正氣人物，素以嫉惡如仇著名的，且還有二個前輩人物在內，因此未交上手，已自氣餒，知是受了老魔石泰所騙，個個都想獨善其身的溜走，直等到老魔石泰和崆峒掌門人現身，才立定觀看後果，老魔石泰一溜走，他們當然也四散的竄逃了。

黃三公竄逃之間，剛縱出樹林，似發覺有人追踪，乃猛吸一口眞氣，脚下加快，連翻過了三四個山崗，一看前面有一大片樹林，心中一喜，回頭一看，追來的是一個少年，劍眉星目，貌相極爲英俊，可祇單獨一人，心中放寬了一半，立把脚步放緩，一轉身面對少年喝道：「你綴着老夫作甚？想試試老夫一手暗器的滋味麼？剛才老夫迴避，乃是爲了幾位前輩在場現身，難道還怕忌憚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不成嗎？」

這少年正是「閩南一絕」祝天南之子「小溫候」祝方，聞言立即撤下一柄短劍和一條黑白相間的軟鞭，笑道：「久聞你這『七步斷魂』惡名，也料你祇仗一手淬毒暗器稱雄，你別看在下是後輩，倘在兵刃上見個高下，乳臭未乾的小子，也未必敗在你這老邁無能的老賊手上。」

黃三公聽了，冷哼了一聲，隨手撤下了一柄短小點穴橛，一反手，便向祝方胸前神封穴點去，祝方右手短劍一封，左手黑白間軟鞭，一招「黑龍橫江」，攔腰捲掃而去，手法快疾，黃三公身形立即縱起一丈多高。

祝方軟鞭一抖，橫掃之勢，立即改爲「潛龍昇天」，鞭尖點向黃三公的股彎期門穴，黃三公點穴橛橫揮而擊，蕩開軟鞭，身形剛落地，祝方短劍軟鞭，已連環攻上。

黃三公似未料到這少年出手這等快疾，手中兵刃又是一長一短，一硬一軟，憑他手上一管點穴橛，極難欺上身去，勉强封了十幾招，已有點手忙脚亂，心中微微吃了一驚，心想久未在江湖上走動，不想小輩中身手，却有這等成就，這少年不知是誰家的小輩？傷了命似有點可惜，乃左手伸入鏢囊，扣了一把梅花針，雖也是淬毒的，却是極爲輕微，中上了不會立刻喪命，待等祝方一鞭揮來之間，身形猛然縱起，凌空一揚手，一蓬光雨，就向祝方罩去，滿以爲凌空悄沒聲息發出的暗器，祝方手中軟鞭無法揮動，攻其一個措手不及，不料橫裡暴現一條白影，箭也似的向他射來，同時亦在空中發招，一劈空掌，把他所發的光雨，劈歪了準頭，向斜射去。

黃三公一見來勢勁急，想凌空閃避，可是來人身法奇快，那裡容他閃避得開，「蓬」的一聲，脊背已中上一掌，痛徹心肺，人便落葉般的飄了出去，直被擊出二丈以外，方始着地，還踉踉蹌蹌的衝出了六七步，才能穩定身形，那白影一落地，祇晃了一晃，立即隱沒前面森林中，身法快得出奇。

這黃三公又驚又怒，驚的是來人身手卓絕，凌空劈發的劈空掌，掌風勁急，以自己那樣上乘的輕功，瞥見人影，還閃避不開，可見來人的功力，高出自己多多，怒的是自己成名以來，從未吃過啞虧，連對方是誰也未見到，便被這樣擊墜身形，同時眼見二丈外站立少年，神情惶急，若無這一劈空掌，這少年必中自己所發的梅花針無疑，正當這當口，黃三公突然想了起來，莫非這白影是前輩中人，否則身形如何會如此的快速？一想到

這裡，立即撇下祝方，身形往側一竄，向一高坡上飛縱上去。

祝方正爲這黃三公一蓬梅花針驚出一身冷汗，他沒想這老賊會不要臉就這樣的出手的，看出這一蓬光雨，既多且密，自己逃不出這暗器，又想到這暗器是極毒的「七步斷魂」，中上一枚，就要命喪當場，如何不驚得一身冷汗嗎？

現在見有人解救，這老賊又縱逃，便叱喝一聲，拔步便追。

黃三公一上高坡，翻越之後，颼颼幾個起落，便向山下竄去，下面是個死山谷，一到山谷前，回頭見祝方緊緊的追來，再看四面無人，不禁一聲獰笑，這山谷離地尚有三丈左右，他縱身飛落，一到谷中，看祝方身形也縱起，隨手又是一蓬暗器，祝方看去，祇見陽光下閃起十幾片耀眼光輝，慌忙一抖腕，把軟鞭之尖蕩回，折成二股，右手短劍也舞成起了一道劍光，想用軟鞭和短劍舞起的光牆，阻擋這暗器，不道這飛來的暗器，雖被軟鞭和短劍磕飛，但飛出之後，都又迴飛回來，糾纏不休，祝方心中一凜，這是甚麼暗器，有這等的威力？

黃三公在旁冷笑道：「小子，這是老夫二十七枚迴風金錢鏢，你能脫出這鏢陣，那是你命長，否則，你祇好認命了。」說完，又是一揚手，發出十幾片光輝。

祝方施出了劍鞭上嚴密的招數，一面揮舞護身，一面覷正飛近的金錢鏢磕去，這鏢磕出之後，餘勢未盡又疾飛而回，且來勢更急，鬧得祝方更手忙脚亂。

幾枚磕飛之後，祝方已知這鏢威力，乃是跟隨激盪起風尾迴了過來，若把勁力減低，則迴飛回來勁力也低，他一旋動身形，在身外上下飛舞之鏢，宛如活物跟隨而動，祝方祇得不斷的揮舞，把劍鞭帶起了勁風，去引這身外鏢陣，知道祇要他手一停，這身外所有鏢，將全向身上飛射過來。

黃三公冷冷的向祝方看了幾眼，才重覆走到山脚下，縱身而上，到了一半，回身看了一眼，才道：「小子，這是你逞能的結果，這迴風金錢鏢上，祇有七枚是有淬毒的，你能避過這七枚，其餘的上身，也不過開一道口子，老夫與你原本無仇，故不趕盡殺絕，看你運氣如何，不如此困上你，你還是綴上老夫，你能逃命，日後來括蒼山找老夫便是了。」

說完，向山後疾縱而上，他剛縱上山坡時，突聽一聲嬌叱：「下去。」一條白影突然現身，隨叱聲已一掌劈出，黃三公猝不及防，雖揮掌相擋，可是身已騰空，不由得從山坡上直跌了下來，這山坡離谷底約有十丈上下，黃三公凌空跌墜，中間翻了一個身，已脚下頭上，這白影也由上縱下，但等黃三公身將着地之時，三點寒星，已由白影手中飛射而出，正中黃三公背股之間，黃三公身形一落地，接連幾個翻滾，便自不動了，白影一閃到他身畔，祝方才看清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

這少女一到黃三公身畔，脚尖在他脅下一挑，然後手一拉開他長袍，在黃三公懷中搜出了一本小册，翻閱之下，隨手揣入懷中，才去拔出黃三公背股之間的暗器，扶起黃三公，跌坐地上，又把他身畔的鏢囊解下，拾在手中，便轉頭對祝方看了一眼，一見祝方雙手揮舞不停，一副狼狽之狀，不禁噗嗤失笑。

祝方見少女笑他，更形狼狽，料定先前那擊跌黃三公身形，掌劈暗器的，定必是她，剛想開口，少女已笑道：「你功夫練到幾時去？不會鑽到那邊去嗎？」

祝方隨她手指處一看，原來那邊是一叢矮小的樹林，心中立即大悟，更欽佩這少女的機智，乃一面揮舞劍鞭，一面向樹林那邊移動，到了樹林前，身形急竄進內，幾個閃避，祇聽察察連聲，所有糾纏身外的金錢鏢，都釘在樹幹之內，他趕出樹林，想向這少女致謝，已見人踪杳然，少女早已走了。

祝方近前一看黃三公，祇見他怒瞪雙目，不能動彈，知已爲這少女點了定穴，知道在一二個時辰之內，穴道會自解，乃忙翻上高坡，急急趕回。

到了被火焚毀莊院，衆人俱已到齊，乃向「地行仙」趙晉稟告追黃三公之經過，趙晉笑道：「這老賊近年業已改過，車前輩說放他一條老命，他運功半個時辰，定穴自能衝開，由他去吧！可是，原本要他留下那本『三清解毒秘方』，以之濟世，却爲別人垂手得去了。」

祝方乃問起這個少女是誰？「閩南一絕」橫了他一眼，道：「那是『毒手神偸』辛天風的千金辛瓊，當今『赤烏劍』第三屆初陽盟主，你還得上西華山鴛鴦門去向她拜謝救命之恩！」

原來這少女已先祝方而回，將經過情形相告，早和辛天風、車丕一起走了。

（全文完）

羌笛怨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高皋・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熊起鳳對於父親冒認屍體，從此便要詐死消聲匿跡之擧感到疑惑，欲查問原因，其父片語不發，他便想起父親結盟兄弟中之二伯張宗宇和五叔陸安，與父親同樣做法，便往訪他們希望可探得內情。不料在張府街口突遇五位刺客，刺客雖被制服，却各自嚼毒身亡，因此惹出官司，神捕鐵山父女代其開脫，並說服熊起鳳與之合作，裏應外合，追查案中之秘密……

互相責難揭舊賬　蛛絲馬迹追兇犯

匡龍溪道：「你鬥他們不過，也貪圖萬寶錢莊給你的銀子，於是你就讓親叔叔含寃九泉也不管了，像你這等絕情之人，咱們留你不得！」

沈伯通大吃一驚道：「匡大俠，你聽我說……」

匡龍溪並未聽他說，刀光一閃，猛劈沈伯通的肩頭。

曹州雙龍的五虎斷門刀是武林一絕，沈伯通雖是武功不弱，這一刀他却躲避不過。

一聲哀嚎响過，沈伯通的右臂掉了下來，鮮血像噴泉一般的湧出，他也一連倒退數步。

匡龍溪意猶未足，彈身跟進，鋼刀再擧，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斬向沈伯通的頭顱。

這一刀只要劈中，沈伯通就非死不可。

但鋼刀剛剛劈出，匡龍溪忽然感到手臂一震，刀上的勁力竟意外地倏然消失。

是甚麼人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能夠以一塊小石子破解五虎斷門刀的攻勢？匡龍溪無暇再對付沈伯通，身形霍的一轉，冷冷的瞟着一片樹林。

「朋友好身手，既敢管匡氏兄弟的閒事，又何必藏頭露尾？」

匡龍溪沒有猜錯，樹林之中果然走出男女二人。

「姑娘，妳是……」

「匡大俠貴人多忘事，一年前咱們曾經見過。」

「妳是鐵姑娘？」

「匡大俠終於記起來了，一年前我隨家父到過曹州，咱們曾有一面之識。」

「這當眞是久違了，鐵姑娘又要到何處公幹？」

「我是跟踪沈伯通來的，要將他帶回去接受法律制裁。」

「不，妳不能帶走他。」

「爲甚麼？匡大俠。」

「不爲甚麼，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匡大俠難道要阻礙咱們執行公務？」

「嘿嘿，小丫頭，別拿雞毛當令箭，縱然妳爹親自前來，也別想帶一個活的沈伯通回去。」

此時與鐵湘菱同來的諸葛麟已替沈伯通止了血，並以金創藥替他裹好傷勢，然後摘下一對金筆在他身旁守護着。

曹州雙龍的老二匡龍謀忽然冷哼一聲，道：「閣下裹傷的手法倒是俐落得很，如果你還願意表演，待我砍下他的腦袋再慢慢的裹吧！」

此人說話的語氣十分陰森，而且一步一步向諸葛麟迫來。

諸葛麟是江南名捕鐵山的親傳弟子，隨着鐵山見過不少兇險的場面，曹州雙龍雖是名噪江湖，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行兇只怕並不容易。

當他們相隔約莫五尺之際，諸葛麟金筆一擺，冷冷道：「請你不要迫人太甚，否則在下就要失禮了。」

匡龍謀哈哈一笑，道：「小夥子，大爺奉勸你一句，現在撒手還來得及，這是最後一次機會，希望你不要錯過。」

諸葛麟道：「我也奉勸閣下一句，一個人成名不易，閣下應該愛惜羽毛！」

匡龍謀面色一沉道：「你既然不知死活，這可不能怨我。」

五虎斷門刀一推，在勁風怒捲之中，他已一連劈出八刀。

這八刀如同天河倒瀉，威勢之强，無與倫比。

只不過他這名震武林的五虎斷門刀法，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幾乎每一刀都被諸葛麟的金筆封了回來。

八刀之後，諸葛麟立即展開反攻，金筆縱橫飛舞，招招指向對方的要害。

匡龍謀心頭一懍，這才知道江南神捕的門下果非浪得虛名，不過諸葛麟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大孩子，如果栽在他的手裡，今後就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因而他竭盡所能，各逞機鋒，在捨死忘生的拚鬥着。

與鐵湘菱對峙的匡龍溪瞧得眉峯一皺，看情形，他這位老弟一時半刻很難佔得上風。

曹州雙龍的字號得來不易，決不能讓一個小夥子砸了他們的招牌。

只不過這是力的對比，智的較量，一廂情願是起不了作用的。

要解決此一困境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制服鐵湘菱，只要掌握這個人質，就不怕諸葛麟不俯首就範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問題是他有沒有制服鐵湘菱的能力。

這一點匡龍溪是有自信的，他認為十招之內必然可以將鐵湘菱收拾下來。

於是右臂倏地一伸，駢指急點鐵湘菱的肩頭。

指力帶着勁風，速度快如閃電，鐵湘菱如非出手封架，也必然會閃身避讓。

無論她封架或閃避，都可能陷入險境，因為匡龍溪這只是一記虛招，下面「三環套月」才是眞正的殺着。

但，鐵湘菱既不封架，也未閃避，只是靜如山嶽的立在原地，對那直奔肩井重穴的指力，竟然視同未覩。

匡龍溪指到中途，忽然感到他碰到一個極端可怕的敵人，那吐出的食中二指，竟然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這一停可就糟了，他來不及再轉念頭，手腕一麻，腰際一痛，他已中了鐵湘菱的計算。

他呆了一呆，忍不住仰天一陣狂笑，道：「好，好，曹州雙龍終日打雁，今天卻被啄去了眼珠，姑娘，匡某服了妳了。」

鐵湘菱微微一笑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這算不了甚麼。」

此時匡龍謀也吃了敗仗，長刀被諸葛麟擊落，前胸右臂血漬斑斑，情形狼狽已極。

匡龍溪嘆了一口氣道：「鐵姑娘，咱們兄弟認栽，妳帶着沈伯通走吧！」

鐵湘菱道：「沈伯通自然要跟咱們走，不過還得麻煩兩位一下。」

匡龍溪道：「鐵姑娘之意……」

鐵湘菱道：「跟咱們到府衙，府台大人要跟兩位聊聊。」

匡龍溪道：「鐵姑娘，咱們兄弟可沒有觸犯王法，妳要咱們去府衙做甚麼？」

鐵湘菱道：「我可不是這般想法。」

匡龍溪道：「就因為咱們截殺沈伯通？」

鐵湘菱道：「不錯，因為沈伯通牽連到分屍案，兩位自然難脫干係了，不過只要兩位肯跟咱們合作，倒也沒有甚麼要緊。」

匡龍謀忽然揚聲大叫道：「大哥，咱們不能聽她的。」

匡龍溪長長一嘆道：「鐵姑娘，咱們實在礙難從命，要不妳就殺了咱們。」

鐵湘菱撇撇嘴道：「我聽說曹州雙龍是兩條漢子，想不到見面不如聞名。」

匡龍謀怒叱道：「姓鐵的，士可殺不可辱，妳不要逼得咱們說出不好聽的。」

諸葛麟哼了一聲，道：「你說說看，只要你敢說出一句難聽的話，我就叫你嚐嚐生死兩難的滋味。」

匡龍溪道：「不要衝動，二弟，咱們為勢所迫，我想堂主會原諒咱們兄弟的。」

匡龍謀嘆息一聲，道：「是的，咱們為勢所迫，堂主一定會原諒咱們，只不過堂主待咱們不薄，難道我兄弟……」

匡龍溪道：「二弟說得對，為兄的就……」

就甚麼？他無法再說下去，因為他已嚼舌自盡，噴出滿口血水。

同時啪的一聲脆響，匡龍謀已自碎天靈蓋，砰砰兩聲巨響，曹州雙龍的屍體先後仆倒下去。

鐵湘菱估不到他們會如此忠烈，一時之間竟不及阻止。

其實一個人只要抱了必死之心，別人的阻止是很難收到效果的。

鐵湘菱跺足一嘆道：「好不容易獲得一條綫索，咳，眞叫人可惜。」

諸葛麟道：「不要急，師妹，我想他們的主人不會就這麼善罷干休的。」

鐵湘菱道：「師兄說得對，咱們先埋掉他們，回去見爹再說。」

於是，他們埋掉匡氏兄弟，帶着沈伯通返回江寧。

＊　＊　＊

「爹，女兒防範不週，被匡氏兄弟自殺身亡，否則，咱們可能已經知道分屍案的兇手是誰了。」

「不，妳縱然將他們帶回府衙也沒有用，他們肯為主人死，怎肯說出半點秘密？」

「那怎麼辦？」

「不要緊，我想本案就要圖窮匕見，水落石出了。」

「爹是說……」

「妳忘記兇手曾經警告過咱們了？」

「是的，咱們不只是插了手，還逼死他兩名得力的手下，只要他沉不住氣，必然會露出馬脚。」

「不過咱們也不能輕敵，此人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對手。」

「是，爹，咱們要怎樣安排？」

「我已經安排好了，哦，湘菱，沈伯通的口供錄好了麼？」

「錄好了，他已畫了押。」

「好，妳去歇息一下。」

「是，女兒告退。」

＊　＊　＊

三人成虎，衆口爍金，謠言，是何等的可怕！

江寧府的分屍案原已轟傳江湖，此時又有一項謠言在流傳着。

「江南神捕已經知道分屍案的兇手是誰，正派人飛騎進京，請調大內高手協助捉賊。」

「眞的？大內高手何時能來？」

「大概要十天半個月吧。」

「那兇手究竟是誰呢？」

「這就不知道了。」

以上的傳說像一股輕風，在江寧城裡城外傳播着。

＊　＊　＊

有月色，但是朦朧的，因為浮雲片片，掩蓋了大半個天空。

今夜的視綫雖是不太明朗，仍然可以瞧到近三十條人影在向鼓樓飛馳。

這些人捷如狸奴，動若飄風，以流星逐月之勢，奔向鼓樓附近的萬寶錢莊。

在那扇黑漆大門之外，他們停了下來，一名眇目獨腿、長髯如霜的高大老人，獨目精光如電，向靜如死域的四週打量一眼，忽然舉手一揮，五條人影立即騰身躍上屋面。

那五人分開着向裡面闖，片刻之後，一記輕嘯由裡傳了出來。

獨目老人單足一點地面，身形冲霄而起，以天馬行空之勢，一下子就越過了三重屋脊。

一個身體殘缺之人，竟有如此精湛的功力，在當代武林之中，實在十分罕見。

他躍下一個寬大的廣場，向四週黑壓壓的房廊冷哼一聲，道：「不必藏頭露尾了，出來吧！」

他語音甫落，一羣身着勁裝，懷抱兵刃的男女應聲走了出來。

領頭的赫然竟是張宗宇，敢情他並未前往京師。

張宗宇的身後是五湖鏢局總鏢頭熊霸父子，及萬寶錢莊的東主安陸夫婦。

同時人影颼颼，由四週暗影中湧出，他們緩緩前進，將獨目老人及他五名屬下包圍起來。

獨目老人帶來的部屬也紛紛躍起，雙方還未交談一言，已然劍拔弩張，呈現着山雨欲來之勢。

此時張宗宇、熊霸及安陸等三人同時雙拳一抱，道：「見過大哥。」

獨目老人向他們瞧了一眼，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不敢當，咱們已恩斷義絕，各位不必如此稱呼老夫。」

張宗宇道：「別這麼說，大哥，咱們當年一盟在地，天人共知。」

獨目老人怒叱道：「你們這幾個禽獸，居然也敢說一盟在地，天人共知！嘿嘿，老夫如果有眼，早該將你們打入十八層地獄了。」

安陸道：「這不能怪咱們，當初咱們曾經苦勸大哥，但你一意孤行，咱們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獨目老人面色悽厲的長長一嘆道：「你們賣主求榮，罪該萬死，老夫如果不將你們碎屍萬段，怎能對得起主人在天之靈，給我殺！」

熊霸急忙搖手道：「慢點，大哥，小弟還有話說！」

獨目老人冷冷道：「好，你說。」

熊霸道：「小弟自知罪孽深重，對不起主人，也對不起大哥，願意交出當年所分得的珠寶，並將五湖鏢局歷年的收益一起交給大哥，但望手下留情，放犬子一條生路。」

安陸怒叱道：「三哥！你這是怎麼啦？咱們一切都已安排好了，你怎能臨時變卦。」

熊霸一嘆道：「老五，原先咱們都錯了，但一錯不能再錯，我雖是不便勸你，希望你也不要管我。」

安陸冷哼一聲道：「咱們當初就沒有錯，現在麼？嘿嘿，難道你當眞不想活下去了？」

安夫人秦窈娘道：「三哥，不是做弟妹的說你，你這種臨事不斷，婆婆媽媽的性格的確應該改一改了，想想看，當年你酒後亂性，强姦了主人的婢女，如果不是咱們，你還能活到現在？」

熊霸身形一震，豆大的汗珠由額頭暴了出來。

張宗宇道：「五弟妹說的不錯，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咱們為兄弟之情而救你，你却在節骨眼上抽咱們的後腿，老三，你說，你對得起誰？」

當這幾名結拜兄弟在唇槍舌劍，相互責難之際，整個廣場之中顯得一片靜寂，連那名身為第一主角的獨目老者也未吭出一聲。

但熊起鳳眼見老父受辱却忍耐不

住，脚下一挪，挺身站了出來。

此人年歲雖輕，到底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雖是滿腔激憤，仍向他這些叔伯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小侄熊起鳳參見各位伯伯叔叔。」

語音略頓，劍眉一揚道：「家父俯仰無愧，平生無二色，雖然喜愛一點杯中物，但從不過量，這酒後亂性，强姦婢女之事，實在難以使人相信，依小侄猜想，其中只怕別有蹊蹺。」

安陸怒喝道：「你說甚麼？難道是咱們暗害你父不成！」

在一旁作壁上觀的獨目老者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沉不着氣了吧？姓安的，起鳳並未指名道姓，你何須這般作賊心虛。」

安陸面色一變，一時間竟然張口結舌，連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秦窈娘見狀急忙接下去道：「大哥，你這是做甚麼？是想挑撥分化咱們的力量，然後一個一個的收拾？」

安陸不愧為長袖善舞，心機深沉的人物，經過這一緩衝，他的面色也恢復了正常。

一聲輕咳，他向秦窈娘擺擺手道：「別怪大哥，窈娘，一個愛走極端的人往往會這樣的，其實縱然三哥臨陣倒戈也不要緊，咱們的實力足以應付一切，不過我倒要奉勸大哥幾句，天意已定，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何況以主人那點力量，無異於螳臂擋車，識時務者為俊傑，所以咱們並沒有錯，往事已矣，只要大哥不再追究，你還是咱們的龍頭大哥……」

獨目老者鬚髮怒張，長袍無風自動，顯得惱怒已極。

他雖在極怒之中，仍不失領袖羣倫的氣度，一聲哈哈之後，冷冷道：「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口舌了，三弟，帶着起鳳走吧，當年你是中了別人的圈套，今天的事你就不必管了，快走吧。」

熊霸激動的抱拳，揖道：「多謝大哥，不過小弟不想走了。」

他不想走，別人也不要他走，一股火光閃過，他便在轟天巨响中仆倒下去。

敢情有人以「轟天雷」向他突下毒手，在毫無防範之下，他自然無法逃過這一劫難了。

這是無耻的行兇，下流的謀殺。

但，不管無耻也好，下流也罷，沒有人能挽回這一不幸，讓他死而復生。

不過一場驚天動地的搏殺，却因此而展了開來。

獨目老者一聲怒吼，首先向安陸撲去，因為熊霸是被他射殺的。

熊起鳳來不及搏殺仇敵，足尖一點先向熊霸奔去。

「爹……爹……」

「孩子……爹……不行了，記住……今後……你要……跟……跟着……大伯……無論……生……生……」

「爹……爹……」

他放下熊霸的屍體，以模糊的淚眼對鏢師白鼎一瞥道：「白叔，請你照顧我爹。」一聲龍吟長嘯，身形已激射而起。

「大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侄兒有僭了。」

長劍一揮，風雷迸發，出手之間已連續攻出九劍。

獨目老者自然不便跟他爭功，身形一轉，找上張宗宇惡鬥起來。

這位眇目獨腿的老者，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尚不多見。

他不用兵刃，只以一雙肉掌對敵，但每一掌都像巨斧開山，掌風引帶起的沙石，像彈丸般向四週激射，聲勢之威猛，先使對敵者膽怯三分。

張宗宇原本比他差了一籌，再加上心理上的畏懼，一交手就已落在下風。

所幸摘星手卡青，毒龍翟拜及時撲了上來。

這兩名威震黑道的高手，與張宗宇有師門之誼，他們三人聯手對付獨目老者，才打得個難解難分。

原先跟隨獨目老者進入萬寶錢莊的五人也分別與安陸的護院鬥了起來，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名年約四旬的灰衣大漢，他使用一根似劍非劍，似槍非槍的有刃鐵棍，內力及招式均為一時之選。

其實他突出的不是這個，因為他在搏鬥之中會隨時射出暗器。

他好像全身上下每一處都藏有暗器，而每件暗器都是遇物即燃，有的發着綠森森的陰火，有的却巨火焚天，聲勢猛烈無比。

萬寶錢莊的護院已有不少人被他燒死，後來衣行機、甘瘋子向他聯手惡鬥，他才無暇再施暗器。

鬥得最出色兇險的還是熊起鳳，因為他心切父仇，奮不顧身，長劍縱橫飛舞，招招都是殺着。

他是五龍門下，五龍門下以劍術飲譽江湖。

五龍世家的絕學是飛龍九絕斬，熊起鳳深得師門喜愛，他自然習得此項武功。

祇不過在習慣上「飛龍九絕斬」從不輕發，因為上天有好生之德，也因為只要使出此項武功，必然有幾顆人頭落地。

所以他雖是心切父仇，一上來並未使出飛龍九絕斬。

其實他錯了，對謀殺生父之人，何須講甚麼江湖道義。

現在他的對手已經變成了三個，除了安陸秦窈娘夫婦，還加了一個包蓮兒。

這三人全是當代的一流高手，舉手投足之間招招都是殺着。

他們向熊起鳳全力進攻，每一招都想置他於死地。

安陸使的是一柄描金摺扇，秦窈娘是一柄緬鐵軟刀，包蓮兒的兵器最怪，是一朵鐵鑄的蓮花。

熊起鳳的功力雖是不弱，但在三大高手聯手合擊之下，也就陷入苦戰之中了。

綜觀雙方的形勢，可以說勢均力敵，如要分出勝負，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結果必然是十分慘烈的。

*　*　*

夜色逐漸深沉了，萬寶錢莊庭院中的殺機也像夜色一樣的濃冽。

此時一團火光忽然撲向衣行機，火光中銀花亂竄，廣及一丈方圓。

它不是安陸的轟天雷，但勢道之强較轟天雷似乎還要凌厲幾分。

不是轟天雷必然是司馬世家的火器了，否則，縱然走遍天下也找不出如此驚人的暗器。

不錯，它的確是司馬世家的火器，那灰衣中年大漢正是司馬世家唯一的傳人司馬襄城。

這件暗器名叫火樹銀花，是司馬世家最霸道的火器之一。

衣行機功力雖高，却無力逃避這件火器，只見青烟嬝嬝，烈火滿身，這位太極門的絕頂高手，立時燒得不成人形。

如此霸道的火器當得是武林罕見，交戰雙方同時一呆，搏鬥也因之停了下來。

「啊，他們逃了。」

發出叫聲的是獨目老者的部屬，獨目老者擰身一瞥，安陸及張宗宇等果然已逃得隻影不存。

司馬襄城道：「堂主，他們逃進屋裡去了，咱們追進去。」

獨目老者道：「不，屋內機關遍佈，咱們不必冒這個險。」

司馬襄城道：「待屬下用火燒他們出來。」

獨目老者道：「那就會驚動官府，連咱們也走不脫了。」

司馬襄城道：「難道咱們就此罷了不成？」

獨目老者道：「當然不能作罷，走，咱們先離開此地再說。」

這般人對獨目老者絕對服從，他們說走就走，片刻之間已走得一個不剩，熊起鳳抱着熊霸的屍體，率領着一般鏢師也跟着獨目老者一道退去。

*　*　*

「爹，咱們勞師動衆，爹為甚麼不下令動手？」

「你認為有用？」

「怎麼沒有用？咱們有十桿火槍嘛。」

「是的，十槍齊發，可以使他們傷亡大半，不過咱們可能要付出可怕的代價，何况咱們志不在殺。」

「爹，女兒不懂。」

「妳適才瞧到那灰衣人了，他就是司馬世家的傳人司馬襄城，他適才對付安陸那幫人並未使出全力，否則燒死的決不只衣行機一個。」

「可是……」

「好啦，有話咱們回去再說。」

這雙對話的父女自然是江南名捕鐵山及鐵湘菱了，當院中的搏鬥開始之前他們父女就已悄悄到達。

鐵山父女還帶着十幾名助手，以十桿威力强大的火槍分踞院落屋頂的四角。

這是萬無一失的控制，無論院落中有多少人，無論他們功力多高，在十桿火槍瞄射之下，沒有人具有反抗它的能力。

然而，鐵山瞧着他們惡鬥，瞧着他們退走，他像一個旁觀者，好像忘掉他原先的計劃似的。

在返回途中，他向江浪交代道：「今晚之事不得有半點洩漏，以免影响今後案情的進展。」

江浪應了一聲，與另幾人持着火槍退去，鐵山父女也一逕回到家中，在書房，他們一盞孤燈，兩盅香茗，父女倆默默的靜坐着。

良久……

「爹……」

「湘兒，爹知道妳想問甚麼，只是爹再也想不到本案的牽連竟如此之大。」

「所以爹就不敢下令動手了，可是到底是甚麼牽連啊？」

「此事說來話長，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的。」

「爹慢慢的說嘛，也好讓女兒長點見聞。」

「好吧，本朝自世祖入關建立大清皇朝，妳可知道世祖是怎樣入關的？」

「這個女兒自然知道，是那個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吳三桂迎接世祖入關的。」

「吳三桂有一個衛士名叫保柱，妳必然聽人說過了。」

「是的，聽說此人輕功之高世無其匹，不過他早已物化了，難道分屍案會與他有關？」

「爹不敢說絕對跟他有關，但也不能說毫無牽連。」

「爹是由安陸跟那獨目老者的對話而有所懷疑？」

「不是懷疑，是證實了爹的推斷。」

「甚麼推斷？」

「哦，湘兒，爹累了，改天再說吧。」

鐵山的確累了，為偵察分屍案幾乎心力兩疲。

但，當他遣走鐵湘菱之後却毫無睡意，他吹熄了燈光，獨自繞空徘徊着。

「爹……」

「湘兒，妳還沒有去睡？」

「爹，天都亮了，你老人家這是何苦。」

鐵山抬頭一瞥，果然曉色盈窗，已是黎明了。

於是他啞然一笑道：「不要緊，爹調息過了，哦，湘兒，快叫妳諸葛師兄帶人到萬寶錢莊瞧瞧，最好能夠將安陸請來。」

鐵湘菱道：「爹，女兒跟諸葛師兄一道去。」

鐵山道：「好吧，速去速回。」

鐵湘菱道：「是。」

她果然是速去速回，往返不足半個時辰，她與諸葛麟已回到鐵山的身邊了。

「爹，他們逃了。」

「妳是說安陸他們？」

「是的，萬寶錢莊已闃無人跡，連昨晚戰死的屍體也一個不見。」

「有這等事？妳沒有查問他們向何處逃去？」

「女兒問過，咱們在那兒監視的並未瞧到有人離開。」

「哦，走，跟爹再去瞧瞧。」

他們趕到萬寶錢莊，果然找不到半隻人影，不過薑是老的辣，終於被鐵山找出了安陸等逃生之路。

只要轉動一口水缸，就會現出一條地道的入口，說起來就是這麼簡單，却能瞞過一般人的耳目。

能瞞過一般人，但瞞不過鐵山，因爲他是江南神捕。

由入口拾級而下，經過一條曲折而漫長的甬道，最後到達一座古墓之內，此時已別無去路，却有一道石階傾斜着向上延伸，這必然就是出口了。

鐵山略作打量，指着一具轉盤道：「麟兒，慢慢轉動試試。」

諸葛麟輕輕轉動着，在一陣轆轆聲中，一片亮光已射了進來。

鐵湘菱首先躍上石階，再跨出洞口一瞧，敢情出口之處在江寧城的東北，是一個十分荒涼的所在。

「爹，安陸好狡滑，咱們該怎麼辦？」

「咱們已經破案了，待會請府台大人發出海捕公文通緝殺人犯安陸就是。」

「可是爹……」

「湘兒，有些事妳不知道，咱們只能這麼做。」

「爹……」

「不要說了，咱們回去吧。」

* * *

鐵山果然稟報葉知府將分屍案作了一個了結，殺人犯是安陸，並呈請刑部發下一道通令，諭令全國懸賞緝拿。

另外他請得一張海捕公文，親率一女一徒，追踪緝捕兇手。

首先他們直趨合肥，在一家客棧中住了下來。

此時華燈初上，鐵山在晚餐之後告訴店小二道：「伙記，請你替我泡一壺茶送到房中來。」

店小二道：「好的，客官，小的馬上替你老送來。」

待店伙送茶之時，鐵山道：「伙記，我要兌換一點銀子，請問萬寶錢莊在那裡？」

店小二一怔道：「奇怪，怎麼這麼多的人要找萬寶錢莊？」

鐵山道：「這並沒有甚麼稀罕，萬寶錢莊南北三十六家，是錢莊中最大的字號，他的信用好，找他的自然比較多了。」

店小二道：「這個……客官說的對。」

鐵山道：「伙記，瞧你的神色好像有甚麼不對？」

店小二道：「沒……沒甚麼，哦，萬寶錢莊就在附近，客官只要向東走拐一個彎就到了。」

鐵山道：「多謝你，伙記，這一兩銀子你拿去飲茶。」

店小二驚喜的接過銀子，悄聲道：「謝謝，不瞞客官說，小的適才說有很多人打聽萬寶錢莊，的確有點不對。」

鐵山道：「有甚麼不對了？你請說。」

店小二道：「小的看得出，有些打探萬寶錢莊的，並不是要去兌換銀子。」

鐵山道：「哦，你是怎樣看出的？」

店小道：「他們多半是跑江湖的，好像在打甚麼歪主意。」

鐵山心頭一動，表面仍神態安祥的一笑道：「合肥是有王法的所在，我想不會有甚麼意外的。」

店小二道：「客官說得對，你老如果沒有別的吩咐，小的就不打擾了。」

鐵山道：「沒有事了，你請吧。」

待店小二退出之後，鐵湘菱道：「爹，這是甚麼一回事？」

鐵山道：「湘兒，如果妳是安陸，妳該怎麼辦？」

鐵湘菱道：「官府通緝，仇人追殺，四海雖大，已無安陸容身之地了，如果我是他，就携帶財寶，隱姓埋名，圖一個下半世的安樂也就夠了。」

鐵山道：「好主意，不過四海已沒有他容身之處，隱姓埋名談何容易。」

鐵湘菱道：「爹說他應該怎麼辦？」

鐵山道：「有兩種辦法，一是携帶財寶亡命海外，一是收羅武林高手與仇人對抗，並向官府打通節關，使通緝不了了之，以他平素結交之廣，這一點當不難辦到。」

鐵湘菱道：「爹認爲他會採取那一種辦法？」

鐵山微微一笑道：「如果我是他，我會採取第一項辦法的。」

鐵湘菱道：「女兒認爲可能採取第二項。」

鐵山道：「安陸財雄勢大，不甘雌伏，按說他應該採取第二種辦法才對，不過咱們雖是大膽假設，但必須小心求證，未來如何還要看以後的發展。」

鐵湘菱道：「爹說的是。」語音一頓，接道：「爹，適才店小二說有很多江湖人打聽萬寶錢莊，爹看那是爲了甚麼？」

鐵山道：「這又要分兩種解釋了，如非安陸聘請的武林高手，就是別人在打他的主意。」

鐵湘菱道：「萬寶錢莊馳名宇內，要是有人打主意爲甚麼會等到現在？」

鐵山道：「這就是我爲甚麼來到此地的原因了，萬寶錢莊的財寶，在東南各省是集中於合肥漢口兩處的，合肥距離江寧最近，安陸可能先來此地，不過看情形我又估計錯了。」

鐵湘菱道：「怎麼錯了？」

鐵山道：「這般江湖人物是來奪寶的，但安陸是何等人物，怎會將消息洩漏出去。」

鐵湘菱道：「好一個聲東擊西的計策，爹，咱們去漢口。」

鐵山微微一笑道：「不，咱們去濟南。」

鐵湘菱一怔道：「爹，爲甚麼？」

鐵山道：「濟南巡撫是安陸的連襟，有此等靠山，他怎能不前往濟南，再說此人心機極深，當分屍案發生之後，他可能已經料知後果，各地的財寶早已預作安排了。」

鐵湘菱道：「爹既然料到，咱們就該直奔濟南，前來合肥豈不多此一舉？」

鐵山道：「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爹正要安陸認爲咱們多此一舉。」

鐵湘菱道：「女兒明白了，不過……」

鐵山道：「湘兒，妳還有甚麼不懂的？」

鐵湘菱道：「女兒覺得咱們原可將他們一網成擒的，那夜爹只要一聲令下……」

鐵山搖搖頭道：「爹不能那麼做。」

鐵湘菱道：「爲甚麼呢？爹。」

鐵山道：「妳還記得爹跟妳提過保柱麼？」

鐵湘菱道：「記得，當時爹只說了一點就不說了。」

鐵山道：「爹現在告訴你，妳可得三緘其口，不准向任何人提及。」

鐵湘菱道：「放心吧，爹，女兒不會告訴別人的。」

鐵山略作沉吟，道：「本朝自定鼎中原以來，前明的遺臣志士，曾不斷的發動叛亂，近百年了，此種情勢迄今未變，保安國就是反清的首腦之一。」

鐵湘菱道：「保安國是保柱的後人麼？」

鐵山道：「不錯，可惜他壯志未酬身先死，却將反清復明的責任，交給他最得力的五名部屬。」

鐵湘菱道：「啊，那五人爹可知道？」

鐵山道：「原先不知，現在知道了一點。」

鐵湘菱噘着嘴道：「爹又在賣關子了。」

鐵山道：「不是爹賣關子，是此事尚待作進一步的查證。好啦，咱們現在不談這些了，快改扮一下，咱們立刻動身。」

* * *

濟南是一個好地方，風光明媚，景物如畫。

但最美的還是大明湖，所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知道湖光山色是如何的美麗了。

就在鵲華橋往南不遠有一幢大宅子，此時已是日上三竿，大宅子仍然靜悄悄的，好像還在睡夢之中似的。

這時由鵲華橋走過來老少三人，他們一逕奔向那幢大宅之前。

老者目射精光，向兩扇朱漆大門投下一瞥道：「麟兒，去叫門。」

「是，師父。」

一名藍衫少年奔上台階，伸手向門上的銅環連扣幾下。

「有人麼？請開門。」

沒有多久門就開了，走出來兩名勁裝大漢。

「你找誰？」一名勁裝大漢在詢問藍衫少年。

「家師拜謁貴主人，請老兄通報一下。」藍衫少年說明來意，並遞過一張大紅拜帖。

勁裝大漢接過拜帖一瞧，面色微微一變道：「請稍待片刻。」

他持着拜帖奔進大宅，約莫半盞熱茶的時間，一名身材矮胖的禿頂老者迎了出來。

「江南神捕，大忙人，怎麼有興趣一遊濟南？快請進，請。」

在一聲爽朗的笑聲之後，禿頂老者向來人打着招呼，看情形他們像是素識。

不錯，禿龍伍四海是响遍北六省的知名人物，他曾經協助鐵山辦過案，他們有一段不太平凡的交情。

來人自然是江南神捕鐵山父女三個了，鐵山奔上兩步，握着禿龍伍四海的雙手搖撼着。

「老哥哥，你這一向可好，可想死兄弟了。」

「好，老骨頭倒是健朗得很，看鐵兄弟的情形，這些年還混得不錯嘛！哦，這兩位是誰？」

「小女湘菱，小徒諸葛麟，你們快參見伍伯伯。」

「免了免了，唔，好一對祥麟威鳳，鐵兄弟後繼有人了。」

他們邊走邊談，一逕來到大廳之內，雙方就座之後，侍候的小廝立即獻上香茗。

伍四海喝了一口茶，道：「鐵兄弟，這回到濟南爲公還是爲私？」

鐵山道：「爲公，也爲私。」

（未完・三）

上文提要：金國國師南渡得知余顧南大鬧金宮，便一直追踪，欲抓回顏面，又因對敵經驗不足，而敗在余顧南手下，當余顧南師徒回到梁山時，已面目全非，山寨瓦解，便只好轉回師門，卻遇上紅衣教副教主苗芳芳，邀其尋找苗凌漢所贈藏寶圖的秘密。故一同深入苗疆，終在大婁山地穴內發現兩箱珠寶。余顧南遂將所得在回程沿途贈與義軍，並帶剩餘投效由王彥管轄的太行山義軍……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準備迎擊金兵　日夜厲兵秣馬

由於恐怕綠衣教會來糾纏，是以不敢生火煮飯，只匆匆吃了點乾糧，便繼續趕路，晚上又分批守護，到次日黃昏方到進山之處。

山下有幾戶獵戶，他們曾將馬匹寄放在那裡，到那裡一看，都怒火攻心，蓋那些獵戶及馬匹，全被人殺死，不問而知必是綠衣教所爲！

衆人又走了一天路，另買了兩匹馬馱載鐵箱，余顧南急於回中原，乃道：「姐姐，咱們就此分手吧，後會有期！」

苗芳芳道：「有空得來探望姐姐！」

余顧南長長一嘆，道：「除非金狗已遭驅逐，否則何來機會？但願此日早點到來！」當下揮手分別，余顧南、蕭懷南和駱蹄金三人聯袂上路，幸好次日又買到兩匹馬，方有坐騎代步。

路途既遙遠，又不好走，待他們三人過了長江，已是春光明媚之時候，只是人間景象一片凄涼。他們是由荊州附近上岸的。蕭懷南問道：「師父，咱們去何處？」

余顧南想了一下，道：「聽說太行山義軍勢力强盛，咱們投靠那裡去吧！」

余顧南師徒及駱蹄金加入太行山義軍，已是晚秋，他們沿途遇到義軍便派發金銀珠寶給義軍作軍餉。最後把剩下來的全給太行山義軍。

太行山義軍有兩萬餘人，聲勢浩大，目前之首領是梁有德，成爲金兵心腹之患，因恐金兵全力圍剿，是以願意接受宋將王彥之指揮，並配合他作戰。

那王彥將軍渡江北上，連番苦戰之後，兵馬所存無多，他無面目回江南，乃留在河南一帶組織義軍，聯合抗金，此人辦事公正，作戰勇敢，頗得義軍擁戴，是故願意接受其指揮的義軍有好幾路，太行山義軍只是其中之一。

余顧南加入太行山義軍乃因王彥所組織之十字軍，實力雄厚，他又不願直接受宋將指揮，投入太行山正好兩全其美。

梁有德爲人有義氣，作戰時身先士卒，又能禮賢下士，因此勢力越來越大，有了余顧南之後，就更有如虎添翼之感。

余顧南在山上住了一個月，多方了解之後，決定作長遠打算，是故着駱蹄金返回嶗山把妻兒接過來。

這天梁有德登寨，正與手下商討近日之形勢，忽然探子來報：「頭兒，山下來了二百餘騎不明來歷的人，請作定奪！」

梁有德奇而問之。「怎會不知來歷？再去打聽！先鋒準備應戰！」廳內一位彪形大漢喚梁有義的長身而起，此人乃梁有德之堂弟。

余顧南急道：「頭兒，屬下來山寨日子已不短，讓我下去看看吧？」梁有德亦有心替他樹立威信，欣然同意，

着梁有義撥三百人給余顧南師徒。當下浩浩蕩蕩隨探子下山。

到了山脚，那批人已來到跟前，那二百餘騎一色黑衣黑袍黑馬，好不威風。

余顧南抬頭望去，喜道：「這不是薛兄麼？是甚麼風把你們吹來的？」

一騎馳前，馬上騎客正是薛滿地，薛滿地見到他立即躍下鞍來，道：「余兄弟果然在此，咱們是聽見風聲，特地跑來找你的。」

樓師逵接道：「是啊，咱們一接到消息便自山東日夕兼程趕來，喂，山上『光景』可好，姓梁的爲人如何？」

余顧南不徐不疾地道：「梁有德不錯，咱們相處得十分融洽。山上山下『光景』都很好！」

樓師逵又道：「若咱們打算加入，他們會不高興麼？」

余顧南喜道：「若諸位要加入，那就歡迎都來不及了，薛兄意下如何？」

薛滿地道：「老三剛才的話，正是咱們全體所擔心的事，就怕梁當家的小氣，容納不了咱！」

「這個三位請放心，梁當家不是這種人，而且他頗能禮賢下士，三位先到寨裡歇歇，咱們再詳談。」

樓師逵接道：「最好讓咱們有個獨立的小寨，或有個可進可退之方案，避免他日有問題，要走也方便。」

余顧南道：「這個都可以商議。」他轉身着手下招呼血骷髏之弟兄，親自引薛滿地、辜行難及樓師逵上山。

山上之梁有德等頭領已得到消息，大開寨門出去迎接：「久聞賢昆仲之大名，今日一見眞乃快慰平生！請進大廳先喝杯清茶，解解渴再慢慢詳談。」當下薛滿地與他寒暄一番之後，便隨他進聚義廳。

剛分頭坐下，兩名丫頭立即將茶送上來，辜行難忖道：「此處跟一般山寨果然不同，竟然有丫環。」

梁有德道：「諸位遠來，好歹也得在敝寨多盤桓幾天，好讓梁某一盡地主之誼。」

薛滿地道：「咱們是久聞貴寨大名，是以兼程趕來，彼此都想多殺些韃子，寨主實不必客氣。」

樓師逵心直口快：「說句老實話，咱們聞名已久，今日來此，主要是因爲余大俠也在貴寨出力，咱們相信他！」

梁有德不以爲忤，微微一笑，問道：「諸位是作客，還是打算與敝寨兄弟一道殺韃子？」

薛滿地道：「敝兄弟有意思加入貴寨，爲寨主效力，不知可行否？」言畢，大廳已响起一陣掌聲，薛滿地又喜又是慚愧。

梁有德道：「貴兄弟肯加入，梁某眞是受寵若驚，而且歡迎之至！正如薛兄所言，彼此是爲了抗金，不應視作替梁某效力。」他邊說邊走過去，執着他的手上前。

薛滿地問道：「寨主何事……」

梁有德道：「梁某無才無德，無拳無勇，只是沾了點虛名，寨主一職實在當得甚爲辛苦，如今薛兄來了，正好讓位與你，小弟也好輕鬆一下。」

薛滿地這才清楚其意，忙不迭推辭：「寨主不是要折殺我麼？薛某無功無勞，坐上寶座心中有愧，也無法領導全寨，再說，傳將出去，人家只道我來此是爲了奪位，今後薛某還能混麼？」

梁有德再三邀請，薛滿地懇切推辭：「寨主也不必給小弟甚麼職務，只讓咱們弟兄有個安身之所，於願已足！」

「這如何使得？寨主一職梁某可暫領，副寨主一職非薛兄莫屬！這幾年誰不知道『黑旋風』之厲害？殺得金兵喊娘呼爹，我寧願與宋軍大戰，也不想碰見『黑旋風』！」梁有德長身道：「薛兄居高職，對山寨既有好處，對咱們之抗金事業更有裨益。」

說至此，他又提高聲音問道：「全寨上下，有誰不服？」

薛滿地亦忙長身道：「梁兄若迫小弟當甚麼副寨主，小弟立即拉人下山，決不食言。」梁有德有點爲難，轉頭望着余顧南。

余顧南道：「寨主，薛兄等人之性格，屬下知之甚詳，請先別給予職務，否則難以留人。」

梁有德道：「像他這種大材，沒有職務，豈不是浪費？目下金兵越來越猖狂，山寨正需人材……」

余顧南道：「屬下提議咱們成立一枝騎兵隊，以『黑旋風』爲枝幹，再請薛兄盡力訓練寨內之兄弟，未知薛兄意下如何？」

薛滿地道：「這個在下倒可以接受，並將傾力訓練弟兄之騎術，以酧諸位之厚愛。」

梁有德大喜，問道：「薛兄能訓練多少人？以前咱們與金兵交鋒，便是吃虧在沒有騎兵。」

薛滿地道：「這得看寨主之要求了，是求多還是求精？還有，咱們能買到多少匹馬？」

梁有德道：「山上有數十匹馬，乃作運輸之用，咱們可以到附近購買良駒。」

「要建立一枝騎兵，需要不少時日，小弟下面的人，個個均是騎技精湛之士，蓋訓練已多年，他們都可以教人，目前先令他們每人訓練五個人，騎術嫻熟之後，再訓練馬上作戰之術，再篩掉一半，留下精良的，然後訓練第二批，如此下來，保証騎兵能與金兵對抗，也不會浪費購買馬匹之金錢，若能訓練五千人，卑認爲已經差不多，只是山上沒有訓練場所。」

梁有德道：「本座現任命薛兄爲敝寨『飛騎隊』隊長，兩位令弟爲副隊長，統管騎兵之一切，任何人須得聽令！」一頓又道：「至於購買馬匹事宜

，因薛兄是大行家，便也由你負責，訓練場所，大家可一齊研究。」

薛滿地道：「明天屬下想到各處走走，以便計劃。屬下還有一個建議，咱們應該有個馬匹飼養場，也可配種發展，省得浪費太多之金錢。」

梁有德問道：「薛兄，這需多久時間方能見效？」

薛滿地道：「大概需三年時間，飼養場也可先買些稚馬來訓練，如此也可省錢。」

梁有德道：「三年時間會否太長，說不定屆時會覺得浪費金錢。」

薛滿地笑道：「買馬之錢不便宜，要省錢當然需想辦法，自己有馬場也方便得多，除非山寨有充足的錢，有充足之馬匹。」

梁有德結結巴巴地道：「小弟不是這個意思……」

薛滿地道：「你認爲很快便可打敗金兵？是以花三年之時間是白費？」他嘆了一口氣，道：「金兵驍勇善戰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朝廷！朝廷至今尚未下決心一定要趕走金狗，單靠民間力量，期以十年能成功，已經很了不得了！」

梁有德道：「聽薛兄這樣說，似乎有長他人志氣之嫌！」

薛滿地哈哈笑道：「薛某絕無此意，此乃事實，且金軍內艮將極多，氣勢如虹，王彥將軍只能在局部取勝，他的能耐尚未能扭轉形勢。」

梁有德道：「如此薛兄爲何要加入敝寨？」

薛滿地正容地道：「在下並非沒有信心，而是認爲此事不能一蹴而成，諸位最好別輕敵大意，咱們走南闖北，由東而西，見過不少義軍，亦聽了不少戰情，足可支持薛某之看法。」

余顧南接口道：「薛兄所言未必準確，但極其有理，即使驅金成功不用十年，但三五年內，難以取勝！何況金兵主力南下，咱們所遇到的只是一些新軍，不能作準。」梁有德亦附和余顧南之看法，同時再强調一次，希望手下不可因最近打了幾場小勝仗，便驕傲輕敵。

未幾，下面的人把桌子搬了上來，廳內之頭領，恰好坐滿三席，梁有德拉薛滿地三人坐首席，逐一替他三人介紹寨內頭目。

平日山寨在中午不許喝酒，今日因爲薛滿地等人加入才例外，酒既不好菜亦不佳，看得出山寨之境況並不好，因此席間，薛滿地取出一張兩千兩之銀票來，雙手奉給梁有德：「寨主，這是屬下等多年來之積蓄，如今便交給你，作爲咱們弟兄之一點心意。」

梁有德略爲沉吟一下便收下了：「本座代表寨內弟兄多謝。」飯後，余顧南先引他們三個到自己之居所。

樓師逵道：「咦，地方不小嘛，咱們可暫時與余兄弟一起。」

「因爲余某決定把家屬也接上山寨，是以寨主分兩間大房與我，另外旁邊還有一座小客廳！梁寨主待小弟實在不錯。」余顧南又引他們至小廳，再着蕭懷南去準備茶水：「三位近來境況如何？」

辜行難嘆了一口氣，道：「金兵勢大，咱們有多少人能與之頑頡？東奔西跑，只能伺機偷襲一下，境況能好麼？余兄不在梁山泊，因何來此？」

余顧南這才將自己年來之遭遇，扼要地說了一遍。薛滿地嘆息道：「世事本來就多變，何況戰亂，不過咱們之境況比起老百姓，和其他義軍已好多了。」

樓師逵接道：「不錯，咱們有積蓄，訓練有素，賊强咱們便避開，有機可乘時，也不放過機會，快馬來去無風，金兵幾番都捉不到咱們。」

「弟兄們似乎多了許多個。」

「沿途收了數十名原屬宋軍之騎兵，他們是連人帶馬加入的，否則咱們便不要，免得影響整隊人之行軍速度。」

說至此，蕭懷南把茶捧了進來。辜行難問道：「余兄弟平日做些甚麼事？」

「上午教徒弟，下午訓練山寨弟兄之刀術，沒甚麼事好幹。」

樓師逵問道：「余兄弟不想做點轟轟烈烈的事？」

余顧南心頭一動，含笑道：「事實跟願望未必能符合！而且單憑我一人，也濟不了甚麼事，是以方會盡力教授刀術，期能以少勝多！」

薛滿地道：「要殺金兵，機會多得是，重要的是條件及機會！待咱們先摸熟了環境地形再說吧！」

喝了茶後，余顧南道：「待小弟帶三位到處走走吧！」當下先引他們去山寨內各處走一遍，然後到寨後附近觀察地形。

走了好幾里路，薛滿地尚未找到滿意的地方，方問道：「附近沒有較平坦的地方麼？」

蕭懷南道：「師父，山右有一塊頗平坦的地方，徒兒來帶路。」當下又折向山右，再走了四五里路，果見兩座山峯之間，有一座平坦之山谷，妙在綠草如茵，而又不深，正好用來養馬。

薛滿地喜孜孜地道：「此處不錯，咱們先下去看看！」五人沿山路走下去，計算一下，此地只可養二百餘匹馬，但旁邊尚有一座山谷，形勢差不多，只是較小。薛滿地又道：「咱們黑旋風之弟兄，可先在此紮寨，二百多匹的馬兒有地方安頓了，只是尚要再找幾塊可養馬的地方！」

蕭懷南道：「此處建寨倒簡單，寨內的弟兄多，幾天便可解決！」

樓師逵輕哼一聲。「建寨當然簡單，但必須鑿一條可供馬匹上下山之道路，這便不簡單了！」

余顧南道：「此處距離下山道路頗

近，已是最佳選擇了！」五人在地上塗劃一陣，先將建寨之計劃訂出來，然後返回大寨，告知梁有德。

梁有德喜道：「今晚咱們再仔細計劃一下，明早便發動全寨的人一齊動手，半個月之內，連寨帶路便可完成！咱們有個特點，便是大小山寨分散，而距離又不遠，萬一有變，可互相支援！」

次日，數千名寨兵分頭行動，伐木的伐木，開路的開路，建寨的建寨，連日奮戰，只十天工夫便已完成。山寨可供三百人居住，當下先將黑旋風之人馬遷進去，薛滿地馬不停蹄，又找人帶他到各處勘察地形。

經過多天之勘察，又找到另外兩塊較小之山谷，作爲騎兵之大本營，待一切準備就緒，已是隆冬，山上氣溫甚低，大雪飄飛，馬兒都縮在廊內。

這天下午，余顧南訓練完大隊刀之後，帶着徒弟去找薛滿地，閑聊起來。薛滿地見他有點心事方問之，余顧南坦言相告。「小弟一位朋友去嶗山帶領拙荊上山，一去已近三月，至今毫無音訊，是故有點担心。」

薛滿地安慰他。「尊夫人武功不弱，不會有事，何況此去嶗山來回需時，更有可能她等過了年關才來，何須担心！」

「以拙荊之性子，絕不會等到過年才來，何況她還帶着犬子及幾位徒弟！」余顧南一頓又問道：「咦，薛兄當時怎會知道小弟在此？」他有此一問並不奇怪，乃因自己進寨至今，尚未正式立過功勞，江湖上不可能會宣揚。

辜行難在旁插腔道：「令友是不是叫駱蹄金？咱們在路上見到他鬼鬼祟祟，抓來一問方知底蘊，也因此知道你在此落足！」

蕭懷南怒道：「那廝眞沒骨頭，甚麼都說出來，幸虧是碰到你們，若是消息落在仇家耳中，那還得了！」

樓師逵道：「這不能怪他，因爲他被咱抓住後，無意中聽到咱們之說話，得悉彼此是朋友，才大叫大嚷起來！」

辜行難又問：「大俠在山寨內有何大計？守株待兔，實非咱之本意！」

余顧南道：「小弟空有報國之心，奈何對行軍佈陣諸事，一無所知，今日有三位加入，正好合議合議。」

薛滿地問道：「梁有德又如何？」

余顧南道：「他跟小弟一樣，只等王彥之命令，沒有甚麼計劃，似乎有點滿足現狀，不會主動出擊。」

薛滿地道：「以前咱們人少，不敢有甚麼奢望，等我訓練了一批騎兵之後，咱們再主動出擊！」

樓師逵一拳擊在桌上。「對，咱們已經忍受太久了！也該出出氣！否則人家還道咱是窩囊廢！」余顧南心情稍爲舒暢，看看日頭已落，樓師逵道：「余兄弟，今晚在這裡吃飯吧，老二，你下廚吧，咱兄弟已很久未試過你的手藝兒了！」

辜行難聲音自外面傳來。「愚兄早已在準備，還用得着你提醒！咱們在山下帶來的好酒，還有好幾瓶，今夜非得盡興不可！」

樓師逵回首道：「余兄弟，咱二哥手藝兒還眞不錯，俺最喜愛吃他燒的菜了！」

余顧南不覺技癢，長身道：「小弟也會一點兒，待我試一試！」他挽起衣袖，跑到廚房，見鍋裡的水已冒烟，辜行難正在宰鷄，忙道：「這鷄由小弟來弄，小弟弄的叫化鷄最有水準了！」

辜行難大喜，一口應允，余顧南跑到外面，挖了些泥來，先將泥弄濕，再把洗淨的鷄緊緊地裹住，然後放進灶裡。「這不是田泥，效果可能不好！」

辜行難笑道：「管他的，酒一下肚，老三還能分得出好不好吃才怪！」兩人在灶房裡弄了半炷香工夫，辜行難便出去收拾椅桌。不久酒菜已準備好，薛滿地還拉了幾位頭目過來陪客。

七八個人圍爐而吃，酒過三巡，氣氛熱烈，有人放懷唱曲，有的狂歌當哭。薛滿地三兄弟素來無牽無掛，心情甚是暢快，反而余顧南不如他們奔放。

一頓飯竟吃了一個半時辰才撤去，人人均已有七八分醉意，辜行難又弄了一大壺濃茶解酒。

衆人閑聊至四更方在薛滿地寨內歇息，一覺睡至日上三竿方醒來，余顧南梳洗一下，便拍醒蕭懷南，督促他練習刀法。辜行難在窗內看見，道：「余大俠，令徒年紀輕輕，武功已甚不錯，何須這般嚴厲！」

余顧南輕哼一聲，道：「小弟像他這般年紀時，武功比他好多了，再疏懶更不堪設想！」

「每個人之資質、天份、際遇不一樣，豈能强求，像大俠這樣的人，武林中幾百年才出現一個！若照你之要求，咱們幾個都無地自容了！」

余顧南赧然道：「辜兄這樣說，無地自容的該是小弟！」他雖在跟辜行難閑聊，但蕭懷南絲毫也不敢怠慢，練得一身上下全濕了方停住。

衆人正在吃早飯，忽見一位寨兵匆匆忙忙跑進來，一見到余顧南便喜道：「大俠原來在此，小的找得你好苦！」

余顧南問道：「寨主有急事找我麼？」

寨兵道：「不是寨主找你，是尊夫人及令郎到了！」

余顧南忍不住長身抱拳道：「諸位失陪，待小弟回去料理一下再來。稍待再來！」

薛滿地笑道：「何須急着回來？咱們明早再去拜候嫂夫人！」當下余顧南師徒冒着風雪跟那寨兵趕回大寨。

梁有德笑道：「大俠快進內堂，嫂夫人已久候了！」方菱等五人已在客廳內等候。

「菱妹，路上有躭擱麼？」余顧南關心地執着妻子的手，回頭又着駱蹄金去準備茶水，蕭懷南亦與乃弟摟在一塊。

方菱道：「不是甚麼躭擱，是替你兒子找到大夫，你還記得常虛谷及白富貴麼？」

余顧南拍一拍大腿，失聲道：「我怎地把白長老忘記了！他醫術精湛，曾替我治過病！咦，他今年大概已九十高齡吧？想不到還健全！」

方菱道：「他早已不理丐帮之事了！小妹是在路上遇到常虛谷常帮主。那天在河北西路之安陽城外，被常帮主拉到白長老家，想不到白長老一見到北兒，便問了小妹許多有關他之情況，小妹心知有異，方一一告訴他，白長老道：『老夫一望便知道令郎身懷暗疾！』

「小妹忙道：『白長老雙眼如電，正是如此！只是到處訪問名醫珍藥，數年來未見收效，未知白長老能否治之？北兒快跪在爺爺面前！』北兒這次倒乖巧，不發一言，便乖乖跪在白長老身前，只樂得他老人家呵呵大笑不已！」

方菱喘了一口氣，方喜孜孜地繼續說下去：「白長老終於答應替北兒治病，他着常帮主協助他，兩人用七天時間，先以內力打通北兒之幾條經脈，再佐以藥物，只因小妹怕你繫念，又想上山與你一起過個年，是以只在他家躭了半個月，便匆匆拜別！」

余顧南問道：「那北兒之暗疾是不是已全部治好？」

「白長老說基本上已痊癒，着大哥常以內力打通其三焦脈，另外他還開了些藥方，小妹上山時已買齊全了，三個月後便可習武！」

余顧南長長噓了一口氣。「至此方了却為夫一件心事！」他精神大佳，回頭含笑問蕭懷雁及方良玉。「你倆練武是否勤力？」

方良玉道：「弟子已盡了全力，但收效不高，有負師望！」

「習武一事，豈可一蹴而成！只要勤習，終有所成！」

蕭懷雁道：「師父，弟子自己不好意思說，最好由你親身考驗一下！」余顧南素知這個徒弟最為驕傲，有心煞煞他之氣燄，一口應允，着人取了柄木刀來，便引他到廣場演武廳，寨內的人聞風而到，均想一睹他師徒之風采。

路上方菱低聲道：「大哥，自從上次你回山後，雁兒比以前勤力多了！師父說他前途無可限量！」

余顧南點點頭道：「為夫自有分寸了。」他掂一掂手中刀，沉聲道：「為師先讓你三招，三招過後，為師出手便絕不留情。」

蕭懷雁起初見場上有數百對眼睛望着自己，有點緊張，但聽了乃師之言後，反而慢慢鎮定下來，思索如何充份利用那三招。他不急於動手，余顧南心中反而高興。

蕭懷雁見乃師隨隨便便在對面站着，起先還看不出奧妙來，但越看越不敢動手，蓋余顧南不露一絲空門。

時光逐漸流逝，觀衆反而有點不耐煩，心想余顧南已有言在先，只要蕭懷雁三招未了，他根本不能出手，是以暗中鼓勵蕭懷雁出刀。

蕭懷雁心中又急又亂，可是到後來，又穩定下來，思索如何引師父露出空門，他不敢奢求取勝，但求能輸得光彩。

余顧南問道：「你怎地還不動手？難道是害怕了？」蕭懷雁乃不為所動，余顧南心中忖道：「這小子看來，似乎有了點長進。」

蕭懷雁足足觀察了頓飯工夫，然後突然標前，刀向余顧南左肩砍去，余顧南向右一移，但蕭懷雁早將這一着計算在內，手腕一翻，那一刀已變成橫劈。

這一招雖然突兀，但由蕭懷雁使來，却有行雲流水之概，而且毫無先兆，只此兩招，場內已爆起喝彩聲。

喝彩聲未落，只見余顧南人已拔空而起，蕭懷雁那一刀已然落空，其實余顧南大可以後退，如此蕭懷雁之攻勢便被截斷，因為師父之輕功遠勝徒弟，余顧南故意如此，乃故意給徒弟一個表演機會。

幾乎與此同時，蕭懷雁亦拔空而起，鋼刀自下向上一撩，斬乃師之胸腹，這一着反應雖快，却未能銜接，落在常人眼中乃是絕招，但在余顧南眼中，却暗呼可惜。余顧南心念電閃，身手却絲毫不慢。

只見余顧南一挺腰，身子先凌空倒豎，繼而一個後空翻飛落地上，蕭懷雁那一刀再度落空，如此一來，形勢頓時逆轉，但聽余顧南輕喝一聲小心，木刀一揚，向其徒弟腹腔劃去。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若閃電，眨眼即逝，有的寨兵根本瞧不清楚，因何會這樣，名師出高徒，此言當眞不虛，蕭懷雁一見師父落地，便知道不妙，鋼刀及時一垂，擊在木刀上，借那輕微之反彈力，斜飛五尺落地。

說時遲，那時快，余顧南之木刀已刺至，蕭懷雁迴刀不及招架，上身向後一仰，便生生地仰天摔落地上，同時滾開，揮刀斬乃師之足踝。

場中又爆起一陣喝彩，余顧南輕輕一跳，上身一俯，向地下乃徒刺去，蕭懷雁受到鼓勵，再度滾開，挺腰躍起，不料余顧南右腿已候着他，輕輕一勾，蕭懷雁失卻重心再度跌倒，是次响起的却是婉惜聲。

蕭懷雁滿面通紅地站了起來，抱拳道：「徒兒甘拜下風。」

余顧南沉聲道：「本來你最低限度尚可支持幾招，但不能保持一貫之鎮定，實在有失為師之厚望。」

人叢中走出一個人來，却是梁有德，只聽他呵呵笑道：「大俠實不宜再責令徒，像他這種年紀，有此本領的，武林中已甚罕見，愚意大俠應該心滿意足才是。」

「小徒疏懶成性，寨主幸勿寵壞了他。」

當下雙方又客套一番，梁有德道：「今晚為尊夫人及令高足接風，請大俠早點到。」

衆人看了一場精彩之比武，都興高采烈，唯有蕭懷雁垂頭喪氣。到了余顧南居所，余顧南輕輕拍了他之肩膊，道：「雁兒，看來你比以前勤力練武了，比去年進步多了，比武不但比武功，也比修養及性格，更比智力，眞正之高手，勝負之分野，往往不是武功。」

蕭懷雁訝然問道：「師父，比智力弟子能理解，但因何比武與性格及修養有關？」

「有些人天生性急，沉不住氣，此乃武人之大忌，是為性格。性格上之缺點，若能由後天之培養而改善，豈非修養？冷靜、鎮定、顧慮周全，觀一而知三等等，均與上述兩點有關係，你可曾聽人說過，心浮氣躁的人，會成為武林高手？」

衆人聽後不禁暗暗稱善。蕭懷雁續問：「弟子心浮氣躁乎？」

「還不致於，但乃未具高手之風範及氣質，當然你如今閱歷尚淺，不能要求過高。」余顧南嘆息道：「你莫以為師父故意挑剔你，其實幾個徒弟之中，為師對你期望最高。」

蕭懷雁受到乃師鼓勵，精神登時一振，道：「徒弟銘記師父教誨，日後必更加勤力練武。」

「在山上為師較空閑，可以抽時間教你們，路上風塵多，先去洗個澡，今晚好赴宴。」

* * *

方菱回山幾天後，已近年關。這天探子突然來報，王彥將軍將來山寨過新年，消息傳來，山寨上下歡騰。梁有德立即着人準備，余顧南和血骷髏三兄弟均未見過王彥，亦很想見見他廬山眞面目。王彥來太行山大寨，實不奇怪，去年他率七千兵收復新鄉，未幾為金兵包圍，僥倖逃出生天，乃積極聯絡各地義軍，他手下十萬人馬，其中數太行山寨實力最强。

次日，王彥果然帶了幾個衛兵上山來了。梁有德忙出寨相迎，口中王將軍長王將軍短的，但王彥根本不放在心上，一對眼睛只顧看着四周。

來至余顧南身前，梁有德方為他倆作介紹。王彥道：「你們習武的，更應該多為國盡心盡力。」

余顧南見他和藹，沒甚官架子，先已有幾分好感，是以回禮道：「草民早有報國之心，奈何朝廷腐敗，令人心灰意冷，是以浪跡江湖。今日抗金並非為了一官半職，只為百姓，不願見我同胞遭人蹂躪。」

王彥讚道：「說得好，習武之人若人人與大俠一般見識，何嘗金狗不滅，本將亦曾習武，只是覺得在朝廷當將領，更能發揮作用，但本將絕不會强人所難。」回頭又道：「梁寨主，聞說你們山寨分成幾座，聚散有緻，互為犄角，一遇强敵，又能互相支援，十分厲害，本將想先開開眼界，再去歇息。」

梁有德那敢說一聲不字？滿口應允，並親自引他參觀各寨。王彥有褒有貶，提了不少意見，又力讚薛滿地有遠見。

待衆人擁着王彥返回聚義廳，已近黃昏，梁有德低聲問道：「將軍要否稍歇一會？」王彥四十不到，仍然十分精壯，穿一件軟甲袍，中等身材，是位容易親近的人。

他一位親信王俊道：「都統只須找個地方換件衣服。」梁有德親自引他進內。

由於晚上有宴會，因此薛滿地三兄弟及隊中之頭目，都不回去，齊擠在余顧南居所，搞得方菱忙個不停。

過了三盞茶工夫，忽見梁有德陪王彥及王俊而至，衆人連忙長身讓座。王彥向梁有德揮揮手。「寨主忙你的去吧，本將欲向余大俠請教一下武學上之疑難。」梁有德應聲而出。

雙方客套了一下，廳內只留下余顧南及薛滿地三兄弟。王彥問道：「諸位向來自由自在慣了，山寨之生活能否習慣？」

薛滿地道：「還好，反正咱們都已上了年紀，較坐得住。未知都統幾時要發動攻勢，弟兄都等不住了。」

王彥反問：「諸位有何高見？」

衆人聞言均是一怔。王彥微微一笑，道：「事實上咱們每日都跟金兵接觸幾次，但本將一直不動用太行山梁寨主的人，乃是將其當作一枝奇兵，無必要便不動用它，因此給他的主要任務是訓練，要把各人，練成强兵，可以對付五萬至十萬之金兵，余大俠認為山上之寨兵，可否達到本將之願望？」

余顧南沉吟了一陣，道：「看來還不行，余某只分批訓練他們之刀法，但陣上交鋒，與武林中之爭鬥，完全不同，刀法好未必能打勝仗。」

王彥一拍大腿，道：「正是如此，因此本將想將王俊留下來，協助梁寨主操兵，養精蓄銳，不等於坐着等吃飯，一定要讓他們吃苦耐勞，到眞正上陣，方能發揮威力。」

余顧南極為贊成，王彥轉頭又問薛滿地，說的是同樣之道理。「本將希望你們在兩個月內，加强訓練，因為我準備用這支奇兵了。」

衆人一聽，精神均是一振，樓師

達問道：「都統，您準備在何時何地動手？咱們等這一天，等得太久了。」

王彥笑道：「這又不是小孩子買玩具，那有說幹就幹的，一切準備就緒，本將必然會派人通知你們，諸位都有信心麼？」

樓師逵高聲道：「無信心的，便是龜孫子。」一句話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王彥道：「今日談至此爲止，希望諸位爲國爲民多立功勞，更希望諸位高人，多流點汗，訓練山上之寨兵，讓驅逐金狗，還我江山之好日子，早點到來。」他言畢便長身，丢下兩句場面話又轉到前廳去。

樓師逵望着其後背，低聲道：「老大，這斷不錯，希望他不會騙咱們。」

辜行難道：「看來他不是那種人，他官兒雖不小，但難得的是沒有甚麼惹人厭之官架子。」

衆人咸認爲王彥和藹可親，願意替他效力。余顧南着蕭懷南去打探消息，未幾來報，宴會已準備就緒，於是聯袂出大廳。

王彥在太行山寨兵心目中之地位甚高，他像一陣春風般，吹融了冰雪，廳內氣氛非常熱烈，許多人都飲得酩酊大醉。直到三更方散席。住在遠點的，很多寨兵便睡在聚義廳內，梁有德連忙着人在大廳內生了幾個火爐，以免冷壞了寨兵。

王彥在山寨內住了幾天，直至新春初五方下山，寨內之頭目直送至十里外方回。梁有德大概也得到指示，回去之後，立即召開會議，與寨內之頭目研究練兵事宜。

王俊對操練士兵十分有經驗，他把各項細節找人負責，共用三天時間訓練他們，然後便開始作大規模之操練，在山上操了一個月，再到山下操練一個月。

第三個月開始，薛滿地訓練之騎兵，便開始與寨兵合操，以利配合。莫看只花了兩個多月，但收效甚大，連紀律也好了不少。

目前王俊最遺憾的是騎兵人數太少，但馬匹有限，未能迅速擴編，亦屬無可奈何。余顧南師徒仍如以前，在空隙時間，敎寨兵之刀法，余顧南之目的乃在短兵相接時，可以發揮最大之威力。

這天王俊到余顧南居所坐談，提到太行山寨兵時，乃道：「以我看各路義軍，數你們質素最高，但已歸王都統指揮的在紀律及整體作戰上，仍勝一籌。」王彥將一些小股之義軍組織起來，稱爲八字軍(因最初在旗幟上綉了「驅逐金狗，還我河山」八個大字，百姓遂以八字軍稱之)，八字軍聯同附近之義軍，爲數十萬左右，屢敗金兵。王彥吸收經驗，不打硬仗，只窺機吃掉金國小股之軍隊。每以數倍於敵人之人數擊之，一殲即走，令對方徒呼奈何。

余顧南曾經隨女眞人打過仗，對行軍佈陣有皮毛之認識，是以深有同感。「日後還得仰仗將軍訓練，俾寨兵能夠成材。」

王俊道：「本將正想諸位合作，咱們來作幾次較大規模之訓練，最好分成甲乙兩隊一攻一守，如此較容易得到實戰經驗，當然馬隊也得參加。」

余顧南滿口應允，問道：「將軍需要咱們作甚麼準備，但請吩咐，在下必盡力協助！」當下王俊說出其計劃來，兩人直研究至半夜。

經過三天的準備，太行山山寨幾乎空巢而出，在山下分成兩隊對壘，如此經過幾次訓練，隊形果然已經形成。寨兵已克服各自爲戰，而以觀旗號鼓聲作進退。王俊甚喜，遂向梁有德請辭。「寨主，本將幸不辱命，今可以下山去覆命了，希望諸位繼續練兵，不日王都統將有所指示。」

梁有德道：「將軍放心，咱們雖不才，也想爲國效力，當不敢鬆懈，繼續練兵，希望都統早日使用咱們。」

「本將去後，練兵一事，請交由余大俠負責，他在女眞部落躭過，對女眞作戰方式及脾性比較了解。」

梁有德道：「這個不用將軍吩咐，屬下也會把練兵大權交給他。」

「都統命令一至，盼寨主能依指示行事，軍中無人情，誰犯軍令，都得依法處罰，絕不徇私！」王俊語氣一句比一句嚴峻，梁有德心頭一驚，又答應了。

「將軍幾時下山？」

「明早便下山覆命。」

梁有德當晚又設宴爲他餞行，鬧了半夜才散席。第三天，余顧南又依法訓練寨兵，他越練越有勁頭，晚上又把孫吳兵法取出來細研細讀，不但自己讀，還與薛滿地研究。兩人都深覺行兵學問深如瀚海，與武林爭鬥截然不同。

練了幾次兵之後，余顧南見寨兵都有疲態，便放假三天，讓他們在山寨內休息。梁有德常把余顧南及薛滿地叫去商量。他們又設立一個後勤隊，專責運輸及搜購糧草，所謂三軍未行，糧草先動也。

梁有德道：「練兵一道小弟不如兩位良多，這糧食之事，便交由小弟親自監督。」

三日之後，山寨內之工匠便開始修製木車及運輸工具，寨內之頭目則一直在等候王彥之軍令，可是一連十數天都無一點消息，弄得人人又緊張又焦慮。

已是暮春，山上天氣漸暖，忽然探子帶來了一位漢子。「稟告寨主，這斷自稱是都統派來的，小的要搜身，他堅持不肯，小的又怕誤了大事，因此帶他來見你。」

梁有德問那漢子。「你眞的是王都統派來的？有何憑証？」那漢子自懷內掏出一顆蠟丸來，雙手奉上。梁有義

接過，遞給乃兄。

梁有德捏破蠟丸，自內抽出一張白紙來，上面只寫了一行字：準備拔寨起程，再候命令。下面有王彥之印鑑。梁有德已見過王彥筆跡多次，深信不疑，着人賞了那漢子，道：「請轉達都統，說本座聽令，請他放心。」

那漢子走後，太行山山寨立即召開頭目會議，商討下山之事宜。由於對王彥信中之拔寨二字，有不同之理解，是以爭持不下。

最後梁有德只好請余顧南作決定。余顧南清清喉嚨，道：「按道理拔寨是把寨內之人和物全部帶走，但既然寨內弟兄有異議，不妨留些老弱看守山寨，大件之物品依然留下來，只帶走細軟。」

梁有德道：「余大俠之看法與某一樣，就此決定，請通知下去，立即準備。」

薛滿地道：「屬下尚有一個問題，咱們如何下山？誰先行，誰殿後？」

梁有德道：「這倒是個問題，請諸位弟兄提議。」當下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意見，最後同意分成十隊下山，並選出隊長來。

又過了三四天，方再接到王彥之命令：須在三月十二日，趕至河北西路相州林慮之西之隆慮山集合待命。

距離三月十二日尚有四天，行程並不趕，因恐暴露行藏，是故分批前進，並訂下計劃，在晚上行軍。先頭部隊隊長梁有義，首先趕至隆慮山建立臨時住房，第十隊糧草部隊分一組給梁有義率領。

當下又訂下行軍路線，先鋒立即出發，只一日間，太行山山寨兩萬多人，走得只剩下二三百名老弱殘兵看守。余顧南和梁有德在中軍，騎兵隊自行出發，走另一條路線。

由於寨兵餓戰已久，鬥志十分高昂，恨不得立即飛去隆慮山，跟金兵決個高下，是故行軍速度甚快。至三月十二日中午，最後一隊亦已到達。

梁有義先到隆慮山一看，山勢不高，佔地亦不廣。因此只草草搭了些帳幕，讓疲累及有傷病的弟兄歇息，其他人一律席地而眠。

那隆慮山並不高，是以亦不隱蔽，衆人到那地方一看，都傻住了。梁有德道：「緊張甚麼？又非長久居住之所，湊合湊合。」

衆人剛上了山不久，即聞王彥又派親信到。細聽之後，方知王彥過兩天會到來，當下衆人又興奮起來，在山上磨刀霍霍。

山雖不高，幸好這兩天也沒有金兵經過，而太行山屯積之糧草，足夠吃用二十多天，少了後顧之憂。好不容易方挨過兩天，第三天，天剛亮不久，即見王俊帶着王彥上山，梁有德連忙讓出大帳，請他倆進去。

王彥也不客氣，往正中虎皮交椅一坐，目光自諸人臉上掃過，問道：「諸位是否有信心打敗金狗？」

帳內响起一陣轟應聲，王彥十分滿意。「咱們大軍常打敗仗，如今對咱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信心。當然單憑信心還不夠，還有一點本將要强調的是韌力，打金兵非一年半載之事，要能夠長期吃苦。」

衆人靜靜地聽他訓話。王彥接道：「金兵之戰鬥力甚强，本將聽王俊報告，知諸位各方面都有進步，但仍不能掉以輕心。金兵人多，咱們人少，更不能大意。」說至此，他頓了一頓，目光一掃，接道：「還有一點，本將須强調的，咱們是爲國爲民效力，因此若有死傷，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別人。」

梁有義道：「都統放心，這些咱們都知道，若爲了打金狗而有所損傷，誰都沒有怨氣。」

「這就很好，當然有賞有罰，立功的功勞簿上少不了記他一筆。軍中不同在山寨，須受軍令節制，沒有命令，不許亂跑亂動，以免打草驚蛇，稍後，王俊將軍會將軍令、軍法告訴諸位。」

梁有義道：「這個可以慢慢再說，屬下們最關心的是都統幾時讓咱們打金兵。」一語未畢，衆人都哄笑起來，梁有義不服地道：「你們敢說俺說錯麼？俺說出你們的心中話，居然還得吃你們恥笑！」

梁有德斥道：「七弟，你別給我丢臉！幾時打金兵，都統自有分數。」

王彥微微笑道：「不用急，咱們要打金狗，也得人家肯應戰，有些事是急不來的。反正本將正在部署一場大戰，諸位將是此戰之主力軍，屆時莫令本將失望！」

梁有義高聲道：「咱們唯有以死相酧，絕不會令都統失望！」

王彥道：「好，先聽王俊將軍宣讀軍法。」

王俊一口氣讀了三遍，問道：「諸位都記住否？」衆人均表示已記住。王俊續道：「記住容易，執行却不易，最怕諸位感情用事，知法犯法！」

梁有義道：「放心，俺最乾脆，誰犯軍法，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拉下去打八十軍棍！」王俊忙糾正其想法。梁有義沒好氣地道：「好吧好吧，說些好聽的吧！」

王彥沉聲道：「金兵統帥兀朮率兵犯杭州，撤退時與韓世忠苦戰黃天蕩四十八天，勉强渡江北返。左副元帥粘罕提議增兵陝西，咱們之用意是乘兀朮退兵未歸，粘罕增兵未至，先將駐守此處之完顏舟所部掃平，否則讓他們三路聯合，此一帶之百姓難有翻身之日矣！」

王彥說到此，吸了一口氣，續道：「完顏舟此人比較謹慎，要消滅他並不容易，須設計引他出洞，然後聚而殲之，方能成功……」

梁有義又插腔問：「咱們如今已派

兵去引蛇出洞了麼？他出來之後又如何打之？」

「現在尚未成功，諸位只須養精蓄銳，靜候本將之指示，不可暴露行藏，讓完顏舟知道，他大軍必仍龜縮於安陽一帶！」王彥道：「至於派人引蛇出洞，本將早有部署，已有人負此責任！」

王俊道：「咱們如今最擔心的是諸位太過焦急，以致驚動了完顏舟，迫他龜縮回城，這便枉費了大家一番心血，亦失去了良機！」

梁有義忙道：「放心放心，最多俺咬緊牙齦，忍他三五個月！」

梁有德道：「關於這一點，屬下可以負起責任，保証他們不敢擅自行動！只是咱們之糧草，只夠吃二十多天……」

王彥道：「這倒不必擔心，糧草本將可以支援，而且半個月內若沒有動靜，這個計劃便胎死腹中，只能再等下一次！」

王俊道：「過兩天咱們會派幾個人來監軍，執行軍令，一切聽行動，才有把握打敗金兵！」他自懷內掏出一張軍用地圖來。「請諸位過來看看！」說着將地圖鋪在地上，余顧南等人立即圍上去。

王俊續道：「歸完顏舟率領之人馬約十萬人，其兵力主要在邯鄲、相州到懷州一帶，換言之他負責這一段之黃河北岸，指揮所設在相州。諸位且看其兵力佈署。」

薛滿地道：「奇怪，他指揮所雖在相州，但兵力却在兩頭！」

王彥道：「不錯，本將跟他接觸過幾次，完顏舟不單止身經百戰，而且有他自己一套。他中部人雖少，却是精銳，下面兩個副將拓沒烈及撒葛，分守邯鄲及懷州，此兩人十分驍勇，千萬不可輕視。」

樓師逵道：「他這般厲害，咱們豈不是沒有取勝之機？」薛滿地瞪了他一眼。

王俊接着道：「完顏舟這個陣式，有個好處，便是若有人攻打相州，兩邊立即馳援，外圍內打，十分厲害，正因爲要配合其戰略，是以安陽城城墻又高又厚，利於防守！」

樓師逵又問：「既然如此，咱們爲何不打懷州？打他兩頭，他會作何反應？」

「在這情況下，撒葛及拓沒烈都能夠自己應付，萬一支持不住，他只能調另一頭的兵力和他自己的去支援！」

余顧南恍然道：「所謂引蛇出洞，都統必是已派人去打懷州了，逼使完顏舟派兵支援，咱們在半路設伏！」

王俊頷首：「有點猜對了！事實上要打有兩萬駐軍的懷州實不容易！須知攻城軍人數須十倍於守城軍！咱們根本沒有這許多兵馬！」

眾人一聽，都有點糊塗了，齊聲問道：「若非如此，又怎能引蛇出洞？」

王彥哈哈笑道：「山人自有妙計，目前尚在進行中，不可洩漏！你們所部是攻打完顏舟之主力！另一部約一萬人設伏在林慮縣之東，當完顏舟大軍出城西行，他們放他走，待你們出擊，他們另從東邊包抄過來，截其退路！」

王俊接道：「邯鄲城及懷州城那邊咱們也都有人攔截援軍，以利咱們爭取時間，圍殲完顏舟直屬部！當然咱們尚有一隊人馬攻打安陽，務必讓他們覺得處處都有咱們的人，以亂其軍心！」

薛滿地沉吟道：「辦法很好，但咱們十萬人馬分成幾截，相對實力亦削弱了，能有把握殲滅完顏舟直屬部麼？他手下有多少人？」

王彥道：「薛兄弟說得有理，這也是咱們之難題！完顏舟直屬部只有兩萬人，估計他調出的人馬，會在一萬五千人左右。咱們以三萬人擊之，顯得實力不夠，是以咱們對諸位寄望甚殷，道理也在此處！」

梁有義道：「咱們倍數於敵，應該可以打勝了！」

王彥道：「要打幾個小勝仗，有何難哉，所謂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一萬五千人馬，咱們要求全殲！」

樓師逵快口道：「屬下負責殺完顏舟那廝！主帥一死，不怕下面的人不亂！」

「本將倚仗諸位，原因也在乎此！擒賊先擒王，是個最直接了當之事，千軍萬馬之中，要殺敵主帥，不是一個人可以辦得到的！本將希望諸位在這幾天計劃計劃，絕不能掉以輕心！此計若讓敵軍知道，成功之機固微，欲全殲對方更是談何容易！」

余顧南道：「都統放心，此事便交由屬下計劃吧，屬下必盡最大之努力完成任務！」

王彥長身道：「好，今日便說到此爲止，時機成熟，王俊將軍會再來貴軍！」當下眾人送他倆出帳，王彥堅持不讓他們送下山，逕自走了。

王彥及王俊去後，眾人聚在帳內商議了一陣，余顧南獨自出帳思索。方菱輕輕走了過來，低聲問道：「大哥，都統來說些甚麼？何事悶悶不樂？」

余顧南道：「都統要爲夫在千軍萬馬之中，取敵軍主帥完顏舟之首級，爲夫正在思索……」

方菱吃了一驚。嚷道：「他瘋了麼？人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當眞沒錯！」

余顧南忙道：「別亂嚷嚷，讓人聽見笑話！」一頓又道：「人家又非只准爲夫一人行事，只是將此任務交給爲夫罷了。」

方菱仍不放心地道：「你可得小心，屆時小妹必與你一齊行動。」

余顧南揮揮手，道：「你去請薛大哥他們過來商量！」

方菱很快便把薛滿地三兄弟拉過來，薛滿地問道：「余兄弟必是爲刺殺完顏舟而煩惱了！」

「薛大哥是不能動的了，因爲馬兵預由你指揮！」余顧南沉吟道：「甚至辜二哥要協助你，也不能離開……」

樓師逵一拍胸膛。「余兄弟別煩惱，還有小弟！」

「只咱們兩個能衝殺至中軍取敵軍主帥首級？金兵不會不防備！」

樓師逵道：「俺腦筋不大靈，這又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該如何進行！」

余顧南這才說出自己之打算。「小弟與三哥率領一隊精銳之大刀隊，衝殺進去，你我均扮成小兵，如此方可掩人耳目，希望能趁機接近完顏舟。此隊人馬表面上由小徒率領……」

余顧南尚未說畢，樓師逵已道：「就這樣辦！」

薛滿地謹愼地道：「衝進敵軍可不是開玩笑，你準備配備多少個人？甚麼人？依愚見你們這一隊人最好尾隨在馬隊之後！」

辜行難道：「這方法最妥善了，由咱們開路，你們隨後衝殺進去！人不宜太多，一百名已足夠，當中須有些神箭手或暗器手！」

余顧南道：「人多徒然枉送性命，小弟只準備挑選六十名勇士去！」當下計劃完畢，余顧南便將平日訓練有成的刀手召喚過來，將計劃說出來。「在下知道諸位都有慷慨赴義之心，但此去凶多吉少，因此有一個條件，家裡必須無後顧之憂！」

話雖如此，舉手準備赴難的勇士竟有二三百人，余顧南忙道：「在下只要六十個人！」他逐一挑選，並親自詢問其家庭情況，最後選了六十人，再召來蕭懷南兄弟，與他們練習刀法及進退之術。

余顧南馬不停蹄，又選了十二名善於射箭及發射暗器的一起訓練，難得的是每個人雖都知道此去生死未卜，但仍然人人精神飽滿，鬥志昂揚，特別賣力訓練。

余顧南足足將他們操練了一天刀法，方讓他們休息。次日又訓練體能，命他們來回奔跑揮刀劈殺，兩天下來，勇士們已露疲態，第三天方讓他們休息。

這天蕭懷南問道：「師父，徒兒之任務是甚麼？」

「你穿戰甲，當這批勇士之隊長，不可給爲師丟臉！」

蕭懷雁急道：「師父，徒兒此次無論如何也得去！我家與金狗有血海深仇，不能不報！」余顧南有點猶疑，因爲生恐他兄弟倆一齊犧牲，蕭家都絕後了。猛見蕭懷雁跪在地上道：「師父，徒兒知道你顧慮甚麼，但一來玉不雕不成材，二來徒兒若不能報仇，苟活世上也沒有意思！」

余顧南這才答應他。「你倆須小心，千軍萬馬之中，爲師未必能照顧到你們！」兄弟倆一起答應，余顧南回頭對妻子道：「菱妹，你負責照顧北兒及艮玉，留守中軍，協助主帥，並保護其安全！」山上熱火朝天，人人盼望大戰那天之降臨！

寨兵們緊張地練兵，恨不得早早跟金兵決一死戰，把金狗全部驅出境外，解除百姓之苦難，但等待之日子最是難過，只有那七十多個勇士日夕練兵，覺得日子過得較快。

第五天，王彥派王俊上山，眾頭目立即圍了上去，七嘴八舌地問他，王俊含笑道：「本將知道諸位焦急，且進帳商量吧！」

眾人入了營帳，王俊也不客氣，往虎皮交椅上一坐，首先問道：「諸位，弟兄們之鬥志如何？」

梁有義道：「只要能殺金兵，他們甚麼都肯幹，一切已準備好，只等都統及將軍下命令！嗯，完顏舟那條毒蛇已經出洞了麼？」

王俊笑道：「已經出洞，而且其退路，已被另一枝義軍堵死，是以本將才來找你們！」

樓師逵接問：「既然已造成事實，完顏舟亦不能改變命運，將軍能告訴咱們，是用何妙計引其出洞的？」

「如今當然可以說。」王俊道：「說起來，咱們也用了點手段！完顏舟此人表面上十分嚴肅，骨子理頗爲風流，他在城西十五里處姘上了一名寡婦，咱們派一支義軍，假扮山賊，將那寡婦擄走！完顏舟得訊之後，派了一隊兩百人之金兵去『剿匪』，却讓咱們『吃』得乾乾淨淨……」

樓師逵道：「後來他便親自帶兵去剿匪，是不是？」

「不錯，他帶了六千人馬西進，『山賊』聞訊西竄，他便一直追過來，估計行程，今晚便能至附近！」

眾人一聽今晚便能動手，都發出一道歡呼，王俊接道：「是故希望諸位今晚早點做飯，入黑之後便要分批下山！」一頓又取出地圖來，道：「請諸位過來看看，本將希望你們分成四隊，主力在正面，兩枝守側翼，一隊殺入敵軍！不知這幾天諸位是否有部署過？」

梁有德先將薛滿地之騎兵配合余顧南率領之勇士隊計劃說了。

「這計劃不錯。」王俊低頭看了地圖幾眼，道：「如此你們這一隊要先出發，先埋伏在左側，待敵軍一至，與正面主力軍接觸後，便衝殺進去！要多帶箭矢，夜戰這種東西很管用！相反敵軍用箭時，咱們也得小心提防！」

辜行難問道：「敵軍之後邊，咱們不用兼顧麼？」

「不必，那方交給另一枝義軍。假扮山賊的那股義軍，會回頭助咱們！」接着王俊又說了許多注意事項以及夜戰之技巧，「將這些告訴寨兵們！」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程明山和司空玉蘭被一條大船救起，船主飛龍公子是日月堂的人，對二人假意盛宴招待，暗中將「迷失散」放在酒內，想將二人功力消除，幸二人早服過解藥，未有中計。程明山見飛龍公子和竇金樑設下詭計，先將自己和劉保祿、商老二捉住，然後誘捉靈山島島主司空靖，於是將計就計，詐作失掉功力，司空玉蘭從旁協助表演，使飛龍公子深信不疑，坦言自己的行動……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知事敗孤注一擲　鑿船艙弄壞火銃

飛龍公子道：「在下請程兄暫時失去武功，其實也是全爲了姑娘。」

司空玉蘭鎮定的道：「你要如何？」

飛龍公子道：「在下方才已和姑娘說過了，在下此行有借重姑娘之處，希望姑娘能和在下合作，如果程兄武功尚在，在下靈山島之行，就註定非失敗不可了，所以只好委屈程兄了。」

「你……」司空玉蘭氣極，右手一送，擧劍就朝飛龍公子刺去。

飛龍公子朝她微微笑道：「小美人兒，妳別在本公子面前動劍了！」身形一側，右手輕輕朝地執劍手腕拂去。

程明山喝道：「拂花手法，小妹子快退。」

他精擅「神仙手」，乃是截脈手法，自然也識得拂穴法「拂花手」了。

司空玉蘭要待縮手，已是不及，但覺右腕驟然一麻，手中短劍「奪」的一聲，落到地板之上。

飛龍公子左手疾發，一下點了司空玉蘭的穴道，依然若無其事的俯身拾起司空玉蘭的短劍，替她收入劍鞘中，才回頭朝程明山笑了笑道：「程兄果然是行家。」

一面擧手擊了兩掌。

只見從門外走進兩名使女，垂手站定。

飛龍公子一指司空玉蘭，說道：「妳們快扶司空姑娘到椅子上去坐下。」

兩名使女躬身領命，一左一右攙扶着司空玉蘭到椅上坐下。

司空玉蘭大聲道：「飛龍小賊，你要把我們怎樣？」

飛龍公子含笑道：「司空姑娘自然是本公子船上的貴賓了。」

司空玉蘭氣得玉臉飛紅，大聲道：「我既然是你船上的貴賓，你爲甚麼要點我穴道？這是待客之道麼？」

飛龍公子道：「這只是暫時委屈姑娘而已，在下此行，主要是要和令尊會面，有姑娘在本公子船上作客，令尊就不致於使本公子難堪，這是不得已的事，姑娘多多包涵了。」

說到這裏，回頭朝程明山含笑道：「至於程兄，本公子也並無和你爲難之意，也許日後咱們還有合作的機會，只是目前程兄留在這裏，多有未便，只好暫時委屈，請到下面去稍事休息，等過了午刻，咱們再作長談。」

說完，飛快的一指，點了程明山的穴道，又道：「程兄只是雙手無法擧動，冒犯之處，程兄乞原諒才好。」

一面回頭朝一位使女吩咐道：「妳領程兄到下面去休息一會吧！」

司空玉蘭聽說他要把程大哥送下去，心裏不由大急，叫道：「你把程大哥也留在這裏。」

飛龍公子沒有理她，只是揮了揮手。

那使女回身朝程明山道：「程公子

請隨小婢來吧！」

程明山朝司空玉蘭含笑道：「小妹子只管放心，飛龍公子要把妳留作人質，絕不會對妳有加害之意，他要我下去，大概是要和令尊談甚麼條件，不願我在場聽到罷了。」

飛龍公子大笑道：「程兄說得一點沒錯，本公子正是這個意思。」

程明山又道：「小妹子留在這裏，不用害怕，我到下面去休息一會也好。」

說完，擧步隨着那使女身後，跨出門去。

飛龍公子拱拱手道：「委屈程兄，本公子不送了。」

程明山大笑道：「在人屋簷下，那得不低頭，公子也不要和我假惺惺了。」

那使女引着程明山走下第二層，再從左舷繞到後艙，從一道木梯走了下去。

程明山隨着走下，心中暗道：「這是最低下的一層了。」

這低層敢情是水手住的地方，也是他們存放食物的儲藏室，中間是一條走道，兩邊各有四五個木門。

那使女一直走到前面左邊一道木門前面，從身邊取出一把鑰匙，開啓鐵鎖，伸手推開木門，側身道：「程公子請進去吧！」

這間艙內甚是黝黑，程明山也沒說話，就一脚跨了進去。

那使女等他的人走入，立即「砰」的一聲，關上了木門，然後又在外面落了鎖，才回身自去。

艙門關上之後，室中登時黝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程明山目能夜視，當然不在乎暗，目光轉動，發現這間艙中，地方雖然不大，却已有三個人默默的坐在那裏。

這三人，程明山全都並不陌生，一個是靈山島主的大弟子，靈山衛臨海酒樓的大掌櫃劉保祿，另一個則是那條沉船的船主商老二。

這兩人不但被點穴道，還被反剪雙手，用繩子細了起來。

另外一個則是最無辜的人了，她就是說了句「飛龍公子」，就被割去舌頭的杜鵑，她也像被點了穴道，坐在艙板上，一動不動，只是眨動着眼睛，在程明山進來的時候，望了一眼。

飛龍公子精擅「拂花手」，這三人被閉住穴道，自是意料中事，但「拂花手」閉穴，只是封閉了某一穴道，人還是清醒的。

商老二在那使女打開艙門，讓程明山進來的時候，早就看見了人，這時不覺洪聲笑道：「姓程的，你也來了。」

程明山走到他們面前，含笑道：「商老二，都是你害的人，如若不是你將船鑿沉，咱們就不會到這條船來了。」

商老二道：「咱們爲甚麼不把船鑿沉？竇金樑那狗娘養的，說話不算數，咱們就要他落海餵王八去。」

程明山道：「但他並沒有餵王八，而且也在這船上了。」

劉保祿睜目道：「你看到了？」

程明山道：「在下自然看到了，這條船目前正在朝靈山島開去，大概中午就可以抵達靈山島了。」

劉保祿道：「他們是想偷襲靈山島去的了？」

程明山道：「他們不用偸襲，因爲司空玉蘭就在他們手中，可以用她做爲人質，威脅靈山島主了。」

商老二歎了口氣道：「可惜我商老二落在他們手中，不然，就可比他早到一步，也好讓島主有個準備。」

程明山笑道：「你不想要那兩百兩黃金了麼？」

商老二道：「那是我商老二受了他們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人總是貪心的，現在後悔都來不及了。」

劉保祿切齒道：「不錯，只要有一口氣在，我劉某縱然不是姓竇的對手，也非和他一拚不可。」

商老二道：「現在說這些說，還有屁用？咱們落在他們手裡，還有拚命的機會？」

程明山笑道：「那倒說不定，他們只有一條船，深入靈山島，船上人手，終究有限，只要有人把司空玉蘭從他們手中救出，靈山島主不受他們脅迫，就可以把來人一網打盡了。」

商老二哼道：「這不是廢話？司空姑娘已經落在他們手中，還有誰有這通天本領，把她救得出來？」

程明山歎了口氣道：「你說得也是，咱們全已落在人家手中，自身尚且難保……」

說到這裏，忽以「傳音入密」朝商老二道：「商老二你只要聽在下的，咱們不但可以把司空姑娘從他們手中救出來，而且還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商老二聽到耳邊像蚊叫的聲音，心中方自一奇。（他不懂「傳音入密」功夫）。

程明山又以「傳音入密」說道：「你不可出聲，在下是故意讓他們制住的，目的就是爲了救你們兩個，在下才有幫手，待會你只要如此如此，靈山島主不但不會再責怪於你，而且還是一件大功，你肯不肯幹？現在，你已經知道了在下的計劃，不肯和在下合作，在下說不得只好點你死穴，肯，就點個頭，不用說話。」

商老二見識過他的武功，而且此時人在對面，還能在自己耳朵邊上像蚊子一般的說話，心中自然把程明山當作了神明，聽完話，就連連點頭不迭。

他看不到程明山，却聽程明山的聲音又在耳邊說道：「好了，現在我要和劉保祿說了。」

說完，又以「傳音入密」朝劉保祿

道：「劉兄，在下是來救你們的，也希望你能和我合作，自可把司空姑娘救下來，這樣，令師就可不受他們脅迫了，你願不願意？願意，只要點個頭就好，不願意，在下絕不勉强。」

劉保祿是靈山島主的大弟子，他雖然不會「傳音入密」，但程明山以「傳音入密」和他說話，他自然知道，不覺歎了口氣道：「咱們不但雙手反剪，還被那個公子封閉了穴道，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看來眞是連想和人家拚命也都沒法子拚了。」

他不擅「傳音入密」，但這話是答覆程明山，他被封閉了穴道，無能爲力。

程明山又以「傳音入密」說道：「在下既來救你，區區封穴手法，何足道哉？劉兄那是答應和在下合作了？」

劉保祿也點了點頭。

程明山又以「傳音入密」道：「如此就好，待會你只要如此如此，其餘的事，自然會由在下接應的，好了，現在在下還要和這位杜鵑姑娘談談，你們不用說話了。」

劉保祿心中雖然將信將疑，但還是點了點頭。

程明山走到杜鵑面前，低聲的叫了聲：「杜鵑姑娘。」

杜鵑穴道受制，但耳朵依然能聽，抬眼看了程明山一眼，又緩緩垂下眼去。

她那雙明眸，黑白分明，依然盈盈如水，這一眼竟是包含了無限辛酸，無限幽怨，她只是洩漏了一句「飛龍公子」，就被割斷舌頭，她內心自然有着無限的委屈。

程明山輕輕歎息一聲，接着說道：「在下原是不該問姑娘的，讓姑娘受了如此酷刑，在下心裏實在非常過意不去。」

杜鵑沒有作聲，割去舌頭，也作聲不得，突然兩行清淚從她眼中奪眶而出，沿着粉腮掛了下來。

女孩子家受了委屈，自然會流淚，何況她遭受的是終身之痛，一個本來黠慧而美麗的少女，從此成了殘廢的啞女，她除了流淚，還能有甚麼表示？

程明山又道：「姑娘無辜遭受了酷刑，內心一定十分悲苦，但悲苦無補於事，姑娘應該堅强起來……」

杜鵑本來只是流着淚，聽了程明山的話，雙肩抽動，哭得更是傷心，只是沒有出聲。

程明山道：「妳是穴道受制？在下替妳把穴道解開了。」

杜鵑倏地抬起頭，淚眼望着程明山，極力的搖頭，臉上忽然流露出恐怖之色。

她這搖頭，並不是拒絕程明山替她解困，而是要告訴程明山，她被「拂花手」拂閉了穴道，不是普通手法所能解得開，如以普通手法胡亂解穴，就會逆血倒行，使人痛苦不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這是最歹毒的手法。

這話她無法表達，故而只有臉上露出恐怖之色來表示了。

這點不用她表示，程明山精擅截脈手法，自然懂得，這就含笑道：「姑娘是被飛龍公子『拂花手』封閉了穴道，在下自信還能解得開。」

他不待杜鵑搖頭或點頭，左手衣袖一點袖角已隨着話聲揚起，朝杜鵑身上拂去。

杜鵑坐着的人，但覺身軀一震，被封閉的兩道穴道，無形自解，不覺驚異的朝程明山看去。

程明山朝她微微一笑道：「姑娘現在相信了，在下不是已經替姑娘解了『拂花手』被閉的穴道嗎？」

劉保祿、商老二聽得暗暗奇怪，艙中雖然黝黑，但他們在黑暗中躭久了，也可依稀看到一點黑幢幢的影子，程明山站着不動，如何替這位姑娘解了「拂花手」封閉的穴道？

杜鵑穴道一解，她不能說話，站起身，忽然朝程明山盈盈拜了下去。

程明山忙道：「姑娘這是做甚麼？快快請起。」

杜鵑拜了兩拜，淚流滿面，忽然右手一擧，駢起食、中二指，迅快的朝自己咽喉戳去。

程明山就站在她面前，自然看得清楚，不由大吃一驚，急忙握住她的手腕，柔聲道：「姑娘又是何苦？好死不如惡活，妳年紀還輕，怎好如此輕生？」

他握住了她的右手，輕輕把她拉了起來，左手合在她手背上，輕輕的拍着，這是一種無言的慰藉。

杜鵑因舌頭被割，原想一死了之，那知被他這一握住了自己的手，好像從他掌心傳來了一股溫暖的熱流，也給了她無比的鼓勵，她口中發出「啊」的一聲，好像遇到了親人一般，也不管艙中還有兩個大男人，突然一下撲入程明山的懷裏，雙肩抽動，抽噎噎的哭了。

程明山知道她受了極大的委屈，也不禁暗生憐惜，一手扶着她肩頭，一手輕輕替她掠着披肩秀髮，安慰道：「姑娘莫要傷心了，飛龍公子只是邪惡組合的一個小頭目而已，姑娘跟着他，遲早難免玉石俱焚，這可以從他對待姑娘如此殘酷，就可以看得出來，姑娘雖然被他割去了舌頭，但焉知非福，只要姑娘自己堅强的站起來，棄暗投明，前途是光明的。」

劉保祿、商老二聽得暗暗吃驚，原來這杜鵑姑娘被飛龍公子割去了舌頭，自己兩人沒被割去舌頭，還算僥倖呢！

杜鵑停止了哭，她緩緩直起身，離開了程明山的懷裏，一手拉着程明山的手，用手指在他掌心寫道：「我還能做甚麼？」

程明山含笑道：「姑娘一切和好人無異，雖然受了酷刑，但妳只是心裏

的創傷，比身上所受的創傷更深而已，只要心裏先堅强起來，可做的事情多着呢，譬如目前江湖上，遭受到空前的危難，各大門派都在存亡絕後的關頭，總結一句，這場非常的禍亂，就是飛龍公子這幫匪人的陰謀，姑娘如肯和在下合作，不但可以拯救靈山島一場屠殺，也可以挽救各大門派，甚至於整個武林的危局，這意義不是很重大麼？」

劉保祿、商老二兩人聽得心頭暗暗奇怪，忖道：「這姓程的不知甚麼來歷，聽他口氣，好像還和江湖各大門派有着淵源。」

杜鵑又在程明山手中寫道：「公子要找我做甚麼呢？」

程明山道：「姑娘只要有棄暗投明的心，不可再有輕生的念頭就好。」

杜鵑抬眼望望他，忽然飛紅雙頰，又寫道：「小婢願意追隨公子，公子肯收留小婢麼？」

程明山對她心生憐惜，又因有劉保祿、商老二二人在場，就以「傳音入密」說道：「姑娘蘭心蕙質，在下自然歡迎的了。」

杜鵑又羞又喜，粉臉緋紅，有了喜色，又在程明山掌心寫道：「小婢能追隨公子，就是粉身碎骨，也甘願的了。」

她寫到這裏，忽然好似想到了甚麼，接着寫道：「公子要救司空姑娘自然要和飛龍公子爲敵，只是船上有三十支火銃，火力極强，不是武功所能抗衡，公子要先行設法才好。」

程明山聽得一怔，急以「傳音入密」問道：「他們把火銃存放在何處？」

杜鵑寫道：「就在隔壁貯藏艙中。」

程明山道：「多謝姑娘提醒。」

杜鵑寫道：「公子叫小婢杜鵑就好。」

程明山握着她柔軟的纖手，左手輕輕合着，搖了搖，表示對她的謝意。

杜鵑也像小鳥依人似的，緊傍着他，心裏有着說不出的欣悅。

程明山道：「好了，妳先坐下來，我去給他們解了穴道。」

說完，轉身走到劉保祿、商老二兩人身邊，雙手一拂，綁在兩人身上的繩索，便寸寸斷落，再擧手朝兩人身上輕輕一推，解開了他們「拂花手」封閉穴道，一面低聲說道：「你們也坐下來，好好休息一會，待會就得有一場生死之搏呢！」

兩人幾乎不敢相信程明山輕輕年紀，居然會有如此高絕的身手，綑綁他們的繩索，都是經過油浸的蔴繩，堅靭無比，他手掌如此輕輕一拂，就寸寸斷落，光是這份功力，就是靈山島主也辦不到。

在他們的心目中，靈山島主司空靖的武功已經是高不可測，如今這位程公子居然還勝過靈山島主甚多，他們二人自然心悅誠服，生出了敬畏之心。

時間漸漸接近午刻，靈山島也由海上一點黑影，逐漸的在放大，如今蒼翠的小島，嵯峨的岩石，已經清晰得越來越近了。

大船乘風破浪，駛到了還有三四里光景，海水漸淺，中間一道主桅上的布帆，正在漸漸卸落，一陣輪軸的轆轆聲，隱隱傳到了船底。

程明山突地站起，說道：「是時候了。」

右手拔出紅毛寶刀，在船艙半人高處，迅快劃了一個尺許見方的洞穴，雙手緊抵在劃過的艙板上，口中吸了口氣，喝聲：「起。」

往後退下半步，這一退，那塊足有一尺來厚的艙板，已吸在他雙掌之上。

艙中登時開了一個小窗，陽光直射而入，可以從艙口看到矗立在海面上的靈山島和散佈在海上的礁石，正在緩緩移近。

商老二說了聲：「在下走了。」

一縱身攀住小窗口，身上輕巧的穿窗而出，「颼」的一聲，連浪花都不濺，就潛入水中。

程明山微微一笑，雙手掌心依然托着那塊被吸起下來的木板，緩緩合上，再用手按了按，就躍了上去。因爲艙板足有一寸來厚，是以按上之後，絕不會輕易就掉下來。

劉保祿道：「程公子，咱們……」

程明山含笑道：「目前還早，咱們還是在這裏休息一會，不用性急。」

＊　＊　＊

船緩緩駛進靈山島港灣。

飛龍公子蕭洒的站在第三層艙前，他左首是崆峒島主竇金樑，右首是一身道裝的惡洞賓蕭道成，他們居高臨下，指點着靈山島上的景物，正在細聲交談，好像靈山島就在他們掌握之中。

突然一名水手領班慌慌張張的從扶梯奔了上來，一眼看到飛龍公子，趕忙行了一禮，說道：「啓稟公子，咱們底艙進水了。」

飛龍公子聽得臉色微變，說道：「是觸了礁？」

「不是。」那領班道：「是……是貯藏室進了水，像是給人鑿穿了船底……」

「貯藏室被人鑿穿了船底？」飛龍公子臉色變得很難看，沉聲道：「咱們事前怎麼無防範？」

那領班打了哆嗦，道：「小的……」

飛龍公子沒待他說下去，就急着問道：「咱們有三十支火銃可曾搶救出來？」

「沒……沒有。」那領班道：「貯藏室的艙板，都是特製的防水固封，進了水，外面都不會溢出來，還是剛才夏總管因離岸已近，要小的準備，命

他們去取火銃，打開艙門，裏面已經是滿艙是水……」

滿艙是水，三十支火銃自然成了廢物。

「該死，飯桶……」飛龍公子一張俊臉，氣得通紅，問道：「你可曾要他們去搶救？」

「是，是。」那領班嚇得連聲應是，說道：「小的已派下去八個人，趕着搶修，詳細情形還不知道。」

飛龍公子道：「夏總管呢？」

那領班道：「夏總管已經趕去指揮，命小的先趕來向公子報告的。」

飛龍公子怒聲道：「還不快去？先把漏的地方補起來，咱們沒有這條船，還回得去？」

「是，是。」那領班沒命的應「是」，急速退了下去。

飛龍公子臉上飛過一絲冷峻的笑容，說道：「司空靖派人潛入海底，想鑿沉本公子的船，但咱們已經到了靈山島了。」

竇金樑諂笑道：「就算他鑿沉了咱們的船，靈山島上有的是船，還怕甚麼？」

正說之間，只見一條梭形小船從島上港口駛了出來，船頭上站着一個中年漢子，向着大船而來，快要接近大船，口中大聲叫着：「來船是從那裏來的？請船主答話。」

這時第二層甲板上走出一個身軀高大，五旬左右的老者，他身後緊跟，着另一個水手領班，他朝那領班吩咐道：「叫他上來。」

那領班應了聲「是」，走到船頭，朝梭形小艇上的人大聲道：「來船聽着，夏總管請朋友上船來說話。」

梭形快艇上的中年漢子不知這條大船是何來歷，左手向後揮了揮，划船的水手立即把小船艇緩緩駛近大船船舷。

那中年漢子雙足在船頭一點，身形如海鷗掠波，一下飛上大船第一層甲板。

這時第一層甲板上立時有兩名腰跨單刀的水手迎了上去，抱抱拳道：「夏總管請朋友到上面去。」

中年漢子看了兩人一眼，問道：「你們到底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左首一名水手冷冷的道：「朋友見了夏總管，就會知道。」

右首一名水手抬抬手道：「朋友請吧！」

中年漢子臉色微微一沉，沒有作聲，舉步隨着兩名水手，由後艙扶梯登上第二層甲板，再由左舷繞到前艙。

夏總管已經面含笑容，迎了上來，拱拱手道：「朋友請了，在下夏濤聲，忝為本船總管，不知朋友如何稱呼？」

「原來是夏總管。」中年漢子拱拱手道：「在下惲海平，靈山島主門下，請問夏總管一行，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呵呵！」夏濤聲大笑一聲道：「惲兄請到艙中奉茶，再作詳談，請。」

惲海平也說了聲：「夏總管請。」

夏濤聲把惲海平讓入膳廳，在一張方桌旁落坐，一名水手給兩人端上茶來。

惲海平又道：「夏總管現在可以見告了吧？」

夏濤聲含笑道：「敝上飛龍公子，特來拜會司空島主，惲兄請上覆島主可也。」

「飛龍公子？」惲海平從未聽到過這麼一個名號，眉頭微微一攏，問道：「夏總管還沒告訴在下，貴上是那一條道上的？」

夏濤聲道：「兄弟已經告訴惲兄了，敝上是飛龍公子，這還不夠麼？惲兄只要歸告司空島主，敝上前來拜會就好。」

惲海平道：「在下既已上船來了，想見見貴上。」

夏濤聲微笑道：「敝上不會見惲兄的。」

惲海平道：「為甚麼，是不是在下不夠資格見貴上？」

夏濤聲道：「惲兄知道就好。」

惲海平神色微變，說道：「夏總管應該知道你們的船進了甚麼地方？」

夏濤聲微微笑道：「難道這裏不是靈山島嗎？」

惲海平冷聲道：「夏總管知道就好，不論甚麼船隻，進入靈山港口，都得接受檢查。」

夏濤聲問道：「靈山島是官方派你們來的？」

惲海平道：「我們不是官方派來的，但進入的船隻，靈山島有權檢查。」

夏濤聲呵呵一笑，才道：「你們既非官方派來的，咱們就有權拒絕檢查，因為咱們是官方派來檢查靈山島的，好了，惲兄現在可以請了，叫你們司空島主來迎接。」

隨着話聲，站起身來。

惲海平聽他口氣托大，一時吃不準對方究竟是甚麼路數，只好站起身，微笑道：「好，在下告辭。」

「且慢。」夏濤聲道：「咱們進入靈山島，惲兄乘船而來，那就請惲兄替咱們領港，指定停泊所在。」

惲海平心頭怒極，但口中應道：「好吧！」

夏濤聲一抬手道：「惲兄請。」

一面朝站在艙口的一個水手領班吩咐道：「咱們的船隨着這位惲大俠的來船航行就好。」

惲海平沒有作聲，退下大船，打了個手勢，快艇朝港內直駛而去。

大船果然隨着他快艇一路航行過去，但在港灣之中，梭形快艇行駛就比大船要快得多，轉眼之間，便已相距甚遠。

大船只是遙遙尾隨，不大工夫，已經駛近一片淺灘。

此處形勢極為險要，左右兩邊，俱是數十丈的岩壁，只有中間是一片沙灘，這裏正是靈山島的門戶，等大船駛近沙灘，那條梭形快艇，早已駛得不知去向。

就在此時，只見從一道堤上出現了一行人來。

這一行人步履輕捷，很快就走到離大船停泊的沙灘約莫十來丈遠近，便自停住。

為首一人身穿紫醬色長袍，身軀偉岸，生得修眉鳳目，同字臉，胸飄黑鬚，看去已有五十出頭，他正是靈山島主司空靖。

在他身後，隨侍着四個弟子，剛才乘快艇來的惲海平也在其中。

最後是十六名身穿水靠，腰佩鋼叉的漢子，一個個都生得精壯紮實，膚色有如古銅一般，想來俱是久經訓練的潛水武士了。

這些人在沙灘上站停之後，司空靖右手一抬，惲海平立即越眾而出，走到大船船頭三丈處，高聲說道：「家師聽說飛龍公子俠駕光降，特來迎迓，請飛龍公子下船相見，至島上休息。」

就在他話聲甫落，大船上已經放下繩梯，總管夏濤聲緣梯而下，一直走到司空靖面前，才從懷中取出一張大紅名帖，雙手呈上，說道：「敝上請司空島主至船上一叙。」

惲海平從他手上接過名帖，送呈給師父。

司空靖接到手中，低頭一看，只見大紅帖上寫道：「日月堂總巡飛龍公子拜」幾個字樣，這就抬目道：「貴上怎麼不下船來呢？」

夏濤聲陪笑道：「敝上邀請司空島主到船上一叙，是有機密之事奉商，務請島主一行。」

司空靖呵呵一笑道：「貴上到了敝島，豈可過門不入，不到寒舍一叙，讓在下稍盡地主之誼？」

夏濤聲陪笑道：「敝上到了貴島，自然要去島主府上趨訪的了，只是島主已經親自前來，不如先去船上相見，商討了正事，再和島主同去不遲。」

司空靖一手捋鬚，頷首道：「如此也好，在下先去船上拜會貴上。」

一面回首道：「海平，海生，你們兩個隨為師上船去，其餘的人就停在此地。」

二弟子惲海平、三弟子王海生躬身應「是」。

夏濤聲連忙抬手道：「島主請。」

司空靖當先舉步朝大船行去，惲海平、王海生兩人緊隨師父身後而行。

夏濤聲搶在前面，走到繩梯前面，拱拱手道：「島主請上。」

司空靖也不客氣，就緣着繩梯而上，夏濤聲走在最後。

登上第一層甲板，夏濤聲搶在前面，引着司空靖師徒三人由後艙木梯登上第二層，再從第二層木梯登上第三層。

飛龍公子就站在第三層的樓梯口，海風吹拂着他天藍色長衫，有如玉樹臨風，瀟灑至極。

這時早已笑容可掬的迎了上來，連連拱手道：「在下久聞司空島主盛名，今日何幸，得瞻芝宇，蒙島主光臨敝舟，在下不勝榮幸之至。」

司空靖目睹這位飛龍公子年輕之極，話又說得十分客氣，不覺減少了幾分敵意，也連忙抱拳道：「公子遠涖荒島，在下迎迓來遲……」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完。

飛龍公子呵呵一笑，就接着道：「司空島主好說，快請軒內奉茶。」

他陪同司空靖步入起居室，兩名身穿梅紅衣裙的少女掀起了紫紅門帘。

兩人分賓主落座，一名少女送上兩盞茗茶，就退了出去。

司空靖但覺這敞軒之中，佈置華麗精雅，又是由兩名美艷少女伺候着這位神秘公子，心中更覺奇怪，這樣一個近似紈袴公子的少年，究竟有些甚麼道行？

他雖然已由泗水島上的商老二回去稟報經過，心裏兀自有些不信。這就目光一抬，含笑問道：「在下聽貴總管方才說，公子邀約在下上船，似有機密之事見商，公子現在可以說了。」

飛龍公子微微一笑道：「在下名帖，司空島主大概看到了？在下在日月堂忝掌總巡之職，此次奉堂主之命，遠來貴島，拜見司空島主，是希望司空島主加盟本堂，不知司空島主意下如何？」

他開門見山，說得很率直。

司空靖抱抱拳道：「日月堂忠義為懷，武林同欽，在下也甚表欽佩，只是在下隱居靈山島，並無門派，也不在江湖之中，不過一個無用老朽而已，加盟貴堂，也無足輕重，還望公子覆上貴堂主，在下萬分感激，至於加盟一節，實在不敢應命。」

飛龍公子含笑道：「司空島主那是不肯加盟了？」

司空靖道：「在下實在老朽無能，荒島之人，但求悠遊林泉，不問江湖之事，公子多多諒察。」

飛龍公子臉色微有不悅，說道：「司空島主大概還不知道日月堂已經歸順朝廷，統轄整個武林，所有武林各大門派，均在日月堂之下，堂主秉承朝廷之命，要所有武林同道，向日月堂報到，如有不肯加盟之人，悉以叛逆處置，司空島主最好考慮。」

這話含有莫大的威脅。

司空靖聽得暗暗一驚，這話商老二並未提及，違抗日月堂，形同叛逆，這罪名不小。

他朝飛龍公子拱拱手道：「在下早已說過，在下不在江湖之中，只是一個草野之人罷了。」

飛龍公子大笑道：「島主在靈山島上，廣收門徒，在靈山衛開設酒樓，廣交四方豪傑，這一帶的海面上，均受貴島節制，就憑這些，島主就有資格加盟日月堂了。」

「有資格加盟日月堂」，這話說得很含蓄，如果要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有資格當叛逆了」。

這話中含意，司空靖豈會聽不出來？他不禁猶豫了。

因爲他身家性命和全島居民，多半是他弟子，這頂大帽子壓下來，他確實承受不起。

那時候只要被扣上「叛逆」，就得滅族。

飛龍公子眼看司空靖神色似已有屈服之意，不覺呵呵一笑，接着道：「何況司空島主不但練成一身武功，名在一等高手之列，就是你門下弟子，那一個不是身懷絕藝？你說不在江湖之中，又有誰能信？」

他剛說到這裏，只見裏邊門帘掀處，一個嬌脆聲音叫道：「爹，你老人家不能聽他的，他是壞人。」

這突如其來，從裏面走出來的竟是司空玉蘭，她一手抱着小鳥，接着道：「他和竇金樑勾結，擒住女兒，威逼你老人家放棄反抗，企圖佔領咱們靈山島，要把爹送上日月堂去……」

飛龍公子臉色微變，倏地站起身，訝異的道：「妳怎能出來的？」

司空玉蘭嬌靨如花，披披嘴道：「你以爲『拂花手』截了我兩處經穴，我就不能動彈了？哼，區區『拂花手』，難道我解不開麼？」

飛龍公子道：「竇金樑和蕭道成呢？」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他們兩個想看得住我？哼，我一舉手，他們自然就躺下來了。」

知女莫若父，司空靖自然知道，師弟竇金樑的武功，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間，女兒這點能耐如何制得住他，那一定是姓程的年輕人已經得手了，只是飛龍公子已經表明身份，他是代表官家來的，這……

飛龍公子有恃無恐，聞言哈哈大笑道：「司空姑娘，在下和令尊商談大事，姑娘且請寬坐……」

「爹，沒有甚麼好和他商談的了。」司空玉蘭笑盈盈的道：「這艘船上，大概只有這位飛龍公子一個人還能活動呢，要他自己束手就縛好啦！」

飛龍公子自然不會相信，船上兩班水手六十個人，俱是久經訓練，個個身手不弱，還有總管夏濤聲和四名伺候自己的使女，武功均屬一流，怎會無聲無息就被人制住？就算上來相同的人數，至少也有一場生死相搏的斷殺。

一念及此，不覺朝司空玉蘭微微一笑道：「姑娘……」

司空玉蘭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你不信，就叫一聲試試，看看還有沒有人答應你？」

「好。」飛龍公子看她說得不像有假，心中也不禁疑信參半起來，口中說了聲「好」，就舉掌擊了兩下，喝道：「來人。」

過了一會，果然沒見有人應聲走來。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你現在相信了吧？」

飛龍公子心頭一沉，突然想到裏間竇金樑、蕭道成兩人，論武功也絕非司空玉蘭所能制得住，莫非會是程明山出困了？

想到這裏，目光一注司空玉蘭，問道：「是程明山替妳解的穴道？」

司空玉蘭得意的笑道：「總算你還聰明，一下就給你猜到了。」

飛龍公子目中寒芒飛閃，喝道：「他人呢？」

只聽程明山朗笑一聲道：「公子倒是沒忘記在下。」

隨着話聲，已從裏間掀帘而出。

飛龍公子就在程明山出聲之際，身形倏地一動，快如閃電，一下子欺到司空玉蘭面前，右手一探，朝她脈腕抓去。

這一下當眞快到無以復加，但聽司空玉蘭咭的一聲輕笑，右手一抬，手中多了一支拇指粗的銀筒，一下抵在飛龍公子胸口，說道：「這是化血針，你聽說過吧？」

「化血針」歹毒無比，只要被刺中一支，就會毒發無救，毛髮無存，飛龍公子自然認得，急忙往後躍退。

司空玉蘭輕笑道：「程大哥早就算定你有此一着，所以要我拿着針在等候你呢。」

她話聲方落，程明山早已負手站在門口，徐徐說道：「飛龍公子，抱歉得很，你船上的人，在下請他們都停下來休息了，現在輪到閣下了，你怎麼說呢？」

飛龍公子身手果然絕高，往後躍退的人，沒等程明山說完，反手一掌，朝程明山擊了過去。

他這一掌含怒出手，身法之快，出手之準，應該不至於一擊落空。

那知程明山一邊仍在說話，也不見他躲閃，竟然移開了一步之多，好像他並未移動一般，還是那樣站着。

飛龍公子一怔，大笑道：「閣下果然好身手。」

右手一探，從身邊掣出一柄兩尺長的短劍，鋒芒晶瑩，看去十分鋒利，左手同時取出一隻白金環足有酒杯粗細，圓僅一尺，看去甚是沉重，分明是精鋼所鑄。

程明山想起雙環鏢局晏長江使的一對雙環，中間暗藏毒粉，不覺提高了幾分警覺，立即探手抽出紅毛寶刀來。一面笑道：「閣下大概要和程某一決勝負了？」

飛龍公子道：「不錯，本公子若是敗在你手下，今天這個觔斗栽得也是認了。」

「好！」程明山道：「看來閣下倒有幾分英雄氣概，那就請發招吧！」

飛龍公子左手一揚，白金環呼的一聲，橫擊過來。

程明山心裏有數，自己紅毛寶刀可以削得斷對方金環，但爲了試試對方武功，却不去削它，身形微閃，避招進招，使了一記「盤龍舞爪」，斜遞出去。

飛龍公子同樣一個旋身，左手白金環一緊，疾風暴雨般橫掃直劈，急襲而至，右手短劍却只是執着並未使用。

程明山自然知道他敢情想先試探自己武功路數，也就只是使出「雜錦劍法」，一會使華山劍招，一會使峨嵋劍招，一會又使六合劍法，每一招的路數各不相同。

尤其他手上使的是一柄刀，使出來的却是劍法，大有格格不入之感；但飛龍公子攻出來的白金環凌厲招勢，却又正好被他用刀使的劍法破解無遺。

飛龍公子連攻了十幾招，越打越覺驚奇，心中暗道：「這小子使的只是雜湊劍法，並不高明，何以能破自己的『連環十八環』呢？」

心念一動，身形倏旋，喝道：「姓程的，咱們到艙外去。」

雙足一點，一下倒飛出去。

程明山道：「在下自當奉陪。」人隨聲發，也跟了出去。

司空靖、司空玉蘭和惲海平、王海生四人也不覺隨着跟到艙門口，站停下來觀戰。

兩人面對面站在甲板上，飛龍公子俊目含煞，口中喝了聲：「接招。」

左脚突然跨上，右手短劍也及時出手，使出「金針度線」、「七星橫天」、「抽撤連環」，一招接一招的攻出，點咽喉，刺左肋，掃肩胸，掛兩臂，劍光連閃，着着不離要害。左手白金環更是配合劍勢，展開狂風暴雨般攻擊。

程明山大笑道：「閣下早該使出全身解數來了。」

右手紅毛寶刀也自一緊，變換招式，使出了「天龍劍法」來，刀光如匹練般飛舞，捲起森寒的劍風。

兩人第二次交手，各以上乘相搏，出手奇快無比，一個環、劍同施，一派進手的招數，一個刀光如練，上下飛舞，矯若神龍。

這一戰，不由把靈山島主司空靖父女師徒四人看得眼花撩亂。

因爲兩人是在大船第三層甲板上動手，刀光劍影，起鳳騰蛟，連站在沙灘上的靈山島一干人也看到了，一個個翹首遙望看出了神。

飛龍公子一身武功確實非同小可，左環右劍，兩手同時使用兩種兵刃，竟然配合得十分緊湊。

程明山使出崑崙「天龍劍法」，神妙無匹，也只是和他打了個平手，心中暗暗驚奇，一時打得興起，寶刀連振，鋒芒大盛，霎時間甲板丈許方圓，刀光繚繞，到處都是矯若神龍的匹練。

飛龍公子喝聲：「好。」

左環右劍，招拆招，一個人也是四面游走，一會左旋，一會右旋，每一旋，都攻出一招，絲毫不見遜色。

程明山自從出道以來，也會過不少高手，但從未遇上過像飛龍公子這樣年輕而功力有如此深厚的人。

晏長江一手雙環，已是不凡，但和現在的飛龍公子一比，那就差得多了。

飛龍公子也打得心頭暗暗凜駭：「憑自己劍環同施，放眼武林，接得下來的人，已經寥寥可數，這姓程的小子究竟是何路數？今日之事，如不把這小子擊敗，眞要落個全軍盡墨了。」

心念這一動，手中劍、環正待變招。

程明山突然大笑一聲，右手朝前一送，紅毛寶刀已疾如閃電，向對方劍環交擊的隙縫中刺入。

飛龍公子大吃一驚，向後一仰，右手短劍一撥，避開刀勢，左手白金環乘機橫打過去。

程明山毫不放鬆，倏地跨前一步，刀招改爲「龍爪撥雲」，朝左揮去，「噹」的一聲，刀劍交擊，把飛龍公子右手短劍盪了開去。

不，短劍不是被盪開，而是被他齊中削斷。

程明山右手一下削斷對方短劍，左手同時使了一記「穿雲摘星」，一把抓住了飛龍公子橫擊過來的白金環，口中笑道：「在下一直沒有削你的兵刃，是存心要瞧瞧閣下究竟有些甚麼技藝，如今看來，也不過如此。」

飛龍公子被他削斷手中短劍，心頭方自一驚，那知這微一失神，白金環又被對方抓住，一時既驚又怒，一言不發，飛起一脚朝程明山當胸踢去。

程明山左手握住白金環不放，身形輕輕一側，就避開了他一脚，右手忽然一抬，把紅毛寶刀擲到艙板之上，大笑道：「閣下這一脚，實在太不智了，在下有刀在手，只要使一招『秋水橫舟』，不把你這條右脚給砍下來了麼？在下爲了使你心服口服起見，你短劍已斷，在下也不使刀，咱們就在手上見見眞章吧！」

飛龍公子心裏對他也不禁暗暗佩服，擲去手中斷劍，說道：「閣下果然光明磊落，如果不是立場敵對，你這朋友，我是非交不可，只可惜咱們今日之戰，兩雄不能並存，只好和你放手一搏了。」說話之時左手牢牢握住了白金環不放。

程明山笑道：「好，咱們左手各持金環，就用一隻右手來分個勝負吧！」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老怪物收阿吉為小廝，教他玩魔刀的手法，却不是招數，要他下山去買一罈子好酒、牛肉、紅燒肘子等食品，憑江湖盛傳魔刀山怪事，阿吉出入刀山，自然有人向他追問，便可以弄點錢買食品回來，又教阿吉發點小財，阿吉姑妄聽之，果然下山不久，江湖朋友就爭來追問，有彭拜、老丐古仁等搶先付談話費一二百兩，希望得到第一手資料，小三子還串同阿吉出賣魔刀，更獲厚利……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追查自己身世　道出主犯元兇

一想到賣消息，收旁聽費，賣魔刀的事，二人就笑逐顏開，樂而忘憂，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亂蹦亂跳起來。

「痛快啊！」

「一羣笨蛋！」

「一羣蠢牛！」

一邊大喊大叫，一邊亂蹦亂跳的往山下奔去。

＊　＊　＊

當歡樂漸漸冷却，步履漸漸放緩時，阿吉一整臉色，忽道：「小三子，你好嗎？」

小三子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不好！」

「婆婆呢？」

「奶奶也不好。」

「那隻羊羔子宰了吧？」

「宰了。」

「婆婆吃完沒有？」

「一口也沒有吃。」

「為甚麼不吃？」

「整心提心吊膽，為你操心，說要留着給你吃。」

說到這裡，阿三的眼圈又紅了，終於掉下來兩顆豆大的眼珠，哽聲道：「同時，這兩天又增加了一樁煩人的事，隨時隨地都有發生意外的可能。」

阿吉神色一緊，道：「出事了？」

小三子含淚點頭道：「是遇上了麻煩。」

「發生了甚麼事？」

「昨天夜裡，縣衙裡的兩名捕快，帶着一個長着一臉大鬍子的傢伙來到咱家。」

「來幹嘛？」

「那個大鬍子好兇好神氣，先是盤查奶奶的身家背景，接着便揚言要捉欽命要犯。」

「你說欽命要犯？」

「正是欽命要犯！」

「誰是欽命要犯？」

「意思是指你阿吉哥。」

阿吉心頭猛一震，道：「大鬍子又是何許人物？」

小三子道：「及後奶奶說他八成是大內高手，皇上派來的人。」

「不知婆婆是如何應付的？」

「奶奶一問三不知，一概否認。」

「大鬍子相信嗎？」

「當然不信，立刻命人大肆搜索。」

「咱家不在，他狗屁也找不到。」

「可是我在，剛剛從外面回來。」

阿吉驚呼道：「糟啦，大鬍子一定把你當作我？」

「不錯，大鬍子是把我當作欽命要犯，當場被捕。」

「後來你是如何脫身的？」

「這要完全歸功於奶奶超人一等的，了不起的機智。」

「婆婆有何應變妙法？」

「她老人家當機立斷，一口咬定說我是一個無賴，一個賊，是來偷東西

的，叫大鬍子把我送到衙門去法辦。」

「這是突發事故，阿三，你應付得了嗎？」

阿三聳一下肩膀，昂一下頭，意氣風發的道：「笑話，强將手下無弱兵，有機警的奶奶，就有聰明的孫子，順水推舟，將計就計，當着大鬍子的面跟奶奶吵起來。」

「吵架你是專家，一定很精采？」

「捕快也是這樣說，認為我阿三是個標準的無賴。」

「然而，捉姦要雙，捉賊要贓，空口說白話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奶奶說我偷了她的一隻鷄。」

「阿三，你沒有鷄就會砸鍋。」

「我有。」

「那來的？」

小三子嘻嘻一笑，紅着臉兒道：「是偷的。」

阿吉吁了一口氣，道：「好險也好巧啊！」

「奶奶不肯吃清炖羊羔子，偷一隻鷄回去是想給她老人家補一補，結果却無巧不巧的化解了一場厄難。」

「阿三，如今咱們有錢了，不必再去做小偷，也不必再過苦日子，無論如何，要讓老人家過幾天好日子。」

「唉，厄難未過，只怕眼前還辦不到。」

「還有甚麼厄難？」

「捉不到欽命要犯，大鬍子不肯甘休，不分晝夜的守在咱家的外面等你上鈎。」

阿吉聽得一呆，道：「這樣說短時間之內我還不能回家去？」

小三子垂頭喪氣的道：「小弟也同樣有家歸不得，不得不繼續背負小偷、無賴的惡名。」

阿吉雙目陡睜，一對清澈而又明亮的眼珠子骨碌碌的打了兩個轉兒，道：「不要緊，小小的一名大內高手，兩名衙門捕快算甚麼東西，咱家略施小計就可以將他們打發走。」

「阿吉哥有何妙計？」

「此時無暇細說，路上再慢慢告訴你，咱們找放羊的小丁去。」

「找小丁作甚？」

「演戲。」

「演甚麼戲？」

「到時自知。」

＊　＊　＊

隆中山下。

一條長坡的盡頭。

有兩株很高很大的大樹。

從大樹的中間望出去，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阡陌之中，竹林邊上，有三間十分簡陋的茅草屋，這就是阿吉與小三子臨時居住的家。

茅屋外空無一人。

茅屋內亦不見有炊煙升起。

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大樹上面藏着兩個人。

一個高瘦。

一個矮胖。

兩人皆身穿公服，佩有雁翎刀，是衙門裡的捕快。

樹下有一羣羊，很多，少說也有四五百頭。

放羊的小丁揮着鞭子，哼着小調，安步當車，狀甚愉快。

阿吉也裝扮成牧童的樣子，頭戴瓜皮帽，身穿粗布衣，腰裡繫着一條草繩子，背上插着一支長皮鞭，手裡提着一隻竹籃子，從另一邊大步行來，尖聲嚷嚷道：「小丁，收工啦，吃飯啦，餓壞了肚子你娘會傷心的。」

「來啦，來啦。」

小丁正感饑腸轆轆，聞言立將放羊的工作交給兩隻牧羊犬，踏着輕快的步子，飛奔而來。

兩棵大樹的中間，有一張石桌，四張石凳，阿吉打開竹籃子，將香噴噴熱騰騰的菜餚全部擺在石桌上。

有紅燒肘子、糖醋排骨。

有清炖子鷄、活醉明蝦。

還有十個大饅頭，一壺燒刀子。

小丁忍不住直淌口水，喜不自勝的道：「嘩，今天的菜怎麼這樣好？是甚麼日子？」

阿吉朗聲道：「發工錢的日子。」

「發工錢咱們也吃不起大魚大肉呀！」

「另有外快。」

「那來的外快？」

「小丁，你忘了，東家的錢櫃常遭小偷光顧，報到縣衙裡，連捕快老爺都無能為力，始終捉不住那位樑上君子，後來我出了一個主意，咱們兩個通力合作，不久就把那一個大盜捉住了。」

小丁大點其頭道：「這我記得，當時東家高興得不得了，對咱倆的膽色機智讚不絕口，可惜太吝嗇，並無任何賞賜。」

阿吉眉飛色舞的道：「大概是現在良心發現了，來了個馬後炮。」

「賞了幾兩？」

「二兩。」

「哼，小氣鬼就是小氣鬼，永遠大方不起來。」

「小丁，知足常樂，別發牢騷嘛，錢數雖然不多，像這樣的大餐還是可以吃兩三頓。」

取出酒杯，斟了兩杯酒，給小丁使了一個眼色，又道：「趁熱吃吧，冷了會走味的。」

小丁沒再多言，挾起一塊紅燒肘子來放進口裡。

吃相實在不夠文雅，油汁橫溢，嘖嘖有聲。

阿吉也不怎麼樣，舔舔舌頭，砸砸嘴唇，發出連串異聲。

「哇！好香的紅燒肘子。」

「赫！糖醋排骨眞夠味。」

「呀！清炖子鷄最爽口。」

「噫！活醉明蝦鮮又美。」

「最香最醇的是燒刀子！」

「嗯，芬芳撲鼻！」

「唔，如蘭似麝！」

「乾，不醉不散！」

「乾，不醉不歸！」

「乾！」

「乾！」

這兩個小子眞會演戲，有板有眼，唱做俱佳，酒香肉香，再加上二人一搭一唱，別說近在眼前，就是百丈以外的人聽到了，也會垂涎三尺。

酒飲三杯，肉還沒有吃多少，樹上的兩名捕快便憋不住了，縱身一躍而下。

「哎呀我的媽！」

「哎呀我的娘！」

阿吉、小丁裝做嚇一跳，驚惶失措，酒杯筷子全部僵住了。

高瘦的捕快連忙安撫道：「兩位小友別怕，我們是縣衙裡的捕快。」

阿吉餘悸猶存的道：「捕快應該去捉強盜，躲在樹上做甚麼？」

矮胖的捕快道：「也是在捉人。」

阿吉道：「捉誰？」

捕快欲語未語，頭頂之上有人接口說道：「娃兒別管捉誰，先商量一件別的事吧。」

應聲從樹上又落下一個粗壯高大、長着一臉大鬍子、年約四十多歲的大漢來。

阿吉沒料到大鬍子也藏在樹上，先是一楞，但很快便鎭靜下來，道：「這位鬍子大爺要商量甚麼事？」

大鬍子掏出二兩銀子來，往石桌上一放，道：「把這一桌酒菜賣給我們吧！」

小丁不同意，道：「賣給三位我們豈不要喝西北風？」

高瘦捕快道：「可以再去買。」

阿吉堆下來一張苦瓜臉，愁眉不展的道：「此去鎭集頗遠，來去費時，怕不把肚子餓扁才怪。」

小丁唉聲嘆氣的道：「是啊，萬一餓出人命來誰負責？」

矮胖捕快目注大鬍子，恭恭敬敬的請示道：「這事該怎麼辦？」

阿吉搶先道：「這樣吧，我們只收一兩銀子，意思意思，三位爺將就點，大家一起吃吧，十個饅頭一人分兩個，吃不飽也差不多了。」

三人在樹上已經守了一日一夜，全靠乾糧來充饑，好不容易見到大魚大肉，主人又願意與他們共享，夫復何求，大鬍子不違多想就答應了。

小丁乖巧又能幹，自告奮勇的去折了幾根樹枝，做了三雙筷子，交給客人用，他自己就立在阿吉的後面站着吃。

三杯黃湯下肚，阿吉鼓起如簧之舌，海闊天空的跟三人胡扯一通，很快的便熟絡起來。這時，邊吃邊問大鬍子：「聽這位大爺的口音，好像並非鄂北人氏？」

大鬍子淡淡一笑，道：「本座來自北京。」

阿吉道：「北京是個大地方，皇帝住的紫禁城也在那裡。」

高瘦捕快諂笑道：「這位白貝多大人就住在紫禁城內。」

小丁故作訝異道：「白大人不在紫禁城裡享受榮華富貴，怎會跑來隆中山跟兩個放羊的小子同桌共餐，這可鮮啊！」

矮胖捕快代答道：「白大人是來此公幹。」

阿吉順着話題試探道：「不知有何公幹？若有用得着我們小哥倆的地方，不論水裡火裡，只要招呼一聲，絕不會說半個不字。」

大鬍子白貝多的眼珠子轉了幾下，道：「眼前就有一件事想查問一下，但在未問此事之前，本座想先瞭解，你們兩個娃兒可是此地土生土長的人？」

阿吉道：「沒錯，我爺爺的爺爺就住這兒。」

小丁道：「我家的祖墳就在山那邊。」

高瘦捕快道：「一直以放羊爲業嗎？」

阿吉傻笑道：「嘻嘻，家裡窮嘛，不幹活兒就會餓肚子，實在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你叫甚麼名字？」

「大饅頭。」

「是外號吧？」

「嗯。」

「怎麼來的？」

「嘻嘻，因爲我的肚子大，一次能吃八個大饅頭，所以……」

矮胖捕快截口道：「眞不好意思，害你餓肚子。」

阿吉故作憨厚狀，道：「沒關係啦，在路上已經先吃了四五個墊底。」

大鬍子白貝多此刻才轉入正題，指着前面的茅屋道：「那一家人你們熟不熟？」

小丁肅容滿面的道：「熟，熟，這一帶家家戶戶我都熟。」

「聽說是最近才搬來的？」

「是不久。」

「大約多久？」

「差不多快半年了吧。」

「一共幾個人？」

「只有一個孤苦伶仃的老太婆。」

「她的子女兒孫呢？」

「沒聽說老太婆有兒孫子女。」

高瘦捕快道：「我們得到消息，她是有一個親孫子。」

阿吉道：「誰呀？」

「阿三，又叫小三子。」

「噢，是他。」

「大饅頭，你認識阿三？」

「熟得很。」

「是否老太婆的親孫子？」

「狗屁，這小子是個無賴、扒手、下三濫，到處攀龍附鳳，亂認乾爹、乾娘、乾奶奶，騙吃、騙喝、騙錢花，一定是以訛傳訛弄錯了。」

言來頭頭是道，擲地有聲，絲絲

入扣，無懈可擊，三個公門中人頻頻頷首稱善，內心已信了八九分。

大鬍子白貝多一仰脖子，喝完了最後一杯酒，沉聲道：「本座的資料顯示，這個老太婆不但有一個親孫子，另外還有一個娃兒跟她生活在一起。」

阿吉道：「多大？」

「十五六歲。」

「長相如何？」

「本座沒見過。」

「叫甚麼名字？」

「阿財、阿寶、阿貴、小龍、小虎、小狗，這小子的假名字多如牛毛，本座也說不上來。」

阿吉暗中默禱道：「阿彌陀佛，幸虧婆婆給我取了這麼多假名字，不然這一輩王八崽子一路追查下去，可是天大的痲煩事。」

小丁搖頭晃腦的道：「有名有姓好辦，沒名沒姓，甚至連身材貌相都弄不清就難辦了。」

矮胖捕快道：「難道在老太婆的家裡，不會有這麼大的娃兒進進出出？」

阿吉斷然道：「有啊。」

大鬍子一怔，道：「是誰？」

小丁大呼小叫道：「多得很，阿三、阿八、阿海、大饅頭，以及我小丁，都是老婆婆家的常客，她孤孤單單一個人，我們沒事時常去陪她閒磕牙。」

高瘦捕快道：「你說的這些人，都是此地土生土長的嗎？」

小丁道：「對，都是熟透了的街坊鄰居，好朋友，好玩伴。」

大鬍子道：「沒有外地來的孩子？」

阿吉道：「沒有。」

「跟老太婆也扯不上任何關係？」

「八竿子也打不到。」

「她身邊的那兩個娃兒跑到那兒去了？」

「可能弄錯了對象，這個老太婆根本不是白大人要找的人。」

「不會吧？」

「或者是消息有誤，老太婆本來就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不會錯，據本座所知，這兩個小子是由老太婆一手扶養長大的。」

「如果白爺所言非虛，那麼，唯一的解釋是，他們早已分道揚鑣，不在一起。」

小丁補充道：「也有可能是尚未到達。」

高瘦捕快插言道：「大饅頭，你剛才說，曾經想出一條絕妙好計，幫東家捉住偷錢的小偷？」

阿吉挺一挺胸膛，洋洋得意的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今天這一頓大餐就是我們東家請客。」

大鬍子白貝多和顏悅色的道：「是一條怎樣的絕妙好計，小兄弟可否說出來聽聽？」

阿吉擺出一副很神氣的姿態來，滿臉堆笑的道：「嘻嘻，會者不難，難者不會，說出來其實也沒有甚麼驚人之處。」

矮胖捕快道：「大饅頭，別吊胃口，假如你的點子很高明，白大人說不定還會重用你呢。」

阿吉跟小丁互換一道眼神，道：「辦法很笨，我與小丁一起躲到錢櫃裡去等小偷。」

小丁接着說：「但却十分管用，不出三天便把那個小偷捉到了，五花大綁，揍了個半死。」

大鬍子白貝多道：「嗯，笨拙却很實用，娃兒果然足智多謀，但不知對捉拿老太婆身邊的那個小子這件事小兄弟有何高見？」

阿吉雙眼一翻，神秘兮兮的詭笑道：「想先聽聽三位自己有何打算？」

高瘦捕快道：「嚴刑逼供，强迫老太婆自行招供。」

阿吉道：「笨啊，一個糟老太婆，風燭殘年，怎禁得拷打，一旦嗚呼哀哉豈不斷了線？」

矮胖捕快道：「乾脆學小友的法子，守株待兔，藏在樹上，等魚兒上鈎如何？」

高瘦捕快不表贊同：「那多累，餐風宿露，日晒雨淋，鐵打的漢子也受不了。」

小丁也隨聲附和道：「是嘛，人又不是猴子，在樹上怎麼受得了，不出三天就會鬧出人命來。」

阿吉大發議論道：「方向是對了，技巧有問題。」

白貝多道：「小兄弟的意思是……」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直接搬到老太婆家裡去住？」

「答對了。」

「由誰去住？」

「自然是第三者，住進去的人若是衙役公差，準會把事情弄砸，那兩個小子絕對不會來。」

「依小友之見，何人較爲適宜？」

「最好是跟老太婆熟悉而又信得過的人。」

兩名捕快互換一道眼神，異口同聲的道：「大人，這兩位小兄弟就是最佳人選。」

不料，阿吉却唱起反調來：「我不幹。」

放羊的小丁跟他行動一致：「我也不幹！」

大鬍子白貝多一怔神，道：「這是爲何？」

阿吉道：「在下是有工作的人，分身乏術。」

小丁道：「家裡還要靠我這一份工資過日子呢。」

阿吉欲擒故縱，以退爲進，接着又故作姿態道：「請另請高明吧，阿三、阿八、阿海都是無業遊民，一定樂意幹。」

天下事就這麼妙，越是推辭，越有份量，越是拿蹻，身價越高，白貝

多道：「小丁，大饅頭，你們放羊的工作一個月多少錢？」

阿吉道：「不多，不多，聊可糊口而已。」

白貝多道：「兩位小兄弟聰明伶俐，一定可以勝任愉快，這樣吧，立刻把放羊的工作辭掉，搬進老太婆家裡去當綫眼，做間諜，本座每人每月給你們十兩銀子。」

數目不小，足夠一個家庭過舒坦的好日子，阿吉恨他對婆婆無禮，却不肯點頭，道：「搬到老婆婆家裡去，總得找個理由吧？」

「就說是你們敬老尊賢，想就近照顧她。」

「說到照顧，事情更痲煩，老太婆體弱多病，身子需要補，居處破爛不堪，房子需要修，這一點錢如何支應？」

小丁亦道：「想要取得老太婆的信任，就不能太刻薄，所謂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捨不得小米捉不到鷄。」

白貝多想了想，取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來，交給阿吉，道：「好了，好了，一個月給你們五十兩，總該夠了吧？」

阿吉暗喜道：「甚麼大內高手，狗屁，照樣揩你的油，剝你的皮，乖乖拿銀子來孝敬我。」

嘴裡則說：「夠了，夠了，但有一事還請白大人指點迷津。」

「甚麼事？」

「三位要抓的這個小子是何身份？」

「欽命要犯。」

「欽命要犯？他僅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呀！」

「是他爹欺君罔上，犯下了滔天大罪，被判滿門抄斬，這小子是一條漏網之魚。」

「他爹是誰？」

「是……」

老太婆不肯說，阿吉對白貝多寄予莫大的期望，想從他的口中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詎料，大鬍子僅僅說了一個「是」字，便停住了，改口道：「大饅頭，別管這些，只要捉住那個娃兒，就是大功一件，朝廷必有重賞，保你可以弄個官兒來幹，不必再放羊了。」

小丁道：「先謝謝白大人的提拔，若有消息不知到那裡去通風報信？」

白貝多指着兩名捕快道：「就到縣衙班房裡找他們兩位好了。」

阿吉道：「白大人要離開？」

大鬍子道：「是想到別處去走走，看有無進一步的消息。」

高瘦捕快呵欠連連的道：「在樹上窩了一日一夜，身心俱疲，不如先回縣城去稍事休息後再定行止。」

白貝多亦有此同感，伸了一個懶腰，立與兩名捕快起身離去。

* * *

大鬍子白貝多等三人，甫自視線內消失，另一邊，馬上又冒出一個人。

是阿三。

其快如飛，眨眼即至，一照面就大呼小叫道：「阿吉，你眞行，詭計多端，鬼頭鬼腦，單憑三寸不爛之舌，便把大鬍子弄得暈頭轉向，不但解除封鎖，可以回家睡大覺，還賺了一筆生活補助費，這個清廷的走狗若知底細，怕不氣死才怪。」

一扭頭，猛拍着小丁的肩胛，又道：「紅花還要綠葉來配，你也不錯，演來活龍活現，天衣無縫，精采極了，就跟眞的一樣。」

小丁很謙虛，傻呼呼的笑說：「那裡，是阿吉教導有方，我只不過是跑龍套罷了，沒有阿吉哥，打死我也不敢跟衙門裡的大爺玩這種危險的遊戲。」

阿三喳喳呼呼的道：「不錯，阿吉是個天才，也是個鬼才，論功行賞，他應該得第一功。」

「阿吉萬歲！」

「勝利萬歲！」

「銀子萬歲！」

「小丁萬歲！」

「阿三萬歲！」

「回家萬歲！」

三個小蘿蔔頭，彷彿發了瘋，中了邪似的，手拉着手，圍成一個圓圈，又蹦又跳，又吼又叫……

跳得雙脚發痲。

吼得喉嚨發乾。

久久之後才停下來，阿吉一整臉色，鄭重其事的道：「小丁，我看你現在就去向東家辭職，不必再放羊了。」

小丁聽得一呆，道：「我們是在演戲呀！幹嘛要辭職？」

阿三眼一瞪，道：「這場戲剛剛才開始，還沒有演完呢，必須假戲眞做，搬到我們的家裡去住，還要準備隨時應付大鬍子他們，不然馬上就會露出狐狸尾巴來。」

小丁哭喪着臉道：「不行呢，我不放羊，我爹我娘吃甚麼？」

阿吉將白貝多給的那五十兩銀票塞給他，道：「喏，這點小錢先拿去，就算是安家費吧，省着點用，足夠你爹你娘花一年。」

一個放羊的小子，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多錢，既驚且喜，捧着銀票的手微微顫抖着，結結巴巴的道：「這怎麼可以，銀子是阿吉哥賺來的，你們也很苦，老婆婆的身子又不好，正需錢用。」

小三子神氣十足的道：「傻小子，你忘了，我們已經發財了，發了大財，這點小錢算甚麼，叫你爹你娘放手去花吧，花完以後再來拿，還多着哩。」

口說不算，復將身上的銀子銀票全部抖露出來給小丁看。

小丁本來就是一個土包子，眼睛都看直了，呆頭呆腦的活像是一個沒

見過世面的小呆瓜。

「再見吧，貧窮！」

「再見吧，苦難！」

三個人的心坎裡，都發出相同的默禱與期盼。

約定好再見的時間，當即分道而去。

小丁去辭放羊的工作。

阿吉與小三子則逕往回家的路上奔。

* * *

茅草屋。

泥土牆。

門窗都是竹子編成的，一進一出，會發出一陣「吱吱呀呀！」的鄉村音樂。

家徒四壁，沒床沒桌，吃飯要蹲着，睡覺只能打地鋪，這就是阿吉的家的寫照。

其實這只是農家的一處工寮，僅可聊避風雨而已，那能算是家。

屋破人更老。

歲月，在老太太的臉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苦難，使老人家佈滿一臉的憂戚與風霜。

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身子又不怎樣硬朗，却仍强打起精神，倚門而望，苦候着未歸人。

老眼昏花的她，突然發現，有兩個黑色的影子，正朝這邊飛奔而來。

很快便聽到有人呼喊聲音。

「婆婆！」

「奶奶！」

毫無疑問，是阿吉和小三子回來了。

老太太先是一喜，但即被一臉的懼怖取代。

當阿吉、小三子來到她的面前，方自喊了一聲：「婆婆！」「奶奶！」下面的話尚未出口，老太太竟突如其來的大喊大叫道：「賊！賊！」

阿吉愕然道：「婆婆，那裡有賊？」

小三子楞道：「奶奶，這裡沒有賊。」

老太太却置之不理，依舊喊個不停：「有賊，有賊，快來捉賊呀！」還拿起一支掃把，猛揮猛打，欲將二小趕出門外去。

哥兒倆被她這連串的舉動嚇壞了，以爲是刺激過度，得了神經病。

但，一轉念間，馬上便明白過來。

阿吉道：「婆婆，別演戲了，那個大鬍子早就被我騙走了。」

小三子補充道：「連那兩個捕快也滾回縣城去了，此地只有我們祖孫三個，再無別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老太太還是不放心，親自跑到門外去，睁大眼睛，四處看一看，這才放心大膽的，緊緊的拉住阿吉的手，驚喜萬狀的道：「小少爺，你可回來了，差點把婆婆給急死，刀山上的情形怎麼樣？又是怎樣騙走了那個大鬍子？」

阿吉話未出口，老婆婆又搶着說：「小主人，一定餓了吧，先別談這些，那隻羊羔子一直燉在火上等你吃。」

拉着阿吉就往屋裡走。

* * *

屋裡無桌無椅。

一大鍋燉羊肉就放在地上。

阿吉席地而坐，手裡捧着一大碗燉羊肉，却一口也沒有吃，肅容滿面的道：「婆婆，還有小三子，大家一起吃，你們如果不吃我也不想吃。」

老婆婆慈祥而又恭謹的道：「小少爺先吃，你吃飽之後我們自會吃。」

阿吉索性將碗放下來，堅決的說：「不！這隻羊羔子本來就是要給婆婆補身體的，妳老人家不吃，阿吉就倒回去，事實上我剛陪大鬍子他們吃了一頓，還不餓。」

話畢，又端起碗來，當眞要倒回去。

老婆婆見狀甚爲激動，熱淚盈眶的道：「好孝順的孩子，婆婆總算沒有白疼你，好，我吃，我吃！」

連忙取來碗筷，又盛了兩碗，三人皆席地坐下來。

可是，阿吉還是不會動筷子，一本正經的道：「另外還有一件事，婆婆也必須答應我。」

老婆婆楞了一下，道：「還有甚麼事比吃飯更重要。」

阿吉道：「不管妳老人家是我的甚麼人，打從我有記憶起，婆婆就是我唯一的親人，一直由妳老人家拉拔長大，比我的親爹親娘還要親，養育之恩，如山似海，就算是親奶奶也不過如此，請別再叫我小主人，小少爺，叫阿吉，就把我當成妳老人家的親孫子好了。」

老太太遲疑不決道：「主僕有分，尊卑有別，這……」

阿吉乍然一翻身，噗通！一聲跪在婆婆面前道：「奶奶，孫兒別無所求，就請依阿吉這一次吧！」

老婆婆睹狀大驚，忙不迭的上前攙扶，聲淚俱下的道：「使不得，使不得，這樣會折煞我老婆子的，快請起來。」

阿吉年少力强，如入定老僧，婆婆如何能攙扶得動，心堅意決的道：「婆婆若是不答應，阿吉就永遠不起來，直至妳老人家答應爲止。」

小三子也在一旁幫腔道：「奶奶，阿吉哥的脾氣妳又不是不知道，牛得很，餓壞了肚子，跪痛了膝蓋，妳老人家又會心疼，就答應他吧。」

老太太遲疑再三，方始勉爲其難的道：「好吧，就依你，但在老身的心目中，你永遠是我們祖孫的小主人，小少爺。」

阿吉聞言大喜，就地兜頭一拜，清清脆脆的叫了一聲：「奶奶！」

老婆婆親手將他扶起，關懷備至

的道：「阿吉，快吃吧！羊肉羶氣大，冷了就不好啦。」

阿吉端起碗來道：「奶奶也吃吧！還有阿三，咱們大家一起吃。」

祖孫三人席地而坐，一面吃着香噴噴的羊肉，一面聽阿吉講述他過五關斬六將的英勇事蹟。

老太太的反應極爲顯著而又強烈，隨着阿吉處境的喜而喜，憂而憂。直至將全盤經過講完，大家都塞飽肚皮後，婆婆才一字一句的說道：「照你所說的情形看來，這個老怪物絕非等閑人物。」

阿吉道：「嗯，我也是這樣想，不是猛龍不過江，沒有登峯造極的身手，不可能佈下這一座刀山。」

小三子接口道：「簡直是銅牆鐵壁，那麼多武林高手在老怪物的面前都變成了廢物。」

老婆婆愁眉不展的道：「可惜奶奶不是武林人物，對江湖上的事一無所知，但就常情常理而言，是福是禍，實在很難妄下斷語。」

阿吉一臉迷惘的道：「奶奶這話是甚麼意思？」

老婆婆邊收拾碗筷邊說：「阿吉，我問你，那個老怪物的四肢是否曾經被人砍斷？」

「是啊。」

「由此可以証明一件事。」

「那件事？」

「他的仇人一定比他更高明，或者人數衆多。」

「理當如此。」

「如果你承受了他的衣鉢，那麼，等於也承受了他的恩仇。」

「哦！」

「阿吉，婆婆實在替你躭心，因爲……」

「因爲甚麼？」

「你的仇人已經夠多，夠厲害，令你不勝負荷，委實無法再替別人分憂分勞。」

阿吉靈機一動，忽道：「奶奶，我的頭號仇人是否當今的大清皇帝？」

老太太聞言大吃一驚，藉將碗筷送往廚下的機會，將自己惶悚的表情掩飾住，返轉後始道：「阿吉，這話可不能亂講，傳出去是會砍頭的，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小三子嘟嘟喃喃的道：「我也是這樣想。」

婆婆不悅道：「怎麼想？」

阿三道：「阿吉哥既是皇上要抓的人，他的頭號仇人自然是皇上咯。」

婆婆冷厲的聲音道：「阿三，這種事絕對不可以亂說，胡亂猜測說不定會惹來殺身之禍。」

阿吉道：「那奶奶就乾脆告訴阿吉好了。」

「現在還不是時候。」

「幾時才可以說？」

「等你學會天下無雙絕技時。」

「萬一學不會怎辦？」

「只好含恨而終。」

說這話時，老婆婆含着滿眶的淚水，盈盈欲滴。

阿三見奶奶如此，心情也跟着沉重起來，戚然言道：「奶奶，阿吉哥的身世不能說，孫兒的身世應該可以說吧？」

不料，老太太依舊不肯透露消息半點，聲沉語重的道：「不行，阿吉的仇家，就是我們的仇家，都是同一夥人，當小少爺的身世之謎可以揭開時，我們祖孫也就不必再隱姓埋名。」

阿吉道：「奶奶還沒有說，是否贊成跟那個老怪物學藝？」

老婆婆想一想，道：「最好是先弄清楚他的底細。」

「這可能有困難。」

「有何困難？」

「阿吉現在只是一個小斷，老怪物不會輕易洩漏機密。」

「等他正式收你爲徒時，想必會有所交代才是。」

「從小斷到徒弟，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孩子，路長不打緊，學得眞才實學最重要，唯有如此，你的血海深仇才有洗雪的希望。眼前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以前吃的閉門羹太多，幾乎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再說，像老怪物這樣的世外奇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你自己看着辦吧。」

阿吉字斟句酌的道：「我也是這樣想，怕只怕夜長夢多，尤其是奶奶的春秋已高……」

話說一半，發覺欠妥，連忙停下來，未敢盡言。

婆婆已明白他的意思所在，立道：「阿吉，奶奶身體雖差，意志仍強，短時間之內還死不了，非要親眼看着倒下去幾個主要的仇人，就無法安心瞑目。」

阿吉的眸中精光一閃，急聲道：「奶奶，快請說幾個主要仇人的名字出來，不然，萬一認賊作父，拜敵爲師就糟了。」

小三子亦有此同感，隨聲附和道：「阿吉哥的話我舉雙手贊成，一旦羊入虎口就災情慘重了。」

二小的話像一把利箭射在老婆婆的心坎上，事到如今，爲免悲劇發生，她別無選擇，非說不可，道：「好，我說，我說，且說出三個元兇主犯的名字來，你們要牢記心頭，不可遺忘，也不得輕舉妄動。」

阿吉神色一緊，咬着牙齒說：「第一個是誰？」

婆婆恨聲道：「冷面魔君鐵老虎。」

「幹甚麼的？」

「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羣賊之首。」

「第二是那一個？」

「此人名叫阿爾巴德。」

「滿人？」

「是的。」

「他的身份是……」

「大內禁衛軍的統領。」

「第三呢？」

「也是個滿人，叫赫隆納。」

「是宮廷中人吧？」

「一個江湖人物，神風堡的堡主。」

「奶奶沒有說，鐵老虎是滿人還是漢人？」

「是漢人，漢人中最兇最惡的一個殺人王。」

阿吉裝着一腦袋的問題，繼續追根究底，婆婆却守口如瓶，不再多言，改口道：「這三個人都是窮兇極惡之徒，又兼武藝高強，身邊爪牙衆多，誰也惹不起，你們牢記在心即可，在未修得頂尖絕技之前，即使擦肩而過，也不得有任何舉措，知道嗎？」

二人頷首應是，小三子換了一個話題道：「阿吉，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拜師學藝。」

阿吉望着他光禿禿的頭兒，道：「你不怕再來一次鬼剃頭？」

小三子摸着自己的腦袋道：「你可以代我向老怪物求求情呀。」

「我看老怪物不是一個肯講情面的人。」

「必要的時候不妨略施小計。」

「阿三，你有好點子？」

「嘻嘻，我沒有，阿吉哥是行家，全靠你啦。」

「問題是奶奶肯不肯放你走？」

不待孫兒出言，老奶奶便自正容說道：「如果你們兩個都能修得一身超人一等的絕技，將來也好相互照應，互爲幫手，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事，奶奶怎麼會反對呢。」

阿吉面有難色道：「留奶奶一人在家，我們却放心不下。」

老婆婆滿佈皺紋的臉上，綻開了一絲笑容，道：「阿吉，你不是說小丁那孩子要來陪奶奶嗎，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阿吉憂心忡忡的道：「我是躭心那個大內高手大鬍子白貝多會糾纏不清。」

小三子另有主意，道：「我看這樣吧，咱們再搬一次家，換一個地方，演一齣空城計給他們看。」

老婆婆却大加反對，頻頻搖頭道：「不行，此路不通，十幾年來我們搬家的次數太多了，每年至少會搬兩三次，可是，每次都會被他們的爪牙踩上，奶奶已經累了，搬不動了，與其天天躲躲藏藏，不如以不變應萬變。」

阿吉道：「奶奶打算如何來應付那個大鬍子？」

老太太語氣堅決的道：「矢口否認一切，對魔徒的指控一概不認帳。」

阿三惶恐的說：「大鬍子兇得很，我怕他會用刑。」

老奶奶穩如泰山的道：「他的目標是阿吉，奶奶是唯一的線索，把奶奶打死他就沒有指望了，諒他也不敢採取激烈的手段。」

臉龐上再度展露出堅毅的笑意，繼道：「阿吉的妙計至少可使大鬍子安穩三五天，等他再來查探時，你們早已離開，奶奶無牽無掛，自信可以應付裕餘，姓白的老賊再狠毒也休想得到消息半點。」

小三子望了阿吉一眼，道：「阿吉哥已經拿了大鬍子的薪水，要來當間諜，姓白一旦問起來奶奶如何應對？」

老太太信心十足的道：「辦法多得是，出外買菜，上山砍柴，都是很好的理由。」

阿吉白眼珠子一翻，低聲細語道：「必要的時候還可以跟他們玩玩鬥智的遊戲。」

小三子精神一振，道：「阿吉哥可有成計在胸？」

阿吉道：「來一場神經戰好了。」

「神經戰？」

「就是裝瘋賣傻的意思啦。」

「哦，我明白了。」

「這一招奶奶很在行，演來駕輕就熟，準會叫大鬍子那個老混蛋啼笑皆非。」

*　　*　　*

晴空萬里。

日正當中。

山上的氣溫很高。

蛇兒爬進了洞。

鳥兒躲進了窩。

不少武林人物却仍冒着酷暑，揮着汗水，守候在刀山上。

每個人的意志似乎都很堅定，決心要將刀山的神秘面紗揭開，看個清楚明白。

大家都是財迷，以爲刀山上有無盡的金銀財寶。

大家都是武痴，以爲刀山上有絕頂的武學寶藏。

有人他們要看看人。

有神他們要看看神。

有鬼他們要看看鬼。

不見棺材不掉淚！

不到黃河心不死！

武林人物就是這樣，執着、頑固、堅毅、強悍，死心眼兒。

*　　*　　*

山下。

另一個方向。

一條羊腸小徑上。

携手並肩的爬上來兩個人。

是阿吉與小三子。

兩人的背上，各背負着一個大罎子，裝滿了燒刀子。

另外還大包小包的帶着不少東西，醬牛肉、紅燒肘子、小籠包子、蟹肉餃子、燒鷄、燒鴨、魚乾、肉乾、大饅頭等不一而足，巔巍巍的，沉甸甸的，累得哥兒倆直喘氣。

阿吉牛喘道：「小三子，你曉不曉得，咱們爲何改道？」

（未完・三）

上文提要：為着十郎傷勢，湯大娘與他冒着風雪入城，住進客棧，去找石大夫醫治，石大夫受神秘老人送金所託，盡心治療，並用白衣女所贈他們傷藥敷治，傷勢果然迅速痊癒，但因客棧來了三個惡客，整夜喧嘩，湯大娘見十郎傷勢轉好，便急着回到廢園，發覺屋內佈置全新，而早晚兩餐，白衣女更派黑妞送來，令大娘猜疑白衣女居心，想不出她們是敵是友，故一直暗中提防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自投羅網陷地牢　復聞丈夫已喪生

湯大娘笑了。

她起床，拍拍黑妞兒，道：「我好高興，彷彿覺得你家小姐就是我湯家兒媳婦似的。」

黑妞兒道：「比兒媳婦還孝敬妳，這年頭，兒媳婦欺公婆的可多着吶，我家小姐可不會。」

她拉開椅子，侍候湯大娘坐在桌邊上，又道：「你們快趁熱吃，吃過了我收拾。」

湯大娘示意湯十郎，母子二人立刻吃起來。

果然好吃，比下館子還強十分，免不了的湯十郎又來了一個一馬掃，他頓覺精神好得不得了。

湯大娘又愉快的笑了。

*　*　*

黑妞兒在火盆一邊烤着火，見湯十郎母子二人又吃光，她也不多說，立刻收拾了就走。

這黑丫頭做事還眞的乾淨俐落，一點兒也不拖泥帶水，看得湯大娘直點頭。

她母子二人想想過去一個多月，他們還侍候桂家母女二人，到後來還挨一刀，如今……

如今變成別人侍候他們了，而且又是無微不至。

湯大娘一聲浩嘆，道：「想想過去，看看現在，阿郎呀，咱們進入五里霧中了。」

「是的，娘，我也大惑不解呀。」

「湯家從不輕易接受別人好處，湯家只助人。」

「娘，別以爲咱們山窮水盡，這只是一時間的形勢，我們只是無法掌握住形勢罷了。」

「如何去扭轉形勢？」

「娘，咱們靜觀，沉着應付，只不過……」

湯大娘道：「不過甚麼？」

湯十郎把聲音放低，道：「娘，妳聽說過嗎？不久將來，江湖各門派會有人潛入左家廢園，這麼一來，便打亂了咱們報仇計劃了。」

湯大娘不吭聲，她仔細的聽。

湯十郎又道：「我們不能再屠殺仇家的人了，我們必須先弄清楚再決定是否動手。」

湯大娘道：「誰會承認曾血洗過忠義門？」

湯十郎道：「總會有辦法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至今我還想不通一件事情。」

湯大娘道：「你說，甚麼事？」

湯十郎指着外面，道：「那些曾經被殺的人，他們確定是死了，但屍體怎麼會失踪了？」

湯大娘道：「我想過了，這大概只有一個解釋。」

她把頭抬高，聲音充滿忿怒的又道：「我以爲這一定是那個主謀血洗忠義門的惡魔，爲了怕被人識破他的人來到這左家廢園，他便在派出人之後

，又暗中派人跟蹤前來，如果他的人被殺，便立刻就把屍體運走，煙滅証據。」

湯十郎也同意他娘的解說，他點着頭。

他想不到更好的解釋，除此之外，還會有甚麼最好的解說？

*　*　*

湯十郎本來要動手做飯的，外面天快黑了。

但湯大娘却叫他省省事，因爲湯大娘以爲白衣女必然會命人把吃的送來。

果然，湯大娘猜對了。

黑妞兒大叫着拍門了。

「開門呀，天快黑了，難道還在睡呀。」

門被拉開了，黑妞兒提着食盒走進門：「嘆，外面眞冷，凍死人了。」

湯十郎道：「姑娘可以不必來呀，我這裡不缺少做飯糧，妳何苦冒雪前來。」

黑妞兒把食盒放在桌上，對湯十郎笑笑，道：「你這兒有麵有臘味，還是我送來的，只不過我家小姐說，湯夫人年歲大了，你又受了傷，應該吃點好的，啦，你來看，今天這菜飯，紅燒獅子頭，清蒸嫩鵝，還有一大罐猴頭燉山雉，你吃過？」

湯十郎笑了。

食盒中還有栗子糕，湯十郎小時候最愛吃。

除了這些，還有油酥餅七八張。

黑妞還去床邊扶湯大娘，道：「湯夫人，來來，妳老趁熱吃。」

湯大娘笑笑，道：「妳家小姐想得眞周到，這些還眞是我最愛吃的。」

母子二人也不再客氣了，對坐在桌邊吃起來。

黑妞一邊看，一邊笑，好像她快樂極了。

湯家母子二人更快樂，他們只吃不幹活兒。

天下當然不會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天下只有坑人的事情。

有人說，人是上天的產物，上天造人，上天也把人再毀了，所以天下沒有一個人長命不死，人都是兩手空空的來，再兩手空空的去。

只有上天永不老，所以人永還坑不了天。

湯大娘心中就這麼想，如果白衣女想坑她母子，那就叫她使出來吧。

想透了這些，湯大娘便坦然的大吃大喝起來。

湯十郎發覺他娘胃口好，吃得多，他也便大吃了，而且表現出津津有味的樣子。

湯家母子二人吃飽了，也把送來的東西吃完了。

黑妞一看，對湯十郎道：「嘆，妳吃得眞不少！」

湯十郎道：「嫌多就別送了。」

黑妞忙笑道：「不是啦，我是發覺你一頓的耗費，夠我們三人一天的份量，不由脫口說你吃得多，其實呀，越多我家小姐越高興，你若不吃呀，我家小姐就不會笑了。」

湯十郎道：「明天打算送甚麼來呀？」

黑妞道：「那要小姐決定了。」

她收拾好了，提着食盒就走。

湯大娘看着黑妞走出去，立刻對湯十郎示意。

湯十郎當然明白，因爲他也如此打算。

他打算暗中跟踪。

眞快，湯十郎一旦展開武功，他就精神百倍，門只一開間，他已消失在左家廢園的後院了。

雪夾勁風，直往屋子裡灌，湯大娘忙把門關上。

她老人家往床上躺，很放心的看着兒子離去，好像很不在意的樣子。

*　*　*

湯十郎繞進竹林中了，他發現在又濃又密的雪花中，一條人影往一個斜坡上飛去。

那斜坡並不高，而且距離左家廢園並不遠，斜坡上滿是梅花林子，如今白中出現紅點，滿坡十分艷又美，只不過這兒湯十郎沒來過，因爲這兒沒有人家。

如今他發現這黑妞往斜坡那面飛奔而去，立刻拔身啣尾直撲那並不高的山坡。

湯十郎再也不多猶豫了，他相信應該可以找到白衣女的地方。

只要找到白衣女，他就會對她直問，她到底想幹甚麼，目的又是甚麼。

湯十郎打定主意要找白衣女，這也是他娘的意思，湯家是不受這種恩惠的，如果這樣下去，那會漸漸受制於人的，莫忘了，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何不攤開來，挑明了幹，惩誰也心安理得。

湯十郎一邊想一邊追，他追到山坡上了。

他一頭納入梅花林中，寒風中送來梅花香，但湯十郎却並不停下來欣賞這種美景。

便在這時候，梅林中傳來一聲「啊哈。」

這聲音對湯十郎十分熟悉，湯十郎側頭望去，白皚皚的梅林中有了人影。

如果不是人影動，他永遠也看不到這兒會有個人，而且是個老人。

老人披着白毛披風，頭上也罩着白狐披肩長帽，正對他哈哈笑。

是他，那位贈金的灰髮老人。

湯十郎尚未開口打聲招呼，老人已笑哈哈的道：「怎的，你小兄弟也來欣賞這美景嗎？」

湯十郎苦笑一聲，道：「美景不錯，可惜並非良辰吶，老人家。」

老人哈哈一笑，道：「如果你同老夫踏雪賞梅在這凜凜寒風之中，此刻便是良辰呀。」

湯十郎急得側頭去看黑妞兒。

老人却又笑道：「小兄弟，你看甚麼？」

「不瞞老人家，在下追趕一個人。」

「你在追人？追到這兒？」

「是呀！」

「這兒沒有人。」

「我明明看她往山坡這兒上來了。」

「你必是眼花了。」

「怎麼說？」

老人手指山坡另一面，笑道：「你到坡上去看吧，你只一看就知道了。」

湯十郎急忙拔腿往山坡奔上去。

西北風吹得他如撞墻一般艱難，但當他到了坡上往下一看，不由倒抽一口涼風。

「怎麼會是這樣？」

「全是墳墓呀，小兄弟。」

老人家眞快，他也上來了。

湯十郎看着大片墳丘，不由向老人道：「老人家，這這……怎麼會是這麼多的墳墓，實在令人吃驚。」

老人故意調侃的道：「你怕鬼？」

湯十郎道：「鬼？」

老人笑笑，道：「你必是眼花了，你在追鬼，這兒只有鬼呀！」

湯十郎聞言，全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老人道：「天黑了，你不走我老人家要走了，小兄弟，再見了，再見了。」

湯十郎很想再問甚麼，但當他發現老人已在十幾丈外的山坡下，他便也急急的往回走。

湯十郎還往那片墳堆拋了個無奈的眼色。

當湯十郎奔到山坡下，早已不見那老人了。

他不由得奇怪，這兒還會有甚麼可以避風雪的人家，他怎麼沒有發現？

他記得當初來的時候是夏天，附近他早已查看過了，左家廢園附近，方圓五七里沒有人家，可是那黑妞去那裡了？她不是鬼，如果湯十郎相信有鬼，左家廢園他也就住不下去了。

左家廢園裡死了那麼多的人，必定會鬧鬼。

* * *

湯十郎奔回那大片竹林的時候，他吃驚的閃身躲到一棵巨竹後面了，因爲他很清楚的看到前面有巨漢，那漢子的雙肩上各攬着一個女子。

這巨漢奔到一片密林中後，雙臂一抖，便把肩上的兩女人拋下地。

三個人站在雪地上，兩個女人各自取出手巾爲巨漢拭着額上滾落的汗水。

如此大的風雪，巨漢還流汗，顯然他攬着兩個女子走了很長一段路。

那巨漢四下裡看了幾眼，却也令湯十郎冷笑了。

原來這三人正是在順天府城中「牛家大客棧」裡住的兩女一男。

前夜裡湯十郎只在窗外看，不知道此漢如此高大，約有六尺五寸那麼高。

湯十郎找了一個下風頭，他可聽得清楚。

只聽那巨漢沉聲道：「妳們別害怕，有我包震在，甚麼鬼怪也得躲起來。」

他雙手托起一女子，用力摟了一下子，又道：「我的巧巧放膽子，妳只管大膽的進去啦。」

他又托起另一女，道：「小小呀，別害怕，咱們一齊進去吧。」

三個人蛇行鶴步的往前走。

湯十郎却冷笑了。

湯十郎只不過冷笑一下，忽又見前面三人停下來。

前面的人停止不前，湯十郎便也站着不動顫。

便在這時候，西北風呼嘯中傳來那女子的聲音，道：「包爺，你說你當年曾來過？」

姓包的粗聲得意的道：「妳二人順我手看過去，東邊有個轉角墻，那天夜裡殺得慘，包大爺便是從那地方跳進去的，嚄，院子裡已經躺下不少的人了。」

另一女子道：「當時你們沒有搜到財寶呀。」

姓包的道：「怎麼沒搜，大伙說好了的，搜到財寶平均分，可他奶奶的搜到天亮也沒有。」

那女子道：「天亮以後你們就撤走了？」

「怎麼不撤，官家來了，惹麻煩呀。」

那女子指着左家廢園，又問：「包爺，你這一回再來，有把握找到甚麼？」

姓包的道：「傳言左家有寶玉出現，咱們不可錯過機會，當年忠義門乃江湖上最富有的門派，能發現一塊寶玉，就會發現更多財寶，咱們走。」

兩個女的緊緊跟在姓包的身後面。

那姓包的就好像一堵墻似的，把二女擋在他身後。

天空中的雪似乎小了，風也小了，竹林邊的積雪一尺那麼深，踩上去微有「沙沙」聲。

姓包的就要到東面墻下了，他回頭對二女，道：「準備好傢伙，進去以後不論遇到鬼或人，立刻殺！」

只見二女兩把劍，那姓包的却是一把鬼頭刀！

三個人正準備往圍墻上面躍，忽然一邊發出「啾」的一聲响！

聽起來似鳥叫聲，但這時候那兒來的鳥？

這時候如果有叫聲，而且似鳥叫，那一定就是鬼。

「誰？」

「嗚……嗚……」是哭聲。

姓包的刀一掄，吼道：「他媽的，出來，『太行之虎』包震，宰『西山雙嬌』宋巧巧宋小小來也！」

「嗚……」

姓包的聽出聲音在竹林裡，不由回頭對宋家姐妹，道：「別走開，我進林子去殺鬼！」

宋巧巧道：「那你快點回來呀！」

包震冷笑，道：「放心吧，咱們還等過快活日子吶。」

他手中鬼頭刀一掄，大跨步直奔竹林而去。

他果然夠膽子，鬼頭刀掄得「咻咻」响，口中厲喝：「他媽的，老子是鬼的爸爸。」

罵着，一個騰空，人已進入竹林中了。

竹林中沒有聲音了。

竹林中只有人影兒在飄忽不定，就在那白皚皚的雪反映下，看上去就似幽靈。

包震猛一頓，他左右直起脖子看，好像他突然迷失方向了。

便在這時候，斜刺裡傳來一聲沉沉的聲音，道：「這種天氣你也想來發財。」

「誰？」

他終於看見了，一個人影就在他的右邊三丈多一點，像個石膏像似的一動也不動。

「你是誰？」

「你應該認識我的。」

包震當然不認得湯十郎，但湯十郎却認得他。

只不過當湯十郎稍加解釋以後，包震還是想起來了。

他一旦想起來就開罵了。

湯十郎淡淡的道：「牛家大客棧，咱們住隔墻呀？」

包震一聽大怒：「他媽的，你仗着有那麼一點內力，隔墻要把墻推倒呀！」

那不是湯十郎推的，是湯大娘發火以後，使出大力金剛掌拍推的，墻上有了兩團掌印，包震才發覺是湯家母子二人幹的。

他罵湯十郎，但湯十郎却冷冷的問他：「姓包的，五年多以前，你也是參與血洗忠義門的人物了？」

一怔，包震道：「誰說的？」

「你自己說的，你剛才自己說的。」

「我沒有說。」

「原來你是個膽小如鼠的人吶，哈哈……」

包震忿怒了，不就是你一個人嗎？頂多還有個老太婆，姓包的不含糊你。

果然，包震突然嘿嘿冷笑了。

他的鬼頭刀斜指地上，咧着一張血盤大嘴，道：「小子啊，你永遠也只能聽一次，你再也聽不到第二次了。」

湯十郎却淡淡的道：「姓包的，你承認了？」

包震在錯步了。

他本來就要直欺而上的，但見對方如此平靜，如此不把他放在心上，他立刻把輕敵之心再收拾起來。

搏殺久了，有經驗的出刀者，並不懼怕流血掉肉，他們往往會被搏殺的寧靜與敵人的冷靜所震懾。

包震便有這樣的感覺，所以他不莽撞了。

他在錯步中，沉聲道：「好小子，你又是甚麼人？官家的？或是與這左家有甚麼淵源的？」

湯十郎道：「你很想知道？」

包震忽然停住身子不動了。

他極目想看清對方，但湯十郎雙手下垂不見任何反應，甚至連兵器也難看到。

他側着身子看向湯十郎，道：「你究竟何人？」

湯十郎道：「你把我當成復仇者吧。」

包震冷笑道：「就憑你，嘿……」

湯十郎道：「所以我在此等，等你們一個一個的送上門來。」

包震道：「十派高手，你殺得了嗎？」

湯十郎道：「只有九派了。」

包震大惑不解，道：「九派？」

湯十郎道：「你姓包的這一派已經除名了。」

包震忽的想通了，他也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湯十郎也笑了。

他笑得帶點勉强，道：「姓包的，我以你的性命，換你一句話，如何？」

包震咬牙，道：「你想叫包大爺說甚麼？」

湯十郎道：「你只要告訴我，五年前是誰邀約十派高手血洗左家，我就放你。」

包震齜牙咧嘴的抖着手上鬼頭刀，道：「小子，你是眞的想知道？」

湯十郎道：「我在洗耳恭聽。」

包震左手食中二指，指着他右手的鬼頭刀，道：「小子，你可以問它，肯不肯告訴你。」

湯十郎嘆了一口氣，道：「眞是悲哀呀。」

包震怒道：「爲你自己悲哀吧。」

他出刀了，那直撲的架式，宛如泰山壓頂，好不驚心動魄。

刀聲挾着呼嘯，在他那沉吼如虎聲裡，宛如山谷奔雷，倏然九刀一口氣暴斬而上。

果然有「太行之虎」之威勢，只不過他九刀出手，刀刀掄空，而湯十郎便在這時候，忽然一個大車輪往左轉去。

「啊！」

湯十郎身子站定，包震已拋刀雙

手力抱前胸，那一支「攝魂箭」，幾乎已沒入他的胸內了。

包震很不願意倒下去，他以左肘部扶住一棵竹子，歪着身子張着口……

緩緩的，湯十郎走到包震面前。

他只看了包震一眼，伸出兩根指頭，便把那支「攝魂箭」自包震的胸前拔了出來。

箭上不見鮮血，因爲包震穿了一件鹿皮背心，外罩一件老棉襖，鮮血被棉襖拭掉了。

湯十郎掉頭就走，死人不好看，就叫姓包的靠着那根竹子把身上的「黑」血流盡吧！

* * *

現在，他往左家廢園這邊繞過來了。

湯十郎並未忘還有兩個女子在牆外等着包震回去，然後一同進入廢園找寶吶！

他並不想殺死這兩個女人，她們並未參與血案。

她們只不過與包震攪和在一起罷了，也許……

也許她們是受到姓包的挾持，不得已才跟了姓包的。

江湖上有許多女子，就是被男人強迫而只有無奈的跟了這男人。

湯十郎這麼想，爲的便是找個理由不殺這宋家姐妹。

有時候放走敵人，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至少要令自己在心理上得到平衡。

* * *

好大的一個雪球，自圍牆上砸下來，砸得圍牆下面宋小小與宋巧巧兩姐妹全身幾乎被埋住了。

當雪球碰碎的時候，兩人急忙抬頭着，只見一團黑影拔空四丈高下，平着直往院中屋樑一角飛去，在那雪影的陪襯下，誰也分不出那是人或是鬼。

「鬼！」宋小小指着消失不見的黑影。

姐妹兩人既把黑影不當人，她兩人便立刻抖落身上雪花，不打招呼就往來路奔去。

那宋巧巧還尖聲呼叫着：「包爺。」

她還不知道她們的包爺已經死了。

* * *

湯十郎並未往回走，其實他早該回小廂了。

他出來是爲了跟踪黑妞兒的，想不到他在追踪的路上發現了那神秘老者，更令他吃驚的，乃是那山坡後面竟然是墳墓。

這些發現，他應該盡快去告知他娘的，然而他沒有，他拔身立刻往竹林中摸去。

他剛才把宋氏姐妹嚇走，當然不會再去追趕宋氏姐妹兩人了。

湯十郎是想到包震，想到包震的屍體，一定要找出是甚麼人，把死屍移走的。

現在，湯十郎奔入竹林中，而且很快的找到剛才搏殺的現場。

現場有足印爲證，但現場却不見包震的屍體。

屍體那麼快不見了。

包震是個大漢，拉走屍體的人，必定是個大力士。

湯十郎環視四週，他楞住了。

落雪似乎又大了，雪落在他的頭上、身上，但他彷彿已無感覺，只伸手在臉上摸了一把。

「我又失去一次機會了。」

湯十郎緩緩的往回去，他眞的累了。

* * *

湯十郎剛剛進入左家廢園後大院，暗中傳來湯大娘的聲音，道：「阿郎。」

「娘！」湯十郎奔過去，才發現他娘滿身雪花站在廊柱後面。

「你怎麼去了這麼久？」

「娘，妳爲我操心了。」

「娘能放心嗎？你傷剛好。」

「娘，快進去吧，外面太冷了。」

湯大娘似是吁了口氣，道：「聞得各路人物要來，我太擔心你了。」

笑笑，湯十郎道：「回到屋子裡，我有好消息對娘說，娘聽了一定會高興。」

湯大娘淡淡的道：「爲你爹報了仇，娘才會高興。」

母子兩人推開廂門走進去，小廂中的油燈已燃上，湯大娘把火弄大些，就坐在床沿上把雙脚往火邊一擱，兩手便也穿進袖管裡了。

湯十郎抖落一身雪花，雙手捂嘴吹了幾口熱氣，取來熱酒喝了幾口，這才坐在他娘對面，道：「娘，妳在『牛家大客棧』住的時候，隔壁的兩女一男，妳老人家還記得他們嗎？」

老人家冷沉的道：「該死的傢伙！」

湯十郎道：「死了。」

湯大娘道：「死了？你怎麼知道？」

湯十郎道：「因爲是我殺的。」

不料湯大娘並不高興，她沉聲道：「就因爲娘討厭，你就把他殺了？」

湯十郎道：「兒子不會亂殺人。」

湯大娘叱道：「你又爲何把人殺了？」

湯十郎道：「娘，兒子發現一件大秘密。」

「快說。」

「當年血洗忠義門的人，一共有十個組合，十派人物聯手做的案子。」

「這是誰說的？」

「就是住在『牛家大客棧』的大個子說的。」

「那漢子也是其中之一了？」

「不錯，這人姓包，來自太行山

區。」

湯大娘道：「當初我也想過，這件血案一定不只一幫一派幹的，那忠義門精英衆多，再加上你爹與幾位叔叔，放眼江湖，找不出一個門派可以抗衡。」

湯十郎道：「忠義門必然樹大招風，也許在某一件事上犯了衆怒。」

湯大娘道：「你把他三人都殺了？」

搖搖頭，湯十郎道：「兩個女的並未參加屠殺，我把她兩人嚇走了。」

湯大娘道：「這就好……可是……那屍體……」

湯大娘也想到屍體失踪之事，忙問兒子湯十郎。

湯十郎苦笑搖頭，道：「屍體又不見了。」

湯大娘抱怨不已，道：「這麼重要的事情，你怎麼會忘了？唉！」

湯十郎笑笑，道：「娘，我還有另外一件事，未向妳老人家稟明。」

「是你追踪那黑丫頭的事？」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一定把人追丟了。」

湯十郎道：「我追到斜坡上，却被那老人叫住了。」

「甚麼老人？」湯大娘急問。

湯十郎道：「就是那位贈金老人。」

「他……怎麼在山坡上？」

湯十郎道：「老人家在梅子園裡，他好像在賞梅。」

「踏雪賞梅？好興緻。」

湯十郎道：「不過我還是追到山坡上，可是山坡的另一邊全是墳墓，那有那黑丫頭的影子。」

湯大娘也楞然了。

「怎麼！怎會是墳墓？」

湯十郎道：「老人告訴我，那兒本就是一堆一堆的墳墓。」

湯大娘道：「白衣女她們會是異類？」

湯十郎呵呵笑了。

「娘，妳也相信？」

「娘相信她們絕非異類，她們只是神秘罷了。」

湯十郎道：「娘的話正是我心裡想的。」

湯大娘道：「不過，血洗忠義門這件事，倒是出我意料之外，當年竟然是十派高手聯合對付左門主，這就難怪會在一夜之間，上百口之衆無一倖免。」

湯十郎道：「但也不知都是甚麼樣的人物，這主其事者也眞夠神通廣大了。」

湯大娘道：「難道……桂家母女兩人也是當年參與此血案有關的人？」

湯十郎道：「至少她們知道此事，也許桂月秀她爹就是曾參與搏鬥的高手之一。」

湯大娘重重點着頭，道：「這是有可能的。」

半晌，湯十郎又道：「我以爲當年這些參與的人，除了把忠義門剷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瓜分財富。」

湯大娘道：「他們都失望了。」

湯十郎道：「他們却又不死心吶。」

於是，湯大娘嘿嘿冷笑。

湯十郎站起來，他走到窗前，道：「她們去那兒了？她們一無所獲呀！」

「十郎，你難道又在想桂家母女？你不死心？」

「娘，不是的。」

「那你在說的是誰？」

「我如果再遇到桂月秀，我便叫她說實話，她一定要坦白的告訴我，她們眞的受制於人？」

「她們一定受制於人，否則……」

「娘，妳先睡吧，我要好好想想。」

「已經沒有時間叫你思考了，唯一的便是養足精神，去應付未來的殺戮。」

是的，他們已無多的時間去詳加思忖了，因爲各路人馬正從四面八方往這兒聚集中。

江湖上的爭霸，不外是財富與權勢。

有些人不但爭財富，也爭權勢，如果這樣的人多了，江湖便很難太平了。

只不過江湖上也有不少爭義之人，他爲義赴湯蹈火，也兩肋插刀，如果江湖上這樣的人多了，這世上便也充滿了人性。

誰能說湯十郎母子兩人不是這樣的人物？

* * *

一連兩天，左家廢園很平靜。

黑妞兒按時把吃的送過來，湯家母子兩人照單全收，一件不留，吃完嘴巴一抹，連個「謝」字也免了。

奇怪，黑妞兒反而很高興，這樣，她也懶得多說話，收拾了碗筷走人。

湯大娘也未再叫湯十郎暗中去跟踪黑妞兒，湯十郎也不想走出左家廢園。

他等着那些找上來的江湖大豪們，他已同他娘商量好了，敵人奸詐，何不以詐去對抗？

如果詐得高明，就很容易把主謀的人詐出來。

有了這個決定，湯十郎也懶得再多事了。

* * *

雪停了。

雪在前一天晚上就不下了。

風也停了。

風雖然停了，但天上的雲仍然很厚，雪層遮住了天上的月亮，這大地上就如同幪上層黑布罩子。

左家廢園的附近竹林子裡，三條人影如飛一般的往這邊來了。

三個人全是一身勁裝，黑黑的把全身連頭也罩住了。

從這三人的身段上看，應該是兩男一女。

那身材小的人奔走在前面，不時的往後面把手一揮。

後面的兩人各自背插兵刃，腰掛鏢囊，他們踏雪無痕，行走如飛，只有從鼻孔中冒出兩股子白氣，直往空中散去。

這三人一直不停留，刹時間便躍進左家後院子裡。

只見前面那個細小的黑衣人，手指後面大廳，再指指一側的小廂，對身後的兩人點點頭。

後面的兩個黑衣人也對前面的黑衣人回以點頭，於是，三個人小心翼翼的直往後廳上撲過去。

三個人很快的消失在大廳的暗影中不見了。

這三人來得眞快，也似乎識途老馬。

於是，那道假牆前面，三人不動了。

＊　＊　＊

這是三個很神秘的人物，他們用黑巾幾乎把半張臉也幪住了。

此刻，那細小的黑衣人輕輕的出拳來打着牆壁，另外兩人則緊守在兩邊。

三個人不出聲，誰也不開口說話。

他們只以眼色與手勢傳達意思。

細小的黑衣人貼耳牆壁，她的動作就好像在聆聽着牆內的人在說話似的。

就在一陣輕敲中，那細小的人回頭指指那道她聽了半晌的牆，對兩個大漢點着頭。

於是，兩個男的橫起肩膀去頂牆。

兩個人幾乎全力而爲，便也聞得「沙沙」之聲起處，那道假牆被推開了。

三個人互相點頭，只見一人自懷中摸出一個火種，隨之又見他摸出火摺子，張口「噗」的一聲，立刻紅光亮，照得一片光明。

他把火摺子照向地上，立刻就見一道石階。

三個人大喜過望似的，順序往下面緩緩的，小心翼翼的走去。

九道石階走完，三個人立刻併肩站在那裡。

三個人幾乎張口結舌的吐不出一個字出來，因爲，地室中面對石階處站着兩個人。

這兩人不出聲，面色寒寒的看着下來的三個人。

是的，這兩個人並非別人，乃湯大娘與湯十郎兩人，她們正巧在地下室中。

地下室中還有香火，一根線香已快燒燼了。

湯十郎不開口，他在看着三人。

他很想看穿此三人是甚麼樣子，但他只看到三對吃驚的眼睛。

湯大娘也不開口，她等着三人開口。

是的，那三人之中有人開口了。

而且開口的人聲音很好聽，似黃鶯唱歌似的聲音，湯十郎就會黃鶯叫聲。

「喲……你呀……不認識我了。」

湯十郎大吃一驚，他似乎想到了，這人不是那天夜裡來的黑衣姑娘嗎？

她……怎麼來了？

她難道也是參與屠殺忠義門的兇手？

一時間，湯十郎未回答黑衣女的話。

黑衣女動手了。

只見她把頭上的黑罩包頭巾往嘴巴下面拉了一段，立刻露出一副十分美麗的面龐。

太美了，那一雙大眼睛，鳳鼻薄唇，再加上那一口晶瑩的貝齒，粉白的臉皮，她就像一尊玉雕女神。

她當然不是女神，她的背上插了一把刀，女神是不會帶刀的，那看上去還帶着不倫不類的樣子。

湯大娘就驚艷，但當她老人家再看黑衣姑娘背上的刀，她心中只喊可惜。

黑衣女並非別人，楚香香是也。

她對湯十郎笑笑，笑得好迷人，道：「你想起我了嗎？我曾告訴過你，我叫楚香香呀！」

湯十郎道：「我沒有忘記姑娘，姑娘也知道這兒……」

楚香香道：「那你爲甚麼還帶着驚訝？」

湯十郎道：「我是很驚訝，因爲妳竟然會又找到這兒來了，我能不驚訝？」

楚香香笑笑，對湯大娘道：「再次見面，給湯伯母問安。」

湯大娘冷然道：「不敢當。」

楚香香立刻又指着身邊兩個黑衣人，道：「我來介紹，他是我爹，常州府流星派掌門楚百川，另一位是我叔父，楚大川。」

兩個黑衣人對湯家母子二人點點頭，却依然不開口。

湯十郎開口了。

「姑娘，你們奮夜找來，爲的是甚麼？」

「見一面分一半呀！」

「甚麼意思？」

楚香香指着湯氏母子二人身後的大堆枯骨，道：「那麼多的財寶，怎麼，不分一些我們呀？」

湯十郎冷冷笑了。

他看看楚香香，再看看楚百川，緩緩的在搖頭。

楚百川冷冷沉聲，道：「湯公子，你拒絕我們？」

湯十郎仍然在搖頭。

搖頭的意思很多。

搖頭可以表示不答應，搖頭也可以表示這裡沒有財寶，當然，搖頭更表示對方的無知。

楚香香却對湯十郎甜甜一笑，道：「湯公子，你怎麼只搖頭呀，難道你不答應？」

楚大川却聳動一雙濃眉，沉聲道：「你身後一堆枯骨也是一堆財寶，你們能運得走嗎？」

楚百川道：「只有咱們雙方聯手，事情就容易辦了。」

湯十郎轉而對他娘，道：「娘，財富眞的那麼重要嗎？爲甚麼那麼多的人拚上性命要奪取別人的財富。」

湯十娘道：「這原本就是人吃人的世界。」

楚百川道：「小兄弟，我們並不是殺人謀財的人吶。」

楚香香接道：「咱們常州流星派也是道上舉正義旗幟之士，幾曾去謀別人財富。」

湯十郎道：「那麼，各位如今不是想分一杯羹的嗎？這又該怎麼說？更何況你們說枯骨之中有財寶。」

笑笑，楚香香道：「其實這也是我的主意。」

她走近湯十郎又道：「湯公子，我們在回程的路上，就在進關的那天，傳言左家廢園發現寶物，我爹我叔本不來的，可是一場大雪，咱們被困旅店，我便獨自來了，我在上次發現了這地方，如今前來，却又遇上你們在此，如果湯公子願意，咱們聯手移開枯骨，搬取財寶，如何？」

這話一說，湯十郎立刻看看他娘。

湯大娘似是失望的道：「難道你們當年未曾參與左家這件大血案？」

楚大川怒叱，道：「妳說甚麼？」

湯十郎道：「我娘想知道，你們是否參與忠義門的這件血案。」

楚香香道：「流星派豈肯做出這種喪心病狂之事？」

湯十郎大大喘了一口氣。

如果叫他對付一個姑娘，他實在下不了手，尤其是要對付一個像楚香香這麼美的姑娘，他更不忍心。

湯十郎錯步一讓，道：「楚姑娘，怕是你們失望了。」

楚香香怔了一下，道：「怎麼說？我以爲枯骨堆下有財寶。」

湯十郎道：「楚姑娘，妳自己去看吧！」

楚香香回過身，先是看了他爹一眼，見她爹暗自對她點頭，這才對湯十郎道：「難道這堆枯骨下面沒有忠義門積存的金銀寶物？」

湯十郎道：「何必問我？自己動手去看吧，烈士之骨，高過財富。」

他當然說的是他爹的屍骨，如果二者相比，他一定捨棄財寶。

楚香香立刻走過湯十郎左側。

她只走了五步，便彎腰掀起地上的被單。

「噗嚕。」之聲起處，被單揚起一丈高下，便也使得楚香香尖聲叫起來。

「啊！」她驚叫，是因爲這一次她看得更清楚，也更多枯骨。

楚香香幾乎是撲進她爹懷裡的，她幾曾見過這麼多死人骨頭。

於是，楚百川與楚大川兄弟二人也吃驚了。

「好大一堆骷骨。」

楚百川大叫着抱緊女兒。

楚大川一個箭步走過去，他仔細的看，口中發出吃驚又怒的聲音，道：「大小骸骨爲甚麼變成無法分開，這是何人手段，簡直駭人聽聞。」

他這麼一說，証明楚家父女只不過是爲了財富，他們並未參與當年血洗忠義門之事。

湯大娘對兒子湯十郎道：「對他們說，這兒沒有甚麼財物，左家廢園也沒有地方藏財寶，趕快回常州，免得惹上是非就後悔莫及了。」

她這話也等於說給楚家主人聽的，不料楚大川冷冷道：「咱們既然來了，就不怕甚麼痲煩上身。」

湯大郎嘿然，道：「那麼，你們就各處去找尋吧，可別把命丟掉了。」

楚大川怒道：「來者不怕，怕者不來。」

楚百川道：「二弟，少說兩句，雙方既無仇，又無怨，何必翻臉。」

他對楚香香，道：「孩子，咱們走吧！」

湯十郎道：「楚姑娘，別再來了，這裡就要發生天翻地覆的事情了，何必惹上是非。」

楚香香重重的看看湯十郎，她緩緩的走上前，道：「湯公子，我會記住你的話，只不過，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你肯告訴我嗎？」

湯十郎道：「如果我知道，一定告訴妳。」

楚香香道：「我想知道，你們爲甚麼要住在這裡，這裡陰森森的，你們不怕？」

湯十郎黯然神傷的指着那堆白骨，道：「楚姑娘，我好像曾對妳說過，我爹同幾位叔叔，他們的屍骨就在裡面，妳說，我們還有甚麼可怕的？」

楚香香黯然了。

楚百川拉過女兒，道：「咱們走。」

於是，楚家三人匆匆的走上石階，刹時間走得無影無踪。

湯十郎再一次吁了一口氣。

湯大娘道：「阿郎，把被單重新蓋好，咱們也該上去了，這天氣好冷。」

湯十郎立刻把扯起被單，重新蓋在那大堆骷骨上，又把油燈撥弄亮。

「娘，妳小心上石階。」

＊　＊　＊

「娘，妳小心上石階。」

這是同樣一句話，但這話却不是湯十郎說的。

這句話是桂月秀說的。

桂月秀伸手扶住她娘，從一座小小三合院的大門前，往那座七層台階上走去。

桂夫人抬頭看上去，門楣下面掛着匾，匾上刻着「怡養園」三字。

她點點頭，道：「上去拍門。」

桂月秀走上台階，尚未伸手拍門，那兩扇厚厚的朱漆大門却從裡面拉開了。

開門的是個女子，她看看桂氏母女，道：「堡主知道妳們來，在內室等着哩。」

桂夫人與桂月秀母女二人往裡面走，他們發現，這三合院很精緻，裡面不但設備好，便住在這兒的人也都個個漂亮。

所謂漂亮，當然是這裡住的都是女人，而且看上去七八個女子都不會超過二十五六的年紀。

穿過大院正中花道，桂夫人與她女兒桂月秀，併肩走到正屋廊上，已看到戈家堡堡主「九頭獅子」戈平陽，端坐在一張太師椅子上。

戈平陽那稍泛紫紅的臉膛，表情很複雜，他直視着進來的桂氏母女，緊緊的閉着嘴巴。

就在戈平陽對面，已擺了兩把椅子，好像就是爲桂氏母女二人準備的。

「坐。」

戈平陽把手一擺，立刻就見兩個侍女送上兩杯清茶，端正的擱在桂家母女二人前面。

桂夫人却冲着戈平陽福了一禮，道：「戈堡主，我們失手了。」

戈平陽立刻回以笑容，道：「坐下說話。」

桂夫人坐下了，桂月秀也坐下來了。

戈平陽道：「妳們往外地躲了三天，這是對的。」

桂夫人道：「不能叫人看出我母子與堡主有瓜葛。」

笑笑，戈平陽道：「那小子命眞大。」

桂夫人側臉看看女兒。

桂月秀忙低下頭去。

戈平陽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淡淡一笑，道：「相處一個多月，總是帶幾分感情，下不了狠手，這正表示阿秀是個有良心的人。」

桂月秀低聲道：「戈大叔，對不起。」

戈平陽哈哈一笑。

桂夫人道：「堡主，我母女已盡了力，如今已無法再爲堡主效勞分憂，可否把阿秀她爹的消息告訴我？是生是死，但請實說。」

她母女二人直視着戈平陽，就等戈平陽一句話了。

戈平陽面色一緊，嘿嘿笑道：「想是妳們很急了。」

桂夫人道：「已快六年未見她爹了。」

桂月秀道：「戈大叔，求你……」

戈平陽又是一笑，道：「妳不是也在找妳那未見過面的丈夫嗎？」

桂月秀再一次低下頭。

這表示她不否認。

戈平陽忽的仰天一聲笑，他的雙掌重重的拍在他面前的方桌上。

「嘩！」

「轟！」

只聽得鐵鍊响動，地面裂開一條縫，桂氏母女二人一楞之間，隨之坐的椅子往地下猛沉，刹時間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桂夫人知道上當，立刻抓緊她女兒桂月秀。

「這老賊。」

桂月秀道：「娘，咱們上當了。」

便在這時候，又是一聲「嘩啦」响聲，她母女二人坐的椅子忽然騰空而起，地面上又恢復原狀。

這種突然的變化，若非事前有備，實在很難提防。

桂夫人忿怒的往四下極目看，她一時間甚麼也看不見。

桂月秀道：「咱們怎麼辦？」

桂夫人雙手摸着四週，四週空蕩蕩。

她再摸地上，却似乎摸到一根根似柴薪的東西。

便在這時候，忽然傳來一聲極嚇人的冷笑。

這當然是戈平陽在冷笑。

「戈堡主，你這是何意？」

「戈大叔，放我們出去。」

冷笑聲停了，但戈平陽却沉聲，道：「爲老夫辦事不力的人，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死。」

桂夫人道：「我們爲你辦事，却是雙方有條件，我們未取你分文，只不過換取你的消息，戈堡主，爲何要如此待我母女？」

戈平陽嘿嘿冷笑，道：「眼前我有急事待辦，那有閒功夫應付妳們，桂夫人，妳們安心的等着吧！」

桂夫人道：「等多久？」

一聲哈哈狂笑傳來，便也傳來戈平陽的回答。

那是令人吃驚的一句話。

「妳們能活多久，那就等多久吧！哈……」

聲音越來越小，似是戈平陽出門走了。

＊　＊　＊

桂夫人無力的跌坐在一堆似柴薪的上面。

桂月秀就坐在她娘身邊。

她用力的抱住她娘，就好像怕她娘突然消失不見似的。

桂夫人安慰的拍拍女兒，道：「孩子，妳後悔了，是不是？」

桂月秀道：「我……不後悔。」

桂夫人道：「這幾年我們在江湖上遍找妳爹，至今仍然沒有消息，却又陷身在此，妳……應該後悔。」

桂月秀道：「我只有一件事後悔。」

「後悔妳沒殺了湯十郎？」

「是的，娘，如果我殺了湯十郎，戈大叔就會把爹的消息告訴咱們。」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當然，戈大叔也不會生氣的把咱們囚在這裡了。」

桂夫人咬着牙，道：「女兒，妳錯了。」

桂月秀道：「我說錯了？」

「是的，女兒，如果我們殺了湯家母子二人，只怕我母女死得更早。」

桂月秀怔住了。

桂夫人又道：「戈平陽何許人也，可惜我太相信他了，我應該有所提防的，可惜……」

「晚了，是嗎？」黑暗中又傳來戈平陽的聲音。

戈平陽跟本未走開，他只是略施手段，叫人以爲他已離去，而實際上他就在附近聆聽。

桂夫人大叫：「戈平陽，你想怎樣？」

戈平陽又笑了。

桂月秀道：「戈大叔，你放我們出去，我答應你去殺湯家母子二人。」

戈平陽冷笑道：「妳已失去大好機會了。」

桂月秀道：「我就算正面搏殺，也足以擺平湯十郎。」

戈平陽道：「不必了，我已另有謀略了。」

「甚麼謀略？」

「我把消息傳揚江湖，那些當年與老夫聯手之人，聞風必然前來，湯家母子二人便天大的本事，諒也難以應付他們的圍攻，還要你們何用。」

桂夫人道：「忠義門遭到滅門之禍，你是主謀？」

戈平陽道：「妳才明白呀！」

桂夫人道：「你爲何不親自出來？」

哈哈一聲狂笑，戈平陽道：「桂夫人，這是甚麼所在，順天府城地面呀，左家大血案，官府尚未落案，那種是非之地，我怎好前去？」

桂月秀道：「我已殺過你的人了。」

戈平陽道：「那是他們擅自前去逞能，他們死有餘辜，即使妳不殺他們，我也不會放過他們。」

桂月秀道：「他們却都爲你盡忠。」

戈平陽道：「盡愚忠而壞事，這種缺乏頭腦的人，留下來早晚會出事。」

桂夫人道：「戈平陽，妳有足夠力量去對付湯家母子二人，你至今不出馬，爲甚麼？」

戈平陽又是一聲大笑，道：「爲財，哈……」

他竟然也是爲財。

桂家母女當然也爲財，他們眞的殊途同歸了。

桂夫人帶着嘲弄的道：「人爲財死呀！」

戈平陽道：「那是妳們，老夫不是。」

桂夫人吃驚的道：「原來你也知道我母女二人的目的？」

戈平陽道：「妳們三天之後才來見我，却在這三天之中仍然暗中找向左家廢園，難道不是爲財？」

桂夫人吃驚了。

她暗中揑揑女兒的手，桂月秀不知她娘甚麼意思。

她們確實暗中又去了一次左家廢園，湯十郎並不知道，但戈平陽知道。

戈平陽在左家廢園四週，均撒下暗樁，左家廢園的動態，他隨時掌握。

突然，戈平陽怒喝，道：「丫頭，是不是妳幹的好事？」

桂月秀道：「戈大叔……」

「別叫我戈大叔，妳快說，是不是妳殺了莊懷古、劉大年、于世爭三人？」

桂月秀道：「我不認識這三人吶。」

戈平陽道：「至今未見這三人回來，妳該明白此三人乃是老夫身邊死士，戈家堡的十三太保，如今人不見了，八成在左家堡那面失踪了。」

桂月秀道：「不是我，如果他們在左家廢園失踪，必是湯十郎下的手。」

戈平陽似是火大了，他吼聲似雷，道：「妳這丫頭，太令老夫失望了。」

桂夫人道：「如果你放我們出去，一天之內，必把湯家母子二人的人頭送來。」

戈平陽怒叱，道：「老夫一生行事，從不幹沒把握的事情，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他好像眞的要走了。

桂夫人急忙大叫，道：「戈平陽，你眞要我母女的命嗎？」

「這句話妳多問了。」

「那麼，在我們死前，可否告訴我，我的丈夫會在何處？」

戈平陽嘿嘿狂笑，道：「妳的丈夫？哈……嘿……」

桂夫人急迫問：「你快說。」

戈平陽立刻收住笑，道：「不就是與妳母女二人在一起嗎？哈……」

桂夫人大驚，道：「死了？」

戈平陽道：「老夫在血洗左家的時候，你那不知好歹的丈夫就死了。」

桂夫人道：「是你殺了我丈夫？」

戈平陽道：「因爲桂不凡自以爲不凡，他該死。」

桂月秀大叫，道：「老賊。」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唐煌於邙山見到小潔後，門玉華與古鳳分道辭別而去。小潔正要說出眞正五霸圖藏處之際，突然冒出張玉萍等三邪，以他們的玉帶尺、板斧、判官筆利器各施其能，聯手攻打唐煌，勢在必得，唐煌奮身力敵，使出新招劍法，以一敵三雖感吃力，但經幾十招之後，雙方誰也勝不了誰，均已精疲力竭，此刻四周突然馬蹄聲起，三邪乘機溜逃以羣馬代之將唐煌與小潔包圍其中……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魔頭領悟罪孽　捨命立功贖罪

「這是怎麼回事？」唐煌焦灼地坐起來，不知所措地搓着手，古鳳對他和小潔都有救命之恩，必須先把她救醒再說。她酥胸上有血漬，却看不到傷痕，若要察看，這太不方便。

「還是先把她弄醒吧！」唐煌提氣於兩掌之上，在她那胴體上滑行着。

由酥胸而至丹田，兩手在海綿似的胴體上運行着，由於古鳳曾幾次救過他與小潔，他雖然眼睛望着那勾魂蕩魄的胴體，兩手也親及芳澤，心中却靜如止水，不生半點綺念。

古鳳終於醒來，睜開美眸，道：「唐少俠，我……」她推開唐煌的手，掩着酥胸坐起來，一臉着急之色。

唐煌搓着手，道：「在下也不知道，我醒來之後，發現姑娘昏倒在我的身邊。」

「噢！是了！」古鳳黯然道：「我想起來了，在祁山飛魂峽中，你和費姑娘昏倒在數百具屍體當中，當時我本已離去，却發現附近有五大門派的高手隱伏着，知道會對你們不利，避過一場大雨後又趕回去，發現你們已經昏倒，當時我正要把你們救醒，突然來了四個人，聯手向我撲來，其中兩人身手極高，我自知不敵，只得先救人……」

她肅然地道：「本來我想先救費姑娘，却因那時我站立之處距你較近，而且對手功力很高，無法接近費姑娘……」

唐煌一躍而起，焦急地道：「古姑娘，妳是說小潔已經失陷了？」

「是的，唐少俠。」古鳳幽幽地道：「我很慚愧，假如我的武功像你一樣高絕，也許能救出兩位，而且我也知道費姑娘等於你的第二生命，可是當時的情形十分危急，我認爲能救出一位總比一位不救好些，於是……」

「其實妳該救出小潔。」唐煌連連頓足，道：「當然，我是不應該怪妳的，因爲妳確有此意，只是當時情形不許可，那麼，她失陷於何人手中？」

「我也不認識，我只知道其中一男一女是兄妹，另外兩人好像是他們的部屬，其中一人追我到洛陽附近，我到達此台時就昏過去了。」

「這……」唐煌暴躁地踱着，道：「古姑娘，我很感激妳，但我必須去找那四個人，我想他們必在洛陽附近！」

古鳳皺皺眉頭道：「可是我們的衣衫破碎不堪，滿身血漬，而且你全身都是傷痕，實在不宜……」

唐煌斷然地道：「不要緊，我們只須換件衣衫就行了，我身上僅是皮膚之傷，不知姑娘傷勢如何？」

古鳳淡然地道：「我中了一掌，傷勢並不太重，調息一會就好了。」

唐煌正色道：「我想送姑娘到安全之地休養，然後再去找小潔。」

「不必了！」古鳳冷冷地道：「我這點輕傷算不了什麼，就在這裏調息半天就會復元，你快去吧。」

她的語氣中有無限的幽怨，她失望、妒嫉，而且惱羞成怒，她過去太自負，以致養成一種孤芳自賞的性格。

她認爲唐煌只是一種偏見，他喜歡費小潔，只因費小潔善於應付男人，她不認爲自己的姿色不如她。

唐煌心急如焚，道：「請問古姑娘，那一對兄妹是什麼樣子？」

古鳳想了一下，道：「男的很醜，約二十七八歲，女的姿色平平，二十三四歲，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些了。」

唐煌抱拳一揖，道：「古姑娘，爲了爭取時間，在下只得立刻去找小潔，希望善自珍重。」

「快去吧！」古鳳別過頭去，幽幽地道：「遲了會遺憾終生的。」

唐煌也來不及換衣衫，「一鶴冲天」改爲「寒塘鶴渡」之式，平掠十五六丈，身子已在金谷園之外，向邙山疾馳。

他以爲那四個人必定住在邙山附近，古鳳都不認識，可能很少涉足武林。

但他對古鳳的話，有些不解，如果那一對兄妹的武功比她高，她挾着一個人，不可能逃出毒手。

況且，當今武林中的年輕一輩高手，屈指可數，似乎沒聽說有這樣年輕的人。

假如他們爲了「五霸圖」，絕不會走得太遠，必定在附近研究「五霸圖」上的秘密。

既然其中一人追踪古鳳來到洛陽，證明他們可能住在邙山東、西及南方而不是北麓。

他在這三個方向奔馳了一個下午，影子也未見到一個，急得大汗直淌，好像全身毛孔都在噴火。

他記得在飛魂峽中一陣搏殺之後，小潔一身是血，倚在石筍上的情景，然後就昏了過去。

他恨張子萍沒有人性，骨肉相殘，此事由他而起，也恨自己不爭氣，使自己心愛的人經常擔驚受怕。

他找遍了東、西及南麓任何可疑之處，包括飛魂峽中，仍是毫無所見，一顆心像被抓緊一樣。

他並不在乎「五霸圖」，他認爲小潔的安全比任何至寶都重要千萬倍，假如小潔遭到不測，他不敢再想下去。

夜之神爲原野上塗抹着灰暗的色彩，把最後一縷夕照也淹沒了，唐煌全身酸痛，又飢又渴。

他漫無目標地奔馳着，東一闖西一闖，腦中一片空白，只有不停地奔馳，才能略減內心的痛苦。

遠處山窪中射出燈光，那是一片莊院，佔地甚大，唐煌好像迷失於大海中的小船，突然發現了燈塔，向山窪中疾馳而去。

到了莊院的門前，大門已閉，情急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掠入莊中，向內院奔去。

「站住！」沉喝聲中，一條身影自假山後疾射而來，竟是一個面貌奇醜的年輕人。

唐煌心中一亮，感覺自己誤闖誤奔，並未白忙，以這醜少年的輕功看來，很可能就是古鳳所說的那對兄妹之一。

那醜少年仔細一望唐煌，突然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小舅子駕到，三日內我司徒豹將與令妹結婚，你來得正是時候。」他伸手一讓，傲然地道：「請啊，裏面坐，咱們郎舅兩人自應親熱親熱。」

唐煌心情一鬆，好像大病初癒一般，他知道費小潔迄今仍然安全，心想，咱們兩人可能有一人要做小舅子，我先問明白再說。

「請問！」唐煌抱拳道：「尊駕在邙山飛魂峽中救走的少女，現在何處？她的傷勢如何？」

「很好。」司徒豹滿面春風地道：「她傷勢不重，三日內可以復元，她現在和家妹在一起。」

「我現在可以看看她麼？」

「當然可以！」司徒豹道：「你可是她的哥哥？」

唐煌暗暗一笑，心想，我當然是她的哥哥，立即答道：「是的，請你帶我去見見她。」

「慢着！」一聲嬌叱，又飛來一條纖小身影，落在司徒豹身邊，冷笑道：「你們眞是兄妹關係？」

唐煌一看來人，心想，是了，這兩人正是古鳳所說的兄妹，只是這一對兄妹，一臉妖媚曖昧之色，心中又暗暗焦急，費小潔落入這種人手中，會不會受辱？

「咭……」那少女蕩笑一陣，道：「恐怕不是兄妹吧，費姑娘雖然未說你是她的什麼人，但由她關懷和焦灼之情看來，你們……」

唐煌面色一寒，沉聲道：「不錯，她是我的愛妻，你們早就該知道，快說，她現在何處？」

「就在這莊院之中。」司徒珠色迷迷地道：「要見她不難，先讓我秤秤你的斤兩。」

「嗆！」唐煌撤出殘劍，厲聲道：「我先警告你們，等到自知不敵時，後悔已經晚了。」

司徒豹冷峻地道：「既然你是她的丈夫，我更不能留你這活口了。」

「哥哥，不行，我要他……」司徒珠聲帶嗲音，使人毛骨悚然。

「也好！」司徒豹道：「既然妳要他，就交給妳了，但要速戰速決，可別讓公子遇上。」

司徒珠面色一凜，似乎對這個公子十分忌憚，沉聲道：「唐少俠，你看我比費姑娘如何？」

唐煌「叭」地一聲吐了一口唾沫，不屑地道：「妳爲她提鞋也嫌指頭粗。」

「喲！」司徒珠細眉一挑，顯然動了肝火，冷笑道：「只要『血海棠』看上眼的男人，沒有一個能逃出手掌的，喏！我空手接你幾招！」

唐煌輕蔑地一哂，道：「我唐煌若以殘劍對付妳這種下流女人，那算是栽到小人國去了！」

「筡」地一聲，將殘劍擲出，插入土中，僅露出劍柄。

「噢？」司徒珠聳聳肩道：「眞有一套，無怪能以兩人之力殺死五大門派數百之衆呢。」

唐煌一看她那忸怩作態的樣子，就想作嘔，沉喝一聲「看掌！」「鬼神同號」「陰陽殊途」「羣魔亂舞」，一連三招，將司徒珠迫退三步。

這蕩女沒想到唐煌的功力如此之高，羞怒之下，嬌喝一聲，以「鍾旭踢鬼」之式，身子騰起，兩股大開，眨眼工夫踢出二十一腿。

這種招式是少女最忌使用的，唐煌想不到她如此下流，她那大紅褻褲都露了出來，玉面一紅，竟被迫退一步。

唐煌惦記小潔，而且也被激起怒火，「力劃鴻溝」「魔手摘星」「吞雲吐月」三式，如電施出。

掌勢之綿密雄渾，有如拍岸狂濤。

司徒珠不再輕視對方，絕學盡出，竟能保持均勢。

唐煌沉喝一聲，內勁提至十成，「一手遮天」「力搥天鼓」兩式又告施出。

「啪」地一聲，司徒珠的內力相差太遠，竟被震出五步，吁吁嬌喘。

司徒豹冷笑道：「妹妹，妳現在還敢要他嗎？」

司徒珠厲聲道：「當然要，哥哥，幫我把他拿下。」

司徒豹冷笑道：「出手之下，難留分寸，假如我殺了他呢？」

「你敢！」司徒珠仍不死心，厲聲道：「你要是陽奉陰違，你也別想得到姓費的。」

這一手眞絕，司徒豹哼了一聲，道：「好吧，即使能擒住這小子，我看妳如何駕馭他。」

「你不要管，我自有辦法。」

兩人同時發動，一前一後，身形騰挪中拍出五十餘掌，踢出十七八腿。

唐煌冷笑地道：「就憑你們這兩塊廢料……」提足眞力，「虎尾春冰」「含沙射影」「一鳴驚人」，勢道之猛，有如山崩地裂，令人透不過氣來。

尤其最後一式，含怒施出，方圓一丈之內充塞着重重掌影和風雷之聲。

「快退！」一聲沉喝，來自數丈之外，蘊含着無比的威力，司徒兄妹微微一震，仍以全力拍出三掌。

「蓬蓬」兩聲，地下被震了兩個小坑，黃土飛濺，司徒兄妹蹌跟退出一丈之外，顯然已經受了內傷。

唐煌回身打量，一個瀟洒的年輕人站在三丈之外。

這人年紀不會超過二十四五，衣着華麗，風度儼然，只是一臉悲愁之色，如喪考妣。

年輕人冷峻地道：「尊駕夜擾本莊是何道理？」

唐煌本想說幾句賠禮的話，乍見此人的臉色，不由火起，心道：「你對部屬管教不嚴，還以這種態度對人，眞是有其奴必有其主。」立即沉聲道：「你先問問你的部屬，做了些什麼事？然後再興師問罪不遲。」

少年人冷冷一哂，道：「不管他們如何，你的態度太壞，本人先要教訓你。」

「教訓我？」唐煌氣極而笑，不屑地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有其僕必有其主，你能包庇這種惡僕，大概也不會是正人君子。」

「哼！」少年人始終扳着悲愁的臉色，衣角未動，已經站在唐煌面前三步之處，道：「放眼當今武林，能接我的兩個部屬聯手一擊的，寥寥可數，因此，本人和你動手，也不算欺負你。」

「哈……」唐煌縱聲大笑一陣，冷峻地道：「動過手之後，你會知道你剛才說的話有多麼幼稚。」

少年人冷笑地道：「出手吧，看看到底那個幼稚。」

唐煌並未輕視對方，以兩個奴僕的功力看來，此人的身手必定高出許多，暗暗提足眞氣，沉聲道：「注意了。」

堂堂正正，力劈二十餘掌，正是「含沙射影」那一招。

少年人臉上如罩寒霜，兩臂一張驟合，力拍十餘掌，輕易化解開去，神態頗爲輕鬆。

唐煌沉聲道：「果然要得，再看這一招。」

十三叠掌影，以七個不同方位拍出，那少年也不甘示弱，力推一掌。

「蓬」然大震，土石横飛，司徒兄妹駭然驚呼一聲，向塵霧中望去。

唐煌和那少年人各退了兩步，勢均力敵，都暗暗欽佩對方的身手。

他們幾乎不敢相信鐵的事實，因爲他們過去都很自負，那是事實造成的，在唐煌說來，出道以來，所遇上的都是武林一流高手，也很少敗過，因此，他認爲年輕的高手，能高過他的，簡直如鳳毛麟角。

他們都驚疑地注視着對方，顯然，要分出勝負，必須施出最拿手的絕學了。

司徒兄妹緩緩欺近，似有聯手施襲之意，那少年人沉喝一聲「滾開！」兩個敗類乖乖地退了下去。

那少年人眉宇間突然浮現殺機，道：「說說看，你夜闖本莊，意欲如何？」

在這種語氣下，唐煌更不能示弱了，沉聲道：「有天大的事，也得先動手之後再說。」

少年人冷峻地道：「你接不下本人這一招，甚至於半招。」

「我也有此同感！」唐煌不屑地道：「當今之世，還沒有遇上一個能接下本人最後一招之人。」

「那很好，看招……」

少年人身形一弓，作伏欲抵，衝上五步，和那鹿的姿態一樣。

唐煌差點驚呼出口，這是「五霸圖」上的絕學，除了費小潔知道之外，沒有第三者知道。

「莫非小潔肚皮上的『五霸圖』已經被他看到？」但唐煌立即否定此想，費小潔失陷，是前天凌晨的事，難道這年輕人能於三天之間悟出那一招？

這只是一瞬之間的事，少年人右腿和右臂後伸，左手暗藏煞着於胸前。

唐煌深深地吃驚了，不錯，這正是那一招，任何一個細微的動作，都和他學的一樣。

此招一出，威力之大不可估計，唐煌不假思索，也同樣施出此招，而且不遺餘力。

現在，兩人都吃驚了，那少年先施出此招，乍見唐煌也會此招，不由緩了一下，唐煌就追上了他。

兩人同時長嘯一聲，騰起身形，正是斂翼欲落的烏鴉姿態。

兩人姿式相同，都是攻敵之招，下面却沒有敵人，他們必須靈活運用。

因爲敵人不是在下面，而在空中，在這緊要關頭，就分出高低强弱來了。

唐煌兩臂一張一扇，地下捲起兩道罡風，身子又驟昇兩丈，他深知這下面兩式，都是由上而下撲擊之式，必須使自己駕凌對方之上。

而那少年也不簡單，兩腿一剪，也驟昇五尺，又到了唐煌身邊，像兩隻大鳥，俯瞰着大地。

唐煌挺胸昂頭，再昇五尺，那少年幾乎同時又到了唐煌身邊，這時兩人距離地面已有三丈多了。

這種輕功，舉世無匹，若非這招武功奇特，誰也不敢拚着力竭之險，只顧上昇，不留搏殺之力。

唐煌仍然不信對方會高過他，兩足一蹬，兩臂一抖，這次竟上昇一丈二三，心想，你再試試看。

那知少年人也以同樣的姿式跟踪而至。

現在兩人都盡了最大努力，無法再昇，唐煌力聚右掌，以蛇谷中所研的手法，攪出十個掌弧。

這一式雖非以長劍施出，威力仍然驚人，好像空氣中的氣幕被利刃劃破一樣，發出「颯颯」之聲。

那少年面色冷漠，也以閃電之勢疾削七八掌。

「蓬！啪！」兩聲，兩人的身子在空中翻了兩個觔斗，落在地上。

這種聞所未聞的絕學，使司徒兄妹目瞪口呆，當然唐煌和那少年也萬分激動。

也許是惺惺相惜的緣故，那少年臉上居然顯出一絲笑容，雖是那麼一絲絲，一點點，已表示他內心的敬佩。

「老弟，你眞行！」他居然毫不客氣地稱唐煌爲老弟了。

「那裏！」唐煌大聲道：「還是兄台你成。」

「老弟！」少年人肅然道：「你深夜來此，必有貴幹，可否告知？」

「這個……」唐煌面色一寒，向司徒兄妹望去，沉聲道：「兄台可以問問貴屬下。」

少年人轉過身去，負手向司徒兄妹走去，冷峻地道：「還不快說，你們又做了什麼壞事？」

司徒豹的暴戾之態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兩腿直抖，吶吶地道：「這……這……」

司徒珠比較沉穩，虔容道：「前天凌晨，婢子兄妹等人在飛魂峽附近遇上一個大屠殺場面，數百人衆都倒卧地上血泊中，其中大多是五大門派之人，只有這位唐煌少俠和另外一位費姑娘僅是昏倒，尚未死去，婢子不能見死不救，所以就把費姑娘攜回莊來治療……」

唐煌厲聲道：「事情是這樣麼？」

少年人厲聲道：「賤人，妳還不說實話？」

司徒兄妹同時一震，面色大變，司徒珠「卜」地一聲，跪在地上，道：「小婢不敢欺騙公子，只因家兄看上費姑娘，準備……」

司徒豹見乃妹說出他的醜行，不由大怒，道：「妳呢？還不是看上這個姓唐的，若非當時有一個女人猝然出手，搶走了他，恐怕他……」

「住口！」少年人轉身對唐煌兜頭一揖，道：「唐老弟，愚兄失察，差點做出令人不齒之事，好在你我來得正是時候，尚未鑄成大錯。」

他沉喝一聲：「來人！」兩個美貌小婢一閃而出，深深一揖，道：「公子有何吩咐？」

少年人沉聲道：「費姑娘藏於何處？」

兩個小婢低聲道：「在後面藏春閣中。」

少年厲聲道：「快去請出來。」

唐煌大爲心折，想不到這樣一位正人君子，竟有這等卑鄙的下屬。

兩個小婢應聲而去，少年人緩緩轉向司徒兄妹，厲聲道：「都給我跪下。」

司徒兄妹立即矮了半截，垂下頭去。

少年一字一字地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你們大概沒有忘記本莊的

莊規，難道還要我再覆述一遍麼？」

這時一陣步履聲傳來，兩個小婢扶着費小潔走出內院大門，唐煌立即撲了過去，兩人緊緊地摟着，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因爲他們要說的話太多了，不知從何說起。

突聞那少年人大喝一聲，道：「反了，反了，你們竟敢反抗本公子。」

唐煌雖然恨極這司徒兄妹，却不忍看他們主僕之間交惡，兩人分開，回頭望去。

只見司徒兄妹同聲道：「謹遵公子之命，奴婢若依法自栽，將減少本莊的實力……」

「哼！」少年人不屑地道：「本莊若倚靠你們兩人，恐怕早就被敵人夷爲平地了。」

司徒兄妹同時將左手小指和無名指伸入口中，「格支」一聲，像咬斷四根胡蘿蔔似的，四個斷指掉在地上。

唐煌和費小潔同時一震，感覺這年輕人鐵面無私，執法如山，這時他連眉頭也未皺一下，沉聲道：「下次再有類似行爲發生，你們……」

司徒兄妹互視一眼，一臉狠毒之色，沉聲道：「既然公子並不重視敝兄妹，再留戀也毫無意思，敝兄妹告辭了。」

少年人冷冷一哂，道：「你們要走，本公子絕不强留，可自行到帳房領紋銀百兩，不過……」他負手踱了幾步，冷峻地道：「離開本莊之後，希望你們痛改前非，若仍自甘下流，本公子可就不客氣了。」

「好意心領！」司徒兄妹同聲道：「敝兄妹之存在既然不關重要，證明過去都是濫竽充數，無功不敢受祿，公子，咱們後會有期。」

說畢，越牆走了。

少年人冷漠地聳聳肩，大步走向唐煌，對費小潔抱拳道：「戰某失察，致使惡僕得罪姑娘，又使唐老弟焦灼數天，謹向二位謝罪。」

唐煌抱拳道：「這件事全是司徒兄妹自作主張，與兄台無關，兄台賞罰嚴明，一絲不苟，小弟心折不已。」

「過譽了。」少年人肅然地道：「愚兄戰雲，武林朋友賜號『愁劍客』，老弟你……」

「小弟唐煌，這位是小弟未婚妻費小潔姑娘。」

費小潔也上前見禮，戰雲還了禮，握着唐煌的手，激動地道：「咱們眞是不打不相識，來來來！我們要好好聚一下。」

他名爲「愁劍客」，果然名實相符，臉上很少有笑容，却自嚴肅中流露出熱情，大聲吩咐屬下，把酒席擺在「聽雨軒」中，引導兩小來到一個花樹之中。

這花樹建於一個大荷池中央，一條六曲小橋通往池外，軒壁及軒簷上爬滿了凌霄花和葡萄籐。

假如雨天在此軒中盤桓，把酒吟詩，確是最佳去處。

三人到達軒中時，酒席已經擺在走廊上了，「愁劍客」也不客氣，坐上主座，道：「愚兄也不虛言假套，老弟和弟媳陪陪大哥吧。」

這種托大的態度，若換一般人，定然感到不快，但唐煌却不以爲然，他認爲趣味相投之人，就不必煩禮褥節，開誠相見，才是眞正友誼的表現。

「愁劍客」持杯一照，道：「來！我們先乾三杯再說。」

說完，「國都」一聲灌了下去，兩小也不猶豫，跟着乾了，一連三杯下肚，「愁劍客」才對費小潔肅然道：「弟妹，你沒有受委曲吧？」

「沒有……不過……」她吶吶又止，看了唐煌一眼，唐煌知道她要說甚麼的，連忙接着道：「大概沒有受委曲，幸虧大哥及時回莊，不然小弟可能對司徒兄妹下手。」

「那是罪有應得。」「愁劍客」道：「二位也許會懷疑，愚兄怎會有這種卑鄙的部屬？」

兩小沒有回答，事實上他們確有此感。

「愁劍客」長眉一皺，道：「說起來兩位可別見笑，他們的師門很硬，愚兄爲了暫時和他們的師門虛與委蛇，不得不收留他們。」

唐煌心想，大哥豪氣干雲，而且武功又高得驚人，似不會忌憚任何人？

費小潔忍不住，道：「戰少俠可否告知他們的師門是何等人物？」

戰雲冷漠地道：「數十年前，武林中出現五個絕世高手，他們的武功十分怪異，以風、雪、雷、電、雲爲號，却極少有人看到他們的眞面目，所以只以『風魔』『雪魔』『雷魔』等名稱呼之。」

唐煌沉聲道：「如此說來，他們一定是邪派人物了？」

「愁劍客」微微搖頭道：「五魔雖然齊名，且昔年過從甚密，却是四邪一正。」

費小潔道：「那一個是正的？」

「『風魔』！」「愁劍客」續道：「而且『風魔』的武功略高一籌。」

唐煌肅然道：「難道五魔都是司徒兄妹之師？」

「不！」「愁劍客」冷峻地道：「『風魔』是他們的師傅。」

「噫？」兩小同時怔了一下，唐煌茫然地道：「五魔四邪一正，而那個正的，却偏偏有兩個邪的徒弟，這眞是蒼天殘酷的安排。」

「愁劍客」點點頭道：「不錯！世上的事往往是不可理喻的，但殘酷的事在後頭呢！」

唐煌肅然道：「大哥剛才曾說，收留司徒兄妹，似乎是看在五魔的面上，難道大哥也……」

「愁劍客」苦笑一下，道：「不錯，

我怕他們。」

兩小不由一震，心想，像「愁劍客」這等高手，竟會說出這種話來，那五魔的身手就可想而知了。

「愁劍客」沉聲道：「愚兄並非怕事之人，而且自信武功也還過得去，只是這件事大有文章。」

唐煌焦急地道：「大哥，你不要賣關子好不？」

「愁劍客」沉聲道：「別急，我一看到你時，就知道來了得力的幫手，我當然要告訴你們。」

他又灌了一杯酒，道：「十年前，家父尚在世時，中原一帶，提起『凌霄劍客』戰嘯天之名，無人不知……」

他微微一嘆，續道：「有一天深夜，突然來了一個相貌威猛的老人，和家父秘密中爭吵，我當時只有十三歲，在門外偸聽，原來這人正是『宇內五魔』之一的『風魔』，聽他們交談，家父似乎與他頗有交情，而另外四魔正在追踪『風魔』……」

唐煌沉聲道：「他們爲甚麼要追踪他？」

「甚麼？」費小潔剛才並未看到「愁劍客」道：「據說爲了一張『五霸圖』……」

「愁劍客」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絕學，自然吃驚了，但唐煌却未感到意外。

「不錯！就是『五霸圖』！」「愁劍客」肅然地道：「他們當時爭執，就是爲了此事，家父要他藏起來，『風魔』反對，因爲『風魔』知道四魔聯手，非同小可，但家父聲言不和他們動手，只說「風魔」未來這裏，把他們騙走就行了。」

「愁劍客」的臉色突然陰沉下來，忽然地道：「『風魔』終於答應了家父，藏於秘密地窖中，不久四魔聯袂而來，而愚兄也被家父放在『風魔』身邊。因此，外面所發生的悲劇，愚兄並未親眼看到……」

「令尊遇害了？」

「愁劍客」劍眉暴挑，煞氣懾人，道：「據隱於一邊的本莊高手說，他親自看到家父和四魔論理，最初聲言『風魔』不在這裏，可是四魔不信，要强行搜索，家父爲人情性剛烈，當然不能讓他們搜。」

他冷哼一聲，續道：「以家父的身手，假如那一夜遇上四魔任何一個，都穩操勝劵，然而四人聯手，家父僅支持了四五十招，首先中了一掌……」

兩小暗暗一嘆，垂下頭去。

「愁劍客」斷聲道：「家父中了一掌，仍然浴血搏殺，不久又中了一脚，肋骨斷了三根，但對方也有兩人在家父劍下掛了彩，大約又支持到四十餘招，家父遍體鱗傷，搖搖欲墜，自知難以倖免，擲劍自絕而亡……」

兩小暗暗切齒，唐煌沉聲道：「大哥現在可以找他們報仇。」

「是的！愚兄僕僕風塵，在江湖中找了五六年，始終未遇上四個魔頭，但愚兄恨他們的原因尚不僅此，因家父自絕之後，本莊高手親眼看到，他們把家父的屍體當毽子踢來踢去，直到屍體血肉模糊才告停止，然後在本莊搜索一遍，恨恨而去……」

兩小切齒道：「大哥，司徒兄弟既是『風魔』之徒，他們怎地和你貌合神離？」

「愁劍客」恨聲道：「家父慘死時，愚兄才十三歲，本要出道尋仇，却被『風魔』勸止，叫我忍辱負重，苦練武功，不然的話仍不免白白送死，而『風魔』喬悟非，也引咎自責，聲言爲了對家父表示尊敬和歉意，十年之內不離地窖，且將一身絕學傳與愚兄。」

唐煌點點頭道：「由『風魔』處理這件事看來，尚不失爲一代奇俠，但不知大哥那一招奇學得自何人？」

「愁劍客」肅容道：「得自『風魔』喬前輩，他於近年來才悟出此招，傳予愚兄。」

他臉上的愁雲慘霧更加濃重了，愴然地道：「慘痛的經驗，以及數載奔波天涯尋仇，使愚兄養成仇視一切的心理，臉上從未現過笑容，也就贏得『愁劍客』的綽號。」

唐煌不解地道：「大哥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出司徒兄妹的事。」

「愁劍客」嘆道：「司徒兄妹雖是『風魔』喬前輩之徒，却因心地邪惡，被四魔收買，前來本莊臥底，以便察探喬前輩是否隱於本莊之中……」

唐煌恍然大悟，道：「由此看來，他們仍然沒有察出喬前輩在此莊中了？」

「不！」「愁劍客」微微搖頭，道：「這一對兄妹城府極深，表面上對愚兄必恭必敬，骨子裏對本莊十分注意，不過那地窖是家父昔年練功之地，除了愚兄之外，無人知道，他們這次進入邙山飛魂俠，就是搜索喬前輩，他們以爲喬前輩可能隱於深山中，此番他們突然半途而廢，離開本莊，我想可能已察出端倪，通風報信去了！」

唐煌冷笑道：「戰大哥，小弟和你一見如故，你的事也就等於小弟的事，況且令尊『凌霄劍客』昔年俠名久著，小弟早有所聞，就是四魔聯袂來此，我們三人聯手，也絕未怕他們。」

「唐小弟，有你這句話，愚兄雖死何憾！」戰雲肅容道：「不知老弟的一招奇學得自何人？」

唐煌看了費小潔一眼，道：「費姑娘也有一張『五霸圖』，小弟按圖索驥苦研而成。」

戰雲不解地道：「『五霸圖』竟有兩張，眞是怪事？」

唐煌沉聲道：「小弟以爲製造『五霸圖』之人，可能是一個陰謀。」

戰雲點點頭道：「我也有此同感，如此說來，可能還有第三張或第四張也說不定。」

唐煌憐惜地看了費小潔一眼，道

：「小潔，司徒豹沒有爲難你吧？」

費小潔道：「沒有，他要等小妹傷勢好了之後才能……」她冷笑道：「其實小妹並未受甚麼嚴重創傷，只是不得不佯裝內傷頗重，以便拖延時間，唐煌，你怎地離開飛魂俠？」

唐煌把古鳳救他之事說了一遍。

費小潔黛眉一皺，道：「恐怕不對吧，古姊姊現身時，小妹已經矇矓醒來，那時司徒豹挾着小妹，司徒珠挾着你，我只看到一個通體漆黑的窈窕身影，撲向司徒珠，把你搶走……」

「哦！」唐煌微微一怔，道：「妳恐怕是看錯了吧？古姊姊的衣衫不是黑色的。」

費小潔搖搖頭道：「那就怪了，我看那身形，分明是古姊姊，尤其那一套怪衣，緊緊地貼在身上，更顯出她的美麗身段。」

唐煌搖搖頭道：「我相信古姊姊不會欺騙我，可能妳看錯了。」

費小潔肯定地道：「當時我看得很清楚，她把你搶過去，推出一掌，趁機倒縱，却半途收回掌力，司徒珠差點上當，向前栽了一步，我可以斷定，她們兩人的掌力根本沒有接實，古姊姊絕不會受傷，除非她在途中又遇上攔截的高手。」

唐煌茫然道：「她沒有說路上有人攔截，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聽雨軒」附近的夜色美極了，夜風吹動了一池春水，滿牆葡萄籐沙沙作響，下弦月將那些移動的影子洒進軒中，映在三人臉上。

大約已過三更，四周很靜，幾乎可以聽到草木生長的聲音。

突然「颯颯颯」四個黑影像四支急弩，自牆外五丈高空，射入牆中。

這四條身影疾掠而下，在池面上一沾，以燕子三抄水的絕頂輕功，昂頭挺胸，站在「聽雨軒」的欄杆上。

「愁劍客」乍見四個醜惡的老人，面孔扭曲得變了原形，霍然站起，厲聲道：「狗賊，我戰雲找了你們六七年，想不到你們竟送上門來，我要剜出你們的心肝五臟，祭奠亡父在天之靈。」

這樣一來，不必介紹，兩小已知四個老人正是雪、雷、電、雲四魔了，「嗆嗆」兩聲，唐煌和戰雲的長劍都撤在手中。

「哈……」四魔狂笑一聲，震得「聽雨軒」的板壁「格格」作響。其中一個陰聲道：「小狗，就讓你的武功比『凌霄劍客』高出一籌，今夜也難逃一死。」

唐煌輕蔑一笑，仔細打量這四個魔頭，最左一個身着白衣，一塵不染，一張老臉上沒有一絲血色。

第二個着灰衣，扁臉，五岳朝天，像一個柿餅。

第三個身着藍袍，鼠目鷹鼻，臉上沒有一兩肉。

第四個着黃袍，身如竹竿，馬臉聳鼻，乍看起來，好像整個面孔上只有一個鼻子。

就看這四幅凶相，絕非善類，想起昔年「凌霄劍客」的慘死，連唐煌也暗暗切齒不已。

「愁劍客」厲聲道：「狗賊，你們說說看，家父與你們何怨何仇，昔年家父自絕之後，你們竟要能百般折辱他的屍體。」

「桀……」四魔陰笑一陣，白袍老魔道：「戰嘯天昔年專與老夫等人作對，他是死有餘辜，小狗，待會你會知道一件更痛心的事。」

戰雲磨切着牙齒，「格格」作響，這時才發現司徒兄妹站在池塘彼岸，嘿嘿陰笑。

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司徒兄妹確是四魔的走狗，在此莊卧底。

而四魔突然聯袂而來，可能已知「風魔」隱於此莊之中。

「走！」唐煌拉着費小潔，掠到池塘彼岸。司徒兄妹見識過他的絕學，駭然退了一丈。

接着戰雲也掠到唐煌身邊，四魔故意炫露，身子一仰，悠悠上昇一五六丈，以「卧看女牛」之式，平掠十五六丈，也落在彼岸。

戰雲對唐煌沉聲道：「穿白袍的是『雪魔』，灰的是『雷魔』，藍袍是『電魔』，黃袍是『雲魔』，這四人之中以『雲魔』的輕功最高，『雷魔』的內力最深。」

唐煌恨透了司徒兄妹，以傳音之學對費小潔道：「小潔妳要小心了，我想先宰了司徒兄妹。」

「唐煌，我會小心的，我現在也能施展『五霸圖』上那一招絕學了。」

唐煌提劍一指司徒兄妹，冷峻地道：「你們兩個狗賊先出來領死。」

「雪魔」陰惻惻地道：「小子，你是何人？難道你也活夠了？」

唐煌冷喝一聲道：「無名小卒而已，不過對付你們這種狗東西，無名小卒已經綽綽有餘。」

四魔醜惡的面孔上昇起殘忍而輕蔑的獰笑，「雪魔」抬抬下巴道：「老二，先把這小子捏了。」

「雪魔」獰笑連忙緩緩走向唐煌。

唐煌捏小潔的手一下，大步逼了上去，哂然道：「老賊，亮傢伙。」

「雪魔」冷笑一聲，眨眼工夫拍出三十餘掌，掌勁中寒氣逼入，砭骨生涼，重重掌影，有如漫天飛舞的雪花。

唐煌沉喝一聲，三飄兩閃，換了七個方位，全力施出「一鳴驚人」那一招。

「嗡嗡」之聲大作，掌影劍浪攪在一起，使天上的冷月也暗淡無光。

這一招施完，兩人稍退又進，唐煌知道像這樣蓋代魔頭，非那一招不可，清嘯一聲，招式立變。

「雪魔」驚噫一聲，突然脫出劍浪之外，沉聲道：「小子，你也會『五霸圖』上的絕學？」

唐煌輕蔑地一笑，道：「狗賊，你現在就是自絕在此，我也要在你身上戳上百十個窟窿。」

「哈……」「雪魔」獰笑一陣，道：「你以爲會這一招就了不起麼？嘿嘿，老夫兄弟四人，隱修十年，就是爲了應付此招。」

他回頭對「雷魔」微微點頭，「雷魔」大步走了過來，兩人同時撤出兵刃。

「雪魔」手持銀佛手，長約兩尺，銀光燦燦，五指尖銳如刺。

「雷魔」的兵刃十分沉重，原來是紫金降魔杵，大約有百十斤重。

「愁劍客」厲喝一聲，正要掠上來，「電魔」和「雪魔」雙雙擋住，「電魔」用劍，「雲魔」用鋼骨摺扇。

司徒兄妹陰笑一聲，撲向費小潔。

費小潔早已撤鞭在手，那是唐煌的烏金斷魂鞭。

三對六的局面，侍機而動。

「雪魔」厲聲道：「小子，你怎會『五霸圖』上的絕學？是不是『風魔』傳你的？」

唐煌將計就計，道：「不錯！你們想不到吧？」

四個魔頭互視一眼，臉上都有驚凜和忿怒之色。

「雪魔」厲聲道：「戰雲，你也會這一招？」

戰雲以冷厲的聲音道：「狗賊，你這不是多此一問麼？本人不會這一招，豈能到處去找你們？」

此言一出，四個魔頭面色立變，同時厲嘯一聲，使這花園中充滿着無邊的殺機，他們瞪着滿佈血絲的眸子，伸着累累青筋的脖子，一寸一寸地欺近。

「唐小弟！」戰雲以無比冷峻的聲音道：「死活都行，可不能讓他們跑了。」

「我知道！」唐煌冷笑道：「小弟的殘劍雖不夠利，宰兩條老狗，諒不會有問題。」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可氣壞了四個老魔，厲嘯聲中「雪魔」暴聲喝道：「喬悟非！你還不現身。」

語音未畢，唐煌和戰雲已經發動，雖然這一招僅有五式，却是以數百劍連綿完成。

像劍網，也像劍幕，重重疊疊的劍浪，有如銀鉢盛雪，不着纖塵，又好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而對方兵刃上的壓力，也像羣山交崩，罡風呼嘯，寒芒流瀉，飛騰，幾乎每一個毛孔都發出最大的威力。

「噹噹噹！」巨震聲中，傳來兩聲慘嘷，四魔踉蹌退出一丈，破碎的衣衫在夜風中「卜卜」作響。

唐煌和戰雲也未全勝，虎口差點震裂，長劍無力地垂到地上。

費小潔一抖長鞭，兩條殘臂，「噗通噗通」落入池塘中，司徒兄妹各失一條左臂，全身痙攣着，汗水順頰淌下。

唐煌和戰雲臉上只有無邊的恨，而四個老魔却驚怒交集，以二對一，仍然灰頭土臉，實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最慘的是司徒兄妹，這時已經坐在地上，顫抖着手，把創口包紮起來。

四個魔頭抱着無比的信心而來，想不到憑空又來了一個唐煌，而且兩人都會那一招絕學。

世上最痛苦的事，就是失望。他們的凶燄，反而變成摧殘他們自尊的利器，因爲他們越是忿怒，就更加痛苦。

唐煌拍拍費小潔的肩胛，道：「幹得好，下次再動手，不必殺死他們，留兩個活口，以便讓他們見見他們的師傅。」

戰雲向唐煌凄然一笑，道：「老弟，你幹得也好，我們要再接再厲。」

四個魔頭又緩緩欺近，每走一步，地上都留下深約三寸的足印，像四頭負傷而反噬的鱷魚。

他們心裏清楚，這次反加上一個費小潔，更討不了好去，但唐煌等人也知道，要想制服四個魔頭，也不可能。

他們都像連戰敗北的賭鬼，準備作最後的孤注一擲。

「住手！」這一聲沉喝，使雙方都爲之精神一振，同時收手退了三步。

一丈外花架底下，站着一個身着青衫，相貌威猛的老人，神色木然，目注天際。

戰雲大聲道：「喬伯伯，你終於脫困了，有你老人家出手，這四個魔鬼絕跑不了。」

「風魔」仍是木然地站着，也許因爲困在地窖中十年之久，突然見了天日，引起無限的懷念和惆悵，好像根本沒有聽到戰雲的話。

「哈……」四個魔頭狂笑一陣，道：「小狗，你別作春秋大夢了，你以爲他眞是戰嘯天的知心朋友麼？」

戰雲冷笑道：「誰說不是？喬伯伯雖然名列『宇內五魔』之內，却是衆濁獨清，也是家父的知己，因此家父才能捨身救他。」

「哈……」四個魔頭又狂笑一陣，以不屑的目光瞪着戰雲，「雷魔」道：「你死到臨頭還……」

「雪魔」突然一揮手，陰聲道：「老三，你且慢高興，我認爲咱們也可能被出賣了。」

「甚麼？」另外三魔同時一震，一齊向「風魔」望去。

「雪魔」白森森的臉上泛出一絲獰笑，道：「喬悟非，老夫有沒有寃枉你？」

「風魔」仍是木然站在花架下，好像嘆了口氣，沉聲道：「你沒有寃枉我。」

「啊！」另外三魔同時驚呼一聲，道：「無怪戰小賊也會那一招絕學了。」

「風魔」慘然一笑，沉聲道：「雖然你們被老夫所騙，但被老夫騙得最慘的是戰嘯天父子……」

「喬伯伯！」戰雲吃了一驚，覺得他的話中有話，沉聲道：「伯伯你……」

「風魔」愴然地道：「最先受騙的是你們父子。」

「甚麼？」戰雲面色大變，道：「喬伯伯，你和家父是知交，而且家父死後，你堅持要守孝十年，也將那一招絕學傳與晚輩……」

「風魔」淒然地道：「那又算得了甚麼？不要說老夫受困十年，就是三十年五十年，也不能與令尊感神泣鬼的大義相比。」

「我不懂伯伯的話。」戰雲沉聲道：「喬伯伯何時騙過家父來？」

「風魔」慨然道：「宇內五魔沒有一個好人，老夫當然也不能例外，昔年老夫和令尊交往，處處表現光明正大，那不過是個陰謀的一部份。」

「這……」戰雲面色由白而黃，四個魔頭却同時發出低沉的獰笑，表示「風魔」的話句句是實。

唐煌沉聲道：「喬悟非，你的陰謀到底是甚麼？」

「風魔」不以爲忤，神態蕭索地踱了兩步，道：「我們的陰謀當然是爲了『五霸圖』。」

唐煌和戰雲不由一怔，戰雲茫然地道：「『五霸圖』不是在伯伯身上麼？」

「錯了！」「風魔」沉聲道：「『五霸圖』本是『凌霄劍客』戰嘯天之物，正因爲消息外洩，『宇內五魔』才定下毒計，叫老夫和戰嘯天接近，處處討好，往還數年，果然瞞過了戰嘯天，他以爲老夫和他一條心，乃結爲生死之盟……」

戰雲全身顫慄，目蘊淚光，厲聲道：「老賊你……」

唐煌拍拍他的肩胛，沉聲道：「大哥，你先沉住氣，咱們必須把整個陰謀弄清楚。」

他面色一寒，對「風魔」厲聲道：「喬悟非快說，後來如何實行陰謀？」

「風魔」木然地踱了過來，站在一丈之外，淒然地道：「與戰嘯天結義的兩年後，老夫按計行事，於某夜進入此莊，聲言另外四魔追踪我，爲了一張『五霸圖』！」

唐煌厲聲道：「你不是說『五霸圖』是戰大俠之物麼？」

「風魔」木然地道：「不錯！那只是一個藉口，以便引起戰嘯天的同情，因爲他心裏清楚，『五霸圖』在他身上，但他當時並未告訴老夫『五霸圖』在他手中。因此，他挺身而出，慘死在四魔手中，當然，那個後果是我們預先料到的。」

戰雲用力一掙，就要上前動手，唐煌沉聲道：「大哥，且等他說完了再動手不遲。」

「風魔」續道：「戰嘯天死後，老夫在他身上找到了『五霸圖』，開始研悟，但因那地窖十分隱蔽，所以四魔來了幾次終未找到，自然他們也沒有想到老夫會中途變心。」

「雪魔」厲聲道：「老大，你眞的變心了？」

「風魔」肅然道：「不錯，那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老夫翻閱戰嘯天的來往信札，發現裏面有一封未發出的信，正是寫給老夫的，要老夫改邪歸正，字裏行間，充滿了友愛，在那一刹那，老夫痛悟前非，乃將一招絕學及本身武功，全部傳與戰雲，希能贖我罪行。」

他慨然一嘆，續道：「老夫現在才知道，罪孽是無法贖補的，像一張白紙染成黑色一樣。因此，每當老夫看戰雲愁眉苦臉時，就受良知的鞭策，現在老夫已經說完了，雲兒，你動手吧！」

語氣蒼涼而悲壯，說畢閉着眼睛，緩步走向戰雲。

四魔厲吼一聲撲了過來，却被唐煌和費小潔以那一招絕學擋了回去。

就在這時，戰雲長劍平伸，面孔扭曲，劍尖指向「風魔」的心窩，而「風魔」却視死如歸，突然身子一挺，向劍尖闖去。

在這刹那間，恨與愛、仇與怨，在煎熬着戰雲，十年教養之恩和陰謀殺父之仇，在他心中混戰。

戰雲的劍尖一偏，想抽身撤劍，那知「風魔」已知他的心意，前衝之勢突然加快，左臂平伸，正好撩在他那斜挑的劍身上。

「察」地一聲，「風魔」的左臂齊肩削了下來。

戰雲驚得楞住，「噹郎」一聲，長劍掉落在地。

事情到此地步，連唐煌和費小潔也不知如何處理，四魔也氣得低吼連連。

「雪魔」厲聲道：「喬悟非，你眞要背叛我們？」

「風魔」斷了一臂，面如金紙，沉聲道：「剛才我已說過，爲了贖我罪孽，連這條老命也不要了，何必多問！『五霸圖』上只有一招絕學，已傳與戰雲，那張廢紙早已被我焚燬了！」

四魔鬚髮皆張，躍躍欲上。

「風魔」又沉聲道：「喬某鄭重聲明，爲贖我罪，唯求一死！若戰雲不忍殺我，我也要當衆聲明，從此脫離『宇內五魔』，如果四位難以諒解，喏，喬某早就活夠了！」

說着，從容向四魔走去。他那創口上鮮血直淌而下，左半身的衣服一片殷紅，已經微微顫慄了。

（未完・廿二）



註册商標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為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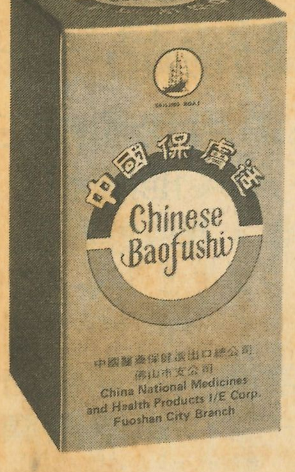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